

目 录

第一章 真情告别..... (1)

第二章 迟到的柳枝 (14)

第三章 河中的午餐 (27)

第四章 正式农民 (37)

第五章 入乡随俗 (49)

第六章 同学来访 (58)

第七章 传播文明 (71)

第八章 月夜偷柴 (79)

第九章 从小到大 (88)

第十章 父子情深..... (100)

第十一章 唱遍山村..... (114)

第十二章 劳而无功..... (127)

第十三章 工作队员..... (136)

第十四章 派饭风波..... (145)

第十五章 重上学堂岗..... (156)

第十六章 工程参谋..... (169)

第十七章 转战桃花冲..... (180)

第十八章 大队干部..... (188)

第十九章 天伦之乐..... (196)

第二十章 活学活用..... (206)

第二十一章	先斩后奏.....	(215)
第二十二章	民兵连长.....	(231)
第二十三章	工地游击战.....	(244)
第二十四章	苦中寻乐.....	(254)
第二十五章	搏斗风雨中.....	(266)
第二十六章	大闹消力池.....	(277)
第二十七章	特别考验.....	(287)
第二十八章	留守工地.....	(296)
第二十九章	夜上天堂山.....	(304)
第三十章	流向远方.....	(317)
后记		(325)

第一章 真情告别

公元一九七四年的七月十四日，坐落在大别山腹地兰溪河河畔的青石镇中学校园里，一改昨日校园内熙熙攘攘、热热闹闹，教室里书声朗朗、欢歌笑语、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天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学校放暑假了。失去了年轻活泼、富有朝气的学生群体的校园，一下子人去楼空、寂寞冷清的感觉。

依山旁建的青石镇中学，七十年代之前叫红山二中，是红山县仅次于县城内红山一中的知名中学。可惜如今鸠占鹊巢，现在大部分房产已经被红山县革命委员会青石镇五七干校无偿占用，留给青石镇中学的只有靠右边的半壁江山。此时此刻，半山腰上的两排宽敞明亮、青砖灰瓦的教室，已经是门关窗闭，桌椅板凳留守，惟一发出响声的是校园内靠山边一个山坳里，学校校办五七工厂的几台陈旧的车床，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呻吟。

在一口绿树成荫翠竹环绕的清水塘旁边，青石镇中学设立高中部以后，前两届的学生和教师，顶烈日冒严寒，自力更生，自筹经费，用学校“学工学农”的社会实践活动时间，靠全校革命小将们，严格地说应当是“童工”们稚嫩的双手和肩膀，历时三年，硬是以愚公移山，小马拉大车的精神，把一座山头挖掉搬走，修建了现在青石镇中学能容纳三千多名学生进行体育活动的新操场。

此时此刻，空旷的青石镇中学的校园里，只是偶尔有一两个人在走动，但靠近公路边，青石镇中学挨着县五七干校大门的校门口，挂着的几幅巨大的红布标语，却是十分耀眼醒目，叫人看了心跳的同时也产生惆怅。那上面白纸黑字分别写着：“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扎根农村干革命，把青春献给党！”“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志在农村”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和七十年代时髦的豪言壮语。

经过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都知道，又有一批胸怀世界，放眼祖国，风华正茂，热血沸腾，挥斥方遒，糊里又糊涂的少男少女，驮着黄军包，穿着黄军装，怀揣红宝书，高喊革命口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到社会主义的新农村那个广阔天地“炼红心”去了，心悦诚服地当新一代农民。当年大多数年轻人回乡务农，像现在有的年轻人出国留学一样，走得是那样的潇洒，走得是那样的义无反顾，走得是那样的执着，走得是那样的轰轰烈烈。

七十年代中期我国处在“史无前例”的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面改革“文革”前的教育制度，从“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高度出发，停止高中升大学的考试。大学经历“停课闹革命”，复课后只招收从工厂、农村、部队等地方锻炼两至三年以上，皮肤晒黑，手中有茧，书本

知识忘得差不多，劳动工作表现积极，出身贫下中农，根正苗红，被所在单位领导或工人宣传队和贫下中农推荐，认为是可以培养和造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青年。在这个火红的年代进入大学的特殊学生，也就是后来的“工农兵大学生”，与此同时也就应运而生出“白卷英雄”。

那时大部分的工农兵大学生还是“社来社去”，就是说哪个人民公社来的，大学毕业后还回那个人民公社去，高瞻远瞩的国家领导同志制定的这一政策的指导思想和良好的初衷，是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农村培养不走的人才，鼓励青年人扎根农村奋斗六十年的豪言壮语也就应运而生。

七十年代是狂热的年代，也是幼稚可笑的年代。高初中毕业的学生，不管是城镇还是乡村居住的，按照当时国家统一政策的规定，青春年少充满幻想的中学生们，走出学校后的惟一选择，就是背上行囊，离开课堂，离开城镇，离开父母，一律都要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锻炼，在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时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大势所趋，势不可挡。

这项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运动，后来影响着千千万万青年男女前途命运的国家举措，当时称之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人们由于居住在城市和乡村的区别，被分成吃商品粮和农村粮，分为城里人乡下人。吃商品粮的学生到农村去，称之为下乡知识青年，习惯简称知青；吃农村粮的学生毕业回家称之为回乡知识青年，人们简称回乡知青。下乡知青，一般集中住宿劳动，准军事建制，两年后根据表现，可由贫下中农推荐招工、上学、参军。他们上山下乡，是暂时的，是过渡的。那年代最时髦的形容词就是“镀金”。下乡青年有希望，有机会，有盼头。

回乡知青就没有这么好的机遇和奢望，他们基本上是农业生产的继承者，也就是当时的说法，真正是地地道道的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具体来说就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新一代农民，即使推荐上学，“也要社来社去”。他们当时只想到在勤耕苦做辛勤劳动之后，收入报酬上拿到平均工分，吃饱肚子，每个月休息一两天，一生中去一趟县里逛一逛。没有现代有些年轻人这么贪婪，处处事事追求绝对的平等和公平。

当时下乡知识青年一般都是来自县城以上的城镇，而像青石镇这样的老少边穷的山区小镇，学生基本上都是回乡知青。

临近中午的时候，青石镇中学的老师们惊讶地发现，安静的校园内，居然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还有一个应届毕业班的学生宿舍里有不少的学生没有离校。

那个学生宿舍就是青石镇中学大操场旁边的七四届毕业班，高二（2）班的男生寝室。这里现在还是热闹非凡，情真意切。

青石镇中学七四届高中毕业的三个班，本来是七三年底就要毕业的，因为那时的高中是两年制，这届学生是七二年春季入学，由于当时“绵里藏针”的邓小平同志从江西复出，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抓教育治理整顿，各地高中毕业由春季改为夏季，所以七二年春季入学的高中学生达福沾恩，年轻的朋友们就增加了半年时间的美好幸福学生时光，改成当年七月份毕业。

高二（2）班寝室位于学校操场的北边一个小院子里，院子不大，狭长型，里面有三大间土砖房子，对面是一道很高的石岸，就是这座高高的石岸，把上下映衬得天南地北。岸上是一座很有一些年代的青砖房，那是清朝末年外国传教士在此传教时做的宿舍，现是青石镇中学教师宿舍。在这座古朴典雅的房子旁边是一座典型欧洲风格的青砖灰瓦、有棱有角的天主教教堂，如今已成为青石镇中学的大礼堂，教堂和宿舍之间有一个错落有致、青砖铺面的走廊相连，高二（2）班寝室就在这座异国风光、群体建筑的旁边。

与上述异国风情的连体建筑相比，这个长方形的破旧院子和当地特色、土里土气的学生宿舍，就无法相比，惨不忍睹。这里原来住着青石镇中学七四届毕业的高中三个班的全体男生，昨天学校放暑假，晚上毕业加餐完后，其它两个班的学生归心似箭，有的连夜就赶回了家，有的今天一大早也打好行李出发了。据说已经走的两个班中有几个长得一长二大的学生，继续保持了红卫兵的“光荣传统”，临走之前信守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把平时不太顺眼、声色俱厉、趾高气扬的几个老师狠狠地“斗私批修”，“文攻武卫”了一番，所以住在高岸上的学校老师，现在而今眼目下，明明知道还有一个班的学生滞留在校，因为有前车之鉴，只能规规矩矩，居高临下隔岸观望，不敢轻举妄动走下石岸。

高二（2）班的同学继续坚守校园，连班上的八个女生，除一个人提前离校外，剩下的七个人也在早饭后，把行李物品搬到男生宿舍。高二（2）班的同学温良恭俭让，有礼有节，尊师重教，团结互助，全校皆知。他们留在学校是绝对不会打老师的。没有离校是因为全班同学注重同窗手足之情，渴望友谊地久天长；到此集中是准备从这里集体分别。

高二（2）班的男生宿舍在三间房子的中间，过去曾经是教室，共有三联，中间是通开的，大约七八十平方。为了安全和管理，寝室室长彭江涛规定两个门只准开一个。一进门顺着门的方向摆着六排双人木床，每排三乘，靠门边还有一排，也是三乘，宿舍里二十一张床上，密密麻麻，摩肩擦背地住着高二（2）班的四十九个，高的一米八五，矮的一米四八，胖的一百五十三斤，瘦的六十九斤，高矮胖瘦，参差不齐的男生，有的还是四个人挤在一乘双人床上，每到夜深人静，一人翻身，便发出吱嘎吱嘎恐惧的叫声。过道很窄，两人来往都要侧身，不然的话屁股就是多的，可以说是拥挤不堪。但是在那个年代在学校寄宿住读的

中学生，因为都是一帮从来没有走出过青石镇的穷乡僻壤的山村少年，有这样的条件，已经是心满意足，心里认为这环境离社会主义社会已经不太遥远。

此时宿舍内只有少数人在整理行李物品，也有几个同学还在抓紧最后的机会，互相写着让人热泪盈眶，真情实感，咬文嚼字，颇动脑筋的毕业留言。大多数同学都挤在寝室最里面的两排已经没有任何床上用品的双层床上，或靠着挤着站在过道里。

“老金，你说我们再见面是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一下子向“老金”提出两个问题的是高二（2）班的班长李向阳，他是一个小个子，穿着印有“青石镇中学”字样的暗红色背心，光光的前额放着光，下面配着一双明亮机灵的大眼睛，他神秘而又真诚地发问，引起所有同学的共鸣。

“是啊！是啊！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李向阳的问题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扰乱了整个寝室。

“可能是在全县或全区的劳模大会上！”

“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在校园里！”

“在田里插秧，搞‘双抢’吧！”

“在山上砍柴！”

“在参军出发的军车上！”

同学们还没等那个“老金”开口，早就你一言我一语，发挥各自的丰富想象力，高谈阔论，云里雾里，不管实际，只管过瘾，痛痛快快地畅谈未来的第一次见面。

“大家先静一静，听听我们老金的高见！”面对杂乱无章，信口开河，胡言乱语的局面，李向阳稍为皱了一下眉头，冲着大家喊道。

被李向阳称为“老金”的同学名字叫金晓灵。他此刻坐在右边靠窗户边的双层木床下面，他比李向阳整整高出一个头，方方

正正的脸，眼睛明亮有神，一头乌黑冒油的头发很驯服地朝右边一个方向长着，很有传统的标志，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少年老成的年轻人。

其实金晓灵今年才刚刚满十七岁，他是青石镇中学已经“任期届满”的学生会主席，由于平时在学校当学生干部，敢于仗义执言，广结广交，再加之工作能力、学习成绩和为人处世都有口皆碑，慢慢在同学们中间形成了威信，成为同学们公认的学生头儿，所以他的表态是大家最关心的，现在而今眼目下，也是最具有权威的。

整个寝室里顿时静悄悄的，同学们像董永望着槐荫树一样，全神贯注，迫切地期待着年方十七周岁的“老金”开口说话。

“我们都是农村户口，按照文件规定不是下乡知识青年，而是回乡知识青年。推荐上大学，当工农兵学员，招工招干，按现在的政策，在农村要锻炼三年以上才有资格，这一切我们暂时不可能。”

金晓灵言简意赅边思考边说。一群涉世不深，一张白纸的年轻的朋友们，求知若渴，随声附和，都不停地点着头。

“当兵参军，我们大多数人目前年龄不够，我看！”说到这里金晓灵停顿了片刻，同学们刚刚点着头的同时又开始流露出失望，见金晓灵突然停下来，几个急性子的同学急不可耐地嚷了起来。

“快说，快说，真急人！在哪里？在哪里？”大家都在心急火燎地等待着“老金”的下文分解。

“见面最早，见面的人最多，我认为是在县办水利工程天堂河水库工地！”金晓灵沉思片刻毫不犹豫地，十分肯定地脱口而出。

“是的，肯定是！一定是，我想也是！”同学们不约而同，七嘴八舌地肯定了金晓灵的分析判断。

天堂河水库工程是红山县新开工的一项大型农田基本水利建设工程，也是全省的重点水利工程之一。今年上半年刚刚开始动工，打前站的民工已上了工地，据消息灵通人士说下半年水库工地大上马时，要上到五万人。历史的经验证明，到工地一般都是年轻人，按照当时各个生产队的做法，回乡知识青年是各地送去参加青山县大工地大工程建设民工的首选目标。

“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天堂河水库工地炼红心！”家住天堂河库区的彭江涛手舞足蹈高兴地说。

“同学们上了工地，首先到我那里去报到！”家同样住在天堂河库区的沈前进笑咪咪并且很友好地附和着。

“老金，你心里最希望在哪里见第一面？”李向阳眨了眨眼睛后，又继续追问那一个老问题，不过换了一种新说法，满寝室的同學又随着李向阳的新问题，再次把目光集中到了金晓灵身上。

“最希望在全区三级干部大会上！”金晓灵充满信心，肯切而又很快地说。

“你就想当大队干部？”几个同学好奇而又兴奋地齐声发问。

“为什么不能？根据我的了解，目前农村大队这一级干部都是土地改革时涌现出来的一批人，年纪大，没文化，每个大队十分需要有文化、有知识、有理想的年轻大队干部！”金晓灵自信地反问和分析，他稍加思考后又接着很兴奋地说：

“我最近看了一本知名作家浩然写的农村题材的小说《艳阳天》，很受启发和鼓舞，书里的主人公名字叫肖长春，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年轻大队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大家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各种斗争，硬是把那个叫东山坞的大队由穷变富，变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给社员群众带来了灿烂的艳阳天，肖长春就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感觉到现在的农村，很需要我们这样有文化、有理想、敢作敢为敢闯的新一代年青农民！”金晓灵说到这

里，那身临其境的感觉，那充满希望的神情，仿佛已当上了马坨大队的大队干部一般。

金晓灵在同学们的眼中，一直是一个计划性强，思维敏捷，目标准确，敢作敢为的，有雄心壮志的人。坐在他对面从小学就是同学，身材魁梧，眉清目秀，一表人才的余瑞林点头称是，他从内心同意金晓灵的观点。

“报告同学们，请允许我单独发言。尊敬的金晓灵主席，我们可是从小学同到高中，从马坨到青石镇，十年寒窗，情同手足啊！你要是当了马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就继续照顾照顾我吧，我这里提前预约了。”同金晓灵一个大队，平时就严肃不足，活泼有余的调皮捣蛋鬼龙凤生，在那里半真半假、神气活现、嬉皮笑脸地说，大家开心地哄笑了起来。

“这是真的，也完全有可能！我父亲已经是六十多岁了，从土改到现在，一直担任茅草畈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总想找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接班人，却一直没有合适的，区委书记张震台在我们大队蹲点，就住在我家，我听他讲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提倡各级领导干部，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还要从农村选拔一批不脱产，吃农村粮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和革委会副主任充实到区社两级领导岗位上。”余瑞林把知道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大家。

金晓灵、余瑞林两个人的一番话，引起了同学们对未来生活的遐想，因为那个年代，回乡知识青年，就只能回乡务农，跳出农门的机会很少，大家心里都清楚，两个人说的能变成现实的毕竟是少数，但产生理想和充满希望是每个年轻人都具备的特征，这一信息还是很让同学们激动地遐想了一番。

大家议论一阵子后，又谈起了未来，一说到未来这个话题，很多同学激动的心情稍纵即逝，情不自禁地又都进入了沉重焦虑的状态，同学们在满怀无限希望和美好憧憬的同时，心中也慢慢

地泛起一股说不出的酸楚苦涩味。

“同学们，你们说说，那我是算回乡知青还是下乡知青？”家住青石镇街三蛟店的马鹏程提出一个政策问题，因为他家住在街上，是城镇户口，但却吃着农村粮。一群还没有走出学堂门的中学生，经过一阵不知谁对谁错的激烈的口头辩论，最后同学们还是一致同意把他确定为回乡知识青年，说这样他将来既可以当大队干部，还有可能当公社和青石镇区的不脱产的副书记。马鹏程满意又不满意地笑了，但他提出的问题却引发了大多数同学，更加对人生前途、未来命运的思考和分析，对自己身份的担心和忧虑。

“你们男同学将来还可以在天堂河水库工地上见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一次面！”班上的女生王秀娟突然轻声细语地说。刚才男生们交流的时候，他们都忘记了寝室里的女生的存在，王秀娟谈问题的声音提醒了男同学们，寝室里还有七位女同胞。

“么事见面不见面，我回乡后还不知道怎么过哩！”身材修长，具有男孩气质的郭莲，也自言自语满脸忧愁地接着说。

郭莲天生爱好体育，加上良好的身体素质，一直是学校的田径运动员，经常代表学校参加一些全县的体育比赛，还获得了不少的好成绩，遗憾的是她从小失去了母亲，靠奶奶拉扯养大，去年她奶奶病逝了，对她的打击非常大。郭莲的父亲又长期在安徽六安一带搞副业，很少回家，家庭环境本来就很不好，她在学校寄宿读书，一个礼拜要五斤四两大米，五角四分钱，有时家里根本没有粮食带来上学，更不用说钱。每逢这样的時候，无计可施、万般无奈的郭莲，就孤苦伶仃地坐在课桌前双泪长流，有时甚至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那情景令人心酸和同情。每逢在这种情况下，金晓灵就出面动员全班五十七名也都不太富裕的同学们慷慨解囊，及时相助。每个人捐赠出一两饭票给郭莲，让她一个

星期不挨饿。所以郭莲在青石镇中学学习期间，深深体会到高二（2）班集体的温暖，在同学们谈论毕业，谈论未来的时候，失去母爱的她，想得最多的是回乡务农后的辛酸和孤独，与相处两年多情同姐妹兄弟一样同学分别之后的痛苦与悲伤。

“我们今朝分别后，天各一方，融入社会，这一生还能相见吗？华百安还没有毕业就走了！”爱激动又多情也能想的彭江涛，突然说出了一个大伙最敏感的话题。彭江涛的话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猛然间撞击着同学们稚嫩的心怀。一听到这个问题，七位已经相当脆弱的女生触景生情浮想联翩地哭了，她们开始是抽泣，慢慢地发出了声音，最后是啾啾大哭。

自古以来，同窗学友，情同手足，一朝分别，天南地北，难分难舍。高中时代的同学，既有儿时少年的纯洁友爱，也有青年时代的真情友谊。他们没有大学毕业时的竞争，那时也没有走出社会后的妒嫉，因此，有人深深感叹，高中以前的同学友情最长久、最纯真。青石镇中学高二（2）班的同学，此时此刻的离愁别绪、难分难舍、同窗友谊已经是淋漓尽致，一触即发。

分别时难，相见更难，也许今朝离别后，终身不能相见。所以即使是成年人的分别，也是让人很难轻松平静，面对此情此景也会难过难受。何况这是一群还未走出学堂门、朝夕相处两年半团结友爱、纯朴无争的中学生。突然间有几个男生也不知为什么跟着哭了起来，这一哭还真不得了，就像那决堤的水，一发不可收拾。紧接着就是满寝室的啾啾大哭，人人落泪，个个伤心，那场面令人动容，催人泪下，就是现在说法完全失控了。

一直很沉着冷静的金晓灵见到此情此景，也是束手无策，眼泪哗哗跟着向下掉，那真情难舍、痛不自禁的场面真是终身难忘。

高二（2）班的男生寝室里传来的一片混乱凄凉的悲惨哭声，

立马引起了住在高岸上青砖瓦房里的学校高副校长的注意，他以最快的速度找来了高二（2）班的班主任刘枫老师，一些留校的老师了解真实情况后，也纷纷来到高二（2）班的男生宿舍。

神情紧张的刘枫老师找到金晓灵，在他耳边悄悄地说：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还是带领我们班的同学们早点离校吧，有的同学住在边远山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又没有车，走晚了怕赶不回家，你们哭声这么大，已经惊动了在校的全体老师，知道的说我们班的同学们团结，分别难舍！不知道的你们怕回乡务农，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哩！”

刘枫老师内心十分矛盾，他深知同学们的情谊，但又考虑到对外的影响，就轻言委婉、语重心长地劝告和分析。

“同学们非常团结，珍惜友谊，确实是难分难舍。我们班的同学团结友爱，集体观念强你是知道的，他们决不是怕回乡务农，更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思想！”但金晓灵觉得刘老师说的很有道理。便一边向刘老师解释，一边与李向阳、余瑞林等几个原来的班干部一商量，决定应该马上离开学校。

金晓灵含悲忍泪地向大家提议，我们现在就迅速离开寝室，走出校园大门后，在大门口的公路上，凡住在公路以北的向北走，住在公路以南的向南走，大家相互握手说声再见，便分别上路，再不要在公路上停滞，来日方长，相信大家一定后会有期。

青石镇中学的校门，就在公路旁边，大门口有一棵又高又大的大樟树，长得枝繁叶茂，像一把巨大的雨伞，是青石镇中学的校树。它多年来一直成为青石镇中学的一个象征，一道风景，一个思念，也是同学们经常在课余休息小憩的地方。今天的大樟树更加苍翠欲滴，妩媚动人。树叶儿一动不动，它仿佛也舍不得青石镇中学高二（2）班的全体同学的离去。

高二（2）班的全体同学们在刘枫等老师的陪伴下，缓缓走

过大樟树，走出了生活学习两年半的校园大门，大家依依不舍，心情沉重地走向公路，同学们相互握手又再握手，拥抱了又再拥抱，说了再见又说再见，最后与刘枫等其他老师打过招呼后，同学们按金晓灵的安排，相互一齐说了声：再见！

大家便各自按照回乡的方向，默默无语地朝南北两边依依不舍，步履沉重地走去。

那时那刻，同学们那复杂的心情，那纯朴的友谊，那依依惜别的眼神，那眷恋学生时代的情感，都充分地显现和流露出来。送行的学校老师都在互相说，这么多年，送走了那么多的学生，还没有哪一届有哪个班的同学这么团结，这么齐心，这么重感情！这样难舍难分，催人泪下！

五十七位少男少女在宽敞的公路上分开两百米左右时候，像有心灵感应一样同时回转身，一齐向对方高声喊道：

“同学们再见！老师们再见！青石镇中学再见！大樟树再见！”那场面，那神情，那喊声，让送行的老师们落泪，让路上的行人驻足观看，让公路两旁的白杨树也为之动容。

大樟树作证，小白杨作证，英霍公路作证，公元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四日，青石镇中学七四届高二（2）班的五十七位同学正式回乡务农，他们成为了七十年代中期投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又一批热爱农村的回乡知识青年。

第二章 迟到的柳枝

当全班同学难舍难分离开学校不到二十分钟，一辆红色的大客车在青石镇中学的学校门口公路边停下了，从车上走下来一位瓜子脸，辫子粗又长，一双美丽眼睛真漂亮的姑娘，她急急忙忙地赶到高二（2）班男生寝室，见里面已经空无一人。又连忙走到高二（2）班在学校清水塘上面的教室，教室门已上锁，无奈之下她轻轻地叹了口气，紧锁双眉，自言自语：

“唉，我来迟了！我来迟了！”

这个姑娘她名字叫柳枝，也是高二（2）班的学生。她住在大别山腹地的天堂山公社，父亲是公社的一名普通干部。

由于天堂山山高路远，地处偏僻，条件艰苦，天堂山小学一直没有老师愿意到那里任教，大中专毕业生更不愿分配到山上，学校一直没有音乐教师，公社看到一直没有老师愿意上山去，便要求县

教育局给一个民办教师的指标，自己培养一个。

天堂山公社选中了本来就有音乐天赋的回乡知识青年柳枝，决定送她到县文化馆音乐班培训一段，然后再回天堂山小学任音乐教师。所以柳枝提前半个月就离开学校，到县城参加培训班学习去了，她听说同学们今天毕业离开学校，便向县文化馆的领导请了一天假，一大早上头一班客车，从一百多里路程的红山县城赶回来，真是车不遂人愿，客车在半路上坏了，所以现在才赶到。

柳枝用那双温柔善良能够说话的眼睛，透过玻璃窗户看到了在这里学习两年多的教室，看到了自己熟悉的座位，她那白皙而透红的脸庞上显示出幸福甜蜜的微笑。

她想起了很多愉快而又难忘，在这个教室里发生的，让人回味无穷，心跳遐想的一些往事，不知是什么原因，她明亮的目光不可抗拒地停在金晓灵的那张橘黄色课桌上。此情此景，多愁善感的柳枝自己说也说不清楚，眼睛一看到这张熟悉的桌子，少女的心中情不自禁地竟然睹物思人，脑海里身不由己地洋溢于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好像是甜蜜，好像是兴奋，好像是留恋，好像是回味，也好像是思念，也许包含着亲切。

当时在那正统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环境，学校封闭式准军事化的管理，批倒批臭封资修的红色教育下，十七岁的青春女孩反正说不清楚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感受。但柳枝却非常清楚地记得她走前一个月偶然发生的、一件令人回味无穷的，一件让她时至今日还能心跳的趣事。

那是今年六月上旬的一天傍晚，柳枝拿着自己当天换下的衣服，到学校食堂旁边的池塘里去洗。她正在洗自己的衣服，金晓灵也拿着一脸盆衣服来到了塘边。他们相互礼节性地打了个招呼，金晓灵便找了一个地方蹲下来准备洗衣服。就在这时，同班

同学沈平安风风火火地跑过来：

“老金，高二（2）班要和我们班打场排球赛，王东方已组织他们班的人在练球，我们的人都到齐了，就差你这个二传手！你还在这里洗什么衣服，大家到处找你。”沈平安一走到金晓灵面前，三下五除二地把金晓灵的衣服装进脸盆，一抬头见柳枝在旁边洗衣服，便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柳枝，把老金的衣服帮忙洗一下，让他去为班集体争光！”不管柳枝和金晓灵同意不同意，一向作风有些霸道的沈平安，拉着金晓灵扬长而去。

柳枝内心非常乐意为金晓灵洗衣服。

人生有很多的事情是这么奇怪荒诞，就是无巧不成书。人与人之间有时候就是有些事说不清楚道不明白，即使在那没有任何文艺作品、爱情书刊、电视电影引导下的封闭式的年代，少男少女们之间的本性纯真自然的情感，也能在没有任何条件下碰撞出一两朵稍纵即逝的火花，有时也因为某件小事引发一段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后面这一故事的发生，都是因为一场现在看来水平并不高的，一个年级两个班的男生排球赛，更因为惹是生非乱作主张的沈平安。但归根究底还是事出有因。

金晓灵平时在学校一直很活跃，学生会主席嘛！用众目睽睽，青出于蓝来形容，毫不过分。谈情说爱在七十年代那时的中学生里，百分之百是禁区，金晓灵和柳枝之间在这里，起码在池塘洗衣服事件之前，绝没有这种意思，天地良心丝毫没有。

实事求是地讲，才貌双全、很有见地的柳枝，一直佩服文科成绩优异，综合能力突出的金晓灵，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金晓灵的每篇作文，柳枝都要认真拜读，柳枝自己文科成绩也很好，作文也写得不错，两人的作文都是语文老师轮流点评的优秀作

品。同学之间的相互交流也是常事，那个年代的中学生比现在中学生，实事求是地讲真是单纯得多。

互相帮助，团结合作是时代所推崇，也是人之常情，这就是柳枝乐意帮金晓灵洗衣服当时无可厚非的原因，再加上柳枝也是高二（2）班的文娱委员，为班集体争光也是她自己的愿望。

但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人们正常想象的那样简单。柳枝帮金晓灵洗完了衣服，在塘边左等右等，就是不见金晓灵的人影，时已黄昏，快上晚自习了，池塘边只剩下柳枝一个人在那里东张西望。在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她只好把金晓灵的衣服带到自己住的女生寝室，本来也想带到教室里去，但细心的柳枝怕别的同学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又担心金晓灵没有衣服替换，便把他的衣服在女生寝室内的电线上凉起来了。

再说金晓灵打了三场排球后，又被青石镇中学校长汪自恒找去商量学生会的工作去了，阴错阳差，事该如此，他那天整个晚上都没有去教室上晚自习。

事情就是这么巧，就这天晚上，柳枝所在的女生寝室里前所未有地来了一个梁上君子。那时的小偷不像现在的小偷财大气粗，与时俱进，只偷贵重的钱财和金银首饰，而是处在低级阶段小偷小摸，专偷衣服。金晓灵和女生们的衣服一样，都被这不知死活的小偷毫不留情地席卷一空。

第二天一大早，青石镇区派出所穿着洁白制服的公安人员便来到学校调查并实地取证，学校政教处的程万里主任和高二（2）班班主任刘枫老师陪同调查，派出所的同志在统计失盗的衣服时，金晓灵的衣服也就自然而然地被统计进去。

同学们十分尊敬的刘枫老师，方方正正的脸，年纪已经半百，上课带着一副老花镜，面部笑容不多，严肃常驻。但他是个

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为人师表的合格的好老师。

一听到金晓灵的衣服在女生宿舍出现，刘老师张大的嘴巴好久想合都合不拢，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思考着一个严重的问题：

金晓灵的衣服怎么会出现在女生寝室呢???

满肚子儒家学说的刘枫老师设想了几个答案，越想越不敢多想，因为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紧张。金晓灵是他的得意门生，马上就要毕业了，班上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

送走身穿制服、腰别手枪的公安人员后，他心急火燎地快步赶到高二（2）班教室，把正在上早自习的金晓灵迅速地喊到自己的卧室兼办公室，学校政教处的陈主任也大驾光临，大概因为金晓灵是青石镇中学学生会主席的缘故。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刘枫老师单刀直入，一脸严肃地问。

“你是学生干部，要给同学们带好头，做好的表率！”陈万里主任也是一本正经，而且语气十分沉重。

“你这么小的年纪，马上就要毕业了，怎么能出这样的事？”

“中学生谈恋爱是要处分的！”

几个严肃的问题把金晓灵搞得莫名其妙，一头雾水，真是糊里又糊涂，不明也不白。

“陈主任，刘老师，我没有做什么错事，以我的人格作保证，绝对没有谈恋爱，连想都没想！”心里坦荡，不知道错在哪里的金晓灵，疑惑不解地反问。

“那你的衣服怎么出现在女生宿舍？”刘枫老师此时此刻，顾不了什么方式和迂回战术，而是正面进攻。

此时此刻，金晓灵才猛然间记起昨天傍晚柳枝帮忙洗衣服的事，怪不得自己刚才走出教室时，他发现柳枝看他的眼光有些不好意思。金晓灵也明白了陈主任和刘老师审查他的前因后果。处

理事情一向冷静而很有办法的金晓灵，知道解铃还须系铃人。

“二位老师，请稍微等片刻！我马上就来！”

金晓灵赶快跑回教室喊来了制造“冤假错案”而现在还蒙在鼓里的沈平安，又去请来了德高望重的校长汪自恒，他们两人来后帮助金晓灵，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金晓灵洗去了不白之“冤”，终于水退石头现。

陈主任开始转怒为笑：“我说吗，我们的学生会主席一直很优秀，怎么会这么糊涂！”

刘枫老师也如释重负，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了一句大实话，马上就要毕业了，班上千万不要节外生枝，出什么烦心事！

当刘老师和金晓灵、沈平安两个人走进高二（2）班教室时，上早自习的全班同学，望着还是心有余悸的刘枫老师严肃紧张的脸，发出了两年多来从未有过的哄堂大笑，最后可爱可敬的刘枫老师也身不由己地跟着嘿嘿地笑了起来。

有时候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奇怪，本来没有什么事情的事情，但经大家或别人一舆论一传播一炒作，倒真的能在少男少女心中激起几朵浪花，没有的事倒引起事。

经过一些有意无意的女同学的“提醒引导”，心地善良的柳枝一连几天都发现，金晓灵老是穿着那一套衣服上课，她一打听才知道，金晓灵弟兄四个，家里比较困难，夏天只有两套衣服，被偷走了一套，只有一套衣服了，金晓灵只好在每天晚上，下晚自习后才洗衣服，早上又穿上，有时候，早晨衣服还没有干，就湿的穿，富有同情心的柳枝内心感到十分不安。

星期天回家，柳枝拿出自己平时攒积的零用钱，扯了两块当时流行的白辅绸和蓝仕林沙布，凭着自己的感觉，要会做缝纫技术的母亲帮她做了一套男夏装，母亲几次问她是给谁做的，她都支支吾吾说是别人请她帮忙。

礼拜一上学后，柳枝提前来到教室，将新衣服用报纸包好，放在金晓灵的课桌里，并写了个条子：派出所已破案，这是他们赔的衣服。粗心的男孩就是粗心，别看金晓灵当学生会主席，智商不赖，在这里照样迟钝。他看到条子和衣服后，只是朝柳枝点了点，还真的以为是派出所赔的哩！柳枝一直想看看金晓灵穿新衣服时的样子，可惜天堂山公社临时通知她到县城文化馆音乐培训班学习去了。一直没有如愿，今天又没有赶上时候。

柳枝正想离开的时候，她惊喜地发现教室外走廊上有高二（2）班的最后一期黑板报，黑板报整版只有一篇文章，就是她临走前就听说的，金晓灵写的一篇小小说，柳枝高兴地读了起来：

志在农村

金晓灵

—

夜，高二（2）班教室里灯火辉煌，同学们围坐在电灯下谈笑风生。我走进教室，看到大家谈得很火热，便凑了过去。突然大家都不发声了，一个个带着藐视的目光望着我，气氛一下子显得有些紧张，我刷的一下子红了脸，慢慢地低下了头，下午的事情便在自己脑子里萦绕起来。

下午，在班里举办的高中毕业谈心会上，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热烈地谈论着毕业之后的打算，大家都异口同声地一个观点，按照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教导办事，自愿并乐意地回农村，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用实际行动来批判林彪孔老二鼓吹的“学而优则仕”等反动谬论。我却小资产阶级思想十分严重，认为

自己读了那么多的书，到头来还是回农村务农，真是大材小用，农村太没有奔头了。

当我在同学们面前放出厥词之后，大家便一齐向我炮轰过来，我强词夺理地争了一通，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

“劲松，你应该好好地考虑考虑，毛主席教导我们：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线，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

一个同学打断了我的思路，我抬头一看，是高二（2）班的班长江志农，他闪动着一双机灵的大眼睛，态度诚恳地望着我，我却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来了个向后转。

“唉呀，摆什么架子，才高中毕业就这么目中无人，要是将来真的大学毕业了，那不眼睛整天朝天看。”

我扭转头一看，原来是班上的文娱干事杨柳枝，她正在那里怒目圆睁，而且用尖锐地语言指责我，她的话把我一下子激怒了，我脸一红，脖子一扬，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一样准备还击她。

教室里突然一下子静了下来。我扭头一看，原来是学校贫下中农管校代表严大伯，手拿着旱烟斗，笑容可掬地向教室里走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见到严大伯，我刚才已憋足的一肚子气，不知不觉地跑了个精光。我机械地和严大伯打了个招呼后，便呆头呆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哈哈，唱木偶戏的来了！”大伯打趣地对我说。

教室里传来一阵笑声，我却是哭笑不得，大伯见此情景，便邀请我出去走走，我点头应允，便耷拉着脑袋随严大伯走出了教室。

二

我和严大伯出了教室，沿着校园围墙旁边的小路走到了学校大门外的公路上。

夜幕被皎洁的月亮涂上一层清辉，大地模模糊糊地展现在眼前，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好像欢迎我们这些夜间出来散步的人们，晚风擦去了我在教室里冒出的汗珠，全身顿时感到格外的轻松。

走着走着，在公路旁边的一座山脚下，严大伯站住了，他指着前面对我说：

“劲松，你看看你的前面有些什么景物没有？”

“百事没有！光山。”我心存疑问地随口答道。

严大伯想了一想又接着说：“走，我们上山去！”

我随着大伯向山上走去，边走边想，不知道严大伯的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想着想着，一不小心绊上一个裸露在地面上的石头，重重地摔了一跤，跌倒在地上。严大伯见状赶忙转身，用他那双有力的手，将我一把拉了起来，我当时真的有点沮丧，今天是怎么搞的，总是有不顺心的事儿发生。

严大伯帮我拍打着身上的灰尘，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年轻人跌倒了，爬起来再继续走吗！跌了一次，总结一下为什么跌倒的教训，今后就有经验了，走吧！”

跟在大伯身后，我踉踉跄跄、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山顶。

在山顶上，大伯用手指着前面对我说：“劲松，你现在再朝前面看看，你面前又有些什么？”

我顺着大伯所指的方向，抬头放眼眺望，立刻被这山区

的夜景所吸引。我来不及思索就回答了一句：“这么多，这么远，这么美，我一下子怎么说得清楚！”

山区的夜色确实迷人：一轮明月像金色的铜盘被人挂在空中，借着月色看山区的夜景，别有一番风味。石头镇若隐若现地展示在眼前，街道旁边的路灯，使人感到那不是静静的街道，而是一条耀眼的银河。群山之间千家万户的农家灯火，零零落落洒在蒙蒙胧胧的山川田野，使人疑为是闪烁的群星，让人感觉是在天上一一般。正在紧张施工的石头河水库工地，省工程二团的车队正在向大坝上运送粘土，川流不息的汽车灯光，远远望去像一条长龙在奔驰。真是美不胜收！

“是啊！刚才在山脚下，我们只能看到一座山，现在站在山顶上，我们的视野更开阔，看到了山区美丽的夜晚，看到了一个蒸蒸日上的石头镇！人们常说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要敢闯敢干，不能光看到自己的脚背，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去经风雨，见世面。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来说，更应该明白这一点！”

大伯停了一下，慈祥而又严肃的脸庞上显得有些激动：

“你那看不起农村，不愿意回到农村，不想建设农村的思想是错误的，是中了林彪孔老二‘学而优则仕’的流毒，你应该好好想想，我不是多次对你们讲过，我在旧社会为了读点书，识几个字，差点丢了性命的事，你总还记得吧？读了一点书，有了一点文化知识，就忘记了劳动人民，就轻视养育你的农村，你这错得好远啦，你不建设农村，他不建设农村，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能从天上掉下来吗？”

我听着大伯情真意切的一席话，心里在慢慢认同，逐步明白大伯邀我上山的真实意思，大伯言犹未尽。

“你应该知道农村的过去，看看农村的现在，想想农村美好的未来。将来是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走路不小心，苹果碰了头！区委年书记说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那时的农村该多么美好！”

沉浸在对未来农村的美好希望之中的严大伯，脸上的兴奋溢于言表，不过，他没有忘记对我的教育：

“劲松啊！我看你虽说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可是你并没有认识农村，了解农村，明天学校要到育红大队去参观，你好好看看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到底如何！”

严大伯苦口婆心，富有道理的一番话，说得我心悦诚服，我惭愧地说：“大伯，我错了！我辜负了党和贫下中农对我的希望，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用实际行动来批判林彪、孔老二所鼓吹的‘学而优则仕’。”

“知错就改，这才是好青年，那今后我要看你的实际行动啊！走，回学校。”大伯高兴地笑了。

“好！”我响亮地答应了一声，随着大伯迈开了第一步。

三

第二天早晨，我和严大伯、江志农、杨柳枝身披金色的朝霞，迎着扑面的充满泥土野花味道的晨风，随着大队人马，沿着新修的公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向育红大队奔去。

行径过程中，我向同学们谈起了我的新认识和新打算，他们都为我的转变而感到高兴。我和同学们之间消除了昨天毕业座谈会的隔阂，大家又和我有说有笑。

这时，走在队伍前面的严大伯停了下来，等我们三个走

到他的身边，他微笑着对我们说：“你们三个人今天发挥发挥自己的特长，好好地形容一下农村的新面貌吧！”

大伯这一提议，得到了我们三个人的积极响应。我在脑子里开始考虑如何用文笔形容；江志农拿出了纸和画笔。没想到杨柳枝来得更快，她放开她那柔美的亮嗓子唱了起来，她的歌声使我和江志农马上停住了脑和笔，使严大伯乐开花，使大队人马放慢了步伐。

杨柳枝的歌儿唱得真好，她唱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刚刚播出的张振富、耿莲凤的二重唱——新歌《祖国一片新面貌》，此情此景，此歌此音恰如其分，引人入胜：

“哎，山也笑，水也笑，毛主席革命路线指方向，形势无限好哇。哎，天也新，地也新，一代革命新人在成长，一片新面貌哇。新建的厂房一座座，新铺的大道一条条，新竖的井架一排排，新架的银线一道道。哎……新修的梯田美如画，新挖的水渠环山绕，新开的荒山麦浪滚，新治的沙滩稻香飘！哎……”

歌声悦耳，景色醉人，实在是令人兴奋。严大伯听完杨柳枝的歌声后，也乐不可支，手舞足蹈，连声叫好！

我随着歌声，目睹着眼前的锦绣河山，满畝稻香，心情无比激动，对农村的未来浮想联翩，心花怒放，近几天的不快，一下子荡然无存，我禁不住由衷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哈哈……”

“劲松，你疯了！”江志农笑着说。

我望着前方高兴地答道：“心里太高兴了，农村真好，看来我以前由于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好，没有认识到农村这么诗情画意，这样山青水美，真可惜，农村大有可为！”

大伯接过我的话题：“是啊！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

领导下，我们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美似天堂，还会胜似天堂，现在这么好，将来会更好！”

我接着说：“我们年轻一代，一定要接好革命班，用自己的双手和知识，来装点祖国的春光，把农村建成人间天堂，把理想变成现实！我今天郑重向大家表示，本人志在农村！”

“好哇！好哇！劲松，我们永远战斗在一起，建设美好的农村！”江志农、杨柳枝和同学们都拍手向我喊着叫着。严大伯朝我高兴地笑了，同学们都笑了，杨柳枝的笑声，笑得最响最甜！

“同学们，育红大队马上就要到了，加把劲吧！”

大家随着严大伯的喊声，加快了步伐，大步流星地向育红大队奔去，杨柳枝她那柔美甜润、催人奋进的歌声又在空中响起：

“把青春献给党，高举红旗永向前……”

一九七四年七月六日

柳枝怀着激动而又特别的心情读完了金晓灵的大作，她非常喜欢这篇带有明显时代特征和真情实感的小小说，更高兴金晓灵在小说中使用了她的名字，柳枝从多个方面猜测联想金晓灵写作的意思，不知不觉心里一阵躁动，脸上发烧。她毫不犹豫地从小黄书包中掏出笔和日记本，认认真真、一字不差地把金晓灵的文学处女作抄录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小黄书包。这才满意地再次哼着《祖国一片新面貌》，一个人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青石镇中学。

第三章 河中的午餐

往南边走的同学在青石镇上街口开始陆续地分手，家也是和金晓灵同住在马坳大队的龙凤生说家里有事，与他打个招呼也提前走了，走在一起的同学慢慢地越来越少。金晓灵和李向阳在青石镇上街头又聊了一会儿，也依依惜别。

金晓灵的家乡马坳大队，属于青石镇区马坳人民公社，位于青石镇街和兰溪河的对面一个名叫朝阳寨山脚下，在青石镇上街头一个名叫三姣店的地方，金晓灵准备从这里过兰溪河回乡。

三姣店曾经是青石镇的骄傲和最热闹的地方。历史上青石镇就是连接鄂皖两省的交通要道，又是大别山腹地的重镇，过往客官，经贸商人，路过的行人都愿意在此下榻歇息，小住几天。

相传很久以前，青石镇上街头当时住着三户人家，一家姓陈，一家姓汤，一家姓袁。三姓和睦相处，亲如一家，各生一女，貌似天仙，如花似玉，

陈家的取名陈凤姣，汤家的取名汤春姣，袁家的取名叫袁雪姣。她们三人读过私塾，颇通书理文墨，年方十六后，从小一起玩耍长大的三个女子颇有志气，在三家父母的支持下，选择人来客往的青石镇街头，满山遍野栽有桃梨果树的鲤鱼背山脚下，清澈美丽绿树成荫的兰溪河畔，兴办了一家客栈，取三个女孩名字的姣字，称三姣店。由于三个姑娘貌美水灵，聪颖过人，能说会道，店铺干净卫生，饭菜香甜可口，价格合理适中，凡是到青石镇的客商行人，都慕名而来，三姣店的生意红红火火，长盛不衰，久而久之，此处地名也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了三姣店。

金晓灵在三姣店向一个小巷子拐去，准备从那里过河回家。刚走进巷子，他感到肚子咕咕直叫，抬头看了看太阳正当头顶，方才知道已经是正中午了。也才想起自己还没有吃早饭。刚才大家在一起，那情那景那时，根本就不觉得饿，现在各奔前程时才感到饥饿难受，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口袋，惊喜地发现里面居然还有五分钱，突然想起那是昨天下午学校食堂结账退的伙食尾子。金晓灵决定回到街上买点吃的。十七的小伙子，正在长身体，两餐没有吃饭，肚子还真有点不好过，就是喝一杯当时的冷饮，五分钱一杯的酸梅汤也心满意足，可惜当时青石镇街上没有，他由小巷子里又原路转了回去，快步朝青石镇街的上街头走去。

小巧玲珑的青石镇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地方，中国地图上红山县的地域里，只有它和另外五个区的名称才有标识。在大别山腹地方圆一百五十多公里，就这么个有六七千多居民的镇子，它也是鄂皖交界最重要、最大的集镇，当地人没有去过大武汉，但听说汉口最热闹，就都自豪的称它为“小汉口”，其实青石镇的街道不过只有汉口一个小小的巷子那么大，它全长只不过才一华里，分老街和河街，全都是南北走向。不过那条老街，还是富有

魅力和特点，老街的形成有多少年代无法考证，但单从老街的路面上，铺设路面所有的大青石头，都被当地穿着草鞋和打赤脚的人们踩踏成光滑如玉的程度来看，恐怕这条街道的历史就十分久远。两边木板装饰的店铺，都已发黑，但屋檐上那雕梁画栋，屋顶上有棱有角的装饰都体现了大别山区古老文明、源远流长的山里文化。

解放前，青石镇老街这里就是两省四县的商品集散地，每逢初一、十五的集日，这里就是商家云集，小贩满街，人流如潮，好不热闹。解放后，老街上又是区公所和区直机关所在地，而且旁边还修建了一个战备飞机场，据说隶属南京军区。在附近的大别山主峰的群山里头还有部队的雷达站，这就更增加了青石镇街的重要地位和神秘感，不过自飞机场修建以来，老百姓从来没有看到解放军的战斗机在此降落，但每年却有二至三架农用飞机来这里，停留一段时间，主要用于农业林业的杀虫飞播，在飞机场周围荷枪实弹站岗放哨的，都是当地老百姓称为“土八路”的民兵。每逢这个时候，青石镇是人山人海，热火朝天。路上的行人是川流不息，那都是两省八县穷乡僻壤没有见过世面，没有见到过飞机的农村人，不辞辛劳、百里迢迢地从四面八方赶来看飞机。

河街是新修的公路慢慢自然形成的，因为靠兰溪河边而得名。那里主要有区供销社的收购部和一个露天长途汽车站，另外还有一个是当时青石镇区最大的工业企业——区手工业联合合作社属下的青石镇农具木器加工厂。

金晓灵是从青石镇北边的上街头向老街上走去的。

青石镇上街头有个牌坊，两根粗大的石柱上面是一个很气派有盖头的画廊，上面有几幅已经看上去根本不清晰的油漆画，因为年久失修，还大面积残缺不全，据说出自名家，历史悠久。

在街头牌坊下面，金晓灵停了下来，因为那里有一个邬姓的残疾老人摆了个小摊，卖一些小吃和杂货，这在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是不允许的，但老人没儿没女，无依无靠，公家只好允许他摆摊，老人卖的小吃食品都很贵，囊中羞涩的金晓灵不想挨宰，紧握着五分钱的硬币继续向前走，心里想，反正今天有的是时间，一定要买点既便宜又实惠的东西吃。

沿着光滑的石板街道，金晓灵快步向前走去，他此时无心光顾街道两旁的店铺，也无心逛荡街容街貌。心中的惟一目标只想解决饥饿，真是今朝奔波只为饥。

就在走进街道二十多米后，他已经正式决定去区供销合作社的餐馆旅社，那里是国营办的，其实是集体的。中国人不管什么时候还是相信国营的和国有的。十七岁的金晓灵当时不懂这些，他只知道国营单位的服务员态度好，卖的东西价格要便宜一些，而且实惠。

手里把五分钱攒出汗了的金晓灵，心情有点紧张地走进了老街中央的青石镇餐馆旅社，之所以紧张，可能是他觉得自己的钱太少，怕买不到自己想买、并且中意的食品。

宽敞的青石镇餐馆旅社大厅光线比较昏暗，厅内有三张大方桌，每张桌子外围是四方简易的木条凳子，柜台外面营业大厅里没有顾客，那个时候有钱的人不多，来上馆子吃喝的也不多，柜台里面也只有女营业员一个人。金晓灵过去来这里买过东西，认识她，女营业员姓余，小巧玲珑的身材，梳着一对很迷人的长辫子，待人和蔼可亲，脸上一笑显示出两个酒窝，特别好看。看到有人进来了，女营业员使用她那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笑眯眯地看着金晓灵，那个时候国营和集体单位都十分强调商贸企业的工作人员要为工农兵服务，所以营业员服务态度都是很不错的。不过，金晓灵此时此刻的注意力不在服务态度这个上面，而是大厅

柜台内的各种食品和标价。

他用自己认为很机灵的眼睛，以最快的速度，迅速扫描了木制但镶嵌着玻璃的柜台里的食品：馒头二两一个的六分钱，糖包子肉包子一两一个都是六分钱。小果，也就是麻花三分钱两根，油条五分钱一根，但小果和油条的篮子里空的，已经没有货了。

“唉！怎么没有五分的？”

金晓灵自言自语地嘀咕着。他又抬头看墙上的价格表：肉片汤三角钱一碗，肉丝面二角五分钱一碗，粉丝汤一角钱一碗，素面一角二分钱一碗……

没有经济基础的金晓灵赶紧低下头，也就不敢再看墙壁上的价格表了，那上面的食品他都买不起。

“你想买点什么？”漂亮女营业员发现金晓灵有点面熟，又没有听清他嘀咕什么，便主动热情地问他。

金晓灵这才抬起头，不好意思实事求是地说：

“我只有五分钱，肚子饿了，想买点东西吃！你柜台里现有的食品，我的钱都不够买。”

当时人们普遍都不富裕，何况金晓灵是个穷学生，听他这么说，女营业员并没有感到奇怪，而是理解地点了点头：

“哎呀，五分钱真的买不到食品了，有粮票吗？”

金晓灵一下子懵了，心里大失所望，犹如在寒冷的冬天突然被人泼了一盆冷水。当时买粮食做的食品，要凭国家粮食主管部门印制的粮票，国家发的称为全国粮票，各省发的称为地方粮票。他什么粮票都没有，看样子自己还是早点回家去，他很不甘心地准备转身离开。

女营业员眨了眨美丽而又善良的眼睛：

“这样吧，小同志！刚才剩下最后的三根半小果我花五分钱买下来了，准备晚上当晚饭吃，你只有五分钱，我就卖给你吧！

小果不要你的粮票。”

听了女营业员的话，金晓灵激动不已，连续响亮地说了三声谢谢。他从她手中接过三根半小果，发现那半根是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半根，心里非常高兴，他用女营业员递给他的一块白纸，小心翼翼地将三根半小果儿包好，轻轻地拿在手上，金晓灵从内心发出感激地望了一下女营业员，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餐馆旅社，沿着石板街道向东方向的街中走去，他走到青石镇区公所前面一个被风霜雨雪，日晒夜露已经侵蚀得黑不溜秋的大石牌坊前停了下来。

金晓灵对这里太熟悉了，他小时候就是和母亲一起，住在大石牌坊旁边的青石镇区供销社生产资料门市部里面。

这座大石牌坊，传说是青石镇豪绅富户沈家所立，很有一些年代了，它和飞机场边的青石镇六十年代被毁的万年台是老青石镇街的两个历史文化古迹。石牌坊高大而雄伟，牌坊上的石刻工艺，相当精湛，特别是牌坊前面的一对大石狮子，刻得栩栩如生。金晓灵小时候在这里玩耍，经常要爬上石狮背上，把静物当成动物，骑在上面乱喊几声，冲啊杀的，主要是利用石狮体会一下骑大马的感觉和威风。

记得那还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夜晚，青石镇街上的孩子王彭飞把全街的孩子召集在这里，准备演一场游击队进城打鬼子的游戏，最后在吵吵嚷嚷之中，区委副书记陈学松的儿子陈小明带着住在区公所里面的孩子装扮日本鬼子，彭飞、马鹏程、余建中、金晓灵等街道上的大多数小孩扮八路军游击队战士，正在准备开战的时候，演日本鬼子那边，青石镇区的区长兰社成的大儿子兰元元，译名“南霸天”，本来就是一个顽皮仔，趁着黑夜光线不太好，迫不及待地往游击队“手枪班长”吴伯民的头上狠狠地敲了一棍子，把吴伯民打得痛得嗷嗷乱叫，估计起了一个

大包，气急败坏的吴伯民没有看清楚是谁下的黑手，在“司令”彭飞没有下令的情况下，不管三七二十一追过去朝陈小明屁股上也猛踢了一脚，这样双方还未宣战就干起来，而且是在黑灯瞎火中的一场混战。

陈小明带着区公所里的一群扮日本鬼子的孩子退到石牌坊对面，他们熟悉的区公所里，当时没有人，在进门大厅内有几木箱防备火灾用纸袋装成的一袋袋沙子，兰元元这些平常就是调皮捣蛋的家伙一时兴起，抓起沙袋子往石牌坊这边扔。扮游击队的孩子们只好还击，没有沙袋子，就地临时取材，拣起石头往区公所扔，几十个孩子在彭飞的带领下，冲啊杀的向区公所办公室内一窝蜂地进攻，一阵石头过后，区公所办公室的玻璃窗户打得稀里哗啦，陈小明等人抵挡不住，就退到办公室内，“八路军游击队”又攻到办公室，把堂堂的青石镇人民政府区公所办公室弄得天翻地覆，狼藉满地。

正当彭飞等一帮萝卜头坐在区公所办公室欣赏胜利果实时，青石镇区铁面无私、善于阶级斗争的公安特派员王大球，风尘仆仆地从外面回来，一见此情此景，他恼羞成怒，火冒三丈，把身上的手枪往外一掏，大发雷霆：“妈的一个皮，你们这么些乌龟王八加坏蛋，简直是无法无天，统统不准动！”

刚才还神气活现的彭飞等一批“游击队、土八路”可怜巴巴成了“俘虏”，陈小明等人见状偷偷地溜之大吉，跑回各自父亲的房间睡大觉。金晓灵在正要冲进区公所时，被路过的母亲叫走，侥幸躲过一劫。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彭飞等平民百姓的孩子被关了一夜后，定为流氓小集团，“司令”彭飞被开除学籍，其他人员均被记过，青石镇石牌坊前安静了好一阵子。

不过今天金晓灵没有儿时的兴趣，也没有时间在此遐想，他要回乡务农了，便朝着石狮点头笑了笑，向左拐弯钻进一个长长

的过道，穿过区供销社食堂和生产资料门市部仓库的后院子，抄近路直插车站边的区供销合作社农副土特产品收购部旁边的小巷子，大步朝兰溪河边走去。

走出收购部的狭窄巷子，绕过一个土布的染房，在兰溪河边有一片很大的桃树林，一条幽静的便道自然舒展地伸在桃林中间，金晓灵见小路上没有其他的行人，便急急忙忙地打开纸包的小果，右手准备拿起一根就吃，就在小果儿已经送到嘴边的时候，他突然又慢慢地放下了。因为他一下子想起家里还有三个活泼可爱的弟弟。心里思量，自己已经正式走出了学堂门，人们常说男儿十五长父志，自己已经十七了，不能长父志，但应该像个大人样子。今天高中毕业了，没有什么东西带给他们，就每个人带一根小果吧！于是，从小就懂得兄弟之间，应情同手足、有福同享的金晓灵，连忙又把已经送到嘴边的小果，用纸将三整根轻轻地包好，放在左手拿着，右手拿起那还有三分之二以上大半根小果慢慢地吃了起来。

兰溪河的源头在大别山主峰天堂寨兰草坡，兰草坡位于大别山南麓，每年春光明媚、万物复苏以后，坡上满山遍野开着一种淡雅奶黄、晶莹剔透、草绿茎长的兰草花，此花清新自然，淳朴芬芳，香味浓，花期长。兰草花盛开的季节，连山下的兰草溪涧的流水都含着香味，飘着香气。这种带着大自然本色清香的溪水，它流经大别山的崇山峻岭，穿越村镇田野，经历红山、罗山两县，接纳几十条山溪小河，在青石镇有一个美丽传说出过两位贵妃娘娘的后花园，开始形成长达一百多里的兰溪河，又在红山县城与另外一条大河汇集，注入于白莲水库，然后直奔下游浉水，浩浩荡荡汇入长江。美丽多姿、起伏跌宕、清澈见底的兰溪河，它是红山县三条贯通全境的大河之一，也是金晓灵回乡的必经之路。

走出桃子树林的金晓灵，一边嘴嚼着小果，一边踩着洁白的沙滩，踏上了兰溪河上面过河的独木桥，这种独木桥在大别山区腹地河流中是很常见的，其结构很简易，就是在河水里的沙地上钉两根木桩，木桩上有个横梁，然后两个木桩中间放一块三十至五十公分宽的木板，人走在木板子上，一晃一晃的，战战兢兢，既浪漫也害怕。这座独木桥金晓灵不知走过多少次，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十七岁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第一天，再过此桥时，让他终身都难以忘怀。

金晓灵一边吃着小果，一边悠然自得地走在独木桥上，当他走到桥中间时，由于那里是一个水深流急的地方，河水将独木桥墩底下泥沙早已冲得只剩下薄薄的一层了，你说这桥墩也怪，迟不倒早不倒，就这一刻，他诚心诚意回乡务农，志在农村干革命，可以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发誓，没有半点虚情假意的金晓灵，慢悠悠地走到这块桥板中间时，那桥墩毫不留情竟然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前提下，扑通一声自然倒下了，毫无心理准备的金晓灵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连啊的一声都没有喊出来，人已经掉进了水中，嘴里的小果还没有嚼细，就一口随着没有发出声的啊字咽到肚子里了，左手拿着的三根小果也在掉进河水里的时候捏碎了。

这个季节，兰溪河河水尽管不凉，但从这么高的木板桥上猛然间掉下来，没有经过特殊的专业化训练，又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的他，一下子真搞懵了。

金晓灵在水中首先是慌作一团，然后又故作镇静地爬了起来。还好，水并不深，刚刚回过神的时候，他首先不是想自己伤着没有，也不是想自己的衣服弄湿了。而他的第一反应是还没有吃掉，但拿在手中，却不知在空中还是在水中丢失的三根小果。他一把扯起衣服的一角，擦了擦眼睛，再定眼一看，发现下游的

水面上，他的三根小果已碎成一小段一小段的，随着水流在向下游漂移，金晓灵顾不了那么多，一下子扔掉了背上打得透湿的行李，赶忙向下游冲去，一跑到散落小果的水面，来不急多想，便从水中将破碎的小果一点一点地捞取，真是急中生智，他毫不犹豫地将小果儿直接塞进嘴里。小果经河水浸泡后，喉咙里好吞咽一些了，而且别有一番味道。金晓灵干脆随着水流速度向下走，边走边拣水中的小果吃，岸上有一个过路的行人见状大声喊着问他：“唉！细伢儿，是不是水里发现了鱼儿？”

金晓灵现在如今眼目下，根本就没有时间回答他，因为嘴巴正在紧张工作，没有空闲，只冲着岸上哭笑不得礼节性地摆了摆手，他怕小果在水中浸泡时间长了会沉入水里。

当金晓灵举目四望，认为全部拣完了丢失的小果后，才扭头回去寻找到自己水中的行李，再向对岸走去，走上堤岸后，他走过的路面上留下一串湿漉漉的脚印。

金晓灵回乡第一天的早餐午餐，就是在从小伴他长大的兰溪河水中吃的，也许是大自然对回乡务农的他钟爱有点过分。委托从高高的山上走来、又向连绵不断的山外走去的兰溪河对这个躊躇满志的回乡知识青年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第四章 正式农民

金晓灵的家乡马坨大队，位于溪河上游河畔的西边，是一个山清水秀、土地肥沃、自然环境优美的地方。这里解放前曾经一度成为中共红山县政府所在地。一九四八年，时任中共红山县的县委书记谭扶平同志，就是与敌人奋战壮烈地牺牲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一座名叫火炉尖的山上。马坨大队的背后是大别山余脉一支的中部，这条山脉向西自然延伸一百多公里，是红山县和隔壁的罗山县的自然分界。在这条山脉的中段有一座山，独立群山，怪石林立，自成一体，十分险峻。山上有一奇特的山泉，无论是多久的天旱少雨，它都均匀喷涌，长流不断，可供百人以上饮用。但上山只有一条荆棘丛生的小路，而且是在悬崖峭壁之间，此山名叫朝阳寨。

朝阳寨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强人征战栖身、占山为王之地。到现在，上面的古城墙，烽火台，屯兵

屋，练兵场痕迹和遗址依然存现。可惜古人古迹已经成为历史故事流芳百世，昔日烽火狼烟相去甚远；而今日的朝阳寨却是山村少年，农村社员群众，闲遐放假时节砍拾柴禾，玩耍游荡的地方。

金晓灵的家是在马坳公社马坳大队的正马坳垌，位置正处于朝阳寨山脚下的岩河边。岩河，真是名不虚传，整条河都是在岩石中间，它起源于朝阳寨的北峰，流经老虎岩，狮子埡，四角尖等高山河涧，流到马坳垌村旁后，岩河从一座名叫响水岩的山崖上直泻八十多米，形成一个宽十多米的大瀑布，长年不断，特别是每当雨后初晴，高高瀑布从天而降，更宽更长，响声震耳，湍急的山溪河水从八十多米的山上，肆无忌惮地落在崖下河谷的石头上，雪白的水花向四周飞起，似焰火腾空，洒向岸边，不仅美丽多姿，而且蔚为壮观。成为马坳垌的一道自然景观。

从青石镇到马坳大队，要翻过一个名叫杨树坳的小山岗，到了这里就看到马坳垌了，金晓灵在杨树坳一块大棉花地边，碰到和母亲同辈的九姨陈杏芬，她正在地里为棉花除草：“晓灵，你回来了，听说你高中毕业了？”

“是啊，九姨，今天正式回乡了！昨天举行的毕业典礼，我刚从学校回来！”金晓灵高兴地回答着他十分尊重的九姨。

“你快回家去，你的两个弟弟刚才弄丢十块钱，你妈急得不得了，正满垌找钱！”九姨着急地告诉他。

“什么，丢了十块钱？”

金晓灵一下子也急了起来，十元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土台垌刚刚参军的大表哥余昭元才九块钱一个月哩。他便匆忙和九姨打了一个招呼就往回跑。自己刚才为了五分钱动了那么多的脑筋，费那么大的劲，这可好，家里一下子丢了十块钱，这还了得，母亲还不急得头晕，烦得头痛。

尽管自己的父亲金鸿源是马坳中学校长，每月有三十八元钱

的工资，但三个弟弟都小，母亲身体又不好，做的工分不多，每年都缺粮，家里历年还欠生产队的缺粮款一百八十多元，因此生产队规定，每月要向生产队上交十元钱，才能从大队粮食保管室领回全家的口粮。他家六口人，就是靠父亲的这点工资生活，这一下子就丢掉了十元，这可是全家一个月的口粮钱。他边走边想，嘴里突然冒出一句：

“这两个调皮捣蛋鬼，肯定是玩心太大！”

金晓灵的家在村口靠北的一个小山边，门前有一条二十多米长的小巷子，他刚走进巷子，就听到母亲大声训斥弟弟们的声音，就赶紧跑进家门。母亲正在一边骂一边拿着扫帚抽打二弟晓星、三弟晓平的屁股，晓星、晓平跪在地上又哭又叫的，不懂事的四弟晓候，看到两个哥哥跪在地上挨打，在母亲身后朝他们笑着做鬼脸。惹得金晓星、金晓平边哭边笑了起来。对于三个不满十岁也不懂世事的孩子来说，丢失十元钱根本就没有当回事，天塌下来他们都不会管的，反正有大人顶着。母亲见两个孩子居然笑起来了，气得更厉害，她扭头朝旁边一看，发现是老四晓候在旁边捣鬼，便高高地举起扫帚假装要打他，调皮捣蛋的晓候就往门口跑，他发现了刚刚进门的大哥。

“啊！啊！大哥回来了！”

母亲也看到了大儿子回来了，又气又急，毫无办法，已经是无可奈何的她，便向金晓灵诉起苦来：

“晓灵，你说气不气人，这个月的缺粮款十元钱还没有交，生产队里不给我们家这个月的口粮，我叫他两个东西到你爸爸那里去拿十块钱，你爸爸身上没有，就向学校储金会借了十块钱，他们拿着钱回来时，不把钱送回家来，却在垌前的河堤上去打野蜂窝，打得一窝野蜂子都飞出来了，把河堤上过路的人追得到处躲到处跑，有两个人还被蜂子锥肿了脸，现在肿得四大天王似

的，跑来找我要药费。最后你的两个弟弟他们自己把钱也搞落了。”

母亲又气又急，抢着对大儿诉说。

金晓灵在家里是老大，他下面有一个妹妹，一岁多的时候生病被青石镇医院的医生打青霉素没做皮试，因过敏反应而夭折了，几个弟弟比他都小许多，由于金晓灵平时就很懂事理，所以在家里很有威信和分量，母亲也十分看重他。他轻轻地从母亲手中夺下了扫帚：

“妈，算了，不要太着急，钱已经丢了，打死他们也没有用，叫他们起来吧！现在我已经高中毕业了，马上就可以去挣工分，到下个月就会好了！十块钱以后就是小事情。”

听了金晓灵的一番话，母亲觉得很有道理，本来也不想再打了，口恶心善的母亲顺便转了弯。

“还不起来，要不是你大哥给你们讨保，我让你们跪一天。”

母亲突然发现金晓灵身上全部都是湿漉漉的，一摸行李也是湿的，十分吃惊地问：

“晓灵，你衣服和东西怎么都打湿了？”

金晓灵简单的描述了路上掉入兰溪河的经过，母亲和三个弟弟听完他说的前因后果后，一家人都笑得直掉眼泪，只有小弟弟晓候，轻轻地咂了咂自己的小嘴巴：“哎，没有细果儿吃了！”

“大哥已经高中毕业了，我们家现在多了一个男劳力，今后收入多了，有的是细果吃！”母亲已经忘掉了丢掉十元钱的不快，疼爱地抚摸着晓候的头，对晓星、晓平自豪地说。

当时农村有劳动力就可以多挣工分，毛泽东主席说人多力量大嘛。母亲生了四个儿子，这是她的骄傲和资本，今天大儿子回乡，使这种过去精神上的自豪变成了现实的满足。她高高兴兴到灶屋里做中午饭去了。

金晓灵的家有三联瓦屋，左边进门的一间是七二年父亲母亲盖的，现在做堂屋。里面两联老屋是祖父在五〇年做的，现在隔成四间，分别是父亲母亲以及他和两个大弟弟的卧室，另有一间灶屋和一间有老式天井的柴屋。

父母亲的卧室靠灶屋，金晓灵和两个弟弟的卧室在靠堂屋这边，卧室要比堂屋低矮一些，但窗户正好对着进他们家来的巷子。他在院子里的竹竿上凉好已经湿透了的行李，又在自己的卧室里换下了湿衣服，穿上了柳枝做的那套新夏装。那个年代由于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教育十分深入人心，以旧为荣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年轻人都不大喜欢穿新衣服，像金晓灵这样的青年人更是如此，他穿着新衣服总觉得浑身上下别扭，穿了一会儿，还是觉得不自在，只好脱下上装，又翻箱倒柜地找了一件破旧衣服换上，只穿一条新裤子，这才感到自在和舒服一些。

卧室里有两张床，晓星、晓平共一张，晓候和父亲母亲一起睡，只有他一个人是一张床，他将自己床铺整理好，发现蚊帐上有几个洞，便到灶屋向母亲要了一点做饭的米汤，找了一张纸，将米汤涂抹在纸上，很快将蚊帐上的洞补好了。然后又将房子里的小红方桌，擦得干干净净，再找了一个木箱子，中间自己动手加了一块隔板，放在床边的凳子上，当成自己的书架，把所有的书摆放在里面，一切都弄好后，他这才满意地自己点了点头。

金晓灵真正从心里和思想上，作好了长期扎根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好一个新型农民的思想准备。

“应春，应春。你在屋里吗？”门外有人喊母亲，应春是金晓灵母亲的名字。

“啊，是四大，有事吗？”母亲赶忙出门问。被母亲称四大的是她娘家的远房四叔，与母亲的父亲同辈分，当地人把父亲称为大，四大是生产队队长。

“听说你家的晓灵从学校毕业回来了，下午在南河畈口子收早稻，今天挑谷把子的男劳动力不够，是不是叫他也参加。锻炼锻炼！”队长笑着对他母亲说。

“晓灵他还刚回来，让他歇一下午吧！明天再上工，四大，你说好不好？”母亲非常心疼自己的大儿子。

“今天生产队真是没有几个人在家，大队抽了十几个男劳力上天堂河水库工地去了，我怕下午或晚上有阵头雨，把已晒干了稻谷淋湿了！哪天下雨的时候，我再放他一天假，现在双抢就叫他帮帮，好不好？”生产队长有些为难。

“一回来就安排这么重的活儿，他还是一个细嫩伢儿，刚走出学堂门，能不能安排做点别的或者轻松一点的活儿！”

挑谷把子的生产劳动，在当时的农村是最辛苦的农活之一，金晓灵的母亲想了一会儿又对生产队长要求说。

“四家爹，妈，没事，我去！”一听到队长是来排自己上工的，金晓灵在房间里已经听到队长和母亲的谈话，连忙赶到门外。

“那好，那好，欢迎你成为我们新建生产队的正式农民！我们队里又多了一个男劳力！”生产队长十分高兴。

“农民还分正式和临时的？四大，多了一个劳动力倒才是真的！”母亲在一旁嘀咕着。队长听后再没有说什么，反正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嘿嘿一笑就赶忙走了。

“正式农民，这个称呼不错，实事求是！我现在已经走出了学堂门，是正式农民了，队长说的没错，妈妈要接受这个现实！”金晓灵把母亲拉进屋里。

“晓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农民长年累月，日晒雨淋，生产劳动，又脏又累，可不比教室里读书写字，你今年才刚刚满十七岁，可要做好长期吃苦的准备，推荐上大学还要三年以后！”

母亲担心又关心地说。

“没问题，我有思想准备！妈，不用担心，这么多人都在农村生产，相信你的儿子，绝对不比别人差！再说现在正是抢割抢插的‘双抢’季节，农活需要人去做，我既然回来了，就应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听了儿子的一席话，母亲心里得到了一定的安慰，觉得儿子说的也正确。她便招呼几个孩子赶快来吃饭，告诉他们，从今天开始，大哥要天天参加小队里的生产劳动了。

一放下碗筷，金晓灵就听到上工的哨声响了，他穿上自己最喜欢的外祖父帮他打的布条草鞋，拿起门洞里的一条挑谷把子用的冲担，就快步走出了门，母亲赶来递给他一顶草帽，金晓灵平时是从不戴帽子的，但还是在母亲的再三督促下，不太愿意地戴在头上。

七月中旬的天空碧空如洗，空旷野外骄阳似火，太阳晒在人身上让人喊痛，由于田间的排水沟渠都被太阳晒蒸发了，到处都是滚滚热浪，在那炽热阳光的照射下一闪一闪，路上的行人像走在蒸气中一样闷热难受。

第一天上工的金晓灵扛着冲担，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广阔天地炼红心的时代理想，兴高采烈地随着新建生产队的社员们，沿着村前已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河堤，向南河畈口子走去。

南河畈口子靠近兰溪河边，是村前岩河和兰溪河的交汇处，离生产队的稻场有一公里左右的路程。金晓灵今天下午的活路就是和生产队其他的男劳力一样，把老弱病残等身体素质较差的社员们，收集并捆扎成一捆捆的稻谷，从南河畈口子的稻田里，挑到生产队保管室前稻场上的谷箩堆墩子上放好，待农闲时再把谷粒打下来。

一来到南河畈口子收稻谷的田边，金晓灵像《咱们村的年轻

人》电影里描写那样热爱劳动，他毫不犹豫地第一个走下稻田。当稻田中捆好了第一担稻谷把子后，金晓灵又是第一个挑起谷把子走向生产队稻场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让生产队长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因为队里平时生产时，重活脏活有的社员总是挑挑拣拣，躲躲闪闪，这一回还真回来了一个带头的。

“这个伢儿将来一定有出息！做事不送干，不偷懒，不抬杠！”一个负责捆扎谷把子的老人自言自语地说。

“年轻伢儿一两天还行，要能带得住长远就好！人从小看大，不过，晓灵平时放农忙假回来干活儿也是这样！”一个中年人补充道。

“这才是毛主席培养的红色革命接班农民！”被垸里称为“土秀才”的许关球似笑非笑地说。

金晓灵听到大家的议论，没有丝毫的在意，他是一个做什么事都有自己主见的人，他认准了的事，就去做，不会计较别人的言语。在他的意识中，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就应该有人带头，就应该有人走在前面，既然回乡了，参加生产劳动，就应该积极努力，扎扎实实，一五一十。

所以金晓灵在离开学校前，专门向青石镇中学党支部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他就是要以共产党员为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到最艰苦的地方，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做一个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新一代农民，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马坳垸在马坳大队是一大垸子，就是在马坳公社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垸，全垸有一百五十多户，垸内由两条四季都有流水的小河沟相隔离，把村子自然分成三个部分。过去，靠东河沟这边的部分叫河东生产队，两条河沟中间的叫西里生产队，靠西河沟那边的叫西外生产队，“四清”运动时，县委工作组吴国全组长硬

是把西里西外两个生产队强行合并，组成了一个名叫新建的生产队，金晓灵属于新建生产队，但家却住在河东生产队这边。

他挑着第一担稻谷把子沿着河堤，穿过河东的地界走进了新建生产队的稻场，在稻场负责堆放谷箩堆的是他的外祖父陈秀堂，见自己最喜欢的大外孙挑着一担稻谷把子走来，马上迎了上去，帮金晓灵接过担子，把稻谷把子放在稻场的箩堆墩子上。

“晓灵，听说你已高中毕业了，刚刚回来参加生产，可能有些不适应，慢慢地会好些！”外祖父慈祥地说。

“嗯啦！家爹，我知道！一回来就出工了，没有去看望你和家奶。”金晓灵接过外祖父递给他的冲担，又掉头往回走，当地人叫外祖父叫家爹，叫外祖母叫家奶。外祖父从后面赶了上来，把自己擦汗用的一条又长又宽的老土布毛巾披在金晓灵的肩上。

“披上这毛巾，既可垫肩膀，又可以抵太阳，你只穿一件背心，过几天身上会死皮的！”

金晓灵接受了外祖父的毛巾，愉快地走了。

外祖父是一名老共产党员，解放前就为不同时期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县政府做过地下党的交通员。解放后他不居功自傲，也没有向政府提出任何要求，而是一直在生产队任贫协组长，是一个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终生勤扒苦做，热爱集体的老党员，老农民，他一心为集体的思想影响着全垵子的人，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垵子里有什么事，他只要一出面再复杂再困难，马上迎刃而解，金晓灵非常喜欢和尊重他。

记得还是八岁的时候，母亲下放回农村，父亲又在洪城县的木子店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他和母亲一起从青石镇街上回到老家，现在的新建生产队。挑水砍柴成了金晓灵的主要任务，有一次家里又没有柴禾了，他和垵子里的小伙伴丛意、宝林到一个名叫四角尖的山上砍柴，金晓灵拣了满满的两筐箩，回来的路上，

由于当时刚从镇上回到农村才一年，那时年纪实在是太小，力气有限，挑不动，拣到的柴禾又舍不得丢掉。年纪大一点的宝林帮他挑了一点，在到一个名叫桂花树湾的地方，离家还有三四里路程，丛意和宝林的哥哥们把他俩接走了，金晓灵只好把宝林帮他挑的那部分又拿了回来自己挑。

当时，太阳快落山了，路上的行人稀少，山风吹得呜呜响。金晓灵艰难地挑着柴禾，穿过桂花树湾前面的一片楠竹林，独自一个人走在山间小路上，他又累又饿又怕，但还是坚持挑着向前走，肩膀磨出了血，就在路边的桐子树上摘一片桐子树叶垫着。金晓灵咬着牙将两筐箩柴禾挑到了一个叫马踏石的地方，那里很高，可以看到很远，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家。

马踏石实际上是一座巨大的山崖，那里有一个悲壮的传说，相传古老的时候，对面隔山相望的朝阳寨上的寨主，是一个农民起义首领，他是被迫占山为王，但一直杀富济贫。有一天官兵用偷袭的方式攻进了寨子，最后拼得只剩下寨主和他的枣红马，寨主见寡不敌众，寨子已破，大势已去，便骑上他心爱的枣红马，准备跳崖自尽。就在他和枣红马跳崖的那一刻，只听那枣红马朝天长叫一声，腾空飞起，一下子载着寨主从朝阳寨飞到这里，使寨主孤身突出重围，死里逃生。那匹枣红马落地时，是两只前蹄落地的，在这座石崖上留下了两个碗口那么大的马蹄印，后人为了纪念这个传说中神马救主的故事，便把这里称为马踏石。

此时的金晓灵，站在马踏石上，在孤独中充满着幻想，希望那寨主神奇的枣红马突然再次出现，帮他把两筐箩柴禾运回家中。百般无奈的他，站住脚举目向下一看，他眼睛一亮，不过不是传说中的枣红马下凡，而是他的外祖父正从山下向上走来。

孤立无援的金晓灵看到了希望，一下来了劲，挑起两筐箩柴禾向山下跑去，一见到外祖父，他把柴禾担子向地上一丢，两眼

的泪水刷刷地流了出来，他一下子扑在外祖父的怀抱里抽泣起来。

回家的路上，外祖父告诉他，人生就是要吃苦，吃苦才会磨练人的意志，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只要你有恒心和毅力，困难就会克服，困难就会过去的，力气是慢慢练出来的。金晓灵一直记着外祖父实在的话语和朴素的道理，今天也还是如此。

下午挑稻谷把子，金晓灵已经挑了八担，大多数人还是挑七担，当他又回到西畈河口子时，队长宣布休息半个小时。一听说休息，中老年人都在田埂堤岸上就地而坐，专心休息，而一群年轻人则都往河堤外的兰溪河里跑，尽管身体感到有些疲倦，金晓灵也还是跟随大多数人来到了河里。

一下到河水中，一帮男青年跑到河堤边的石岸里摸鱼，一些女孩子在沙滩上玩一种跳房子的游戏，金晓灵独自一人向河中间的比较深水的地方走去。

摸鱼的一帮男孩子们在石岸边一字排开，把手伸进水中石岸里的石缝里摸藏在里面的鱼儿，突然一个名叫崇顺和一个名叫正得的年轻人同时喊叫起来：“我捉住一条大鱼了，我抓住一条大鱼了！”

两个靠拢在一起摸鱼的年轻人实际上是捉住了同一条鱼，崇顺捉住了鱼头，正得抓住了鱼尾巴，最后经过一番较量，崇顺把一条一斤多重的鲢鱼从他手伸进去的石缝里拉了出来，这一下子不得了，惹得所有的男青年都加入了摸鱼的行列。

就在大家都在羡慕崇顺抓住的那条大鲢鱼的同时，在河中间的金晓灵惊奇地发现前面不远的浅水沙滩上，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翘尾巴，他赶忙跑过去一看，心里一下子乐开了花，原来是一条受伤搁浅鲢鱼，金晓灵一下子扑过去把那条鲢鱼抓住了，这条鲢鱼有两三斤多重，金晓灵兴冲冲地双手紧紧地捏住鱼头和鱼尾

往西畈河口子里面跑，他母亲看到儿子抓住了这么大的一条鱼，简直是喜出望外，高兴得合不拢嘴，一下子接在手上：“好大的鱼，好大的鱼！”

在河岸边摸鱼的年轻人又都往兰溪河中间跑，生产队长又喊开工了，大家不得不心里痒痒又往回走。几个年轻人说，听说河铺水库闸门坏了，跑出了不少在闸门上挤伤了的鱼，有不少人在河里拣到了。

意外的收获让金晓灵暂时冲淡了一下繁重劳动中产生的疲惫，他又兴高采烈地挑着稻谷把子。不过他在一直思考一个问题，这美丽清澈的兰溪河，与自己好像有不解之缘，今天一天两过兰溪河，上午掉下水，吃顿午餐，下午拣条鱼，又有丰盛的晚餐，这难道就是人们说的天意吗？

整整一个下午的挑谷把子劳动，他来回跑了十几趟，金晓灵的肩膀又磨出血了，但他还是一声不响地坚持着，直到收工。

晚上，母亲把鱼烧好后，金晓灵请来了外祖父外祖母，全家人一起，共同享受这难得的美味佳肴，几个弟弟更是乐不可支。外祖父笑眯眯地对金晓灵的母亲说：“晓灵回乡的第一天参加生产劳动，就拣到这么大的一条鱼，真是一个好兆头！”

夜里睡在床上，尽管腰发酸肩膀痛，但他想着外祖父的话，背着毛主席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年轻的他很快进入了梦乡，因为他太累太累。这就是金晓灵，这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参加生产劳动的第一天。

第五章 入乡随俗

朦朦胧胧之中，躺在木床上的金晓灵好像感觉到生产队长在窗外喊叫他，似醒未醒的他又感觉好像不是，心里头想，难道队长从现在起，一个早晨都不放过？

“晓灵，晓灵，早晨送土肥到后头岗上的垅顶田里！”

“啊，我知道了。嘿，这比过去在学校里上早自习还早。”金晓灵终于在迷迷糊糊中清醒过来，他用手揉着眼睛回答也是无奈的感叹。昨天的劳动让他睡觉特香，感到自己昨夜里是平躺着倒下睡觉的，现在这姿势还是平躺着，这说明自己连身都未翻动一下。

金晓灵在做汗味的枕头上，轻轻地摇摆了一下头，然后用右手撑着床边，准备起床上工，他手刚用力准备起床，突然叫了起来：“哎哟，么样搞的？全身好痛啊！”

就在用全身力气撑着准备起床的那一刻，金晓灵立刻感到自己全身像散了架一个样，疼痛像触电一样传遍全身，连肩膀子都扯着痛，原来昨天夜里睡熟了，身上麻木了，现在早晨睡醒了，身上的知觉又恢复了。

“晓灵，今天早晨的早战你就不要去参加，在家歇一个早晨！上午我和四家爹去解释解释。”

当时农村生产队把出早工叫早战，金晓灵在床上的那一声喊叫，母亲在隔壁听得一清二楚，她是过来人，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累得遍身痛，爬不起来床了。

“妈，那不行，我去。”躺在床上的金晓灵一咬牙，从床上翻身坐了起来，又一咬牙下了床。他想哲学里讲的意识的能动性，现在是发挥自己意识的能动作用的时候了。

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只要有毅力，吃苦是不在话下。金晓灵简单活动了一下身体，感觉到好一点，便匆匆忙忙洗完脸刷好牙，在堂屋里拿了一根扁担，在黑灯瞎火的院子里挑起一对装土肥用的长筲兜，就沿着小巷子去早战。

天还是蒙蒙亮，各家各户的大门都在陆陆续续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门被打开的同时，从黑灯瞎火的屋子里走出一个个打着哈欠、咳咳咋咋、伸着懒腰、拿着或扛着或挑着劳动工具的人。一些被关了一夜晚的公鸡和母鸡，猪呀羊的，大狗小猫，也争先恐后咯咯咯，汪汪汪，哼唧哼哧地跟随人们的身后钻了出来，垌子内的宁静慢慢地被各种有生命的声音所打破。马坳垌新建生产队新的一天“双抢”生产即将开始。

金晓灵跟随着走在前边的人，在模模糊糊中来到新塘堤外的牛栏粪肥埕，摸摸索索地装上满满的一担土粪肥，挑在还隐隐约约疼痛的肩膀上，打了个哈欠，跟随着走在前边的社员，摇摇晃晃地朝着后头岗上的垌顶田慢慢摸去。

农村的生产队长是很辛苦的，每天上工要走在前头排工，收工走在后头检查，晚上睡觉在床上还要考虑好第二天生产队有哪些个生产任务，怎么样安排每个社员的具体活路。一般来说，像今天早晨开早战，送肥到后头岗上的垌顶田，土肥倒在那块田里，生产队长会告诉走在最前头的那个人，其他的人跟随后头照本宣科就行。

从新塘埂外的牛栏粪肥埕到后头岗上的垌顶田有两里多路，金晓灵随着前头的人沿着只有一米多宽的新塘埂，穿过几个厕所挨着厕所，猪栏连着猪栏，臭气熏天的小巷子，七拐八转地走出了沟沟坎坎、高低不平的埕子，沿着后埕小河堤，向后头岗上盘山渠道边的垌顶田上走去。天还是没有完全亮，静悄悄的山垌里又起了雾，金晓灵凭感觉，他的前头只有一个人，不过后面跟着不少的人，快到垌顶的时候，他感觉到浑身都出了汗，昨天磨破皮的肩头上，由于汗水浸泡，伤口又开始痛了起来，金晓灵咬紧牙，忍痛继续跟随着第一个人，向垌顶上的第一丘田的田埂上走去。

“哎呀，救命啦！”只听扑通一声，金晓灵听到他前面有人喊救命，朦朦胧胧中，他发现走在前头的第一个人不见了，他大吃一惊，赶忙放下担子，凭着本能的反应飞快从箬兜上抽出扁担，双手紧握，蹬着八字脚步躬着腰，准备应付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他瞪大眼睛向垌顶田里扫描了一遍，已经蒙蒙亮的稻田里，稻子已经收割了，除了有点流水的声音，似乎什么都没有，只是隐隐约约地看到自己脚下的田埂前面有一担长箬兜，箬兜似乎在晃动。

“出了什么事情？”他身后又走上来一个人，金晓灵的胆子顿时大了许多。他定眼一看是生产队长。

“四家爹，走在前面的第一个人突然没有看到了！”金晓灵赶

紧说。生产队长大概也觉得奇怪，同样像金晓灵一个样，飞快放下担子，抽出扁担握在手中。

“这才怪哩，仲修，周仲修，你跑到哪里去了？”生产队长知道走在前头的第一个人是生产队有名的瞌睡大王周仲修，生产队长对着前方大声吆喝。

“四哥，快来拉我一把！”从田埂前头的一个洞口子上传出了周仲修哼哼唧唧的声音。

“晓灵，走，我们过去看看！”生产队长也有些胆怯，还是紧握着扁担，邀金晓灵小心翼翼地走到了洞口子边上，发现田埂中间有一个被水冲出的一个洞，估计有一丈多深，洞口不大，周仲修的扁担横跨在洞口边上的窠兜里，他正双手紧紧抓在扁担中间，身体在洞里不停地摇晃，但人还未落地掉下去。生产队长和金晓灵赶紧丢掉扁担，走到洞口一人拉着周仲修的一只手，把他拉了起来。

“你大概又是边走路边睡觉，不然的话这大一个洞，你看不到？”生产队长又气又笑地问，后面的人都围上来看热闹，垅顶田里顿时传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寂静的山顶上开始逐渐热闹起来。

周仲修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农民，新建生产队有名的瞌睡虫，他曾经在自己家里，也是有一天早晨，老伴叫 he 到木板阁楼上，拿点柴禾下来做饭，他扛着梯子靠在墙壁上，准备上阁楼去搬柴禾，当时他的瞌睡还未睡醒。老伴在厨房里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影，跑到楼梯边一看，周仲修爬楼梯爬到第四步时竟然趴在梯上睡着了，还打着很响的呼噜。老伴气冲冲地走过去朝他屁股拍了一巴掌，一下子把他从楼梯上拉了下来，从那以后他的瞌睡大也就满垅皆知，成为笑谈。今天又是如此，他边走边睡，没有看到脚下的洞，两脚踩空，滑进了洞穴里，情急之时抓住了

肩膀上横扛在洞边的扁担，否则就会掉到堑岸下边跌伤的。

返回来的路上天已经放亮了。从垌内的新塘到后头岗上的垌顶田，来回一趟走得快的得二十多分钟，走得慢的要半个多小时，送第二趟肥的时候，金晓灵和住在自己隔壁的细舅陈战球走在一起。

陈战球是外祖父陈秀堂最小的胞弟陈秀甲的小儿子，所以金晓灵称他为细舅。金晓灵把陈战球和外祖父后面住的陈雪贵，与自己母亲同辈分的陈杏芬称为马坳垌最聪明能干、又心灵手巧的年轻能人，既作为自己的长辈爱戴尊重，又当作为人处事、生产劳动、待人接物学习的榜样。他从小就和陈战球跑进赶出，十分融洽，也是无话不说，走在路上无事，就和陈战球聊天。

“细舅，从新塘送肥到后头岗垌顶田，这么远，真划不来，还不如就在附近山上砍点青草沤在田里？这牛肥还没有沤好。”金晓灵实事求是地说。

“晓灵，你刚回来，好多事还不懂，农村复杂得很，这新塘外牛栏粪肥是队长他大哥的，马上要结算半年的工分粮，把这肥挑出来了，他大哥家就增加几十个工分，挑谁家的肥都是队长说了算，我们两家的土肥坭已经沤了一年多，我和你妈找队长说了几次，他总是说还没有转过来，队长他家亲房的几家都挑了两遍。”陈战球边走边说，有点心理不平衡的样子。

“啊！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四家爹办事公平合理，很大公无私哩！”金晓灵笑着说。

“哼，大公无私，他是大私无公，尽管他当队长，可他还不是党员。”陈战球扑哧一笑，看样子他对共产党员很看重的。

“实事求是地说队长这个人还是很精明强干，小队里的事情总是安排得有条有理，有板有眼。我们生产队的工分值涨到八角，就是他的功劳，大家还服他，在农村生产自私谁都有之。”

陈战球是一个说话实打实的人，这是金晓灵佩服他的原因之一，在农村当个小队长也是一个官，可不要把生产队长不当干部，有时候权力还不小哩，因为新建生产队队长从来都没有空过缺。

早饭后在岩河一个叫做凉水井的山垅里插秧，说起岩河旁边的凉水井还真有些名气。它处在响水崖的右侧一个山脚下，垅里的老人说：这井里的泉水是上边三里多路远，响水崖流入山体内部的水，浸到这里来的，所以这井里的水清甜可口，醇厚味爽，冬热夏凉。马坳垅余家是红山县兰溪河流域“金付余叶”四大家族之一，他们的先辈们曾经用凉水井井泉水制作、取余氏家族堂号“余正泰”为商品名称的余正泰粉丝，色白条匀，味美耐煮，香甜可口，成为清廷贡品，远销欧美，扬名万国博览会，遗憾的是现在余家祖业在马坳已经失传。

今天的天气真热，由于凉水井这地方靠近响水崖的山坳里面，没有自然风吹入，所以四周空气更加沉闷，金晓灵走到插秧的秧田后，一如既往挽起裤腿赤着脚走进水田里，田水被太阳已经晒得发烫，幸亏是上午，脚插在泥巴里后感到凉快一点。

由于金晓灵是第一个下田的，便把插秧位置选择在靠左边的田埂边，金晓灵这样的选择是有道理的，因为插秧是许多人在一起的群体合作劳动。就是很多人在一丘经过犁耙糙赶等农具拖平整好后的水稻田里，沿着田埂的顶端，一字排开每人左右负责一到两米的距离，把秧苗按划行器或凭直观感觉平行平衡，一行行地栽植到田尾。这样一来，有技术熟练、手脚灵活、行动敏捷、劳动积极的社员势必向后“退进”的速度快一些，那技术生疏、笨手笨脚、偷懒送干的必然“落前”。会插秧插得快的人，自然把插秧距离加宽，把落后的人的距离缩窄，有时一忘记或有意就把前面落后的人封在里面，社员们把这种情景叫做“关笼子”，这也是集体经济时代，促进人们提高劳动技能，鼓足干劲，力争

上游在插秧劳动中，反映出来的一种真实情景。

金晓灵怕“关笼子”不是躲懒送干，而是技术生疏，他站住田埂边，是考虑到万一自己被关了笼子，可以从田埂上出去，重新再来，免得踩坏已经插好的秧苗和影响进度快的社员。不过今天站在他左边的是九姨陈杏芬。

陈杏芬是有意来照顾他的，尽管九姨比金晓灵大不了许多，但陈杏芬初中毕业后已经在农村摸爬滚打了好多年，由于她心灵手巧，很多农活都是手到擒来，得心应手。她知道金晓灵插秧是生手，便叫金晓灵负责从田埂边插到右边一米的距离就行，她自己负责两米。陈杏芬告诉金晓灵，把秧苗把子拿在左手，右手负责插秧，每次从左手分五至七根秧苗，开头先数几次，习惯了就凭感觉，右手将秧苗轻轻植泥中半寸左右，不倒就行，深了难得转青，浅了秧苗就会浮起来，脚站开一点，这样弓腰时要舒服一些。按照陈杏芬细心指导，眼明手快的金晓灵由慢到快，由生到熟，慢慢地可以跟得上趟了，陈杏芬喜在心头笑在脸上。

“晓灵，你真聪明，一下儿就学会了，刚刚回来，有些不适应，慢慢就好了，我那年刚刚放下书，觉得农村好辛苦，也是一两年才习惯！”陈杏芬把自己的感受讲给金晓灵听。

“也是的，昨天上午还在学校里，昨天下午挑了一下午谷把子，早晨送一早上的肥，现在又在田里插秧，变化几大，昨天同学们几舍不得分开！”金晓灵心中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

“晓灵，你哪天把你们毕业时的照片带给我看看，看看你们的同学长得什么样儿，我现在好想读书！”经过多年务农的陈杏芬，又回想起学生时代。

“要得，我一定带给你看！还有同学们的留言簿。他们有的同学写毕业留言写得几好玩。”金晓灵和有很多共同语言的九姨一边插秧，一边聊天，感到十分轻松愉快，比昨天下午一个人挑

着稻谷把子单独跑，感觉好多了。

连续几天的“双抢”生产劳动，使金晓灵真正感觉到，面朝黄土背朝天，日晒夜露，肩挑背驮，手动脚跑的农业生产活动实在是一个苦差事，不过已经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他，仍然咬紧牙关，天天照常坚持出工。生产队长把活路从远到近安排，劳动的地方慢慢地转到马坳垵的附近了。这天下午的劳动还是收稻谷，就在垵前榜上的村口机耕路边，金晓灵按时来到这里，又是头一个赤脚走进了田中。

榜上的这一垅稻田是一垅烂泥田，收一片稻子，要在烂泥田挣扎半天，很是费劲。一个多小时才只收半边田的稻子，正在田里艰难地收着稻谷的金晓灵看到自己的小弟弟晓候和一群小孩子跑到稻田边的一口水塘边玩耍，他没有在意，继续在烂泥田收着稻谷。

晓候和小伙伴们一起，站在水塘边的一个伸进的用于洗衣服的石条上，用手里的树条打着水中游在水面的小鱼，那些小鱼也像这群儿童一样顽皮，小孩子们用树枝一打它们，小鱼就沉进水中，手一停下来，它一会儿又浮出了水面，好像故意逗着孩子们玩。小伙伴们一见鱼儿上来，就争着抢着用树枝打，四五个小孩子都挤在那个很窄又伸到水中的石条上。突然又有一群小鱼游过来，大家齐头喊打，慌忙中一拥挤，把站在最前面的晓候一下子挤下了石条，掉进了水塘里，晓候落入水中后，一下了淹没得不见人影，一起玩耍的几个小孩子吓得四散跑去，高声呼喊。

“晓候掉进水中了！晓候落水了！”

金晓灵听到喊声，心里一惊，抬头一看，发现跑开的小孩子里真的没有晓候，顿时感到事情不妙。知道晓候已经掉进水中了，急得赶忙从烂泥田里向水塘边拼命地跑去。一跑到塘边，金晓灵什么都没有想，一下子跳进水中，把在水中拼命挣扎，手忙

脚乱的晓候捞了起来，迅速抱到岸上。

晓候已经喝了不少的水，脸色很白，金晓灵学着电影上救人的办法，叫晓候趴在地上把喝进肚子里的水吐出来，晓候趴在地上吐了几口水，马上感觉好多了，小脸上的颜色也在慢慢地由白变红，金晓灵叫他继续吐，赶忙去田中间拿自己缠在冲担上的毛巾，准备帮助晓候擦洗一下，当他拿着毛巾回到水塘边时，脱离危险了的晓候，早已经跑得无影无踪。

第六章 同学来访

经过十几天的农村一年当中最紧张，最繁忙，最辛苦，劳动强度最大的“双抢”劳动锻炼，金晓灵开始基本适应了劳动强度和生产环境，无论是体质上或心理上都开始适应了，应该说他天生就是一个能够在短时期内适应生存环境，而且还能创造新的生活环境的人。

新建生产队里的人都觉得奇怪，这个年轻人，确实与其他的年轻人不一样，按照当时时髦的语言，金晓灵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从来没有听到他说农村苦，生产劳动中既没有看到他偷懒，也从来没有发现他送干，也就是说金晓灵干活从来都是卖力气的，重活累活抢着做，做都做得让人满意，全生产队的人对他更佩服的是没有旷过一天工。连很少看得起人的许关球都私下预言，金晓灵将来肯定了不得，因为他常念叨农村的一句俗语：从小看大。

许关球说这番话的起因是两个女同学来访之

后。

那天下午金晓灵和大家一起在一个叫水竹湾的地方插秧，母亲在生产队稻场打谷，就是用一种叫连张的竹制工具把晒在稻场上的稻谷打下来。稻场在村口的小河边，视野很开阔，在稻场里干活儿，可以把村前榜上，一里路段内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

稻场上劳动的婆婆妈妈们，发现榜上的机耕路上走来两个姑娘，她们是金晓灵的同班同学柳枝和郭莲。

柳枝她们县文化馆音乐培训班边学习边排了一台文艺节目，正好红山县文化局在青石镇区召开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去占领社会主义农村文化阵地的工作会议，她是来青石镇参加慰问演出的。今天下午有点空闲时间，她便邀上毕业后回乡不到三天，但有体育特长，被青石镇区选为青石镇农民篮球队运动员，正在青石镇街上集中训练，准备参加全县农民运动会的郭莲，一起来马坳大队，她想看望金晓灵，当然对郭莲的说法不是这样的。

原来柳枝是个有心人，她把金晓灵《志在农村》的小小说抄下来后，回到县城后，她又抄录了一份送到了县文化馆主办的文艺刊物《山泉》，下次被编辑部王老师看中，头版刊登出了，她今天的名义是送样报给金晓灵，并来祝贺他，当然，学校分别时没有碰到，来看看也是人之常理，所以她邀上郭莲，既有理又有利。前者是理由和借口，后者才是女孩子真正的原因。

两个姑娘有说有笑地走进村子里，不知道金晓灵家在哪儿，她们站在村口看到稻场上有不少的人在打谷，便来到稻场边，稻场上劳动的都是生产队有事无事都要说三遍的农村妇女，一见来了两个衣着好看、水灵漂亮的姑娘，都自动放下了手中的连张，静静地看着两个陌生姑娘准备干什么。

“请问各位大妈，金晓灵同学的家住在哪里？”柳枝很有礼貌而又有心计地问，她从稻场上人眼睛里面看到了人们的疑问和好

奇心。所以她使用了同学这两个一听就明白的字眼。

好事而又热情的大妈们一齐用手指向金晓灵的母亲：“那就是金晓灵的妈妈！”

“应春，你家来客了，还不赶快回家去招呼客人！”稻场上的人都热心地说。

母亲一听说是儿子的同学，又是两个年青漂亮的姑娘，高兴得合不拢嘴，赶忙向在稻场上负责的小队保管员请假，带着柳枝和郭莲回到家里，把她们安排在儿子的卧室里，忙着泡茶炒瓜子。那高兴的劲头儿只有母亲自己知道。

柳枝和郭莲坐在金晓灵卧室的小方桌旁，郭莲翻阅着书架上数量不多的藏书，柳枝却在仔细地观察屋里的布置和摆设，当看到蚊帐上用纸补的洞时，她扑哧哧地抿着嘴巴笑了起来，郭莲顺着她的方向看去，也跟着笑了。

“这肯定是金晓灵的杰作，他是一个只干大事而不在乎小节的人！”柳枝笑眯眯十分肯定地说。

“看样子我们的柳姑娘很了解心目中的金晓灵同学，不，现在应该是金同志！我看今天不是来送稿子的，而是实地考察，看样子我今天是糊里糊涂当了电灯泡！”郭莲望着全神贯注、感触颇深的柳枝，调皮而又神秘地说。

“你在那儿乱说！”柳枝的脸一下就红了，人们常说女孩子有时候，在有些方面比男孩子懂事可能早一些。

两个人的谈话被送瓜子进来金晓灵的母亲听见了，心里多少有数，她对柳枝还真是一见钟情，不知是什么原因，在心里自然地喜欢这个姑娘的举止谈吐。但她假装没有听到：“两位同学吃点瓜子，看看书，稍微等一下，我去水竹湾找我家的晓灵回来！”

母亲连走带跑地赶到水竹湾，上气不接下气地把金晓灵从田里喊起来，小声说：“家里来了两个女同学，一个叫柳枝，一个

叫郭莲，你赶快回家一趟！”

“那怎么行，队长说了，我们今天下午要把这块田的秧苗插完，我一走任务就完不成，生产怎么能耽搁！你陪她们坐会儿就行。”金晓灵连想都没想就直截了当地回答母亲。

“她们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回去一下，这怕不合常理吧！”母亲真诚又耐心地说。

“没什么，你直接告诉她们，说我下午生产任务太重，不能回来，请她们理解！”金晓灵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母亲知道自己儿子的脾气，没有再坚持，赶忙又急急忙忙跑回家，如实地转告了金晓灵的意思，柳枝和郭莲尽管有些意外，但她们从心里能理解，知道金晓灵就是这样公与私、主和次分得清清楚楚的性格，柳枝无不遗憾笑着对金晓灵的母亲说：“这就是以集体为重，以劳动为荣的金晓灵，生产任务没有完成就回来了，那就不是他的性格！”

柳枝晚上要演出，郭莲也要训练，她们向金晓灵的母亲告辞，柳枝走的时候借走了金晓灵爸爸给他刚刚买的一套《红楼梦》，留下了金晓灵发表在《山泉》上的小说《志在农村》。

金晓灵的妈妈送走了客人，又回到了稻场上打谷，她家来的两个姑娘成为了稻场上婆婆妈妈们的中心话题。有的问是不是晓灵的女朋友；有的比较两个人中间，哪个更漂亮；有的问两个姑娘来干什么。晓灵母亲耐心地解释说：

“我家晓灵还小，只有十七岁，刚刚放下书，回来生产还没有几天，现在根本不会谈女朋友，人家是同学，送稿子给他，也是到青石镇办事，路过这里，顺便来玩一玩。”

正在金晓灵的母亲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地回答各种奇谈怪异的提问，说得口干舌燥的时候，又有两位小个子的大男孩子一脸阳光地来到稻场边：“请问各位大妈，金晓灵的家住在哪儿？”

嘿，真是怪事儿，稻场上的人们听了两个年轻人的和前面两个姑娘一样的问话，都情不自禁地乐起来了：

“应春，你今天下午干脆请假在家招呼客人算了！”

“我就是晓灵的妈妈！你们是晓灵的同学吧？”母亲已经有了经验，主动地问。

“是的，我们一个班的同学！金妈你好！”两个年轻人赶忙走到金晓灵母亲的身边热情地说。

来的是李向阳和彭贤舟，他们也是来看望金晓灵的，母亲又要去把金晓灵找回，十分熟悉金晓灵性格的李向阳拦住了，坦率地说他们今天不走，等收工再说，他知道金晓灵劳动时是不会临阵离开的，母亲觉得也是，便连忙去张罗晚饭。

稻场上的婆婆妈妈更有了话题，有的说晓灵这孩子有出息，有的说他有人缘，有的说晓灵妈有福气，再不谈晓灵女朋友的事了。

傍晚金晓灵收工一走进家门，李向阳和彭贤舟就迎了上来，这一下子可把他高兴坏了：“你这两个家伙，怎么跑来了？”

“半月来思念战友和首长啊！老金。”李向阳用京剧《沙家浜》里郭建光唱的一句台词回答道。

“晓灵，你爸爸回来了？”母亲听到李向阳喊老金，忙把头从厨房伸了出来。李向阳赶紧把头一缩，伸了一下舌头：

“金妈，对不起，我喊着好玩的！”母亲扑哧一笑，明白了怎么回事，又去忙自己的去了。

“听你妈说，毕业之后你天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天都没有歇息，累不累？”彭贤舟关心地问。

“我也想念你们啦！两位小弟弟，不累是假的，开始一个礼拜浑身上下都疼，早晨从床上爬都爬不起来，现在身上不疼了，脚杆子也硬了，你看我的两个膀子上都开始死皮了！”两人朝着

金晓灵膀子上望，那上面都是花的，有的地方皮死已脱落了，皮肤就是白嫩白嫩的，没有掉皮的地方却是黑黝黝的。

“真是要晒死一层皮，才能炼红心？”听到彭贤舟的问题，金晓灵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你那是书本上的解释，死皮是自然规律，晒多了就死不了，你看哪个长期劳动的农村社员经常脱皮。心红不红是思想上，靠自己的意志和毅力。哎，光顾着说我，你们怎么样，适应了吗？”金晓灵转过来关心地问他们俩。

“割了半天的早稻，插了半天的秧，实在是受不了。我老头子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在家里是重点保护对象，他和我老娘怕我累病了，让我在小学临时代教算术课，整天和一帮小萝卜头打交道！”李向阳笑嘻嘻地回答。

“看样子你父亲还有点特权！听说他从土地改革就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在你们那里很有威望？”见李向阳笑着点了点头，金晓灵又扭头转向彭贤舟。

“狗儿，你怎么样？”狗儿是彭贤舟的乳名。平时金晓灵在学校里都是这样称呼，李向阳的乳名叫望儿，青石镇这一带的农村社员都喜欢给自己的小孩取名字的同时也取一个乳名。

彭贤舟闪着一双很有灵性的眼睛，他长得很秀气，性格有点像大姑娘，在学校里他和李向阳都是数理化功课见长，金晓灵是文史政突出，三个人经常在一起活动玩耍，每天早上起床，总是勤快细心的彭贤舟先起来，到学校盥洗室去刷牙并洗好自己的手脸，然后再打一盆洗脸水和一缸子漱口水，分成两份，分别放在两个人床头的箱子盖上，爱睡懒觉的金晓灵和李向阳听到起床钟响后，还要坚持睡一会儿，在上早操的钟声快敲响前的三四分钟，再匆匆忙忙地从床上爬起来，仅用两三分钟的时间，抢着洗漱，金晓灵每次起来后基本上是用一分钟先洗脸，然后再用两分

钟以内的时间漱口，来不及到寝室外边，就在洗脸盆里进行，有时候连洗脸水都来不及倒掉，钟声响了，就溜烟跑步去操场上早操。几年同学时期内，他们之间是很友好的，很默契，也是很真诚的，金晓灵也一直很关心身体瘦弱又没有母亲的彭贤舟。

“我还幸运些！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参加一天的生产劳动，还不晓得我们的生产队长姓氏名谁。”彭贤舟犹豫了一下，又眨了眨眼睛，然后慢慢吞吞地说。

“那是为什么，狗儿？”金晓灵好奇地问。

“我父亲有做窑的手艺，但我们当地不准搞副业，说搞副业就是搞资本主义，要批判。他就一个人偷偷跑到安徽的金寨县，那边的政策松动一些，他在那里烧窑，每年可以赚一些现钱回来。我们那个生产小队来钱的路子少，现在队里同意我父亲在外面搞副业，也希望我家缺粮多，这样到年底的时候，父亲回来交的现钱也就更多，现金可以发其他社员的余粮款！所以生产队根本不派我的工，目的是让我家多缺粮，年底多交钱。我父亲还是老思想，他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叫我在家里继续看书，说不一定将来有一天还是有用的！”

彭贤舟轻言细语的一席话，把金晓灵和李向阳说得目瞪口呆，金晓灵思考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这就是社会，比我想象的更复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们那里好像与世隔绝了一个样，现在全国都在号召农业学大寨，到处日以继夜争分夺秒搞双抢，我们口里含着饭就往田间地头跑，你们那里竟然不派你的工！你还在家中悠然自得，闭门造车，看书学习，真有意思！真有意思！”

“你这里离我们大队很近，你不要说出去了，千万不要把我弄成什么典型！”胆小怕事的彭贤舟更加小心翼翼地赶紧说。

“放心吧！小弟弟，你一年不出工我们也不说！我又不是你

们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唉，再说转来，你的身体也不适合农业生产！”金晓灵的话引得三个人都笑了起来。

金晓灵的母亲为儿子和两个同学弄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晚饭后三个同学又在院子里谈未来、谈感受、谈见闻，真是有说不完的话，母亲催促几次，三个人才休息。第二天一大早，金晓灵上工了，李向阳和彭贤舟还没有起来。

送走了两位同学，母亲对金晓灵说：“你也请假休息几天，出去到同学家里转转，等爸爸回来后帮你也找点轻巧的事做！”

“不用，妈，队里很忙，不能请假，挺过去就好了，我现在也基本上适应，连毛主席都把他的儿子送到农村上‘农业大学’，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我们这代人的必修课！”说完金晓灵就头也不回地又出工了。母亲轻轻地叹了口气。

由于金晓灵回乡以后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吃苦肯干，事事处处都是走在前头，深受全队男女老幼的好评，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到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肖宏君和马坳公社党委书记余国华那里。不过一心埋头参加生产劳动的金晓灵不知道这些情况。

生产队长对他更是十分器重，另眼相看，在田里收谷时，队长悄悄走到他的身边。

“晓灵，马坳公社合作社要八个人到洪畈盐库去挑盐回来，我包下来了，伍角钱一百斤，你愿不愿去？”

当时农村的确很苦，也很穷，一天的工分才值几角钱，少的几分钱，而且很少有现钱的收入来源，能够在农闲和休息时间搞点副业，弄点零用钱花花，那要很有门路和关系，新建生产队长在这方面很有特长，关系门路挺多，经常找点副业的活儿，在农闲和休息的时候把自家的孩子和一些亲戚朋友带上去挣几个油盐钱，今天他能够主动叫上金晓灵，那是非常器重和喜欢他。

“我去，我去，谢谢四家爹的关心！”

入乡随俗的金晓灵高兴地答应着，这对于他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这个月两个弟弟丢了十元钱，等于丢一个月的口粮，爸爸又出差了，家里的盐和火柴都没有了，昨天母亲还是向住在他隔壁的细舅家借的五根火柴，他估计明天又要借了，挑盐赚钱这样的好事情真是多多益善才好。

中午收工后，按照队长的规定，金晓灵一回家就拿了扁担绳子，准时赶到队长指定的地点集合，他偷偷地搞了回乡后的第一次副业，走了十几里的山路，挑了一百斤食盐，送到马坨供销社后，队长与供销社会计一结算，就立即递给金晓灵一张五角钱的纸钞，他非常感激地对队长说了声谢谢。

拿着自己第一次用体力劳动获得的五角钱的人民币，金晓灵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最后才拿到供销社副食门市部买了二斤食盐五盒火柴，剩下的钱给三个弟弟每人买了一些颗粒糖。他拿着这些自己用劳动换来的商品心里简直是美极了，金晓灵心里想，四家爹队长下次要是还有这样的好事再邀请自己就好了。

刚走出供销社副食品门市部的大门，金晓灵碰到一个蓄着平头、圆圆的脸、胖墩墩的年轻人：“你是金晓灵同学吧？”

“你是？”金晓灵不认识对方。

“我从你胸前红背心上的青石镇中学五个字判断出来的，是这么回事，我是公社的团委书记吴作中。”来人自我介绍，他望着一脸疑问的金晓灵继续说。

“我们据各方面反映，你回乡以后，一直扎扎实实参加生产劳动，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尊老爱幼，热爱集体，深受群众的好评，公社党委决定由你在明晚七点三十分，在公社广播站发表一个广播讲话。谈谈你是如何扎根农村，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是大有作为的。好好地给全公社一百多名高初中回乡的知识青年和八十多名武汉和县城的下乡知识青年鼓鼓劲、树信心、

做榜样。我刚才去了你家，听你母亲说你和生产队长一起，刚才碰到你们队长才知道你在这里。”吴作中一口气把公社和自己的意思全部都表达出来了。

一听对方是公社团委书记，金晓灵肃然起敬，当过学校团委书记的他，像一下找到了娘家，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了。

“我已经和你们的队长给你请了一天假，你明天专门准备发言稿，听区团委书记高新华说你的口才很好！你就按三十分钟的时间准备稿子！”吴作中又补充道。

金晓灵表示不用请假，免得影响生产，他晚上写初稿，明天中午休息时间再修改，吴作中满意地走了。

讲话稿子对语文常常考到九十八分，而且在学校经常作报告的金晓灵来说是轻车熟路，不费多大力气。但当时作为政治任务，金晓灵还是认真对待的，第一次在公社广播站发表演讲，事关重大，他自己也反复提醒自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当天夜晚收工回来后，金晓灵在自己的小方桌子上，点着自制的煤油灯，认真地准备初稿，母亲把弟弟们都弄到堂屋里做作业，不准打扰他，母亲总是希望自己孩子有出息，望着自己的儿子在小方桌上奋笔疾书，她的心中乐得美滋滋的。

新建生产队的队长，听说金晓灵要在公社广播站发表讲话，十分高兴，说这是给新建生产队在全马坳人民公社露脸，非要金晓灵第二天下午在家准备发言稿，恭敬不如从命，金晓灵接受了队长的安排，下午在家把发言稿又认真修改了两遍，按照吴作中昨天的要求，六点钟准时赶到了马坳人民公社的驻地马家垅。

马坳公社办公地点马家垅距离马坳垵不到一华里，是一幢解放前当地一家大地主的房产，土地改革时人民政府没收，给马坳人民公社做了办公地点。

这座老房子很大，青砖黑瓦，建筑风格很特别，也很是气

派，一进门就是一个大门厅，门厅前边是一个很特别的圆形天井，天井前面又是一个能坐一百五十多人的大厅，现在是公社的会议厅。

与天井平衡的有两个耳门，从两边耳门进入，分别又是一个长天井，围绕天井四周都是一间间独立的房间，公社干部就住在这两边的房子里，每个人的房间既是卧室也是办公室。

公社广播站是单独的，在进门前大厅正面靠右进的一个套房里，金晓灵按照门上标牌直接走进了广播站外间的编辑室，吴作中和公社党委宣传委员王学润都在那里等他，看样子公社党委很重视他今晚广播讲话。

小学还未毕业的公社宣传委员王学润和初中也只读了半年的吴作中，分别审阅了一遍金晓灵的讲话稿，都表示满意，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就是嘱咐金晓灵说，公社广播站已事先播放了通知，估计听广播的人很多，叫他不要慌，讲好、讲生动、讲出水平来，联系实际时，适当可以发挥，但总时间不超过五十分钟，看到金晓灵不慌不忙、胸有成竹的样子，两位公社领导也就放心了。

七点二十分，公社广播喇叭里还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年轻的女播音员从里面出来，对大家说时间马上到了，金晓灵便和她一起走进了铺着木地板的播音室，按照播音员的要求在播音台前坐下。七点三十分，女播音员用她那清甜的声音在麦克风宣布：

“贫下中农社员同志们，根据中共马坳人民公社党委的安排，现在请马坳大队新建生产队回乡知识青年金晓灵同志，介绍他回乡务农的先进事迹和劳动体会。”

金晓灵将麦克风调整了一下高度，心里稍微颤抖了一下，但马上平静下来，用他那洪亮的男高音开始他的广播讲话：“同学

们！贫下中农社员同志们！”

他根据女播音员刚才的称呼临时加了一句，当时不能不说的贫下中农社员同志们，因为他的讲话可能包括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在听，这是政治立场问题。

“我的名字叫金晓灵，是马坳大队新建生产队今年回乡的知识青年，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虚心接受再教育，扎根农村干革命！”

讲话的题目是吴作中代表公社党委定的，尽管题目有点大，但金晓灵在具体讲的过程中，讲得很生动，很实在，使用的词汇相当准确，由于有亲身体会和劳动的磨炼，言之有物，情真意切，金晓灵的讲话反响很大而且很好！他真的没有想到他的这次讲话，对他自己的今后成长，对别人了解他，对正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的同学们都起到了以后他没有想到的作用和影响。

就在金晓灵刚刚走进公社广播站的时候，他的同班同学，远在二十里路一个名叫赋山的高山上的张志武，早早地在广播喇叭前，呆呆地望着那小木箱子里的广播喇叭，烦躁不安地等候着，他听着金晓灵在喇叭里面开始讲话，就立刻兴奋无比，又蹦又跳。金晓灵在里面讲，他在下面点头；金晓灵讲得激动时，他在下面流泪；金晓灵讲得好时，他在下面鼓掌。金晓灵讲话结束了，张志武猛然间站起身来，冲着广播喇叭大声疾呼：

“金晓灵，我想你，同学们！我想你们！你们现在在哪里？我好孤独，好寂寞！金晓灵你还往下讲，怎么就停了？怎么就停了？”

张志武的老父亲见此情景，暗自落泪，十分着急，因为自从张志武回乡后，感到很孤独，生产劳动又累，本身的性格就是寡言少语，最近老是唉声叹气，苦闷之中听到广播放出了同学的消息，有点超出常规的兴奋和激动。其实平心而论，也是非常正常

的。因为当时农村信息十分闭塞，通讯也落后，只有从广播喇叭这个惟一途径里才能知道一点点外面的情况。

但是从这次以后，张志武每天一收工回来就坐在广播喇叭下面，他父亲担心自己的儿子因为听广播喇叭而走火入魔，惹出精神上的毛病，便偷偷在屋外将他们家里的广播线用钳子卡断了，对儿子说是大队广播没有开开，直到发现张志武慢慢平静，确实没有事，精神正常，这才又悄悄地将广播线接通。

第七章 传播文明

七十年代，青山县各级党政部门为了让社会主义文化精神食粮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防止资本主义思想的侵入，广播普及率非常高，家家户户通广播是基层政权的政治任务。那时的农村报纸书刊都很少，收音机被称为“三大件”之一，更不说电视，所以听广播是广大农村社员茶余饭后，休息小憩的主要活动。因此农村广播喇叭在社员群众之间传播消息和影响方面的作用是金晓灵没有预料到的。

第二天上工的路上，垌里的人都主动和他打招呼，好像才认识他一样。见面就夸他，看他的眼神都变了。

新建生产队队长在上工途中一碰到金晓灵便十分热情地说：“晓灵，你这伢儿还真行，昨晚的广播我听了，讲得头头是道，平时在队里我们一起生产劳动，我都没有看出来，你的脑袋瓜里面还有不

少的东西！很多事情你一总结还真是那么回事！我们几个队委商量了，想叫你当小队记分员，你说怎么样？”

生产队队长的安排，在这之前金晓灵已经听外祖父陈秀堂说过，生产队要在今年毕业的五个高初中毕业的学生中挑选一个记分员，队委会几次开会讨论，大多数人都倾向金晓灵，也有人提出了队长的孩子顺意，因为记分员在生产队是仅次于队长的小队干部，记分员不但负责每个人的劳动成果的记录，粮棉油的分配，而且负责年终家家户户余缺粮款的结算，更重要的是，记分员每天只参加生产队的上半天的劳动，下午就开始到生产的每个劳动点上，去记录每个出勤人的当天具体活动情况，也就是生产队社员们开玩笑说的，小队记分员属于“半脱产干部”。新建生产队已有几个年轻人争着要干记分员这份差事。金晓灵感谢地望着生产队长，想了一会儿平静地回答说：“四家爹，你和各位队长长辈的好意我心领了，我觉得我刚刚从学校毕业回来，应该多锻炼锻炼，多学习一些农业生产技术，现在也基本上适应了，你家顺意患了脑膜炎，刚刚恢复，身体不大好，我建议先由他来当记分员吧！”

看到金晓灵一脸的诚恳而又态度坚决，不是说着玩的，生产队长很感动，谁家的大人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哩。他点了点头：“晓灵，你将来肯定有大出息，好吧，不管小队最后怎么样确定，我代我家的顺意谢谢你了！”

农民都知道，晚稻不插八一秧，离八月一日只有三天时间了，生产队后塘湾的十几亩二季稻还没有插下去，今天全生产队的男女劳动力集中扯秧，准备第二天分任务，一天要把所有没有插完的二季稻，全部彻底插完。

马坳垅前新塘边的大秧田里此时此刻十分热闹，新建生产队的八十多个男女劳动力全部集中在大秧田里扯秧。

许关球一见金晓灵下田了，便紧跟在他的后面，见金晓灵选了一箱秧苗圃坐下了，他也在金晓灵旁边并排的另一箱秧苗圃边坐下了，金晓灵明显地感觉到，许关球想接近他。

扯秧苗的农活并不重，就是搬一个独脚凳子坐在一箱秧苗圃边，将茂密的秧苗从秧田扯起来，将根部的泥土洗干净，扎成一把把的，然后拿到要插秧的田里去。果然不出金晓灵所料，还没扯好一把秧苗，许关球便开口了。

“晓灵，你的口才不错，语文水平很好，昨晚上的讲话是那么回事！”许关球一边扯秧一边主动和金晓灵交流起来。

“没什么，比起你们这些老回乡知青，我是班门弄斧。听说你很喜欢看古典小说，连《三国演义》、《薛仁贵征西》、《水浒传》你都背得下来！”金晓灵一脸诚恳，几句话切中了许关球的内心要害，就是他那争强好胜的自尊心。

一听金晓灵把自己称为老回乡知青，又准确地说出了自己的爱好和特长，许关球对金晓灵有相见恨晚和知遇之恩之感，更觉得他是很久没有碰到的难逢知己，脸上挂满了十分知足的笑容。

许关球是六七年就毕业的初中生，实事求是地说他十分聪明，古文功底很厚实，由于家父在解放前当过半个月国民党自卫队的兵，所以他初中毕业上不了高中，无可奈何地回乡务农，“文革”开始后，他更是没戏，参加工作的机会也没有，据说有一段时间由于长期想不通，闷闷不乐，得了一场大病，家里无钱给他看病，他自己借了一本中医书，按照书上的药方，自己采药，自己服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居然把自己的病治好，但他的嘴巴从此歪向一边。正是因为这样，他居然自学成才，略通医术，还能够拿脉望闻问切，看些小病，垵里人有个什么三病两痛，感冒发烧，找到他讨个偏方，如法炮制，也能去病省钱，他也自得其乐。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失去了希望和没有目标的读书人都不安分守己，善罢甘休，只要有会，有出头露面之时，就会闻风而动，表现一番。在当时画地为牢，强迫生产，不准人口流动的年代，许关球惟一的爱好就是读书。连金晓灵父亲藏在自家楼上的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和其它书籍，都被许关球通过金晓灵的三弟晓平借阅过。由于书读多了，又没有用处，饱学之士，无用武之地，他就把和全垌的人抬扛当成乐趣，以发泄自己内心的愤愤不平。由于他自认为看破红尘，又知书识礼，有事无事经常吹牛抬扛，有时也确实是肆无忌惮，胡说八道，加上他的嘴是歪的，所以村里的人都称他为“许歪理”！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心理上得到满足的许关球，也讨好着金晓灵，他和金晓灵之间也越谈越投机。

“哎，晓灵，你和许关球在一起，要注意，他尽讲歪理，说野话，不要让他把你带野了！”生产队长见许关球一直和金晓灵嘀嘀咕咕的，便开玩笑也是暗示地说。

当地人把黄色和不健康的语言称之为野话。正遇难逢知己，兴致勃勃的许关球老羞成怒，气得向生产队长狠狠地瞪了一眼，歪嘴更歪了，金晓灵见此情景赶快说：“许关球现在文明得很，我在向他取经！”

“他那是和尚躺着念的经，全部是歪经！晓灵，你给大家讲个故事吧！”由于过去他们之间长年累月都是这样的直来直去，生产队长根本不管许关球的精神感受和自尊心，照旧发难，信口开河。

队长的提议得到满秧田劳动的男男女女的一致赞成，都催促金晓灵讲一个。许关球见此情此景也无可争辩，只好一个人在那里默默无语，拼命扯秧。

面对众人的期盼和欢迎，特别是生产队长的几次督促，一直只做不说的金晓灵不便于过分推辞，便向大家讲了一个红山县的历史名人、自己的本家、前清户部尚书金光弟郎才女貌，出口成诗，舌战群英，巧迎贤妻的故事。

秧田里顿时安静下来，只听到扯秧时的水响，金晓灵的故事雅而不俗，文明健康，老少咸宜。看样子很受大伙儿的欢迎。他刚一讲完，满秧田的男女老少都欢迎他再来一个。

一看到这个场面，自尊心很强，已经憋足了一肚子气的许关球一下子沉不住气，主动提出要求：“队长，我给大伙儿讲一个？让晓灵歇一会儿。”

“行，大家欢迎！”金晓灵顺水推舟，很友好地支持捧场。

“许关球不行，他只讲流里流气的野笑话，狗扯羊肠，牛胯下扯到马胯下，听不入耳！还是金晓灵讲！”几个小媳妇在一旁喊道。秧田里一片笑声。

“我今天保证不讲野的和下流低级的笑话，一定像金晓灵一样也讲一个文明的！”许关球真的好想表现表现，近乎在哀求大家。

“那你就一定要向晓灵学习，改邪归正，嘴巴放干净些，那你就讲吧！”生产队长突然良心发现，笑着打圆场。

“嘿，哼哼！”许关球精神一振，马上喜笑颜开，伸直了脖子干咳了两声，这是他每次说笑话的过门和固定动作。

“话说有个秀才，生了三个女儿，这一年，他在过生日的头几天，得了一匹好马，他过生日这天，三个女儿女婿都来给他祝寿，中午酒席中间，老秀才喝了一点酒，心中一高兴，要考考三位女婿的文才，提出以他的爱马，以形容马跑得快为题，各自赋诗一首，赋得最好的女婿，第一个试马。大女婿二女婿和大女儿二女儿齐声拍手叫好，因为这两个女婿出生于书香门第，平常饱

读诗词歌赋，此事乃小菜一碟。只有三女儿和三女婿面面相觑，暗暗叫苦，因为三女婿乃村夫俗子，出身农家，只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没有读书，目不识丁。”

说到这里，许关球停了下来，他举目环视，发现大家都在认真倾听，秧田里只听到扯秧的水响，便精神一振，兴高采烈地又继续歪着嘴巴说着下文。

“大女婿把酒杯拿在手中，起身离席只走了两步，突然停下，张口成诗：‘烈火灼鸡毛，骑马到南桥，骑来又骑去，鸡毛还未焦！’‘好！好！’老秀才和丈母娘非常高兴，拍手叫好。二女婿听完老大的诗文后，双眼一闭，又突然眼睛一睁，拿起酒杯，起身站立，头一昂，手一抬，将酒一饮而尽，脱口而出：‘水内沉金针，骑马到南京，骑来又骑去，金针还未沉！’又是一片叫好声。老秀才和丈母娘心花怒放，女婿一个比一个有才，大家一齐把目光投向了三女婿，三女婿没有读书，不过人很聪明，但此刻却是满头大汗，心急如焚，他不知如何开口，诗从何处来。丈母娘很疼爱三女儿，见此情景，十分着急，这一急不要紧，把女人的忍屁、忍尿、摸跳蚤的三大技巧和美德忘记得一干二净，情急之中，稍有不慎，无意之中放了个响屁。百般无奈毫无办法的三女婿，听到岳母大人的响屁后，精神大振，灵机一动，顿开茅塞，真是闻响屁而吟妙诗，只见他双手一拍，学着别人的样子，也端起酒杯往口里一倒，说声有了：‘岳母放个屁，骑马到陕西，骑来又骑去，屁门还未闭！’”

秧田里立刻洋溢起一阵开怀的笑声，金晓灵也被许关球的良苦用心和认真态度，让人发笑的古怪表情逗乐了，便高兴地继续鼓励他：“许关球，再来一个！”

这一次，秧田里再没有人反对了，许关球见此情景心里很是高兴，又干咳了两声。

“说一段学习毛主席语录活学活用的故事，有一天下午，一个生产队在放粮食的保管室内组织大家政治学习，主要是背诵毛主席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这条语录。而且每个人第二天还要写出心得体会。生产队长规定社员，必须背一个走一个，否则不记下午的工分。有一个名叫雷建影的社员，面对生产队保管室内满仓的粮食，很快就背熟这条语录，急急忙忙离开了保管室。由于他家里两天前就断了粮，饥寒交迫，通过学习毛主席语录，他茅塞顿开，决定要活学活用。这天晚上雷建影想方设法，吃了很多苦头，胆战心惊地从生产队保管室偷了满满的一担粮食出来。平平安安到家后，雷建影好不高兴，觉得下午学习的毛主席语录真是说得正确，回味无穷，自己已经活学活用了，他想起了队长要每个社员写一份心得体会的要求，便找上小学的儿子要来纸和笔，写了四句顺口溜的学习体会，这四句体会是：下定决心去偷谷，不怕牺牲爬上屋，排除万难偷一担，争取胜利挑到屋！”

又是一阵开心的笑声在秧田里响起，笑过之后，金晓灵突然想起了什么，轻轻地而又严肃地提醒许关球：

“哎，许关球，以后不要把毛主席语录拿出来讲笑话，这可是政治问题，防止别人抓你的辫子！”

七十年代很容易触犯政治禁区的，特别是说毛泽东和其他领袖人物的名字也要小心，稍有不慎，或故意胡说，都会招来想象不到的后果。已经吃过不少苦头的许关球一下子真的害怕了，因为他已经有前车之鉴。许关球的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生产队每天上工之前都要实行早请示，晚汇报。其中有一句固定的语言，那就是“祝愿林副统帅永远健康！”许关球的母亲目不识丁，一直根本就没有弄清楚这句话的原意，每次都喊“祝愿林副统帅永远吃糠！”平常大家在一起喊，许关球的母亲鼻音

较重，都嗡嗡的，别人也就没有注意，也就没事。有一天在新建生产队驻点的女工作组员张廉洁，同社员们一起向毛主席像做早请示，并且站在许关球母亲的身边，她清清楚楚地听到许关球母亲在早请示中的喊话，她严肃地质问：

“你刚才最后喊叫的是什么？”

“祝愿林副统帅永远吃糠！”根本不知道利害的许关球的母亲，笑咪咪地实事求是地回答。

“你一直从心里都是这样喊？”张廉洁怒不可遏。从那天后，许关球的母亲和当过半个月国民党自卫队的父亲，大队小队批斗会阵阵不离，直到林彪仓皇出逃后，最近才没有继续批斗。

“哎，你看我这个人，嘴巴一张开，就没有遮拦了，人一激动，容易发昏，也就信口开河！”许关球被金晓灵一提醒，恍然大悟，立刻心生余悸。

“你的口才不错，记忆力也很好，只要不说野笑话，不碰撞政治，大家都喜欢听！”金晓灵见他已经明白，便点到为止，反过来又安慰地说。许关球心服口服地点着头。

“你从今天下午的情形可以体会到，现在农村和农民都需要文明健康的文化，也需要我们这些有文化有口才的知识青年！”金晓灵深有感触地说。

这下午的劳动，社员们都是在轻松和谐的气氛中度过的。许关球通过和金晓灵在一起劳动和交流，心中有了追求的新目标。

第八章 月夜偷柴

通过秧田的交心谈心和讲故事，金晓灵和许关球两个知书识礼的年轻人，在形影不离的每天生产劳动中逐步拉近了距离，这天下午收工后，许关球神秘认真地对金晓灵说：“你家有没有柴烧？”

“哎呀，没有了，一直没有放假，我妈烧的是生产队分的麦草，今天中午我没有休息，去岩河割了一担青柴。”

一说到柴禾，金晓灵心里真有点犯愁，家里真的没有柴禾了，母亲这几天老是念叨着，六七十年代农村做饭烧柴，由于过去“大办钢铁”，农村乱砍滥伐，毁林开荒，马坳公社的山上到处是光秃秃的，特别是马坳大队，是“大办钢铁”放卫星的重灾区，村前村后树都没有，所以垌里的农民烧柴一直十分紧张。

“那今天晚上跟我去砍柴，栗树枝子，保证好柴。吃了晚饭后你扛冲担到我家来，他们都在我家

集中，千万不要告诉别个。”许关球神乎其神地继续招呼。

金晓灵一直听别人说许关球等八九个年轻人，隔几天一个夜晚上山去砍一担柴禾，两个多小时就回了，而且柴禾的质量特别好。夏季的阳光充足，这几户人家白天晒干，晚上扎成小把子，第二天就可以烧了，从来都没有听说他们那几家缺柴禾烧。农村各家各户，持家过日子，各有各人的门路，各有各家的招数。

许关球一帮人夜出夜归，神出鬼没，新建生产队的人都弄不清楚他们的内幕，金晓灵怀着好奇心，也想去砍一担柴禾以缓解母亲的燃眉之急。他吃罢晚饭后扛着冲担，拿着镰刀来到了许关球家的门口，不一会儿陆陆续续来了七八个人，都是新建生产队的年轻人，年龄都比金晓灵大几岁。看样子许关球提前已经跟他们打了招呼，从大家的表情上看，他们都欢迎金晓灵加入这支神秘的砍柴队伍。

许关球把人一数，刚好十个，便手一挥，像带队的负责人一样，领着大家不声不响地向垅后水竹湾的小路上走去，金晓灵很兴奋也很紧张地跟着他们走。

穿过水竹湾就开始上山了。金晓灵对这条山间小路十分熟悉，这就是他平常放假砍柴经常走的那条道。

走到一个叫松树岗的地方，月亮从云层里钻了出来，山上树不多，白麻骨沙石的山间小路，在明亮的月光照射下，像一条长河从高高的山上流下来，软绵绵地伸展到大家的脚下，尽管是熟路，但是第一次这样走夜路的金晓灵，还不太习惯，他高一脚低一脚地跟随在大家的后面，像在流动的兰溪河河水中行走。

不知为什么，平时爱说爱笑，打打闹闹的几个年轻人，今晚走路时都不说话，只是听到沙沙沙的脚步声，就像那电影里游击队的战士，夜间行军，要去攻打某个敌人的据点或碉堡。金晓灵跟着走了十几分钟，终于忍不住：

“许关球，你们这像敌后武工队一样，是不是去打鬼子的袭击？”听到金晓灵的话，人群中都吃吃地笑，许关球扭头小声说：

“我们晚上上山砍柴，为了避免麦阳大队护林员的误会，在过桂花树垌等几个人多的垌子前，不要做声，过了白沙岗，山上没有人家了再说话！”

金晓灵是刚刚加入这支队伍，不懂他们的规矩：“我怎么感觉到我们好像是在做贼一样？”

听了金晓灵的话，大家又是嘿嘿地笑，但还是不说话不答腔，看得出他们的纪律很严格，金晓灵只好再不吭气，继续跟着他们走。

这些在农村长年累月经过劳动锻炼的青年人，体质都不错，走了二十多分钟曲曲弯弯的山路，上坡下坡，没有一个人说苦喊累，连大声喘气的声音都没有。

白沙岗是一座光秃秃的麻骨石山丘，从马坳垌到山上砍柴，这里是必经之路，走过这里，山就更高了，树也更密集了，一直到邻近的罗山县界，人烟稀少，几乎再也没有人居住。白沙岗上面比较平坦，过去金晓灵上山砍柴回来，都要在这里歇歇脚，休息玩耍一下。

记得有一年的夏天，县黄梅戏剧团有五个演员被下放到马坳垌劳动锻炼两年，其中三女两男，就住在金晓灵外祖父的隔壁，五个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演员，住在一起要自己生火做饭，真可谓洋相百出，机关算尽。生产队送给他们的柴禾烧完后，几个人都不想上山去砍柴禾，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五个人只好在家抓阄，最后一个绰号叫胡黑皮的男士抓着了，他从来就没有砍过柴，再加上人生地不熟，只好托金晓灵他们小伙伴带他上山砍柴，那一天砍柴禾的地点就选在白沙岗，小伙伴们放下各人

挑柴禾的冲担后，各自忙碌着去山上砍自己的柴禾。

等到大家都砍足了柴禾回到白沙岗，发现胡黑皮一个人还在原地愁眉苦脸地抽烟，他垂头丧气地告诉小伙伴们，他根本不会砍柴，金晓灵见状便招呼小伙伴们每人帮助胡黑皮砍一点，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会工夫，一帮热心快肠细伢儿帮胡黑皮砍了满满一担柴禾，一长二大的胡黑皮真是心满意足，感谢不尽。他向金晓灵说为感谢小伙伴们，他要表示表示，大家说他是剧团的人，就唱一个歌儿，胡黑皮说自己是拉二胡的，不会唱歌，最后大家见他为难，心地善良的小伙伴们叫他打个马叉，耍一下子，不管什么动作都行，胡黑皮正儿八经地打了几个马叉后，说这太简单，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坚持要给大家走几步倒脚路看看，于是他用手撑在地上，翘起屁股，脚朝天走了十几步，把一帮小伙伴乐得直拍手叫好，想到这个时候，金晓灵自己一个人偷偷地笑了起来。

今天的白沙岗，在月色下更加耀眼夺目，宁静寂然。许关球等人一走到这里就立马像被解开绳索小牛犊，活蹦乱跳，也像归林的鸟儿，叽里咕噜的。

“金晓灵，我们今晚是到山界那边的罗山县偷柴，隔壁那边封山育林搞得不错，种的树长得好，野生树也长得茂盛！我们去只砍他们的野生杂树，不动他们种的杉树松树，不犯法！”许关球主动等金晓灵走到身边对他说。

“那，那怕也不太合适啊！”金晓灵有些担心，心里开始有些后悔不该盲目地跟来。

“砍担柴，自家的烧，没得事，又没有人晓得，晓灵，你不要成了书呆子！”两个和金晓灵比较要好的伙伴也接着说。已经快走到罗山县和红山县两县的交界了。金晓灵已经是进退两难，真是上了贼船，下来困难，事已至此，只好顺其自然，家里也确

实没有柴禾了，也不能白跑一趟，他干脆不想了，默不作声地跟随大家走。

金晓灵硬着头皮随着九个年轻人轻手轻脚，提心吊胆地沿着草丛中的小路走进了罗山县境内。他已经有像是在去偷人家东西的感觉了，听到阵阵松涛声，总感觉到是人的脚步声，心里像有块石头，沉甸甸的。在夜幕中金晓灵老是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真正体会到草木皆兵这句成语的具体含义，他总怕罗山县的护林员猛然间从哪里钻出来。因为他曾经有过一次被称之为“罗山佬”的护林员，不问情不问理没收砍柴工具的经历，致今还记忆犹新。

那还是高中一年级的時候，一个礼拜天的上午，家里没有柴禾烧，金晓灵一大早就同几个小伙伴一起出发上山去砍柴禾，想早去早归，好赶回来去学校上晚自习。那天砍柴非常不顺利，大家跑了几个山头都没有找到可以砍柴禾的地方，最后没有办法，金晓灵和几个砍柴禾的小伙伴跑到隔壁罗山县界里面，那边的柴禾确实比红山县的柴禾多，而且柴禾的质量也好。大家心里特别高兴，便分头砍柴。金晓灵一直都砍的是不犯禁柴禾，但其中一个叫于昭龙的小伙伴见是在罗山县界内，砍柴便毫无顾忌，带着其他几个人一气乱砍，把禁止砍伐的板栗树松树也砍了。

于昭龙他们乱砍滥伐的行为，很快被罗山县当地看禁的护林员发现了，几个手拿砍刀、气势汹汹的罗山县当地林场的护林员从侧面的山上一下子围了过来，做贼心虚的于昭龙见势不妙，便和其他几个人溜之大吉。没有砍违禁柴禾，心里坦荡的金晓灵，便继续砍柴，没有随于昭龙他们一起逃走。谁知道几个护林员见于昭龙几个人他们跑了，便走到金晓灵的跟前，不问青红皂白，把他砍柴的冲担和砍柴用的镰刀都夺走了，不管金晓灵怎么解释，对方也检查了他的柴禾中没有违禁的，但就是横蛮不讲理，

坚持要把他带到林场去学习罗山县保护森林的文件和写检讨书，这真是赖死旁人笑死贼，守法的去写检讨学习文件，违法的逍遥自在，捉不到违法的捉守法的，真是岂有此理。

在反复交涉而毫无办法的情况下，金晓灵只好跟随着几个根本不识字、有理也不听的罗山县的护林员，走了两里多的林间山路，来到一个叫梨树沟的林场。在林场厨房的方桌上，一个只有一只眼睛的中年人，递给他一份皱巴巴的罗山县革命委员会关于保护森林的文件，接着又递来一支铅笔和一张信纸，金晓灵把文件看了看，马上站起来理直气壮地对独眼中年人说：“你们看，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凡砍伐违禁林木者，没收其工具并处以罚款。我没有砍违禁树木，你们不能这样做。”

“他们跑了，我得捉你。”中年人面无表情。

“你们这是不讲道理！”金晓灵气愤地说。

“我们没有读书，说不上什么道理。”旁边一个人说。

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无可奈何的金晓灵只好趴在桌子上面写起检讨来。刚刚写完检讨，金晓灵递交给中年人。

“现在把冲担和镰刀还给我吧！”金晓灵陪着小心说。中年人把检讨书拿在手中，倒着望了望，又还给了他，因为他不认识字。再也没有人问金晓灵了。

厨房的中饭已经熟了，做饭的人把饭从锅里分别添到八个大菜碗里，那灶台上的炉子吊锅里煮着一锅白萝卜。七个护林员都围到灶台上一人拿走一菜碗饭，又在吊锅里用筷子夹了一些萝卜，有的走到门外，有的蹲在土灶洞边，各自吃饭，没有人理他。金晓灵见灶台上还有一碗饭没有端走，肚子又饿了，心里想跟这些人反正讲不清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把检讨书往桌子上一放，快步走到灶台边，端起那碗饭就吃，金晓灵的大胆举动把屋里的护林员都搞懵了，等他们反应过来，金晓灵已经

就着吊锅里的萝卜把饭吃得只剩下大半碗了，他听到有一个人嘀咕：“这伢儿好大胆，把场长的饭吃了。”

金晓灵刚刚吃完饭，得意地抹了抹嘴放下碗筷，回到桌子旁边坐下。这时从门外走进一个腰间挂着镰刀的老年人，估计也是巡山回来，直接走到灶台前面：“老朱，我的饭哩？”

那个叫老朱的没好气地用手指着坐在桌子旁边的金晓灵说：“场长，你的饭是这个伢儿帮你吃了！”

老场长看了看金晓灵，估计一眼望见他不是那种调皮捣蛋的年轻人，便走了过来，拣起桌子上的检讨看。

“老场长，我真的不知道是你的饭！”金晓灵赶忙站起来有些不安地说。

“你是读高中的学生吧？字写得不错，写得好通顺！”看样子老场长是知书识字的人，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反而夸奖他检讨写得好的。看来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秀才遇上秀才，那就什么理都说得清了。金晓灵见状赶紧又说：

“场长，我没有砍违禁的柴，是别人砍的，他们跑了，你们的护林员就没收了我的冲担和镰刀，我晚上还要到学校上晚自习！”

“是不是这样的，老独？”老场长不高兴地问。叫老独的就是那个独眼中年人，他横着一个眼睛，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乱搞，把冲担和镰刀还给他。老朱，赶快帮我煮碗面疙瘩。”老场长吼叫起来，又转身平心静气对金晓灵说：

“细伢儿，你赶紧回去上学！”金晓灵从中年人手中接过自己挑柴的冲担和砍柴镰刀，高兴地向场长连连说谢谢。

“场长，我家住在马坳大垸，我姓金，你要是到马坳办事，我叫我妈妈把饭钱给你！”老场长咧开嘴笑了笑，点了点头，挥手叫金晓灵走。还是读书识字的人好，金晓灵赶忙扛着冲担，拿

着镰刀，赶到砍柴禾的地方，挑起柴担子赶紧下山，当他赶到学校，已经上晚自习了。想到这里金晓灵还是心有余悸。

此时月亮正当空，皎洁的月光把山上的景物清清楚楚展现在众人面前，许关球带着一行十人静悄悄地走到一片茂密的杂树林跟前，轻轻地对大伙儿说：

“就在这里，谁的柴先砍满，捆好后就到界边空坪上等。金晓灵是生手，就在这个地方砍，大家还往周围走远一点。晓灵，你动作要迅速，时间要抓紧。”

尽管是在偷人家罗山县的柴草，听到许关球细心的关照，又见大家都往远处走，把这里杂树多逃跑起来近一些的地方让给自己，金晓灵心里一热，很是感动。他顿时觉得，看样子如果自己不偷满一担柴，还真对不住九个关心他的伙伴。

上山砍柴，金晓灵平时就是一把好手，通过回乡的“双抢”的劳动锻炼，更让他手脚变得灵活有劲，不到三十分钟，他就已经砍了满满一担柴，捆扎成两捆，他用冲担将柴捆插好，挑到许关球指定的两县交界的空坪上，这里山高又是山岗，凉风阵阵，刚才砍柴出的一身热汗，一会就吹干了，金晓灵感到舒适惬意，他望着明月星星和山下的万家灯火，静静地等着其他伙伴的到来。

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伙伴们陆陆续续挑着柴担子来到了空坪上，最后来的是许关球和两个身体强壮的小伙子，他们三人挑着柴禾担子，跑得气喘如牛。看样子他们平时就有分工，专门负责殿后，许关球一到，把人数了一下，刚好十个：

“快走，刚才那边来了一个‘罗田佬’，是个看禁的，那家伙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三人用葛藤把他捆起来，把他的嘴也塞住了。”大家一听，马上纷纷挑起柴担子，快速向山下跑去，当地人都把护林员称之为看禁的。

金晓灵听说把护林员捆起来了，心里有些担心，边跑边问：“许关球，你们把人捆住，嘴又塞住了，不会弄死人吧？”

“放心，没有事的，我又没有捆住他的脚，说不定，他早吓得跑回林场了。那个看禁的有经验，他经常被人捆住，说不定他捆绑着回去还得到他们场长的表扬哩！”

伙伴们一边跑一边扑哧扑哧地笑。金晓灵这才放下心来。下山路大家走得飞快，基本都是跑步下山，在红山县境内走了上十分钟之后，许关球估计后面没有人能追赶上来，招呼大家走慢一点，说要松口气，于是一群年轻人都放慢了脚步，金晓灵听到大家一个个都发出哼哼哧哧的喘气声，看样子刚才都成了惊弓之鸟。

休息了一会儿的许关球，似乎转过气来了，他不知哪里突然来的兴致，竟然高兴地放开他那五音不全的破嗓子，憋足吃奶的劲头，唱起了《打靶归来》歌曲：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愉快的……”

“咪梭拉咪梭，拉梭咪哆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一、二、三、四！”除金晓灵以外，其他八个人跟着许关球一起，放开喉咙嚎叫了起来，那声音尽管高低不一，但整体上却粗犷洪亮，在这高山野外，夜深人静的群山峻岭之中传得很远很远。

听到大家粗犷奔放，幸灾乐祸，肆无忌惮的嚎叫声，金晓灵顿时感觉到自己也像《水浒传》中描写的那些打家劫舍、抢夺钱财的绿林好汉，草莽英雄。杀人越货，抢劫钱财得手之后，洋洋得意，满载而归的样子。他暗暗发誓就是家里再没有柴禾，也不能再同流合污，落草为寇，重复今晚的错误。

从那以后，金晓灵再也没有和许关球他们那帮人一起夜晚去罗山县地界偷柴禾了，仅此一次。

第九章 从小到大

今年抢割抢插的“双抢”季节总算过去了，新建生产队的农活转为对二季晚稻田间培育阶段，就是对每块已插秧的稻田薅一次草，施一次肥，成为了当前的主要任务，现在没有七月份之前那么紧张劳累，含着饭跑，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的。生产队自立秋以来每天中午都要休息两个多小时，这样的安排对于一个多月都是紧张紧张的农民来说真是难得，金晓灵也跟着松了口气，与大家一起享受着每天中午像城里人一样的午休。

马坳垌的大多数中青年人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那就是每天中午休息的时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垌子中间两条小河交汇的新塘埂边纳凉小憩。

垌里的两条小河流到这里自然汇合，形成一块三亩左右面积的浅水沙滩，每逢雨后沙滩中央的深水处水坑里还有不少的小鱼，引得村里的小孩常在

此玩耍，沙滩的四周长满了高大的杨树，有太阳的时候这里树下面流水不断，南风习习，荫凉荫凉。

沙滩的北边，在靠朝阳寨的方向有一道高两米，宽三米的河堤，河堤外面是新建生产队里新开的一口大鱼塘，垌里人都称之为新塘。新塘外临着南河畈，地势很开阔，夏天这里经常刮着偏南风，故此人们都到此处纳凉小憩，恐怕这才是主要原因。

在此处纳凉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河堤岸边有一排房子，过去是一排老式店铺，因为房子在小河岸的北边，而小河岸南边的河堤又是通往罗山县的一条便道，河中间都有石条做的小桥，河沟边的家家户户都有小桥相连，桥下四季清水长流，因此读完宋词选编后的许关球称此处为“小桥流水人家”。

村里人到此处不是欣赏风景，而是看中了这排老式店房的门板，大家每天来到这里首先是从门上下一块门板，然后往地上一放，一头靠在门坎上，一边高一边低，终日辛勤劳作，无所他求的农村社员，倒在门板上面美美地就着微微的南风睡个午觉，也算是天伦之乐。睡醒了，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再把门板放回原处，然后悠然自得地再去上工。

房东余老太太是个非常热心又随和的人，只要大家物归原主，不大声喧哗，她从来都是欢迎的。久而久之，这种情景成了老人每天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哪一天乘凉的人来迟了，或者没有来，老人都会有一种失落感，就会站在店铺门口唠叨：“今天这是怎么的，时间这么暗了，乘凉的人怎么还没有来？”

金晓灵今天的午饭吃得较晚，等他来到余家乘凉的地方时，门板已被先来的人都占用了，而且今天的人特别多，他在那里呆了一会儿，看了看两个没有睡觉的熟人下象棋，见两人的棋艺很一般，便原路打转，准备回家去休息，当他回到家门口的时候，发现马坳大队党支部书记肖宏君坐在自家的堂屋里和母亲聊天。

肖宏君看上去面目清瘦，但十分精神，短短的头发是当时流行的发型，清澈明亮的双眼，仿佛能把别人的内心一下子看透，他穿着一件白色的土布布扣的对襟衬衣，此刻正用手里拿着的一顶草帽，慢悠悠地朝怀里扇风。他的一举一动都体现着七十年代，典型的农村人民公社大队干部的形象。

“晓灵，我正要去找你回来，肖支书来找你有事！”母亲见是金晓灵回，便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回来快有两个月了吧！晓灵，嘿！还真晒黑了，社员对你回乡的表现反映不错，公社和大队决定，抽调你到大队担任文艺宣传队队长，大队派妇联主任余凤莲协助你，马上创办马坨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和大队图书室。余凤莲在县文化馆文艺骨干培训班学习刚刚毕业回来，再加上县文化局的黄顺鸿同志在我们大队办点，公社党委书记余国华在我们大队蹲点，他要求我们的宣传队要办成全区乃至全县都是第一流的。”非常直爽、雷厉风行，声音洪亮的肖宏君一边打招呼一边布置任务，也是说明来意。直来直去、三言两语、不拐弯抹角是当时农村大队干部的风格。

听到这个消息，刚刚进门的金晓灵并没有感到十分吃惊，他似乎成竹在胸，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思想里总有一种“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感觉，好像感到这个时刻一定会到来的，只不过是迟和早的问题。当然，此时此刻他内心还是十分高兴，很热情而又平静地和早就熟悉的肖宏君打着招呼。

金晓灵对肖宏君很尊重，他一直认为大队支部书记就是他的榜样，也是作家浩然《艳阳天》小说笔下的肖长春，是他学习的样板和偶像。

“肖支书，那我对生产队里怎么说呢？”金晓灵提出了自己面临的问题。

“生产队里你不用管，我马上去找你们的队长，小队按整劳力记你的工分，大队减你们生产队一个人的义务工。你的报酬大队负责，你安心完成好大队党支部交给你的任务就行，下午你去长塘垸大队部，大队会计余敬业已经通知了余凤莲，我们三个人今天下午二点半一起在队部研究怎么开展你们的工作。”

工作作风果断的肖宏君三言两语，把具体事情都作了交待，便先告辞去找新建生产队队长去了。

“晓灵，你这是从小队到大队了，你要好好珍惜这次机会，把宣传队搞好，这两个月的苦总算是没有白吃，你爸爸要是回来了更高兴！”母亲笑呵呵地唠叨着。金晓灵也朝母亲笑了笑，就赶忙回到自己房间去作准备。

马坳大队队部设立在一个名叫长塘湾的山岗旁边，岗顶上是马坳小学。大队部在马坳小学的出口处，共有五大联的土砖瓦房，右边是大队下属的稻麦加工厂和一个榨油的作坊。左边是一座土砖结构、内空架设木架的六大联房子的马坳大队礼堂，旁边有一个代销店和大队的土药房。队部的周围没有其他居民，四周是一片大约有五十亩面积的棉花地。每天白天，一千多名学生，来来往往，读书唱歌，这里十分热闹，但是到了夜晚，此处又是十分冷清，所以大队干部平时轮流在这里值班。

心情舒畅，充满希望的金晓灵，在肖宏君走了半个小时后，找出一个同学们在毕业时送给他做纪念的笔记本子和一支黑色钢笔，便迅速沿着机耕路赶到了只要十分钟路程的马坳大队部，他知道肖宏君是一个急性而且准时的人。

“金晓灵，你来了！”刚刚走进大队办公室的金晓灵，就听到屋里飘来姑娘银铃般的问候，他由于在太阳底下赶路，屋里光亮不太好，刚刚进屋还没有反应过来，但他耳朵里的声音十分熟悉。定眼一看，原来是初中时的同学余凤莲。

现在映入金晓灵眼帘的姑娘，已经不是两年半前初中生模样的余凤莲了，真是女大十八变，越长越好看，通过近三年的劳动锻炼，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姑娘。余凤莲比金晓灵要大两岁，本身就很漂亮的典型的瓜子脸，更加丰满红润，修长的身材更加亭亭玉立，会说话的眼睛更加清澈迷人，惟一没变的就是她那话未出口、笑口先开的甜蜜动人的笑脸。

金晓灵望着余凤莲足足有一分钟，望着望着，他感到自己的脸上突然刷的一下子都红了，没话找话，明知故问：“你是余凤莲？”

“怎么？读了几年书，回乡就不认识农民大姐了！”经过农村锻炼几年的余凤莲大方热情地、一脸灿烂地说。

“那倒不是，你越长越漂亮，我简直认不出来！”金晓灵实事求是地回答。

“又黑又老！还漂亮？”余凤莲自嘲地笑了。

“有的人是想早点找婆家了吧？才刚满十九周岁，就称自己老了，也不看看谁在这里！”刚刚走进来的肖宏君接过了话题。

“宏君哥，你又是说瞎话！谁……”余凤莲脸一下子红了。肖宏君和余凤莲是远房表姊妹，金晓灵是不善于开玩笑的人，只好跟着肖宏君嘿嘿地傻笑。

“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研究下午的工作！”肖宏君开始慢慢地严肃起来。肖宏君向金晓灵和余凤莲详细地说明了这次公社和大队组建马坳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和农民图书室的意义和作用。

原来，根据中共红山县委的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全县农村文化阵地的要求，要在全县八区一镇有条件、有基础的五十多个人民公社，三百多个生产大队，组建五十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和五十个农民图书室，要实现上面提出的：“村村锣鼓响，队队闻

歌声。家家通广播，看书不出村”的目标。还要求县直五十个机关单位，每家负责抓一个点，马坳大队是县文化局的点，也就是重点的重点。

肖宏君简单明了地说明了意义后，便开始向金晓灵和余凤莲布置工作任务。要求他们两人以“双抢”的精神，拼命干革命，三天内组建马坳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七天办成图书室，十天后，全大队“双抢”总结表彰大会上，宣传队要演出一台不少于两个小时的文艺节目，文艺节目要精彩、好看，联系马坳大队的实际。宣传队的排练场就放在大队部的旁边大礼堂里，演员由他们两个人负责在各生产队挑选，总共不能超过十五人，所需经费由余凤莲找大队长关本世安排，乐器到大队保管室里去找大队主办会计余敬业。肖宏君三言两语交待完后，起身离开了大队部办公室走了，说是到公社开会，这就是他的作风，雷厉风行，简单明了。

“这个鬼头雀儿，说话没有说完就跑了，把难题扔给我们！”余凤莲调皮地笑着说。

“什么鬼头雀儿？”金晓灵不解地问。

“这是肖支书的绰号，大家都说他精明，鬼点子多。”余凤莲见金晓灵问，笑得更开心。那时候年轻人工作劲头很足，说笑了几句后，两人便开始了工作。

余凤莲通过两年多的锻炼，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经验，她非常熟悉马坳大队的青年文艺骨干，如数家珍地点了十个人，为了培养新人，金晓灵在应届回乡知青中也推荐了三个，加上他们两人，正好十五个，年轻人好共事，有商有量，一拍即合，没有异议。两人把宣传队员名单定好，并初步拟定了宣传队员的分工，然后找来两把扫帚，把大礼堂和准备做大队图书室的房子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后，便分头行动，金晓灵负责制定工作计划和收集节

目内容，余凤莲负责到各生产队通知队员第二天到大队礼堂集中和开会。

第二天一吃过早饭，金晓灵便沿着垵前塆上熟悉的机耕路向马坳大队部走去，在杨树坳转弯的塘边，他碰到了自己推荐到大队文艺宣传队的同班同学龙凤生。

“伙计，毕业时说的话你还真兑现了，我参加大队宣传队，余凤莲说是你推荐的，够哥们！这农业生产真累人，我身上都晒死了几层皮，请老领导放心。这次一定当好革命的演员！”龙凤生一见到金晓灵便信口开河地恭维中又诉苦。

“龙凤生，听别人说你回乡不到两个月，就订了婚，找了一个很漂亮的媳妇，你还真没闲着，现在抢收抢插你还抢婚，看来你是‘三抢’！”金晓灵笑着问龙凤生。

“嘿嘿！嘿嘿！这是家父家母的意思。喂！我找的媳妇听说和你还是表亲哩！”龙凤生不无得意而又开始套近乎地对金晓灵说。

“我的亲戚？鬼才知道！我的亲戚能看上你这个调皮蛋！”两个人边说边走，来到了马坳大队礼堂门口。

“金晓灵，这位就是我昨天向你重点介绍的彭兆群！”站在礼堂门口，已经先到达的余凤莲热情地向金晓灵介绍一个个头不高，但长得较胖，浓眉大眼，五官端正，文质彬彬的小伙子，看上去彭兆群要比金晓灵大五六岁。

彭兆群家住吴家山生产队，他从小就是聪明伶俐，但由于家庭出身是富裕中农，在当时叫“地富反坏右子弟”，尽管当时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但念完初中后他一直没有升学和参加工作的机会，道路就没有办法选择了。由于他天生就具有音乐和文艺的天赋，吹拉弹唱样样都会，所以只要马坳大队搞文艺宣传活动，他都是阵阵不离，非他莫属，再加上搞文艺宣传

队，吹拉弹唱，比做农活儿轻松得多，所以只要有这样的活动，他都是积极参加，求之不得，表现也是最佳的，人们都称他为最佳“专业演员”。

“幸会，幸会，对金队长早就如雷贯耳，承蒙厚爱，听余主任说，你如此抬举，叫我担任导演，本人一定竭尽力量，忠于职守，绞尽脑汁，全力以赴，鞠躬尽瘁，万死不辞！”彭兆群笑容可掬伸出胖乎乎的手，轻轻地握着金晓灵的手，说出一篇让金晓灵感到云里雾里、心惊肉跳、听着别扭又觉得是那么回事的客套话。

“你是我们马坳大队的文艺骨干，这次活动请你多多支持，我也要向你学习！”金晓灵谦虚地说。

“彭兆群，不要在这里老鼠钻进了书箱子，咬文嚼字了，好吗？大家马上都到了，我和金晓灵还要商量一下事情！”做事情很爽快的余凤莲笑着征求金晓灵的意见，金晓灵表示赞成。正当两人要去商量事情，金晓灵听到门口有人喊他：“好几年没见到你了，金晓灵。”

金晓灵扭头一看，原来是初中时的同班同学许尉迟：“嘿，我正准备问你怎么还没有来，许尉迟，听说你现在不但二胡拉得好，其它很多的乐器都能一看就会？”

“不像你去高中读书，我放下书没读后，在家生产太寂寞，自娱自乐，没想到有时候还能够派上一点用场。”许尉迟是一个憨厚老实的年轻人，浓眉大眼，蓄着平顶头，一身朴素的打扮。他在读初中二年级时，父亲就不幸去世了，他初中还未毕业就辍学回家，挑起了家庭的生产和生活的重担，尽管他言语不多，但聪明能干，几年下来，农业上的各种活路他都拿得起用得着，工休之余，他苦中寻乐，吹拉弹唱样样都来，回乡务农的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

“你来得正好，乐器都在余敬业会计那里，你邀一个人去把它全部领出来，交给你保管。”余凤莲在一旁吩咐他，许尉迟和金晓灵打个招呼后，就赶忙到大队部那里领乐器去了。

马坳大队的大礼堂里很快热闹起来，十五个男男女女的年轻人差不多在十分钟内陆续到了，大家彼此都认识，百分之九十的都是同学，年龄不相上下，所以一见面就有说有笑，又打又闹。

“晓灵，怎么来的时候也不喊我一声，我还在家里死等你，过去上学总是我喊你！”最后一个走进礼堂的是金晓灵的同班的伙伴，也是从小学到初中的同班同学孙敏华，她一进门就大声嚷道。

孙敏华她比金晓灵大两岁，也是读到初中毕业后就没有读书了，别看她是个姑娘，胆子特别大，力气也大，做事情非常泼辣，小时候在垵子里放鹅，有一个调皮的男孩子招惹了她，她走过去就把男孩子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后，然后骑在别人身上猛打，打得那男孩子直叫饶。从那次以后，全垵里的男孩子都怕她，都再也不敢轻易惹她。

孙敏华身上确有文艺细胞，能歌善舞，在学校就是文艺骨干，学唱歌只要听一两遍她就会了，而且字正腔圆。在教室里她读书成绩不算太好，但在宣传队里大段的台词歌词，只要读三次就能倒背如流，排练文艺节目不管是什么样的高难复杂动作，她一看就会。走出学校大门后这三年里，都在青石镇区和马坳公社宣传队里呆着，很少参加农业生产，垵子里的年轻人都很羡慕她。孙敏华的家住在金晓灵家出口巷子边。金晓灵确实因要早些赶来和余凤莲商量宣传队的事情，走得匆忙，便忘了喊她，正想对孙敏华作出解释。

“人家是队长，他有他的事，怎么能非要别人喊你，自己一个人又不是不能够来，现在又不是读书的时候，一男一女走在一

起，那多别扭！”说话的也是金晓灵和孙敏华过去初中时的同班同学梅林。

“看看，看看，在学校你向着他，现在回乡了你还是向着他！我是大姐姐，从小到大，我们都是一起上学，一起砍柴，一起放鹅。一起来有什么了不起，只有你这样可爱的小妹妹才不能两个人走在一起！”孙敏华毫不让步，咄咄逼人。

梅林本来就害羞，听孙敏华这么一嚷，圆圆的苹果脸一下子通红通红，无可奈何地摸了摸自己齐耳的短辫子，恼怒而又无可奈何，狠狠地瞪了孙敏华一眼：“嘴上挂刀，从不饶人！好心讨不到你的好报。”

“放心，金晓灵胆子小，他当队长我也不怕他，和我在一起是我照顾他，小妹妹！我带他去偷梨子，他不但不敢到树上去偷，连吃都不敢吃！”正在得意洋洋的孙敏华又自豪地笑着说。

“什么？什么？孙姑娘，金晓灵和你一起偷过梨子？”龙凤生等几个小伙子，听孙敏华这么一说，都像一下子发现了新大陆，好奇地一下子凑了过来。

“那还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垵的五个小伙伴在沙坡山上砍柴，那天特别热，到处找不到水喝，我们找到一户人家屋后的水井，想喝一点井里的凉水，可是那家女主人真缺德，不让喝不说，她还唤出一条大黑狗咬我们，大家吓得拼命往山上跑，我差一点就被那条狗咬着了。在山岗上我们几个人气得要命，后来我们看到路边那女主人家的菜园里有一棵梨树，梨子快熟了，我们四个人决定去摘几个梨子，一解渴二报复那家女主人。不管怎么说，金晓灵都是不同意，只有我们四个女孩子去了，回来路上，我们每个人给他一个，怎么说金晓灵都不要，后来我看到他的嘴唇上都干出血了，这家伙，毛主席的语录学得好，真的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你这是批评他还是表扬他，孙姑娘？”一直在旁边静静听着的彭兆群插话说。大家哄堂大笑。

金晓灵和余凤莲商量了一会儿，便开始把大家召集一块，分别就成立马坨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要求和意义作了说明，在征求大家的意见后，明确彭兆群和孙敏华为宣传队的导演，还确定了许尉迟等人为乐器组的负责人。十五个人中，有八个人会乐器，基本上大家上台是演员，下台就搞乐器，大家的文艺基础还真不错，不到两个小时，就拟定了一台两个小时的文艺节目，就是有两个表扬“双抢”中的好人好事的表演唱，要等金晓灵新编歌词。

看到大家都像火一样的热情，积极地想办法出主意，金晓灵和余凤莲心中十分高兴，年轻人在一起就是快乐。

金晓灵在大队部准备做图书室的房间里，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大队会计余敬业从各生产队收集上来的好人好事，编写了两个节目的表演唱词，认真修改后，用钢笔抄录了一份，放在大队部。第二天他一来到大队部办公室，会计余敬业就把唱词递给了他，只见上面肖宏君写了几个大字：很好，速排成节目。

余凤莲接过金晓灵递给她的唱词，又看了看肖宏君的签字笑着对金晓灵说：“你还真有两下子，你写的词鬼头雀儿一个字都没有改，这几年来我看还是第一次，他是一最会挑刺的人！”

大家还真不赖，彭兆群和孙敏华各自把词抄录了一份，彭兆群一个下午就把曲子谱出来了，第二天孙敏华就把两篇唱词排成了一个四人表演唱和一个渔鼓群唱的节目，金晓灵看了一遍表演，心里觉得真是那么回事。

金晓灵和余凤莲一商量，余凤莲负责督促把文艺节目多排多练，金晓灵转向主攻建立图书室。好在图书室的一千册图书，由县文化局无偿提供，文化局蹲点的黄顺鸿同志从城关带上来，金

晓灵不担心经费和采购，所以图书室的建立也就容易多了。

在这一群忘我工作，充满活力，很能吃苦的回乡知青的努力下，马坨大队文艺宣传队和图书室按县、区、社、队四级领导的要求，开始汇报演出和准时建成使用了。

马坨大队“双抢”表彰大会，在大队文艺宣传队成立一个星期后如期举行，近千名社员群众齐集马坨大礼堂，把大礼堂内外挤得满满的。马坨大队图书室也同时建成并且开始对广大社员借阅，图书室的创办很受广大青年社员的欢迎，当天图书室门庭若市，不到两个小时，就借阅各种书籍四百多本，县文化局的黄顺鸿同志带着学校的两名教师在图书室内忙得不亦乐乎。

“双抢”表彰大会结束时，肖宏君大声宣布，马坨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已成立了一个星期，现在给广大贫下中农社员同志们献上一台精彩的文艺节目。当时的文化生活很少，大家一听说唱戏，都情不自禁地拍起了巴掌，很多要走的人又调头向礼堂的前面挤。

一阵清脆的锣鼓，一段悠扬的乐曲，马坨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第一次演出就这样开始了。十五个人齐心协力，十五个人紧锣密鼓，十五个人吹拉弹唱，获得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第一次演出圆满成功。金晓灵和余凤莲七天的辛勤工作得到了全体大队干部和社员的认同，也得了大队支部书记肖宏君、大队长关本世的口头表扬。

第十章 父子情深

金晓灵的父亲金鸿源回来了。父亲出差去县城后，没有回家，直接去参加县教育局在贺家桥教师进修学校组织的一个半月的暑期教师集训。早晨出门的时候就听母亲说，父亲从新学期开始调到青石镇中学任校长。

演出结束后，宣传队在大礼堂里现场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演出总结，大家都很兴奋，也很快乐，发言也踊跃，总结会快结束时，快嘴快舌的孙敏华发言：

“两位领导，这一段大家革命加拼命，不亚于‘双抢’，真有点辛苦，是不是明天上午放半天假，让我们休息休息！”

孙敏华的要求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金晓灵和余凤莲一合计，表示同意，大家欢天喜地陆陆续续离开了大礼堂。

“晓灵，听说你爸爸下半年调到青石镇去了？”

回来的路上，金晓灵和孙敏华一起同行。

“嗯啦！你怎么知道的？”金晓灵问。

“昨天晚上我听我娘说的。”孙敏华关心地说，见金晓灵没有再吭声，又接着说：“你爸爸真是一个好老师，我原来初中毕业时，他一直动员我去读高中，可我娘说女孩子说书没有什么用，硬是不让我去，我也就没有坚持了。这次看到你写的两个演唱词，我感觉到多读书就是不一样！不过我读书不及于你，唉，女伢儿大了也读不进书了。”

孙敏华是金晓灵父亲初中的学生。听到孙敏华又谈到父亲，金晓灵一下子想起了什么：“嘿，我已经四十多天没有见到我爸爸了，你这一说我还真有点想见到他哩！”

“那我们走快点！”孙敏华非常理解地点了点头，两个人都加快了步伐，一进村口，金晓灵就大步拐进了自家那熟悉的巷子。

刚刚拐弯走到自家院子，金晓灵发现三弟金晓平和四弟金晓候两个人正在门前的桃子树下面哼哼哧哧地忙碌着，他往树上一看，一下子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自家去年养的一条小黄狗，被两个弟弟用绳索套住了颈子，高高地吊在树干上，那条小黄狗被绳索勒得紧紧，吊在树上后，已经无力地伸缩着两只狗腿，金晓平和金晓候两个人正拼命地拉着绳索的另一头。

见到此情景，金晓灵不知道两个弟弟为什么要对小黄狗采取如此惨烈的行动，情急之中，便大喊一声：“你们两个人在做什么事？”

全神贯注胆子较小的金晓候一听到喊声，吓得手一下子松了，金晓平一个人拉不住，套狗的绳子一下松开了，小黄狗掉在地上。金晓灵走近一看，小黄狗已经奄奄一息。

平时经常突发奇想，总要找事惹事的调皮鬼金晓平，气喘喘地转身，发现是大哥在喊，便赶忙笑嘻嘻地解释说：“大，大哥，

我们学校老师开会说，公社领导要求各家各户不准养狗，要把已经养的狗子全部消灭掉，我们见爸爸从县里回来了，准备把小黄狗杀掉，让爸爸一起吃狗肉！嘿嘿。”

“我，我和三、哥、哥不知道怎、怎、怎么杀死小黄狗，是他想到一个办法，先把狗子吊死，再、再叫家爹、爹来剥狗皮。”金晓候又结结巴巴地补充。

听了两个弟弟讲出了原因，金晓灵为两个懂事和聪明的弟弟感到有些欣慰，但觉得这样太残酷，有点可怜小黄狗，他便平心静气地同弟弟商量：

“这样好不好，这个小黄狗还太小，养到年底再说怎么样？”

就在兄弟三个商量怎么处置小黄狗时，那条躺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的小黄狗居然站了起来。金晓平想了想，主动将小黄狗脖子上的绳索取了下来，小黄狗摇头晃脑地跑了。

望了望两个笑得阳光灿烂的弟弟，金晓灵这才走进家门。

“妈，我回来了，听说爸爸也回来了？”

“你还真不错，七天时间就弄出一台节目，还演得这么好，比我和你爸爸土改时，在乡村剧团时还强！”

母亲和父亲就是土地改革时，在马坳乡村剧团认识的，他们冲破包办婚姻的束缚，自由恋爱结婚。所以母亲看文艺演出是很在行的，尽管她已经人到中年，但看到儿子像自己和丈夫当年一样活泼能干，不免有些浮想联翩，遥想当年。金晓灵见母亲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便在五间屋里都转了一圈，还是没有看到父亲：“妈，爸爸那里去了？我在问你哩！”

母亲这时才缓过神来，听清了儿子的问题：“你爸爸明天上午要去青石镇中学报到，刚才到马坳中学去办交接和收拾行李去了，说晚上回来吃晚饭。”母亲高兴地说。

“那我去帮爸爸拿点东西！”金晓灵征求母亲的意见。

“那好，你去吧，正好催他早点回来吃晚饭。”

“哎！那我去了。”金晓灵高兴地走出了家门。

马坨中学位于兰溪河畔，在马坨大队境内的东边，去马坨中学的路，金晓灵再熟悉不过了。因为马坨中学现在的校址，就是过去的四方祠中心小学。

金晓灵的父亲金鸿源，“文化大革命”前一直在青石镇中学工作，后来造反派搞武斗，把青石镇中学当成了武斗的据点，长期占据。一次“县工造总指挥部”和“县红造总指挥部”两派组织武斗打死一个人后，学校开始被迫停课闹革命，所有的老师都被放假回家，金鸿源很长时间在家闲居。后来复课的时候，青石镇中学的领导权已经被学校造反派的头头掌握了，他们把像金鸿源这样不参加派性活动的教师称为“保皇派”，全部遣返回原籍，他只好来到家乡的马坨中学。

金晓灵过去一直在青石镇小学随父亲一起读书，五年级时又随父亲回到马坨，在四方祠中心小学念书，后来父亲当了马坨中学校长，金晓灵也就在这个学校一直读到初中毕业。

他走出家门，沿着河东生产队的山边小路向东走。在出村子后不远，有一个很长的山脉顺着东西的方向延伸到这里，人说山有山脉，水有河道，自然界确实千奇百怪，这条山脉在这里自然拦腰分开成两半，形成一条两丈宽、五丈深的沟壑，那条沟壑如刀劈斧砍，两边垂直陡峭，早晚从这里经过，凉风飕飕，沟顶上风化麻骨石沙土随风从空中向下飘落，猛然间让行人毛骨悚然，基本上都是拼命跑步前进。这种自然现象在马坨大队这一带的群山之中，的确是很少见到的，因此也就让有封建迷信思想的人有机可乘，借此造谣惑众。解放前这里有一座社庙，解放后被拆掉了，这些好事者神乎其神地说，人若走在沟壑中，上面有沙子下来，是鬼撒的，因此小学生上学路过这里都是成群结队，不敢独

行，其实都是自己吓唬自己。

马坳垌的学生去四方祠上学，都要经过这沟壑中的小路，所以这条路是金晓灵上学时的必经之路。金晓灵是不信妖魔鬼怪的青年人，他从这里走了五六年，从来都不害怕，今天走到这里，他还放慢了脚步，情不自禁地朝沟壑西边的石庙山上望了望。

石庙山上是金晓灵家的祖坟地，也是他家的自留地。到金晓灵这一代，金家在马坳垌已经是第五代，他们是金晓灵曾太爷爷金光城从金铺区的坳上垌清朝光绪年间搬迁过来的，石庙山上现在埋葬着他的曾太爷爷金光城，曾爷爷金宗庸，爷爷金新远。金晓灵家在马坳垌是外来户。在石庙山这块自留地里，金晓灵和父亲还一起劳动过。

那是小学四年级时，“文化大革命”中的父亲，在家里闲居没有事干，就在这块自留地里寻找乐趣和打发时间。当时粮食紧缺，也是为了填饱肚子，父亲就在这块自留地里种了不少的红苕，那一年雨水很好，红苕丰收了，父亲母亲带着金晓灵一起挖红苕，年幼的金晓灵突发奇想，挖完红苕后，他在自留地旁边的塍岸上挖了一个小洞洞，挑选了十几个长得很均匀的红苕藏在洞里，并封好了洞口，他天真理想地计划着，准备每天上学去时，在这里路过取出一个红苕，带到学校去吃。父亲笑着对儿子说：“晓灵，你用良好的愿望和善良心态，来自己检验一次附近人们的道德水准，看看明天的结果如何！”

第二天一上学，金晓灵兴高采烈来这里取红苕，洞口早已被人掏开，红苕全部被取走了，当时他就想，父亲怎么这样神，好像事先就知道红苕会被偷走的，今天想到这件事，金晓灵嘿嘿地笑了起来。自言自语：“真傻！”

走过石庙山的沟壑，穿过李家垌，绕过一棵大枫树，又翻过一个小山岗，前面是两口大水坑，两个水坑中间是一片茂盛的竹

林，拐过竹林就看到马坳中学了。

快到学校操场的时候，金晓灵想起，操场边的房子是梅林家的，他有心无意地朝左边看了一下，梅林家门口的地上，有一口晒羌里面晒着小麦，一群鸡在抢晒羌的小麦吃，金晓灵用手去赶，那群鸡根本不怕，照旧在一只大公鸡的带领下自己吃自己的，金晓灵一气之下，拣起一块小石头向那只大公鸡扔了过去，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准，只见那只大公鸡没有跑出几步，就在地面上扑通扑通几下不动了。

正当金晓灵不知所措的时候，梅林从屋里跑了出了：“哎呀，妈，大公鸡被人打死了！”

一见是金晓灵，又是那个无所适从的样子，梅林忍不住扑哧笑了起来：“怎么是你！”

“谁把我家的鸡打死了？要他赔。鸡打死了你还在那里笑？梅林。”从屋里传来大声的质问和训斥，随后梅林的母亲走了出来。

“徐姨，是我！我到我爸爸那里去，路过这里，刚才我看到鸡在吃麦子，没想到一下子把它打死了！”金晓灵的父亲母亲和梅林的爸爸妈妈过去一直是好朋友，梅林的妈妈过去就认识金晓灵。他老老实实也不好意思地对梅林的母亲说。

梅林的母亲先是一愣，见是金晓灵，也笑了起来：

“这真是天意！我正准备等你梅叔回来，把这只鸡杀了，今晚我和梅叔请你爸爸吃饭，为他饯行，他明天要到青石镇中学上班去了。正好你晚上一起来，你爸爸已同意了！梅林，快烧水拔鸡毛！”梅林的母亲很高兴把大公鸡提进了屋里。最后进门时还强调一句：“晓灵，你先到你爸爸那里去吧，晚上一定要来！”

“一定来啊！”梅林也笑咪咪补充一句。

金晓灵心不在焉似笑非笑地嗯了一声向学校走去，自己把人

家的鸡打死了，人家还请自己吃鸡肉，莫名其妙！

马坳中学是过去四方祠中心小学基础上升格的，它是在一座祠堂的基础上改建而成，所以从四方祠中心小学开始，它就一直保留着旧式祠堂的痕迹，学校坐西向东，校门前是一个占地十五亩左右的大操场，由于还在放暑假，操场上没有人，显得很冷清，金晓灵熟悉地走进了校门。

马坳中学校门的正面进去，是过去四方祠堂的大厅，现在是学校礼堂，左边是一个新建的四合院式的六间教室，右边前面是学校食堂餐厅，也有两间是过去旧祠堂的房屋改建的，陈旧而且光线不太好的教室，一般是低年级的新生刚刚入校时使用。祠堂大厅后面都是过去祠堂的老式偏屋，现在被用作教师的宿舍加办公室，父亲的宿舍在食堂后面的天井旁边。

远远望去，父亲宿舍的门是开着的，走进门，发现里面没有人，金晓灵来到父亲的办公桌前，发现上面放着一本新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旁边是一个当时流行的红色封面的笔记本，金晓灵好奇地打开笔记本，发现是父亲正在编写的《毛主席诗词注释》，他粗略翻阅了一下，这本诗词注释基本完成。

父亲是一九五七年在黄州师范毕业的中专生，由于小时候在读私塾时很刻苦认真，他的古文功底很好，师范毕业后学校要推荐他到大学继续深造，但因当时老少边穷的红山县教师奇缺，县里硬是把他要回来，安排在县第二中学教语文，他自己也愿意早点参加工作，减轻一下父母的负担，再说当时能够分配到红山县第二中学教书，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父亲当老师时才满十八岁，弄出不少的笑话，由于解放初期的老师大都是老先生，金鸿源当时太年轻，到学生家里去走访，学生家长把他当成来邀自己孩子上学的同学。金鸿荣的语文课讲得特别好，在全县是名列前茅的权威，他还是七十年代红山县委宣传部直接聘请的党报党刊

特邀通信员，经常有文章在省地报刊上发表。

金晓灵放下父亲的笔记本，发现父亲的钥匙放在桌子上，看到钥匙，他开心一笑。记得还是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和父亲在青石镇中学住校，父亲要出去办事，便把卧室的钥匙交给他挂着，学校的小同学邀他出去玩，自己怕走了后父亲回来没有钥匙进门，便灵机一动，把钥匙挂在父亲平时也放钥匙的窗户下面的一个钉子上，父亲是大人，回家后伸手就能拿到。自己在房间门上想写一句“钥匙在你知道的那个地方！”由于当时只读一年级，根本不会写钥匙两个字，他灵机一动，就在门上写钥匙两个字的位置，画了一个钥匙的图案。父亲回来后，住在对面的彭积营老师笑着对父亲说：

“你家的晓灵真灵活，钥匙两个字写不到，就画符号代，留了言只有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真聪明！”父亲非常高兴。

见父亲还没有回来，金晓灵想帮父亲整理一下行李，他满屋一转，发现父亲宿舍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他的眼睛很快落在室内的一只红木箱子上，父亲的每一件物品，都有一个故事。这只红箱子从参加工作开始就跟着父亲。金晓灵望着那熟悉的红色木箱子又想了一件十几年前儿时的趣事。

那是小学一年级下学期，金晓灵读书启蒙特别早，五岁就上了小学一年级，小时候他很调皮，也十分贪玩。当时他跟着父亲住在青石镇中学，在旁边的青石镇小学读书，有一天下午放学后，那天下雨了，同班的好朋友吴明明一蹦一跳地来到他的身边：“金晓灵，今天下雨了，前面路边的小河沟里一定有水，我们去玩水吧！”

一听说玩水，金晓灵也心里痒痒的，马上高兴地跟在吴明明的屁股后面跑了。

嘿，小河沟里还真的有流水，里面还有顺水上游的小鱼哩！

金晓灵眼明手快捉了一条，他赶忙在河沟里扒了一个小水凼，把鱼儿放了进去。吴明明一看到水凼的鱼儿，比金晓灵还高兴，他急忙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墨水瓶，倒掉瓶子里的墨水，又把瓶子洗得干干净净，装满清水，然后又把水凼的小鱼捉到瓶子里，小鱼儿在瓶子里撞来撞去，两个人玩得津津有味。

玩了一会儿，善于动脑筋的金晓灵提议又换新的花样。

他在小河沟里用沙土筑了一道挡水的埂子，把水囤积起来，叫吴明明在下游也筑一道埂子。金晓灵要用他埂子里蓄存的水冲垮吴明明的埂子，吴明明非常赞成这种新玩法。

很短的时间，金晓灵在河沟里筑起了一道沙埂子，蓄积了一会儿水，估计差不多可以冲垮吴明明的埂子，他大喊一声：

“吴明明，扒埂子放水啦！”吴明明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金晓灵就一下子把埂子扒开了，随着水头直冲下面吴明明筑起的挡水埂子，他的埂子就快要冲垮了，吴明明像一只小青蛙一样，翘起小屁股，跳到这边，又跳到那边，不停地往埂子矮的地方加沙添土，但不一会儿，吴明明的挡水埂子还是被冲垮了。

金晓灵玩兴正浓，忘记了当天在学校里老师布置的作业，傍晚才浑身透湿地回到父亲的宿舍。

慈祥 and 和善的父亲见金晓灵回来晚了，帮他换上干衣服，没有指责迟归的儿子，而是慈祥关爱地问：“晓灵，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

“我，我，我在学校背书去了！”金晓灵害怕父亲的责怪，第一次撒了谎。

“不对吧？你和吴明明在河沟里玩水。撒谎可不是好孩子！”父亲和颜悦色但又认真地说。金晓灵的小脸一下子红透了，两只被水浸泡发白的小手不知往哪里放，知错地低下了头。

“小孩子，要诚实，你还记得我给你讲的‘狼来了’的故事

吗？那个撒谎的小孩王二小最后被狼叼走了。”

“爸爸，我错了，我玩水去了！”他终于向父亲坦白地说出了真实原因。父亲很高兴看到儿子能正视缺点。

“知道错了就好！记住，今后一定不能撒谎！是和吴明明一起玩水吧？”金晓灵诚恳地点着头。他幼小的心灵感到奇怪，父亲是怎么知道自己和吴明明在一起。金晓灵带着疑问吃完晚饭，又开始按照老师的要求做作业。父亲这天晚上要到教室去辅导上自习的学生。

“爸爸，你是怎么知道我和吴明明在一起玩水？”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的金晓灵，在父亲出门时向他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父亲回过头神秘地向他笑了笑：“我用望远镜看到的！”

其实父亲知道他和吴明明一起玩水，是一个老师路过那里时，看到后对父亲讲的，他知道时已经是后来的事。

金晓灵的父亲没有想到，他自己的任何言语，对好奇心强和天真烂漫的儿子，都是充满着诱惑和好奇，引导儿子又进入新的遐想和寻觅。望远镜这个只有部队指挥官使用的军用产品，对于喜欢看当兵打仗捉特务小人书和电影的金晓灵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做完作业后，不太安分的金晓灵，立即开始在父亲房间里翻箱倒柜，他幼小心灵的思维判断，最近几天父亲去了一趟县城，可能买了一个望远镜，是不是等放暑假后才给自己玩。放暑假还有半个月，时间太久，自己还是先睹为快！

就在这只红木箱子里，金晓灵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他毫不犹豫地打开盒，可惜不是望远镜，但同样让他爱不释手。那是一盒香喷喷、油旺旺、做得精制的圆型饼干。

这对只有六岁的金晓灵来说同样具有诱惑力。七十年代的副食品，特别是饼干，那可是高档消费品，农村供销社柜台里都很

少见，像金晓灵这样的家庭也是一年难得见到一两次。

望着香甜味美形状奇异的满满一盒饼干，少年金晓灵经过反复反复的思想斗争，终于忍受不了饼干的诱惑，咽下了几口唾沫后，他伸出颤抖的小手拿了一块品尝起来，这一品尝不要紧，味道好极了！他一下子向小嘴里塞了四块。

学校下自习的铃声响了，他突然意识到父亲马上就要回来。为了不让父亲发现自己的提前越轨行动，他环视父亲的房间后，最后急中生智地想了一个当时认为是最佳的办法。

金晓灵看到父亲的书桌上有不少的墨水瓶子，便取下两个墨水瓶盖，因为盒子的饼干是五块叠在一摞，一个瓶盖有两块饼干的厚度，他吃了四块，便放下两个瓶盖，上面又放三块饼干，盒子中的饼干看不出被他偷偷预支了的样子。他满意地把饼干盒放回红木箱。

当天晚上，金晓灵睡觉后，细心的父亲就发现了儿子的秘密，他这一盒饼干确实是前几天在县城买的，准备给儿子本学期的奖励，没想到儿子提前发现并提前预支了。

第二天晚上，父亲干脆从箱子里拿出那盒饼干对儿子说：“晓灵，我这次在县城买了一盒好饼干，你这个学期要是语文和算术都是九十五分以上，我就奖给你。”

“爸爸，我的功课要是得了一百分，那你就把这盒饼干全部奖给我好吗？”正在考虑怕父亲发现自己的行动的金晓灵，为了掩盖饼干盒里的秘密，求之不得地对父亲提出自己的要求，也是讨价还价。他父亲已经看出了儿子的小九九，点头应允。

金晓灵在饼干奖品的鼓励和诱惑下，学习认真多了，不过他也每天要在父亲不在房间的时候，偷偷地去预支他在红木箱子里期末考试的奖品，每次行动之后，还是把瓶盖放在饼干下面垫着。父亲办公桌子上的瓶盖几乎快被他下完了，不过盒子中的饼

干也越来越少，上面覆盖的饼干平均只剩下两块了。金晓灵的父亲偷偷地观察着自己的宝贝儿子，发现他自从预支奖品以来，学习特别用功，作业做得及时又准确，卷面也干净。很有教育方法的父亲，不由得暗暗高兴，因为，作为大人对小孩子的奖品，本身就是激励孩子学习取得进步，现在已经发挥了作用，做父亲的目的已经达到，心里也就自然满意了。

期末考试结束，金晓灵语文得了九十八分，算术得了九十六分，他骄傲地拿出自己认为很棒的成绩单，兴高采烈地交给父亲，父亲对他的成绩非常满意，当场兑现了诺言，把那盒饼干奖给了他，聪明慈祥的父亲知道儿子的真实心思，不愿伤害儿子的自尊心，故意叫金晓灵自己到红木箱里去取饼干。

金晓灵兴冲冲地拿到那盒早就已享用了大部分的饼干后，趁父亲不在房间的时候，又偷偷地把瓶盖扭到墨水瓶上，他父亲看到后还是没有说什么，仍然假装不知道，一直都没有揭穿儿子的小把戏，父亲就是这样费尽心血想方设法教育他。

面对着熟悉的红木箱，想起儿时往事，金晓灵开心地笑了，真切感到儿时的天真幼稚，调皮捣蛋。不过，自己现在确实长大成人了，更能理解父亲教育自己的方法和心情，自己为往事感到可笑的同时也觉得与父亲在一起时的快乐时光和父子之情。

马坨中学教室区那边传来一阵热烈的掌声，打断了金晓灵的甜美回忆。原来金晓灵的父亲正在一间教室里参加马坨公社和马坨中学为他举办的欢送会。

金鸿源回宿舍时，金晓灵已将他的行李收拾好了，正在用金鸿源自制的卷烟机帮他卷烟。由于金鸿源要抚养四个儿子，三十八元的工资根本就不够用，连当时一角五分钱一包的“大公鸡”香烟都买不起，只好买些烟叶、烟纸，自己制作了一个手动土卷烟机，有时间就自己动手加工一批，然后装在空烟盒里，“以次

充好，冒名顶替”，不过那个年代不算侵权，而是不得已而为之。金晓灵平时经常给父亲当助手，久而久之也自然而然地掌握了土法制烟技术。金鸿源走进来后，轻轻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膀慈祥又疼爱地说：“晓灵，真的晒黑了，听说这两个多月你干得不错，公社的几个书记都夸奖你！人生之路，你是刚刚开始，今后的路很长，相信你的毅力和勇气！”

“放心吧！爸爸，我刚刚走出学堂门，吃点苦没什么，已经开始适应了，听妈说你的肝炎病经常复发，到青石镇后，条件要好些，多去医院看看！”金晓灵很懂事地提醒着父亲。

他们父子俩，说也奇怪，金晓灵从小到现在，做父亲的从来都没有打过他，那倒不是金晓灵没有调皮捣蛋过，而是父子之间好像有一种默契，任何事情都可以沟通理解，平时的交流倒像朋友之间，就连金晓灵的母亲也是这么认为。

又有几个老师进来，父亲忙着去招呼他们，原来大家要为父亲加餐送行，父亲说学校的经费紧张，坚决不同意。大家又怕父亲自己晚上走了，坚持把他的行李搬到学校办公室，大家一定要第二天送他去青石镇中学。正在盛情难却、相持不下的时候，梅林的父亲梅克朗从外面走了进来：“老金，就由他们吧！你要理解大家的一片心情！别管这件事了，你和晓灵到我家去，我私人给你饯行，总可以吧？”说完就把金晓灵的父亲金鸿源拉着往外走。

“爸，妈说等你回去晚饭！”金晓灵悄悄地对父亲说。

“你爸和你都到我家吃晚饭！徐姨不是跟你讲好了？”没想到梅克朗已经听到了他们父子之间的谈话。

金鸿源想了一下说：“这样吧，我一个人去你们家，叫晓灵回家去告诉他妈妈，免得家里边等我们。”

当时没有电话和手机，梅克朗只好同意，金晓灵高兴地走

了，他心里还在想，哪有把人家的鸡打死了，还去吃鸡肉的道理。

这天晚上，金鸿源回来很晚，几个孩子都睡了，他轻手轻脚地走到孩子们的房间里，拿着一把蒲扇，掀开蚊帐，帮金晓灵和金晓星、金晓平赶跑了钻进蚊帐里的蚊子。然后轻轻地把蚊帐掖好，顺手关好电灯，才回自己屋里休息。

临睡觉前，金鸿源兴奋地告诉金晓灵的母亲，他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和梅克朗已经把晓灵婚姻大事定下了，梅克朗和他爱人老徐也都非常愿意把梅林说给晓灵做媳妇，他和梅家约定，等两个人明年都满十八岁后他再正式向梅家提亲。金晓灵的母亲对梅林的印象也不错，十分赞成，但她把柳枝来过的情况，也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丈夫，金鸿源半躺在床头上笑着说：“看来我们的儿子将来说不定有出息，婚姻问题自己就会解决好，也许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多此一举！”

第十一章 唱遍山村

宣传队第一场文艺演出后，肖宏君和大队的其他干部非常满意，对金晓灵和余凤莲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开始还不太相信金晓灵他们能够搞得起来的马坨大队大队长关本世，观看演出后不但喜笑颜开，还特地主动拨款三百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帮宣传队添置了一些新道具和服装。对宣传队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金晓灵组织大家用五天多一点的时间，又一鼓作气地赶排了第二场文艺节目。

按照红山县委的统一布置，也是马坨公社和马坨大队党支部的要求，宣传队从九月初开始，到全大队十八个生产队进行巡回演出。金晓灵和余凤莲一商量，决定到生产队的巡回演出从马坨大队最高的山区戴家山生产队开始。时间定在晚上的九点，因为当时农村收工都是傍晚的六、七点钟，八、九点钟才吃完晚饭。

为了保证演出时间，又不增加生产队的负担，也确保宣传队员们都能集中行动，宣传队规定只要有演出任务，整个宣传队的人都是集中在大队综合加工厂食堂吃饭。今天晚上去戴家山演出，也是第一场下到生产队的演出，金晓灵特别重视，下午五点多钟就组织大家吃了晚饭，余凤莲叫梅林带信来，让金晓灵他们吃饭不用等她，她家来了一个客人，六点半钟准时直接赶到戴家山去。

早早吃完晚饭，金晓灵就带领着宣传队的十几个姑娘小伙子，真是提锣挟鼓，扛枪舞棍，顺着一条两里多长曲曲弯弯的水渠，在一座小型水库边，沿着山间小路，爬了一个长长的陡坡，一个个汗流浹背地来到了演出地点——戴家山生产队的稻场上。

稻场坐落在戴家山的半山腰，这里地势较高，站在稻场上可以把整个马坳大队的全景看得清清楚楚。稻场上除一幢孤独的保管室外，附近再没有其它房子，戴家山的三十多户社员居住十分分散，都零零星星地住在离这里方圆两三华里左右路程的沟沟垅垅，这里没有通机耕路，也没有通电灯，最高最远的住户到马坳公社供销社买一次东西，要走上十几里的路程，很多老太太，几乎一生都没有走出过这个稻场以下的地界，平时这里广播都很难听到，更不说看戏看电影。

戴家山生产队长是一中年汉子，他和小队保管员早就等候在稻场边，见到金晓灵他们宣传队的人都来了。他紧紧地握住金晓灵的手，嘴里一个劲不停地喊：“欢迎！欢迎！欢迎！”

一群看热闹的小孩围在拿乐器和道具的许尉迟、龙凤生等小伙子们身边转来转去，指指点点，好不兴奋。还有两个腿脚不方便，根本不能直立行走，农村称为软骨病的残疾人，不知道怎样得到了宣传队要来演出的消息，刚刚从一里路远的家里慢慢地爬到这里。队长看到后，怕宣传队的人笑话，便安排小队保管员去

找两个人来把他们背回家去，心地善良的梅林和孙敏华赶忙对金晓灵说：“金晓灵，叫生产队长不要把这两个残疾人送走，他们也是想看戏，我们过去在别的地方也见到过这样的人，你送回家后他们又会爬回来，晚上再来会有危险的，他们多可怜！”

金晓灵赶忙去和队长打招呼，两个残疾人连忙爬到稻场边，靠在一棵木梓树上静悄悄地看宣传队的人们。

按照事先宣传队的要求，戴家山生产队的社员已经在保管室前面的水泥晒场上靠后边埋了两根木柱子，龙凤生几个年纪小的演员，一放下道具乐器，就忙忙碌碌地挂幕布，许尉迟和彭兆群等人也赶紧调试乐器，孙敏华带着一帮姑娘检查演出服装和道具，一个个在晒场上忙得不亦乐乎。

突然，金晓灵想到一件事情，这里没有电灯，他赶紧找到队长，队长笑嘻嘻地对他说：“这个你放心，我们生产队没有通电，开夜战有经验，照明的问题我们小队保管员早就准备好了。走，我带你们去保管室里看看。”

生产队保管室值班的地方，金晓灵看到地上放着四个用煤油的大汽灯，另外还有四个当地人夜晚小使用的夜壶，里面装满了柴油，进口的地方塞满了破棉絮。保管员告诉他，这是怕万一煤油汽灯不亮堂，就把这灌满油的夜壶点着，尽管不太文雅，但保证满山遍野都是亮堂堂的。金晓灵高兴地点着头。

“金同志！你是不知道，我们这里从民国到现在，咳！也许是从古到今，还从来没有哪个剧团到这里演过戏，电影队来放过一场电影。你们今天来演出，我们生产队的社员像过节一样，有的还对山岗那边的亲戚说了，请他们也来赶热闹。今天我们打算提前收工，来看演戏！”生产队长一脸诚恳，内心激动地告诉金晓灵。

金晓灵很受感动，此时此刻他才真正理解到毛主席为什么在

延安就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等劳苦大众服务的思想，县委要求丰富群众文化生活，送戏下乡的安排是非常正确和及时的。农村需要文化，贫穷闭塞的农村更需要精神食粮。他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也觉得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很有意义。

余凤莲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她身后还跟着一位姑娘。

“金晓灵，你看谁来了？”听到余凤莲气喘喘的声音，正在和戴家山生产队长交谈的金晓灵扭头一看愣了一下：“柳枝，你怎么来了？”

几个月未见的柳枝，皮肤长得更白皙，人长得更漂亮，穿着也有所改变了，柳枝也在打量着三个多月已经没有见面的金晓灵。

“我和余凤莲是县文化馆文艺骨干培训班的同学，今天到青石镇办点事情，顺便过来看看她，一来就听说你们在这里演出，就跟着过来赶热闹，你欢迎吗？”柳枝笑容可掬地说。

“欢迎！欢迎！不过不能光看望领导，不看看我们当兵的，柳枝！”金晓灵正要回答，龙凤生拉好布幕后走了过来。

“说起来你们都是一个班的同学，你们先聊一聊，我去看看。”余凤莲笑着向金晓灵打了招呼，便去布幕后面检查演出情况。

“柳枝，上次不好意思，你来马坳，我没有回家来，请多多理解！”金晓灵诚恳地说。

“金领导肯定是生产繁忙，可以理解！”又是快嘴快舌的龙凤生代为回答，金晓灵和柳枝都开心地笑了。

“欢迎你来观看我们的演出，不过我有一个小小要求，请你晚上也表演一个节目，龙凤生你说好不好？”金晓灵灵机一动，见缝插针地向柳枝发出邀请。

“你真是处处有心，我一来就拉我的差！”柳枝娇嗔地一笑。

“那好！那好！柳枝，你就独唱：祖国一片新面貌！我经常听到你唱这首歌，唱得特别动情有韵味。”刚刚走过来的余凤莲接着说，金晓灵和柳枝同时点头，柳枝向金晓灵偷偷地瞄了一眼，那一眼让余凤莲和龙凤生看见后，立即产生有点说不准确的感觉。

看到时间不早了，金晓灵要求大家趁天未黑开始化妆，余凤莲也点头赞成，四个人便都向布幕后面走去。

天渐渐地黑暗下来，夜幕已经悄无声息地笼罩了大地。大家的妆也化得差不多了，小队长叫保管点亮了四盏大煤油汽灯，一下子把稻场和保管室周围照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由于稻场地势较高，灯光的光亮照射得很远很远。一些山间田野的飞蛾虫子没头没脑地撞击着刺眼的汽灯。

聪明的小队保管员赶忙又点燃了两个夜壶，挂在稻场旁边的树枝上，熊熊燃烧的火苗把山坡照得更亮，也把飞蛾和虫子吸引过来，真是灯蛾扑火，自取灭亡，慢慢飞蛾和虫子少多了。

许尉迟和彭兆群等人敲起锣打起鼓来，按农村社员的说法，打了一通闹台，一些早早就来到稻场的孩子，早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在山坡上大声呼喊家人快来。已经到达的社员，带着凳子或椅子，忙着在稻场里面占据最好的位子。

不一会儿，夜幕笼罩下戴家山的山间小路上，出现不少打着火把的人向稻场方向移动，整个戴家山生产队的稻场上和周围坡头地尾上逐渐地热闹起来，热闹很快汇集在生产队的稻场上。

生产队长走到台后兴冲冲地告诉金晓灵和余凤莲，生产队的社员一百多人基本到齐了，现在稻场和旁边山坡上坐着估计一起有两百多人，据说是山岗那边的麦阳生产大队，也来了不少人，可以开演了。金晓灵和余凤莲点头同意，并招呼后台作好准备。

戴家山生产队长走到汽灯下面，可能是由于紧张的缘故，结

结巴巴地说：“大家别，别，别说话了，现现在请大队文艺宣传队开开开，开始演节目。”社员们见自己的生产队长结巴了，都开心地哄笑起来，队长赶紧摇头晃脑地跑下了晒场。

身着演出服装的孙敏华和龙凤生走上台来开始报节目，稻场内外一片安静，稻场上的人们渴望着，期待着。

歌声掌声，锣声鼓声，优美的唱腔，悠扬琴胡打破了戴家山长久的沉寂，让一批从未走出农家木门的老人妇女在自己的稻场上看到了他们认为最精彩最好看的文艺节目。

金晓灵和余凤莲本来计划十点半结束演出，应社员的要求又增加了五个节目，柳枝一下子唱了两首歌曲。

演出结束后在回家的山路上，柳枝小声对余凤莲说：“跟你们在一起，真的生活很快乐，这里几有意思，我一个人在天堂山上，简直是太寂寞了。”

“那就将来嫁到我们马坳来吧，我来帮你做媒，挑个好女婿！”余凤莲悄悄地笑着说。

“完全可以！我等着。”柳枝在夜幕中肯定地回答，两个人咯咯地笑声洒在山间小路上。

戴家山演出结束后，十几个生产队都抢着接宣传队去演出，一场接着一场，十几个宣传队人员的嗓子都几乎唱哑了，金晓灵和余凤莲不得不暂停两天演出，在大队礼堂排练一个新节目，让大家作个短暂的休整，也好好保护一下嗓子。

刚刚休息一天，第二天上午，梁平山的生产队长梁启贵又找到大礼堂，非要宣传队下午就去他们生产队，说他们生产队比戴家山生产队山矮一点，但距大队部远一里路，人口多三十户。梁启贵队长好说歹说，有一种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的架势。

金晓灵和余凤莲无可奈何，同大家一商量，个个都说既然人家这么盛情，还是坚持去，梁启贵一听乐开了花，他又马上提出

要帮他把他生产队的好人好事编排一个节目，这也是大队党支部的要求，金晓灵满口答应，叫梁启贵把具体事例一说，金晓灵当场就编写了一段表演唱词，彭兆群、孙敏华马上组织八个演员背词，准备编排了一个节目，梁启贵高高兴兴地回去准备去了。

这天下午大家集中后，肖宏君找金晓灵和余凤莲了解一下宣传队的情况，他俩便安排彭兆群和孙敏华一起把到梁平山生产队表扬好人好事的节目排出来。金晓灵简明扼要地向肖宏君汇报后，请余凤莲作补充，自己赶紧回大礼堂，抓紧大家的节目排练。一到大礼堂，大家都在那里若无其事地坐着，金晓灵一下子急了起来：“么样搞的，还没有架势？晚上要演出，我的老天爷！”

“队长同志，这个时候叫老地爷也没有用，有两个女伢儿有特殊情况！等一下就来了。”彭兆群见金晓灵着急的样子，连忙委婉地解释说。

“什么特殊情况？年纪轻轻？不知道轻重缓急。”金晓灵打破沙锅问到底，孙敏华等几个女孩子偷偷地笑，彭兆群见金晓灵认真起来，只好直言相告：“就是年轻人有，有有，有两个女伢儿来好事了。”

“有好事那跑过么事，那大家一起来分享。”根本不知女孩子好事是何物的金晓灵继续穷追不舍。全场哄堂大笑，彭兆群已经知道金晓灵根本不懂，自己也说不清，见余凤莲从外面走进来，赶紧说：“请余凤莲主任解释，这是她的本职工作。”

“有两个女伢儿有好事儿就跑了，她们到现在还有开工。你说这哪是好事，这是坏事！”金晓灵转身对余凤莲说。

“你真的不知道女孩子的好事是么事？”余凤莲哭笑不得地红着脸问金晓灵，她心目中，一下子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叹，觉得平时沉着稳重的金晓灵，竟然如此单纯得可爱。

“他哪晓得，他屋里四个全都是儿子。”孙敏华一边擦眼泪一边笑着说。

“向毛主席保证，余主任，金晓灵和我从小学到高中是同班同学，老师从来就没有讲过，像他这样思想觉悟的人，可能一个早晨就背得下来三篇课文，但不会知道女伢儿的好事。”龙凤生一边嘻嘻哈哈，一边认真真地说。

余凤莲相信金晓灵真的是不知道，红着脸庞娇嗔地看了金晓灵一眼，赶忙转弯笑着说：“肖支书叫你过去一下，我在这里！”

金晓灵在大家的嬉笑中，莫名其妙走了，当他再回到大礼堂时，大家的节目都已经排出来了。不过几个女孩子看他的眼光有些像刚刚认识一个样。

梁平山生产队的演出也是在一个稻场上，这天晚上来看演出的人很多，大概有三四百人，社员看戏的兴致也很高，每个节目都有掌声，宣传队的同志们越演越带劲，演出到最后一个节目是一个小短剧，名字叫：革命梆声。按照剧情的发展，最后是一名身着军装的解放军，拿着一把手枪从幕后冲上前台，捉住正在与革命梆声中的老大爷搏斗的特务。然后和老大爷一起将特务押下台。

在这个短剧中饰解放军军官的是拉二胡的许尉迟，因为戏不多，就是最后捉特务的三四分钟，两句台词，宣传队的演员少，这些临时配角都由负责乐器的人员扮演。平时这个短剧演到最后，许尉迟都会根据剧情，提前五六分钟放下二胡，走到后台不慌不忙地换上军装，拿着手枪上台。

今天真是碰到鬼了，他明明放在后桌子上的装军装和手枪的黄布包怎么找都找不着，他急得满头大汗，赶忙对金晓灵说：“队长，我的服装和手枪都不见了！”

台上演老大爷的彭兆群和扮演特务的龙凤生正在搏斗，两个

人打了几个回合，就是不见解放军上来，只好接着对打，两个人也打得浑身冒汗。七十年代群众爱憎分明，阶级觉悟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看到革命老人快打不赢反革命的特务，一时间台下群情激奋，义愤填膺，恨不得冲上台去把特务捉住，群众都急得大喊大叫，还有的人急得拍手蹬脚，也有的小孩在喊：“解放军快来！快来抓特务！”

面对如此要命的时刻，没有救场经验的金晓灵也是目瞪口呆，幸亏余凤莲灵机一动，顺手拿了一枝做道具的长枪，喊了声：“梅林，快跟我一起去救场。”

聪明伶俐的梅林赶紧拿起一支长枪跟随余凤莲冲上前台，昏头昏脑的许蔚迟不知为什么也跟了上去。台下的观众正在为台上的老大爷与特务搏斗而助威呐喊，一见余凤莲等三人冲了出来，大都松了一口气，自发地鼓起掌来。

台上的彭兆群和龙凤生正打得难分难解，富有演出经验的彭兆群赶忙一边做动作一边对龙凤生小声说：“后台可能有事了，你装作打不赢我，让我押你下台。”

正当两个人准备收场的时候，突然发现余凤莲带着梅林和许蔚迟持长枪冲了上来，许蔚迟没穿军装也没有拿手枪，而是赤手空拳，此时此刻的彭兆群和龙凤生也不知所措，暗暗叫苦，真的不知道现在该怎么收场，幸亏台下看戏的社员群众已经入戏，跟随着台上的情节互动起来，都在高喊：“把特务捆起来，押下去！”

余凤莲赶忙朝许蔚迟使了一个眼色，顺乎民心，脱口而出：“把特务捆起来，押下去！”

赤手空拳的许蔚迟此刻已经十分清醒，赶紧走上前把扮特务的龙凤生双手往后一剪，大家一起造型亮相走下台，金晓灵赶紧向乐器组手一挥，后台一阵欢乐的锣鼓响起来，全场也响起热烈

的掌声，金晓灵又赶快安排孙敏华上台谢幕，一切总算得到圆满解决。

一回到后台，彭兆群和龙凤生直喘粗气，大家都笑得肚子疼痛，正在这时，一个中年妇女走到台后：“你们今天的戏好像演错了，最后没有解放军出来？”

听到她这样一说，大家的笑声马上都变成惊讶。还真有较劲的，金晓灵马上很奇怪地问她：“你怎么知道的？”

那中年妇女嫣然一笑：“我喜欢看戏，你们在哪里演，我就跟随着到哪里看，已经看你们演四场了。”

宣传队的队员们都感到惊奇，还有这样忠实的戏迷。金晓灵赶紧实事求是地告诉她，演员的解放军服装和道具被人偷走了。中年妇女听到后马上理解地点头走了。大家又继续都忙碌着收拾布幕和道具，准备收工。

正在金晓灵准备带领大家离开的时候，刚才说看过四次宣传队演出的妇女和一个中年男人拉着一个穿解放军军装、不停的挥动手枪、嘴里不停地喊叫“叭叭叭”的年轻人，走过来：“唱戏的同志，你们看看这是不是你们的军装？”

站在旁边送行的梁平山生产队长梁启贵一看就急得大声吼叫起来：“王宝林，你这个疯子，怎么把宣传队的军装穿跑了？”

原来这个有精神病的年轻人也是梁平山的一个回乡知青，由于谈恋爱不成功而得了神经病，后来成了疯子。刚才演出时大家都很忙，他看到后台没人时，把许蔚迟的黄布包偷偷拿走了，穿上军装在路上横冲直撞。队长梁启贵帮他脱掉军装后，疯子又“冲呵杀呵”喊叫着跑了。大家都非常感谢那位中年女戏迷。

马坳大队文艺宣传队送戏进垵，走遍山村，深得马坳大队的广大社员群众欢迎和喜爱，也得到了青石镇区委和马坳公社党委的重视。宣传队被青石镇区委抽调到五峰山万亩油茶会战基地演

出，刚刚返回马坨大队，公社党委宣传委员王学润就赶来通知，要大家作好准备，明天到区里集中排练，马坨大队宣传队将代表青石镇区参加红山县全县农村文艺宣传队调演。宣传队员们听说后都高兴得手舞足蹈，蹦蹦跳跳，正当金晓灵也沉浸在充满美好憧憬的时候。

“金晓灵同志，你的工作有变动，请你现在赶到马坨公社去一趟，余国华书记和肖宏君支书在那里等你，宣传队现在交给我。”王学润走到金晓灵身边小声说，金晓灵听后二话没说，就和余凤莲打了个招呼，在十四双疑惑的目光注视下向公社方向走去。

马坨公社党委书记余国华简易整洁的办公室里，余国华正和马坨大队党支部书记肖宏君商谈事情，两个人现在都有些激动。

“这对金晓灵太不公平！肯定是王学润出的歪点子，他和兰主任是亲戚！”肖宏君面红耳赤地说。

“宏君同志，你要顾全大局，人家兰主任是县革委会副主任，刚才区委张书记还给我专门打了电话，一定要我落实好，还要给他回话。再说兰小平走了，你们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就空出来了！我们还有两吨化肥，明年点上的肥料不就有了，我的老爷！”余国华站起来向肖宏君苦口婆心地做工作。

“余书记，你这是把金晓灵的劳动成果和能力换了两吨化肥，是交换。”肖宏君没好气地回答。

“这个年轻人有培养前途，先抽调到公社‘批林批孔’工作队锻炼一段时间，再回马坨大队任团支部书记，怎么样？”余国华态度缓和很多地说。

肖宏君慢慢抬头望着一脸诚心诚意的余国华，最后也还是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红山县革委会副主任兰咏梅的儿子兰

小平是前年下放到马坳大队的知识青年，他很少在知青点上参加劳动，在母亲兰咏梅的精心安排照顾下，兰小平第一年入了党，去年当上了马坳大队的团支部书记。这次兰咏梅代表县里主持红山县农村文艺宣传队调演。她心里头十分清楚，红山县委正式决定在这次调演中选拔两名获奖的农村宣传队的文艺骨干，进县文化局负责群众文化工作，还有可能保送上大学继续深造。兰咏梅从他的亲戚王学润那里得知，青石镇区派马坳大队文艺宣传队代表青石镇区参加演出，喜出望外，便精心设计了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方案。

兰咏梅直接要自己的老乡——青石镇区委书记张震台帮忙做工作，为了没有破绽，不准金晓灵参加县里的文艺调演。先由王学润从金晓灵手中接过文艺宣传队，把一天都没有过问宣传队事情的兰小平，作为马坳大队团支部书记和马坳大队文艺宣传队长，带队参加全县文艺调演，言下之意马坳大队文艺宣传队的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是兰小平的功劳，为他上调增加实力和资本。事情办成办好了，兰咏梅答应给马坳公社两吨化肥以示感谢。

所以肖宏君刚才和余国华用很长时间理论这个问题，其实余国华也觉得这么做不好，但青石镇区委书记张震台给他下了死任务，他只好违心压肖宏君来完成。

正在两人争执不休的时候，金晓灵走了进来，肖宏君什么都不好再说了，气呼呼地坐在那里，余国华马上笑容可掬地主动走上前去和金晓灵握了握手：“你是金晓灵同志吧？不错，大家都反映你回乡后干得很不错，我们的回乡知识青年要是都像你一样，热爱农村，建设农村，那我们马坳人民公社就大有希望！”

“余书记，谢谢你的夸奖，我做得还远远不够！”金晓灵谦虚地说。肖宏君一脸苦笑地望着他。

“我们公社党委决定把你抽到公社‘批林批孔’运动工作队，

明天你把宣传队送到青石镇区文化站后，就迅速赶回来参加工作队第一次大会。我已经和你们的支部书记讲好了。”

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金晓灵望了望坐在桌子旁边的肖宏君，肖宏君无可奈何地点了一下头。

“我服从领导上的安排！”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金晓灵，很有礼貌地和初次见面的余国华握手后，又朝肖宏君点了点头，二话没说，转身走出了马坳公社，能够参加马坳公社“批林批孔”工作队，这说明是领导的信任，他心里很激动，也很满足，没有半点犹豫和怀疑。

第十二章 劳而无功

第二天上午金晓灵按照余国华的要求把宣传队的十四个人，吃早饭后送到了青石镇区文化站，和王学润接上头后，便准备回马坳，余凤莲带领大家送金晓灵到文化站门口，十几个人心里都不是个滋味，一起搞宣传队，有到县城露头露脸，逛一逛县城的机会，却把当头头的金晓灵一个人留下，大家都于心不忍。

说实在的，当时去一趟红山县城还真不容易，金晓灵已经满了十七岁了，还是六岁那年，青石镇中学组织父亲到白莲水库参观，把他带着路过一趟县城以外，他再也没有去过县城。金晓灵现在惟一记得的是，那次随父亲一道去参观时，在县城十字街口生活服务公司两层楼的旅社前，喝了两杯五分钱一杯、回青石镇后五年念念不忘的酸梅汤。其它的事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他其实真的好想进县城去看看，哪怕住一晚上也行，听说县城现在已有四

五层高的楼房，在县委招待所内还建了一个很大的、也很气派，可以坐一千二百人的大礼堂，据说这次全县文艺会演就在这个大礼堂演出。

“我心里真难受，这么好的机会把你一个人落下了！”余凤莲还是忍不住。

“老同学，是不是再跟领导上要求要求！你把我们送到县城再回来也行。”龙凤生也跟着嘀咕，他早就知道金晓灵很想到县城新华书店去看看。

“吃苦有你，荣誉没有你！这不公平！”孙敏华打抱不平地说，梅林跟着直点头。

“没有什么，以后有的是机会！祝愿大家演出成功！在县城好好玩一玩。”金晓灵心里并不知道真正的内幕，但在这个时候，还是多少有点惆怅和隐隐约约的不快。他决定马上和大家招手告别，是怕影响大家的情绪，便扭转头迅速走了。

金晓灵沿着文化站的房屋向右，插到青石镇老街的下街头，他沿着青石板铺设的路面走着，快到街尾的时候，他在一户人家的门口停了下来，想进去看看，但是发现大门是锁着，屋里没有人，便又继续往前走。

这是金晓灵大舅爹张绪朝的家，金晓灵小时候常到这里和年龄相当的小舅和小姨玩耍。记得有一次三个人捉迷藏，金晓灵想躲藏到大舅爹的木架床的顶上，便踩着大舅爹家放在床角落的小便桶向上爬，没想到一不小心，把小便桶给弄翻，幸亏小便桶刚刚倒过，里面没有什么内容。不过小姨一声叫喊：晓灵把粪桶弄翻了！引来了金晓灵最怕的大舅奶扛着棍子大声叫嚷满房间找他算账。

大气都不敢出的金晓灵趁灯光黑暗，胆战心惊地从床底爬到房门口，又从房门口哆哆嗦嗦地爬到厅屋的饭桌底，然后轻手轻

脚地偷偷逃出了大舅爹的家，此后一个多月，金晓灵再也不敢进大舅爹的大门，直到小舅张健到家里来主动告诉他，大舅爹大舅奶已原谅他的过失，追究责任的时效已过，欢迎他再来家里玩，这样金晓灵才又慢慢地开始去大舅爹大舅奶家玩，不过次数少了一些，可能是因为犯过错误，人已经大了不好意思的缘故。

青石镇老街尾也有一个街门楼，不过没有北边上街头的气派，走出街口，左边是一条小河，右边是一道两米高的围墙，顺着围墙走一百多米，就是青石镇区的大礼堂兼电影院。那可是金晓灵小时候常常光顾的地方。

金晓灵这代人小时候做事情有时十分荒唐，爱玩，爱赶热闹，爱看电影，当然这也是儿童的天性。那个年代没有钱，总是千方百计想着玩，看电影是男孩子们的痴迷爱好，听说哪里放电影，就是爬山过河，摸黑走十几里的羊肠小路，路上跌得手破血流的，饿着肚子，那也要赶去。真是没有看到不罢休。那个劲头，那种毅力，那般狂热，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和理解。

那还是金晓灵刚刚随母亲回马坳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当时才八岁，上厕所时听同垸的大同学说，青石镇街上的电影院里今天晚上开始放惊险战斗故事片《地雷战》，大同学说完就跑了，金晓灵赶紧提着裤子追着问，那晚上去不去？大同学神秘地笑了笑，说放学再说。

《地雷战》那可是当时一部打仗打得非常过瘾的新电影，大家在课余时间都在纷纷议论这部电影，都说特别惊险刺激，特别特别的打，打得一塌糊涂，比已经放映了的《地道战》还好看，喜欢战斗场面的金晓灵听了后心里一直痒痒的，在课堂上老走神，一门心思盼望早点下课放学。

那天下午放学后，大家像往日一样，在学校操场上排好路队，准备回家，当时学校规定，学生放学后要排着路队直接回

家，每个路队还有一到两个老师负责护送，马坨坨学生多是一个大路队，当天护送他们路队的是新从县师范学校分来的老师李永康和余元旦，实事求是地讲，他们两个都是非常认真和负责的青年教师。金晓灵他们马坨坨的路队刚刚拐到学校的侧面，走过四户人家，进入水塘边的窄路后，那片茂密的竹林挡住了两个送路队老师的视角，坨子里的大同学陈强国斩钉截铁地说：“走，我们去青石镇看《地雷战》！”

陈强国的话像命令一样，马坨坨的二十八个同学有二十七个，忽然间一下子钻进了竹林，又从竹林钻进了麦地，再从麦地跳下了麦田。当时他们刚刚看过电影《地道战》和《平原游击队》，大家都学会了怎么样在麦田里隐蔽匍匐前进，所以动作如此迅速干脆，不亚于现在的训练有素的特警。

走在路队后面有一段距离的两个年轻老师，走到竹林的拐弯处，大吃一惊，刚才的二十几学生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然不见了，只有一个名叫成雪保的学生还在那里向竹林里东张西望。原来成雪保刚得过脑膜炎的病，反应有点问题，他确实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大家就都不见了。

“他们人哩？”忠于职守的李永康老师急得声嘶力竭地向呆头呆脑的成雪保大声地吼道。

“他们，他…他…他们去…去…打地…雷战…去了！”胆小怕事的成雪保在老师的猛然提醒下，突然结结巴巴地指着青石镇说。

“他们肯定到青石镇去看《地雷战》的电影去了。”余元旦老师一下子判断出来了。

“这里离青石镇六里多路，又是晚上，还要过一条大河，他们又没有和家里打招呼，晚上又没有吃晚饭，要是出了问题怎么办？”责任心很强的李永康焦急地说。

“他们肯定是向青石镇方向去了，这样你回学校去再喊几个老师，我抄近路到河堤上去堵住他们。”余元旦很有把握地吩咐李永康。两个人丢下老实巴交的成雪保，赶忙分头跑去。

金晓灵和同班的陈丛意、余东方气喘喘地跟在几个大同学后面，在麦田里弯腰跑步前进。快到兰溪河河堤时，大家突然听到余元旦老师的喊声：“同学们，你们往哪里跑，不准到青石镇看电影，全部都给我回家！”

“不好，前面有老师拦住了，赶快卧倒！”一个大同学轻喊道。金晓灵和陈顺意、余东方像战士听到命令一样，立即卧倒在一条麦沟里，连大气都不敢出。

当时的农村学校里，很多的学生读书启蒙迟，高年级的同学，有的已经十八九岁了，加上又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大年龄的学生，根本就不怕像李永康和余元旦这样刚刚从师范学校分配来的跟自己年龄相当的小老师。有两个胆大的大同学，突然起身又往回跑，故意在麦田里一边跑一边用手把麦子弄得晃晃动动，好像有很多人，他们运用的是游击战术，要调虎离山，引开老师。

余元旦老师果然上当。

“李老师，快，拦住他们，他们又跑回去了！”

听到老师们的脚步声渐渐地远去，又有一位大同学机警地站起来望了望四周，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才下达了新的命令：“大家赶快分开翻过河堤，从兰溪河里往青石镇方向跑！”

小伙伴们像电影里的游击队的战士一样，弓着腰，翘着屁股，一个个飞速地从麦田里爬起来，快步翻过了河堤，顺着兰溪河的河边向青石镇方向一路狂奔。

快到青石镇时，刚才引走老师的两个大同学从河堤里边的小路上赶了上来，领头的陈强国跟大家约定，也是订立攻守同盟，

明天上午到学校，学校老师追究下来，马坳坑所有在四方祠中心小学读书的学生，不管是哪个班哪个年级的，就必须统一口径说大家都回家了，没有一个人到青石镇看电影，谁当叛徒出卖别人就揍他，叛徒是要开除路队队籍的。人人都当场表态，对天发誓，向《红岩》中的江姐、许云峰学习，决不当甫志高那样贪生怕死的叛徒。

马坳坑的一帮到青石镇看电影的小学生，在青石镇两条新老街道上转悠了六圈，天才慢慢黑下来，最后大家一起来到区桥头边大礼堂院墙外面的河里等候着，同学们身上是一分钱都没有的，现在要看电影就是凭本事，从大门进电影院去看电影那是绝对没门，谁都没有钱买电影票，那里电影院有两个收票员把守大门，还有两个基干民兵协助维持秩序，没有票就不准进，况且青石镇公安派出所的办公室就设在这个院子里。

不过，只要进了前面的院子，大家就能看上电影。不用担心，没钱的农村孩子，他们有自己的办法。不一会儿，在电影院院子的大门口望风的同学跑了过来。

“快，快，门口已经开始收票了，进入的人很多，发电的机器已经响了，快翻墙进去！”

原来，他们要利用发电机的响声和人多入场作掩护才开始行动。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大同学们一个个像铁道游击队队员飞身爬上火车一样，一下子从河里冲上围墙外面的道路，又从路上飞身用手抓住墙头，像猴子一样爬上墙，然后一个鹞子翻身就跳进了院子，很快钻进了有票的人群，进入了礼堂，那动作优美干净利落漂亮。

年纪小的就有问题了，余东方踩在金晓灵的肩头上，刚刚爬到了院墙上，突然一道很强的手电筒光照在他的脸上。

“有人翻墙进来看电影，抓住他！”胆子较小的余东方一听到

喊声，不知道怎么搞的，吓得又从墙上滚了下来，慌作一团的他顺便把已经爬上墙头的陈顺意也带了下来，两个人掉下来都压在金晓灵的身上，他痛得直叫唤。

“安排一个民兵在这里站岗，跳进来一个抓一个，先关进派出所的禁闭室！”电影院的一个放映员在院子里大声说。

金晓灵和余东方、陈顺意在院墙外听到院子里电影院工作人员的布置，吓得再也不敢爬墙了，连大气都不敢出。

电影开始放映，金晓灵和余东方、陈顺意三个人一个个垂头丧气，在电影院围墙外到处转游，他们已经进不去了。回马坳天黑路程远，不敢，最后三个人只好坐在院墙外面听里面放电影，陈顺意一直责怪余东方不该把他扯下来了，心惊胆战的余东方十分愧疚地连连赔不是。念叨很久的战斗故事影片《地雷战》，金晓灵第一次是在青石镇区电影院的围墙角外听到的。

想到这里金晓灵忍不住开心地笑了，这次搞宣传队又是这样，忙忙碌碌，辛辛苦苦搞了一点名堂，到县城里会演自己又落下了，好像和看《地雷战》一个样，忙得不亦乐乎，跑遍马坳十八个生产队，唱遍了村村垌垌，最后还是隔岸观火，也是像当年看《地雷战》电影一样劳而无获。

算了，自己不想这件事了，有新的工作等着去做，金晓灵心里安慰自己。他顺着大礼堂的围墙，看了看当年听《地雷战》电影蹲过的墙角，快步走到青石镇的河街，穿过一座石头的公路桥，沿着公路向青石镇飞机场方向走去。

在一幢依山旁建的颇有些洋气的小平房前，他又向右拐沿着机场公路向飞机场方向走去。这幢小洋房是飞机场的办公地点，也是飞行员下榻的地方，有飞机在这里的时候，机场公路有民兵站岗，戒备森严，禁止行人入内，没有飞机的时候这里就可以自由通行。

今天的飞机场十分热闹，刚走上机场公路的金晓灵，就听到机场上有很多人，在整齐雄壮地喊着：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原来根据红山县人民武装部的统一安排，飞机场上是全县基干民兵班、排长在轮训，这在中国的七十年代“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准备打仗”的要求下，这样的训练是常有的事。

金晓灵穿行在一排排正在走正步的人群缝隙之间，快到溪河边时，他发现这里也有一百多人，在那里朝河堤方向练射击瞄准，他准备从旁边绕过去，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报告连长，请假十分钟，请批准！”

“同意，请按时归队！”

“老金，等一下！”金晓灵听到喊声，扭转头一看，乐得笑起来了：“李向阳，你怎么在这里？”

“我们公社的武装部长在我们大队驻点，住在我家里，他很喜欢我，叫我准备明年去当兵，安排我今年先参加基干民兵训练，锻炼锻炼！”李向阳一边跑一边回答。

“你这家伙运气真好，总是碰到好事情！又碰上好贵人了！”金晓灵拍着李向阳的肩膀无限感慨地说。

“这算什么！余瑞林、王秀娟已经入了党，余瑞林还被选为全县八十一个优秀青年干部，到方畈村当县委点上的工作队员，在那里锻炼培养哩！李建生、周顺华已经参加了工作，张天席还准备去当兵。”消息灵通的李向阳十分羡慕地告诉金晓灵。

“他们进步真快，我这次也被公社里选上，作为马坳公社‘批林批孔’工作队员，准备到一个生产队去帮助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下午就到马坳公社集中学习！”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调包的金晓灵一边为同学们的进步而高兴，一边也还是自豪地告诉

李向阳自己的新动向新安排。

“那太好了，祝你成功，实现你的梦想，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向阳请假的时间到，他要归队去训练，金晓灵便和他告别，大步向兰溪河边走去。

第十三章 工作队员

从青石镇送走大队宣传队去县城调演回来，金晓灵在家急急忙忙吃过午饭，便按时赶到马坳公社驻地的大厅里参加马坳公社“批林批孔”工作队全体队员的集中理论学习。

马坳公社进门的会议大厅坐满了开会的人，正面墙壁挂着一个红布横幅会标，上面白纸黑字：马坳人民公社“批林批孔”工作队成立大会。四周墙壁上也贴了一些小条幅红纸标语，会场气氛有点庄严肃穆，大家都在静悄悄地等待着开会。按照青石镇区委的统一安排，马坳公社党委这次“批林批孔”运动共抽调了六十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其中大多数是复员退伍军人和回乡知识青年。

会议两点半钟准时开始，马坳公社党委书记余国华等公社领导，整整齐齐坐在正前方用三张长条桌拼凑的主席台上，桌面上铺垫着深蓝色的桌布，坐在主席台上的领导，一个个面前摆放着几份文

件和红色封皮的日记本，旁边有一个印有“马坨人民公社办公室”红色字样的白搪瓷缸。会议由马坨公社副书记江一洲同志主持，首先是公社秘书蔡国武宣读中共中央文件。

当时中共中央文件希望通过“批林批孔”运动，肯定法家在历史和现代的作用，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间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批林批孔”运动的核心是批判“克己复礼”，也就是批判林彪复辟资本主义。

学习了中共中央、省地县各级党委关于“批林批孔”运动的文件后，金晓灵基本上弄懂了“批林批孔”运动是怎么回事，他手中的笔记本已经记了半本。那个年代开会和听会的不像现在这么随随便便，可以交头接耳打瞌睡，那时候是十分认真，领导真正像个领导，是很有威信的，也有那个味道。当时的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现在看来只不过是股级领导干部，在公务员系列里不算什么级别，还不好正确确定它现在相当于什么级别，但在当时，在金晓灵这样积极向上回乡知识青年的眼睛里却是大领导。

“现在请马坨公社党委书记余国华同志代表马坨人民公社党委布置这次‘批林批孔’运动的具体工作。”主持会议的公社党委江一洲副书记站起来宣布。

一阵热烈的掌声在大厅里响起，大家听会的精神更加集中，腰挺得更直了，比刚才听上级文件传达还认真，因为余国华书记的讲话，在这里算得上是“最高指示”。

余国华在大家敬畏的目光中从主席台上最中间的座位上站了起来，他清瘦黝黑的脸上带着微笑，炯炯有神的目光从他那眯眯的眼睛里射出来，让人感到他的威严和权力，他双手撑在桌子上，这是他发表重要演讲常见的姿势：“同志们！文件大家刚才学了，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会后各工作小组派人，到江书记那里领材料，再组织深入细致、逐字逐句的学习，真正做到深刻领

会，融会贯通。现在我结合我们马坨人民公社的实际情况，讲讲具体意见！”

余国华说完开场白后，把披在身上的黄军干服，很潇洒地往身后的椅子上一搭，这是他要提高讲话音量的标志。

“前天在区委集中学习的时候，县委宣传部的万部长反复讲，这次‘批林批孔’运动的核心就是批‘克己复礼’，大家都知道不知道，复礼就是复辟！‘克己复礼’就是怎么？怎么？怎么说？”余国华扭头问主持会议的江一洲副书记，只读一年私塾的他，要记住这些复杂的内容和名词是很困难，也确实难为他。

“‘克己复礼’通常的解释应该是要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周礼！”江一洲副书记按照文件一字一句地解释。

当时人民公社的干部，大多数是土地改革后参加工作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理论上是不行，但这批人注重实干。看样子余国华已经感觉到讲理论上的东西，不怎么好讲，老是感到发挥不开，自己越讲越感到有些吃力，根本不是自己的强项，不能在这个上面浪费太多的时间，该发挥自己的特长了。

“我们公社的‘批林批孔’运动怎么开展哩？林彪孔老二都已经死了，批判他们俩是上面的事，我们要学好文件抓住纲，理论联系实际，懂不懂？就是要揪出我们身边的林彪孔老二。‘批林批孔’运动就是当前的革命，我们要通过抓革命来促生产！所谓克己就是忍让，革命能忍吗？你们说说？”

余国华双目圆睁，注视着在下面听会人员的表情，看到有的人向他直点头，又继续讲：“革命能让吗？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请客送礼。‘双抢’能忍着不抢？那是要耽误农时的。农田基本建设能忍着不搞？我们的粮棉油增产从哪里增。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能忍着不抓？我们的面貌怎么改变。怪不得有的地方山未动，水未移，灯不亮，路不

通？这一下子找到根源了。这个林彪孔老二是要我们忍着不学大寨，忍着不搞社会主义建设！有人说我是夜战书记，白天没有做完的，就是要开夜战加班点干吗！叫我不开夜战搞生产我就忍不住，反对我们日以继夜搞生产的，就是林彪孔老二在我们身边的代言人！复礼就是复辟，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他妈拉的一个巴子，……”

余国华围绕“克己复礼”联系实际，声如洪钟面不改色地讲了一个半小时。走出学堂门，金晓灵第一次参加这样会议，既兴奋又激动，记了满满一本子，十几年后他才知道当时人们多么幼稚，余国华书记简直是在胡说八道。不过当时金晓灵还是听得十分认真，记得非常仔细。也弄清楚了余国华讲话的中心思想。这次马坨公社“批林批孔”运动工作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马坨公社二十二个后进的生产队，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最主要的任务是督促这二十二个生产队抓好秋收冬播，盘存库存粮食，以防瞒报私分，实现粮食颗粒归仓上报，实现全公社粮食增产一百万斤的目标。

按照会议的安排，马坨公社“批林批孔”运动工作队分成二十二个工作小组，除了几个公社领导没有分到工作组外，其他人员全部分到了各个工作组，每小组二至三人，金晓灵和一个名叫沈爱国的复员退伍军人分在马坨大队四方祠生产队工作组。两个人认识后，简单地交流了一下，便决定按公社党委的统一要求，第二天早上各自带上行李就进驻四方祠生产队。

四方祠生产队就是马坨中学所在地，第二天上午金晓灵和沈爱国按时来到，生产队长刘志和把他们安排在余名度的家里，两人把行李放好后，便立即开始工作了。他们和刘志和商定，下午就召开四方祠生产队社员大会，传达马坨公社党委在四方祠生产队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决定。

沈爱国也只有二十多岁，比金晓灵大一点，读了两年小学后，一直在家从事农业生产，满十八岁那年应征入伍，当了四年兵，“文化大革命”期间，解放军战士是最吃香的，也是最被人尊敬和重视的，他刚刚复员回乡，就被选上了“批林批孔”运动工作队员。说实在的，沈爱国通过在军队这个大熔炉的锻炼，的确增长了不少知识和才干，但也产生了看不起农村的思想，本来是土生土长的马坨人，但却操着一口四不像的普通话，让人听着起鸡皮疙瘩。在当时的农村，社员把这种人称之为“半吊子”。

按照公社党委的安排，这个工作小组由金晓灵负责，但一进驻四方祠生产队后，沈爱国显然以领导自居，乱作决定，喜欢批评人，开口闭口称老子，有时口里带脏字。与刘志和打了半天的交道，刘志和就在金晓灵面前诉苦，金晓灵见还是第一天在一起工作，劝了劝刘志和，就没有再说什么。

下午的会议在四方祠生产队的保管室前的晒场召开，那个年代农村生产队社员们都喜欢开会，因为开会不搞生产劳动，不出力流汗，还有工分，所以今天小队的社员群众，不分男女老少，都到得特别齐，晒场上的人都坐满了，旁边的稻场里也坐了不少。会议开始时，刘志和向全生产队的社员介绍了金晓灵和沈爱国，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后，会议正式开始了。

按照事先的商量，沈爱国主持会议，由金晓灵传达“批林批孔”运动的文件和公社的要求。没想到会议还没有开始，想过足官瘾的沈爱国已弄出了不少的笑话。

“社员同志们！你们好？”

沈爱国模仿着马坨公社党委书记余国华在公社作报告的样子，披着黄军装，双手撑在桌子上，操着四不像的普通话，拖着长长的音调，像电影上一些大领导作报告。

“这不是下板桥的沈狗子吗，怎么当了四年兵，说话变成洋

味了！”一个社员低声说出了沈爱国的乳名。

“就是他，这沈狗子懂得什么，我们是小学同学，读了两个一年级，还说二加二等于二！”晒场上哄堂大笑。沈爱国不知大家在笑什么，继续拖着长调子往下讲：

“我们是中共红山县委，青石镇区党委，马坨人民公社党委，这个，这个！这个！”沈爱国说到这里，停下来慢慢拿起茶杯喝水，晒场上的社员听说沈爱国是马坨公社党委，都向他投去疑问的目光，大家心里想，这家伙当了几年兵，这次还当上了公社党委不成，金晓灵也被沈爱国的讲话弄得云里雾里。

喝完水后的沈爱国，用手在嘴巴上摸了一下，又继续操着他的普通话说：“嗯，派来的！”

会场上马上传来一阵更响亮的哈哈大笑，金晓灵也被沈爱国的如此表现逗乐了，望着自己的同事笑了起来。沈爱国见社员们和金晓灵都笑了，以为自己讲话讲得好，更是洋洋得意，继续借题发挥。

“这次‘批林批孔’运动，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布置的，林彪孔老二本来想‘克己复礼’，林彪怕自己身体不好，活不过毛主席，所以跳出来复礼，也就是马坨人民公社党委余书记说的忍让。大家听说没有，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沈爱国把自己在部队里道听途说的一点东西，又把余国华的报告断章取义，添油加醋地胡言乱语地讲了一通，他东拉西扯地讲了一个多小时，还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急得初出茅庐的金晓灵不知如何是好，说实在的，也不好直接叫他不讲。四方祠生产队长刘志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硬着头皮说：“沈同志，时间不早了，快到收工时间了，你是不是歇一会儿，喝点水，请金同志传达传达文件？”

“沈爱国，休息休息吧！请金同志讲一讲！”底下的一个年轻社员也有意见了，大声喊叫起来。

“那好，我先讲到这里，现在由金晓灵同志传达文件吧！”沈爱国很不情愿地宣布，他还是觉得未尽兴致，脸上流露出遗憾。

金晓灵见沈爱国东拉西扯快两个小时了，考虑到听会的都是最基层的社员群众，中共中央文件上的有些东西他们听都听不明白，便简单明了地传达上级关于“批林批孔”运动的文件，具体传达了公社党委的对生产队粮食清包查库安排，金晓灵讲话都是当地语言，讲得生动活泼，联系实际准确，大家听得很认真，当他讲话结束时，全晒场上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就在工作组进驻四方祠生产队的第一天晚上，沈爱国没有住在房东余名度的家里，而是偷偷地跑回自己家了，按照当时工作队的规定，是违反纪律的。

金晓灵刚刚睡下，在静悄悄的黑夜里，他迷迷糊糊地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凄惨地大喊：“陈家祠堂着火了！快来救火！快来救火！”

在睡梦中醒来的金晓灵，心里一惊，知道情况不妙，半点都没有犹豫，一下子从床上翻身爬起来，飞快地穿好衣服，打开房门往外冲，在房东的堂屋的大门口，他发现余名度的七十多岁的老父亲还没有睡觉，正在门口向发火的方向东张西望，便和他打了个招呼后，头也不回地向火场奔去。

陈家祠堂位于四方祠生产队的村中间，靠近马坳中学。这个祠堂是一个联体建筑，从大厅进入，里面一共住了九户人家，大火是从靠近大门口的右边烧起的，金晓灵赶到时，火苗已从窗户往外冒，把祠堂外面的空地照得如同白昼，空地里的周围已聚集了十几个人，住在祠堂里面几户人家正纷纷从里面往外跑，有的还是赤身裸体，哭声喊声一片混乱。

“金同志，你可来了！这怎么办？这一烧就是九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烧起来的。”住在陈家祠堂旁边的生产队长刘志和见到金晓灵就焦急地说。

“不得了，祠堂大厅的楼上全部是生产队储存的耕牛过冬稻草，那一烧着了就完了！”人群中小队的保管员接着说。

“快拿定主意，快决定怎么打火！”在场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年轻的金晓灵身上，此时此刻初出茅庐的金晓灵，一下子感到自己的担子和责任十分重大，而且必须迅速作出决定。

“现在不是查找失火的原因，而是研究灭火的办法！谁有好办法？”金晓灵非常冷静地回答并提问。

“现在最好的办法，把几个人先上房顶，将大厅和右边着火的房子用锄头捞出一条断火路，不让火烧到大厅里！”一位老人走过来对金晓灵建议，金晓灵一听，觉得有理，来不及想更多的方案，这个办法可行，他马上冲着人群一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带头跟我上房顶！刘志和队长赶快组织大家取水来。”

金晓灵叫人搬来一架长梯靠在祠堂门口大厅与着火的房子中间，他拿着一把锄头第一个迅速爬上了屋面，毫不犹豫地踏着屋顶的瓦片冲向了屋脊，在他的带领下，生产队的几名党团员都纷纷先后爬上了屋顶，大家奋不顾身地在屋脊上很快捞出了一条断火路。

真险！刚刚在屋顶上扒开一条断火路，大火就烧上了房顶，火苗从屋顶被扒开的缝隙中窜了出来，金晓灵赶快号召大家递水上来，冲出屋顶的火苗被压了下去，刘志和又组织社员迅速向上递水，在水源源不断地泼向大火后，熊熊燃烧的大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火苗慢慢开始熄灭了。

看到终于熄灭了的火场，精疲力尽的金晓灵和在屋顶上打火的几个人长长松了口气，大家慢慢地从屋顶上往下爬，说也奇

怪，刚才上房的时候，金晓灵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怕，可下房的时候他突然害怕起来，他发现脚下的屋顶，都是用横着的木头，竖着的梯子架着的，而自己踩着的瓦片是放在上面的，底下是空的，脚踏上去就碎了，稍不小心就会掉下屋顶，他真不知道刚才是怎样冲上房的，在一个人的帮助下，金晓灵从屋顶上慢慢地爬了下来。

陈家祠堂门前渐渐恢复了平静，打火的人各自寻找到自己救火的工具后陆续离去，住在祠堂里几户人家，也开始向屋里搬进刚才救火时搬出来的物品，只有直接起火的那一家五口人还站在门口的空地里发呆和哭泣，生产队长刘志和正在安排他们到生产队保管室的空屋里休息。看到金晓灵从屋顶上下来，在场的人们都围了上来。

“今天要不是金同志当机立断，带头上房捞开了隔火路，恐怕这九家都烧光了！”

“感谢你们党团员！感谢金同志！感谢各位乡亲！”九家住户的人都围过来道谢。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飞来横祸，没有办法，但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就是要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广大贫下中农都是一家人。”金晓灵一边回答，一边安慰起火的住户。又走进失火的人家屋里，仔细地检查一遍，发现火源全部熄灭，再也没有危险，这才走出祠堂的大厅。

看到受灾户的社员群众跟着刘志和一起向生产队保管室走去，金晓灵这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房东余名度的家里，余名度给他送来了烧好了的洗澡水，金晓灵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便倒在床上睡着了，睡得真香。

第十四章 派饭风波

金晓灵昨天下午在四方祠生产队全体社员大会上条理分明、抑扬顿挫的讲话，昨天晚上陈家祠堂的熊熊大火中临危不惧、随机应变的表现，已经在四方祠生产队引起了全体社员群众的尊敬和好感，一大早就很多的社员群众上门来看望和问候他。

第二天上午，马坳公社党委书记余国华和马坳大队党支部书记肖宏君都赶到四方祠来慰问他。对工作组进驻四方祠生产队以后的工作，表示十分满意，表扬他们旗开得胜，并决定在马坳公社“批林批孔”运动工作队简报上予以书面表扬。

马坳公社和大队的两位书记走后，刚刚赶到生产队的沈爱国阴阳怪气地说：“金晓灵，你的人缘不错，你的机会也不错，社员们都在夸奖你，昨晚我怎么会跑回家去哩？”

“你在这里，我相信你比我还要勇敢，更有办法！”金晓灵一脸诚恳地回答，让沈爱国不好再说

什么了。

“今晚上要是再发一次火就好了，也让我表现一下军人的形象！”沈爱国自言自语。

“沈爱国，你这是什么话，怎能这样想？失火是天灾人祸，怎么是一个表现的机会哩？”金晓灵听着不高兴地问。

“嘿嘿！嘿嘿！别认真，我说着玩的。”见金晓灵态度严肃起来，沈爱国赶忙搪塞着。

一连几天，两个人上午帮助生产队清仓查库，下午组织群众学习，把“批林批孔”运动在四方祠生产队抓得有条不紊，有声有色。

那个时候基层干部在农村生产队驻队蹲点，上级机关都要求干部要与社员群众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金晓灵他们的“批林批孔”运动工作组也不例外，同样实行“三同”制度。也就是一家一户地吃派饭，所以每天吃饭都由生产队长刘志和轮流安排在贫下中农成分的社员家里进餐，地富反坏右都不去。这一天金晓灵和沈爱国轮到在一个名叫李永康的社员家里吃饭。

李永康是一个从青山县占家河水库库区来的搬迁户，同时搬迁到四方祠生产队的还有他父亲李铁锁和弟弟李永图，那个时候搬迁费用低得可怜，他们在库区就是贫雇农，搬迁到这里，还是困难户。七十年代以前，因为工作组的同志在家吃派饭，本身就是对贫下中农社员家庭一种待遇和信任，所以各家各户对工作组的同志来家里吃饭也都非常重视和认真对待。

李永康的父亲李铁锁听说工作组派饭在自己的儿子家，这位土改时的贫农协会主席，专门到儿子家里打招呼，要他讲卫生，说条件不好把屋里打扫干净，再没有吃的要让工作组的同志们把饭吃饱，见儿子家里没有菜，就把自己自留地种的几颗黄豆拔了送来。一切都嘱咐一遍后才离开儿子的家。

早上起床梳洗完毕后，金晓灵就约沈爱国去吃饭，沈爱国半天没有吱声，磨磨蹭蹭地也不起身，过了好一会才开口：“金晓灵，我不想到李永康家里吃饭，听说他家是全生产队最穷最脏的一户！”

“那怎么行，派饭是制度，已经安排了不去吃饭，人家都准备了，那不是浪费？你也是农村人，困难大家都一样，不去吃饭就是看不起人家，也是阶级感情问题！农村有句俗话，歹店住一宿，歹饭吃一餐，没有那么些讲究，走吧。”

金晓灵耐心地做沈爱国的思想工作。通过半个多月与金晓灵的共事和接触，目中无人的沈爱国已经开始慢慢佩服金晓灵的为人和工作能力，见他这样一说，尽管内心不情愿，最后还是起身跟金晓灵走出了房东余名度的家。

李永康家里确实很困难，住房恐怕是四方祠整个生产队最少的一家，他家坐落在村中一个小山嘴上，三联地基已打好，但因没有钱，只先做了一联屋，孤零零地竖在那里。由于没有木材做门，大门还是用一口农村晾晒东西用的旧晒羌代用。已经建成的一联屋一分为两间，进门的一间是堂屋和厨房，里面是一家三口的卧室和储藏间。屋内的墙壁没有粉刷，有的大墙缝隙中还可以看到外面，靠窗户边搭着一个土砖的灶台，没有烟囱，所以整个屋里都被烟雾熏得黑乎乎的。在进门的对面靠墙放着一张桌面被烧了很多火印子的破旧八仙桌，桌子上一个泥巴做的炭火炉子，里面烧的不是木炭，而是几根小柴禾棍子，一缕缕白烟向屋内飘荡。炉子上面放着本地人家用的一个黑乎乎的铸铁吊锅，锅里煮着已经发黄的半锅萝卜菜，根本没有一点油星，旁边摆着两个大菜碗，一个半碗腌咸菜，一个浅半碗青辣椒炒青黄豆，说实在的，李永康家里为准备工作组的两个人来吃派饭已经竭尽全力和倾囊相授了。

金晓灵和沈爱国在主人的热情招呼下走进了李永康的家门，金晓灵直接走到方桌子边坐下等待吃饭，可是沈爱国却站在门口，朝屋内四处打量，老老实实的李永康看出了沈爱国的意思：“沈同志，我家条件不好，屋内到处的卫生我早晨全部都打扫了一遍，快请坐吧！”

沈爱国看到屋内是很干净，椅子上也没有灰尘，便走过去坐在金晓灵的对面。李永康的妻子赶忙给两位工作组的同志各盛来满满一大菜碗米饭，金晓灵从学校住校读书时就固定了饭量，每餐不超过四两米的标准，便起身走到灶台上，说自己吃不了那么多，免得浪费了，将米饭赶了一半锅里，并招呼李永康一家人都来吃饭，当他回到座位时，发现沈爱国一双眼睛一动不动地瞪着那碗腌咸菜，双手根本没有拿筷子和端饭碗的意思，金晓灵不知沈爱国又在发什么疯，有李永康一家人在跟前，他不便说什么，只是低着头吃饭。他刚要把筷子伸向腌咸菜碗里夹菜，发现沈爱国朝他一直在眨着眼睛，他习惯性地朝腌咸菜碗里一看，发现碗里有一个白蛆在爬动，他赶快将手缩了回来，犹豫一下后，他就把筷子伸到吊锅里夹了一点萝卜菜，继续大口大口地吃自己的饭。

“哎呀，我有点不舒服，我先走了！”金晓灵还没有抬头，沈爱国突然起身朝门口走出去了。

“沈同志是吃不惯我家的饭吧？”李永康自言自语地嘀咕着。

“不是的，他早上就不太舒服！可能是胃病犯了。”金晓灵只好帮沈爱国打圆场。

早饭后，金晓灵一直没有见到沈爱国，金晓灵继续坚持在李永康家吃饭，晚饭吃完了，金晓灵掏出一斤半粮票和三角六分钱放在桌子上。当时不管是国家干部还是农村干部，在社员家里吃派饭，政策规定每餐应该付给半斤粮票，一角二分钱。付完钱，

金晓灵正准备起身，李永康读小学二年级的女儿跑到桌子边，把金晓灵付的三角六分钱数了三遍，然后高兴地说：“妈，我买作业本子的钱够了！”

金晓灵见此情此景，心里泛起深深的怜悯，同情地伸手轻轻摸了摸小姑娘的头，和李永康夫妇打过招呼后，心情沉重地走出了李永康贫寒的家。

回到房东余名度家里，沈爱国已经回来了，正躺在床上睡觉，满屋都是酒味，他满脸通红。见金晓灵进门：“你、你、你今天一天都、都在他家吃、吃、吃饭？”

沈爱国说话舌头都硬了，看样子喝了不少的酒。

金晓灵见此情况，心里很不高兴，他不喜欢喝酒的人。便应了一声，抽身走出了余名度的家，沿着一条山边的小路，摸黑向马坳中学方向漫不经心地散步。在马坳中学漫不经心地转了几圈，很晚才回来，一进屋上床就睡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沈爱国好像昨天什么事情都没有一样，主动邀金晓灵去李永康的父亲李铁锁家吃早饭。

按照生产队长刘志和的顺序安排，今天早上开始在李铁锁家吃饭，李铁锁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李永康是老大，人也本分老实，当地人称之为有点吝，所以家里的条件较差。小儿子和姑娘都很聪明，一个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一个在马坳中学念初中，务农的小儿子和读书的姑娘都跟着李铁锁一起生活。

金晓灵和沈爱国边走边聊，很快来到了李铁锁家的三大联新瓦房前，李铁锁和他的小儿子李永图都站在大门口迎接他们，不知为什么李铁锁伸手拦住了走在前面的沈爱国，笑容可掬地对金晓灵说：“金同志来了，快请屋里坐！”

“师弟，来，来，屋里面请！”李永图比金晓灵高一届，也是青石镇中学毕业的，过去就认识，他走过来热情地把金晓灵请进

了客厅，因为两人是校友，李永图比金晓灵大两岁，所以他称金晓灵为师弟。李永图的母亲和妹妹已经在客厅的大方桌上摆好了饭菜。金晓灵以为李铁锁和沈爱国要说什么，便没有在意刚才的情景。他在主人的热情邀请下，坐在了大方桌的左边，当地农村称之为首席，是最尊贵的客人坐的。

就在金晓灵坐首席的时候，沈爱国笑着对李铁锁说：“大叔，有什么话，边吃边说好不好？”

“我儿子的饭不吃，你还来吃老子的饭！”李铁锁话中有话，连说带骂，不亢不卑不紧不慢地回答。

“我，我，我昨天病了，身体有点不舒服！”沈爱国脸色一下子白了，明白了个中原因，一时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身体不舒服那就回去休息吧，我们家没做你的饭！”李铁锁斩钉截铁毫不留情地说。

金晓灵听到这里，知道事情不妙，赶忙起身准备去大门口劝说一下，李铁锁的老伴和姑娘把他拉住了。

“金晓灵，你不能去劝，我父亲的脾气十分倔犟！你去了也没有用，他是肯定不会让沈爱国进门的！”李永图赶忙对金晓灵说。

李铁锁是在解放初期农村土地改革、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锻炼成长出来的翻身农民，也是土地改革时期农村革命积极分子，是当时库区有名的“土改根子”，旧社会苦大仇深的他，土地改革时就是贫农协会主席，他举双手、从内心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对地富反坏右疾恶如仇，对坏人坏事坚决斗争，决不手软。他坚定地相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理论。

土地改革时，他们那里有一个土地改革工作队员和一个富农的女儿乱搞男女关系，不帮穷人说话，反而帮富农撑腰，李铁锁硬是带领几个贫下中农，拿着一把大刀，闯进那个富农的家里，

把正在架子床和富农女儿睡觉的土地改革工作队员，赤裸裸地从床上拉起，送到区土改工作队队长面前，从那以后李铁锁的名字在当地广泛传开，一些干部不坚持原则，违法乱纪，群众就会说：你们不怕李铁锁来治你！

金晓灵和沈爱国都听说了李铁锁过去的英雄壮举。好在沈爱国此时此刻内心有愧，又怕生产队里其他人看见，也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默默无语地转身走了。

“公社的余国华书记叫我通知你和金同志，今天上午八点钟到公社开会！”李铁锁一边进门一边硬邦邦地说。

金晓灵和沈爱国两人听了心里都暗暗叫苦。

“我父亲早上一大早就去公社找了余国华书记！”李永图小声地向金晓灵透露。

李铁锁走进屋关上门，快步回到饭桌上方头的位置坐下，他平静得好像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金同志，快吃饭，饭都凉了，你们上午要开会！”

“嗯，大家都吃！”金晓灵对这位平时少语寡言的李铁锁老人刮目相看了，深深感受到农村的俗话：贫下中农不是好欺侮的！

桌子上的菜还是很丰盛的，共有六个大碗，这在当时的农村生活是好的。李铁锁一家轮流劝金晓灵多夹菜吃。金晓灵一边应酬一边想着沈爱国和上午的会议，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李永图为了打破桌子上的尴尬，笑着说：“师弟，你还真不错，我们生产队的社员群众都在夸奖你，说你能说会做又勇敢。”

“初出茅庐，请师哥多提醒！大家有什么意见也请直言相告！”金晓灵客气地寒暄。

听到儿子在夸奖金晓灵，几次欲言又止的李铁锁慢慢地放下碗筷，一脸无奈地对金晓灵说：“金同志，我们家自土地改革以来，就是土改根子，过去在库区的时候，县区社工作组都在我家

住过，土地改革共产党就是依靠我们贫下中农进行的，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搞‘批林批孔’运动，中央文件上还是说要依靠贫下中农！”

李铁锁越说越激动，金晓灵也想了解他为什么对沈爱国这样做，难道仅仅是昨天没有吃他儿子的饭吗？见金晓灵在认真听自己的诉说，李铁锁又继续讲：“我认为沈爱国根本不是共产党的工作组，他像过去的国民党，是忘了本变了质！”李铁锁气更大了。

“当了几天小兵，没扛几次枪，却忘记自己在哪里生哪里长！你听他那个普通话说的膈样子。”儿子李永图插话道。

“你说气人不气人，我家康儿的环境不好，人笨手笨脚，没有做好人家，没有好东西招待工作组的同志，但我们拥护共产党，我们欢迎工作组！他尽了最大的力，才准备了昨天的三餐饭。你是真不错，像共产党的干部，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看得起我们普通老百姓，不嫌弃我们。”看到李铁锁讲话太激动，为了缓解一下他的心情，金晓灵点了点头插话说：“大伯，与社员群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公社工作队统一要求的，再说我们本身也是普通老百姓的一员。”

“就是吗！共产党怎么瞧不起贫下中农哩！共产党怎么能爱富嫌贫哩！沈爱国昨天到我老大家里，连门都不想进，饭碗都不端，却跑到地主婆家里吃肉喝酒，还到处造谣生事，说我家老大不卫生，菜里有蛆，碗筷是黑的，锅是脏的，一进他家就恶心想吐！这是什么阶级感情，他是个什么东西！”

李铁锁接过老伴递过的茶水喝了一口，用上衣袖子擦了擦嘴巴，金晓灵听到这里，大概猜出了李铁锁这么做的真实原因。通过与他继续交流，金晓灵也了解了具体内情。

原来昨天早上沈爱国从李永康家出来后，跑到他在四方祠生

产队住的一个远房姨娘的家里去了，当时对金晓灵和队长刘志和说自己病了回家休息，他在这个姨娘家里住了一天。这个远房姨娘旧社会是当地一个恶霸地主的小老婆，解放后那个地主在土改时，被人民政府枪毙了，她就改嫁到这里的一个富农，平时家里很少有客人，现在当兵回来、又是工作组员的外甥沈爱国主动来家里，自然十分高兴，热情招待。他姨娘夫妇割肉打酒，弄了不少的菜，两人轮流向沈爱国劝酒，把沈爱国劝得烂醉如泥，酒后他把在李永康家吃饭的情况信口开河地描述了一通，本身就爱多管闲事、搬弄是非的姨娘，上午在生产时和一起劳动的几位家庭妇女添油加醋地乱说一气。几个嘴巴没有遮拦的女婆娘马上在全生产队乱传，李永康家穷得叮当响，全家不讲卫生，菜里有蛆，把两个工作组的同志都吃病了。

这些没有油盐的闲话一传十，十传百，闲言碎语十里之内无真信，很快就传到刚正不阿的李铁锁的耳朵里，现在的情况是：两个工作组的同志，在他大儿子家吃病了，已经被送到公社卫生院急救，一个在打吊针，一个在洗胃，还不知道有没有生命危险。

性情刚烈的李铁锁一听说后气得火冒三丈，赶忙把李永康找到家里，不问青红皂白跳起脚来大骂一通，老实巴交的李永康让父亲暴跳如雷、狂风暴雨之后，才慢吞吞地向父母亲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说工作组的金晓灵同志一日三餐都在他家吃的，并没有送到公社卫生院，刚才在来的路上还碰见了，那是别人造谣损他。李铁锁当天下午通过小儿子李永图弄清了真实情况，他气得暴跳如雷，今天便一大早跑到马坳公社找到余国华书记告状，在狠抓“斗私批修”，依靠贫下中农，强调阶级立场的年代，这可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样是土改积极分子出身的余国华如火山爆发，马上决定召开马坳公社全体“批林批孔”运动工作队员

大会，抓住沈爱国这个爱富嫌贫、蜕化变质的反面典型，进行现场整风。

“大伯，先吃饭吧！你不要生气，是不是这中间有些误会？”金晓灵想缓和一下矛盾。

“你不要劝我，快吃饭，你等一会儿还要去公社开会，我不会冤枉沈爱国，这样翻身忘本的人，是不能当工作组成员和当领导的，他比林彪孔老二都不如！”李铁锁还是义愤填膺，不依不让。

金晓灵感到现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劝说都是无效的，便很快吃完饭，和李铁锁一家打过招呼后，连忙赶到公社开会。

事情的发展是严重的，沈爱国当时就被“批林批孔”运动工作队除名了，退回生产队参加劳动，生产队又把他安排上了天堂河水库工地。望着灰溜溜独自一人提前离开会场的沈爱国，金晓灵不知说什么才好。

散会后，马坳公社的秘书蔡国武，急急忙忙地走过来通知金晓灵留下，说余国华书记还有事要找他，他大吃一惊，难道公社还要处分自己，他心里还真是有点打鼓。余国华把其它的事处理完后，笑眯眯地把金晓灵喊到身边：“金晓灵，干得不错，各方面反映很好！”

“余书记，沈爱国的错误我也有责任！”金晓灵想向余国华解释一下沈爱国的事情，主动地承认错误。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提了，也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公社党委很清楚事情的过程，李铁锁是和我一起搞土地改革的积极分子，他不会说假话，冤枉沈爱国，你不要小看李铁锁他这个老家伙，当年土改时他可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抓阶级斗争冲锋陷阵，对地富反坏右从不心慈手软。他要是识字的话，早就参加革命工作了，现在就和我一样，最低也是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听了余

国华的一席话，金晓灵低头不语，不敢再说什么了。

“今年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青石镇区决定在县革委会刘耀武主任的点上，搞学堂岗开山造地工程，区委决定要我带队上工地，你现在就把四方祠的工作跟江一洲书记汇报一下，他再安排其他人员去，你跟我去学堂岗农田基本建设工地，负责工地宣传和工程进度质量！去大工地学习学习，锻炼锻炼！”余国华说。

“余书记，那我什么时候去枫树农田基本建设工地？”

“明天上午，你直接去枫树街吴裁缝的家，我们马坳营的营部就设在那里！”

“好的！余书记，我明天上午十点前准时到达。”金晓灵愉快地答应了余国华。

第十五章 重上学堂岗

学堂岗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位于马坨人民公社前面的兰溪河对岸的枫树山脚下的枫树大队，五年以来这里一直就是红山县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刘耀武同志的联系点。

当时全国都在组织“农业学大寨”，每一年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工程，都要在刘耀武的点上弄一个样板工程，所以枫树大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十里盘山水渠、百亩茶园、百亩桑园、千头猪场、千亩大畈都在全区冬季农田基本建设会战中逐年建成，枫树大队也因此成为了全地区和红山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连枫树大队的普通老百姓都有一种优越的自豪感。但全区其它公社的生产大队的社员，对此极为反感，当然大多数是敢怒不敢言，但常常也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流露出各种怨气。群众私下嘀咕这样的典型是假的，由此类推，像大寨这样的典型恐怕也是假的，都七嘴八舌地议

论大寨是解放军帮助搞建设，国家投资出的钱。

尽管如此，但每年的冬季会战，只要县委、区委决定了在这里干，各公社各大队干部还是积极组织广大社员群众，自带粮食，自带经费，背着行李，扛着工具浩浩荡荡地来到这里安营扎寨，统一思想，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统一上工，继续发扬“龙江风格”，干劲十足帮助枫树大队把旧貌换新颜。

枫树大队经过连续几年的会战建设和自己努力，确实是一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繁华景象。再加上一条国道穿过全大队，在统一的规划下，社员们建房都围绕在公路两旁，自然地在这里形成了一条街道，由于这里是县革委会主任办的点，县交通局在这里设了一个客车站，附近两个公社十几个大队的群众，到县出省都要到这里搭车。也因为县区社三级对这里特殊政策倾斜，一个大队的街面上还有供销合作社、粮管所、食品站、邮递所、收购部等商业网点，所以这里比很多人民公社所在地还要热闹和繁华。

金晓灵按照马坨公社余国华书记和分管“批林批孔”运动的江副书记的要求，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四方祠生产队，和新安排来的工作组的同志进行了简单交接，吃罢午饭后就背着行李，沿着兰溪河的河堤向枫树大队出发了。

从四方祠到枫树的这段河堤大约两华里，整整两里路程的河堤两边都长满了竹子，一走进河堤只见竹子和一条笔直的草丛小路望不见尽头，连阳光都很难照进来，一片阴凉阴凉，刚才已经走得汗流浹背的金晓灵，进入竹林后不到五分钟，便感到背心上冰凉，十分惬意。独自一个人走在竹林小道，除了偶尔听到竹林深处一两声鸟叫，大部分时间都是一种凉飕飕的寂静。

金晓灵情不自禁朝前方看了看，河堤两侧的竹子自然向中间的路上弯曲，像一副椭圆门，但看不到头，他感觉到自己此刻好像钻进了一条竹子形成的地道。再扭转头向后看，可能是因为进

来的距离不长，但还能看得到竹林前方的一点光亮，整个竹林堤道内一个人都没有。面对如此寂静的无人自然竹林，金晓灵仿佛进入了无人之境，与世隔绝了。不知为什么一向胆量很大的他，心里突然感到自己是孤身一人，莫名其妙地从心里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后悔不该走这条近路，但再调头回去走另外的道路，那又太浪费时间，也不是他的性格，一咬牙，他硬着头皮继续大步向前进。为了给自己壮胆打气，希望看到蓝天和阳光的金晓灵把心一硬，头一昂，脖子一伸高唱起电影《地道战》里面的主题歌：

“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男女老少齐参战，要把那强盗敌人全埋葬……”

这个办法还真奏效，唱着唱着，胆子也大了，恐惧感也没了，愉快的感觉油然而生，步子也快了，而且唱歌的声音越来越大。金晓灵自己也不知自己唱了多少遍，唱了几首歌，反正一直唱到走出竹林覆盖着的这段两华里的兰溪河堤。

金晓灵走出深邃阴暗无光的兰溪河竹堤，感到头顶上的阳光更加灿烂辉煌，他长长叹了口气后，又沿着一段长满柳树的河堤走了五六分钟，在一个叫木河沟的河口上，踏着白色的沙滩向河对面的枫树大队走去。由于已值深秋，有水的地方还有一座独木桥，走在独木桥上，金晓灵触景生情，又想起四个多月前初中毕业的时候，自己掉进兰溪河的狼狈情景，不由得嫣然一笑。

正当他快要下桥的时候，发现比自己高一届的同学成柏槐，从枫树大队那边的河堤上不要命地冲了下来。见是金晓灵，瘦骨嶙峋的成柏槐朝他怪怪地笑一下，一下子跨越过去，跳上独木桥，拼命向对岸冲去。金晓灵还没有缓过神来，就看见堤上又冲下来几个人，他赶忙躲闪让到一旁，那帮人边追边喊：“抓住那个坏蛋！”

“你这个家伙，给我站住！”

“坏蛋！看你跑不跑得了。”

成柏槐可能有恐高症，怕过独木桥，在桥上的速度跑的不算快，战战兢兢的，终于在桥中间被后面追赶的人抓住了，几个人在桥上扭成一团，又打又骂。成柏槐知道被这些基干民兵抓住，没有他的好下场，突然一下跳进了兰溪河。

成柏槐从水中一爬起来，便拼命向上游冲去，在河里跑，成柏槐的速度特别快。桥上追赶的人不想脱掉鞋子，又怕河水冰人，便继续绕道过桥去追，这就有利于成柏槐了。此时此刻的他已成惊弓之鸟，经过冰冷河水的刺激，大大增强了他逃跑的爆发力，只见他像发疯的牛犊一样从河里冲上河滩，从河滩冲上河堤，从河堤冲进了那两公里的竹堤，很快不见人影了，那迅猛的速度不亚于体育运动场上运动员最后的冲刺。金晓灵感叹，要是在全县农民运动会上，成柏槐这样的奔跑速度肯定能拿名次。乐极生悲的成柏槐，今天也终于算得上是“虎口逃生”。

事情的起因让人啼笑皆非，成柏槐随他们马家垅生产队长，上午一起到枫树街上号房子，为后来上工地的社员打前站，把房子定好后，队长回生产队去了，留下他在这里照看行李和搭地铺，他是一个没有做完事又总喜欢惹事的人，独自跑到枫树街上闲逛。那时人们很少看到汽车，特别是大别山腹地穷乡僻壤的农村老百姓。在马家垅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参加生产劳动的他，今天居然看到几台汽车从公路上开过，有像房子一样的客车，有大卡车，还有油灌车，也有拖拉机。想到自己这么大的人了，还没有坐过汽车去过县城，真想过一下坐车瘾，成柏槐便站在公路边阴差阳错地白日做起梦来。他老远就瞧见，从青石镇方向开来一辆非常漂亮的黄色军用吉普小车，心头十分高兴，便情不自禁地招手狂喊：“小乌龟车，停下来，小乌龟车，停下来！”

当时有三十八万人口的红山县，只有三台并不高档的大客

车，八台南京卡斯牌的运输汽车。小吉普车只有红山县委和县革命委会合用一台，中国人民解放军红山县人民武装部也只是一台中吉普，不要说老百姓，就连县直机关的科行局长都难看到小汽车，更不用说坐小汽车。实事求是地说，当时一介农民的成柏槐，见到富丽堂皇，飞驰而来的小吉普车时浮想联翩，产生幻觉，偶然疯狂乱喊几句也是很正常的，坐小车的人不理他就什么事情都没有。

但是今天的情况十分特殊，成柏槐真的喊的不是时候，简直是开天大的国际玩笑。他没有想到吉普车里坐着红山县最高首脑，县委书记兼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县人民武装部的第一政委刘耀武。他可是红山县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成柏槐的车瘾没过上，引来了他没有想到的，并决定他今后多年流浪他乡的后果。

刘耀武同志是红山县三十八万老百姓又敬又怕的父母官，敬他的是他有军人的形象和军人的气魄，能干大事，县办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工程一个比一个大，在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很写出了几个县人瞩目的大手笔，诸如此类：斩断蛇山嘴，搬走虎头山，锁住东河水，百里换新天等叫河水让路、叫高山低头、名扬全省、气吞山河的大工程。怕他的是，他以军人的办法和方式简单武断处理事和人，那也是毫不留情，心慈手软。只要他说把你“那个那个一下！”这个人要么就被县公安局民警捉住关一段，或者被县民兵指挥部的民兵请去“学习”一段时间，给你一个好听的名字“群众学习班”。在学习班里学什么，没有去过的人都会感到神秘，去“学习”过的人出来后说再也不想进去了，当地人私下感叹，背地里形容是要“脱胎换骨和磨死一层皮”。看样子今天成柏槐肯定要那个一下了，成为新学期“群众学习班”的一名新学员。

坐在吉普车前座的刘耀武老远就看到一个小伙子在前面的公

路上招手，并没有当回事，他以为是个疯子。叫开车的司机王忠家，直接把车子开到青石镇区学堂岗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去，他要到那里去参加工地会战前的各公社党委书记参加的预备会议。没想到车子到了小伙子跟前，成柏槐车瘾正浓，如醉如痴，照喊不误，而且越喊越离谱，越喊胆子越大，并且实话实说：“你们这些家伙整天坐在小汽车上，到处跑不做事！下来，下来，快滚下来，让我也坐坐！”

由于见到成柏槐在路上招手，平日就不那么怕老百姓的王忠家，将车速减得很慢，他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成柏槐喊话的内容，算不上正人君子的王忠家便别有用心地奏了一本：“刘书记，这家伙怕不是个好东西，在你的联系点上乱喊乱叫，今天又是学堂岗工地工程上马。他可能是故意冲着你来的。”

“对，明天就开工，这么多民工在这里，不抓一抓阶级斗争不行！就抓这个典型。”坐在吉普车后面并以善于抓阶级斗争而闻名的青石镇区委书记张震台补充一句。

“那就那个那个一下！”一直是军人身份的刘耀武，果断地作出了处理决定，用他特殊的语言下达了抓人指令。据说刘耀武平日人很温和，说话也慢，但在处理这些调皮捣蛋，影响他的威望的“愣头青”时，是当机立断，雷厉风行，决不手软。

小吉普车继续向前开了五十米，停在公路旁边的一个检查站，坐在车后的县委办公室一个副主任赶忙跑到检查站，对正在值班的三个基干民兵如此布置刘书记指示，去把那个家伙给抓起来！那个年代抓一个普通老百姓是非常容易的事，是猫捉老鼠，只要阶级斗争的需要就行，何况成柏槐竟然胆敢在公路上，出言不逊，无法无天地拦截县委书记的专车。

三个值班民兵都认识刘耀武的车，刘耀武的指示就是命令，训练有素的基干民兵战士迅速作出了反应，分三个方向，以最快

的速度向成柏槐包抄地冲了上去。

浑然不觉大祸临头的成柏槐，站在公路边，悠然自得，正洋洋得意，还吹起了口哨，觉得自己居然把这辆小乌龟车喊停了。一个当地的老农民看到他那傻里傻气的样子，便小声对他说：“你这个细伢儿，好大的胆子，敢叫县委刘书记的车停下来！你找死啊！不把你捉去关半个月才怪。”

看到检查站冲出来三个带着红袖章的基干民兵，又听到旁人的指责提醒，成柏槐一下子如梦初醒，吓得掉头就往河边拼命地跑。刚才的情景正好让金晓灵碰到了。

金晓灵按照余国华留的地址，很快找到了枫树街中间的吴裁缝的家，因为门口有个裁缝店。马坨公社学堂岗会战指挥部办公室就设在裁缝店后院的五间平房里。

在马坨营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金晓灵住在平房东头的第二间，第一间是余国华书记和马坨公社武装部长沙龙山的卧室兼办公室，第二间房子住了六个人，屋内面积大约二十五、六平方，门口放着一个大方桌，有七八个单人凳子。靠里边窗户的左边是一个长两米、宽八米的地铺，金晓灵在地铺的最外面铺开了自己的行李，他估计屋里住的都是公社的干部，自己年龄最小，睡在最外面是最合适，隔壁的两位领导有什么事，也可以随叫随到。

这个时候余国华不在这里，听说到区会战指挥部开会去了，因为明天整个会战工地要正式开工。沙龙山部长也还没有到，金晓灵安顿好自己的简单行李后，见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便独自一人到枫树街上转一转。

刚刚逛了一下枫树供销社的百货门市部，走出门外，余凤莲和龙凤生迎面走来。

“金晓灵，听说你已经来了，我和龙凤生一起来看你！”余凤莲依旧是一脸阳光灿烂，不过半个多月没看见，长胖长白了一

点，已经很漂亮的她更加楚楚动人。

“你们怎么来了？什么时候回的？”金晓灵好奇地问。

“我们大前天才回来，这不，又让肖支书抓了差，要我来工地负责宣传和统计进度，龙凤生来负责安全和质量！听说你在马坨公社负责宣传，那我们大队的宣传就请你多担当一点！帮帮大姐！”余凤莲笑咪咪地说。

“县里会演反映怎么样？宣传队哩？”金晓灵又关心地问。

“这次会演很成功，全县共有十八个文艺宣传队会演，我们宣传队获得了第二名。演出结束后，县文化局还把我和获得第一名的县城关汤河大队文艺宣传队，带到全县三个大工地进行慰问演出，反应都不错。唉，可惜，宣传队回来后就宣布暂时解散，兄弟姐妹们各奔东西了。”龙凤生赶紧回答。

“可惜这次这么好的机会，你这个功臣却没有去！大家走到哪里都念念不忘！你知道你为什么临时调包吗？”余凤莲不无遗憾地感慨。见金晓灵摇着头，知道他还蒙在鼓里，便欲说又止。

“没什么，以后有机会！”金晓灵心平气和、自我安慰地说。

三个人聊了一会，看到天色不早，都要赶回去做明天开工前的准备，便笑着分开了。

晚上，在金晓灵他们住的房子里，余国华书记召开了马坨公社学堂岗会战工地指挥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一共十二个人，沙龙山部长对每个人都进行了具体的分工，会议结束时，余国华根据学堂岗工地指挥部的指示，安排沙龙山部长陪同青石镇区学堂岗会战指挥部保卫科的人一道，连夜赶回马坨的马家垌生产队把胆大妄为、恶毒攻击县委领导的成柏槐捉来工地，游行示众，批倒批臭。说这是学堂岗会战工地指挥部临时党委会集体作出的决定。

忙活了一晚上的沙龙山部长，很晚才骂咧咧地回来。金晓灵

同屋的几个人都听说了下午的事，从地铺上连忙爬起来向人武部长打听捉拿成柏槐的最新消息。

“狗日的成柏槐，敢坐刘耀武书记的车，我都没坐过小吉普车哩！害得我们摸黑赶夜路，老子脚都走疼了。”沙龙山气愤地嘀咕着。

“抓住了吗？”同屋的人齐声关切地问。

“嘿嘿，狗杂种，这小子灵活得很，巧儿多。我们把他家前后门都堵住了，他从侧面屋檐的窗户丢下一块青砖，大家一听到咚的响声，前后门的人以为他跳窗逃跑，全部都跑到侧面去抓他，那个狗东西真聪明，他却打开前门，大摇大摆地在我们眼皮底下跑了。”沙龙山的话还未说完，屋里的几个人都扑哧扑哧地笑着。

“这叫调虎离山！”

“应该是声东击西！”

金晓灵不知为什么心里倒为成柏槐没有被抓住而感到暗暗高兴，他没有说什么，钻进被子里睡了。

成柏槐自从那天晚上逃跑后，他深知自己闯了大祸，就从此再也没有在马家垅露面了，后来听说他跑到江西省鄱阳湖，在由于吸血虫病而导致人烟稀少的地方，隐姓埋名在那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也是中国当时法制非常不健全的一个缩影。

第二天一大早，枫树街西边的学堂岗沸腾了，青石镇一万多男女劳动力，从自己刚刚结束冬播的田头地角，汇集在这里，打一场为期一个月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的人民战争。

青石镇区学堂岗劈山造地工程，是红山县委书记刘耀武早就计划确定他的联系点上的十大工程之一。这个工程就是要把学堂岗的五座小山搬走，填平四个山垅，形成一个近二百多亩面积的人造平原，明年把这里作为全县百亩棉花示范基地。这项工程仅

靠枫树大队的五百多老百姓是完不成的，必须依靠全青石镇区万人大会战来完成。

今天的学堂岗可谓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标语林立。一片红旗那里就是一个公社的工地，一条巨大横幅标语那里就是一个大队。八个高音喇叭正在播放着《农业学大寨》的歌曲，那雄浑嘹亮的声音完全可以覆盖整个枫树大队的每个角落。

第一次参加这样大型工地工程建设的金晓灵既兴奋而又激动，它按照余国华书记的要求，首先检查了每个生产大队是否有一幅大标语，十五面红旗，大队宣传员是否到位。他一口气跑完了十四个生产大队，与每个大队工地宣传员都接上了头，检查了标语和红旗，发现全部到位后，又原路打转，寻找好人好事的材料。

学堂岗这个地方，金晓灵并不陌生，还是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四方祠中心小学组织学生到这里来参加忆苦思甜活动，他就来过。记得那次来学堂岗时，学校老师在教室里规定，同学们都不准带吃的东西，中午在参观地点吃忆苦饭，可是那天到这里参观忆苦思甜活动的学校特别多，野菜糊糊的忆苦饭农户都做不赢，到了下午两点多钟，金晓灵忆苦饭没有吃上，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当时太阳又大，又饿又渴又晒的金晓灵和自己年龄相当的同学叔叔金鸿亮，看见很多身上有钱的同学都纷纷去路边的代销店买东西吃，囊中羞涩的叔侄俩只好钻进路边的一块茶叶地，摘几片嫩茶叶在嘴里嚼嚼，以解决看到别人吃东西时情不自禁地流出来的唾液。没想到喜从天降，就在金晓灵叔侄俩在茶叶地里采取最原始的办法，以茶充饥的时候，站在茶山顶上的值班老师高声喊：“金鸿亮，金晓灵，有人给你们送东西吃！”

一听到老师喊叫，金家叔侄俩开始根本不相信，仍然蹲在茶叶地里嚼茶叶，听到老师喊了几遍后，这才相信是真的，叔侄俩

欣喜若狂地从茶叶地里钻了出来。原来是金鸿亮的舅舅王少坤住在附近，他路过这里，听说是马坨四方祠中心小学的学生，便打听有没有姓金的学生，老师告诉他金鸿亮叔侄俩都在这里，王少坤连忙到代销店买了四个五分钱一个的发饼。

金晓灵和金鸿亮每个人从王少坤手中接过两个发饼，真是万般激动，待王少坤刚刚离开，叔侄两人便又回到茶叶地里狼吞虎咽起来。很久很久，金晓灵一碰到饥饿难忍之时，就会浮想联翩地想到当年王少坤舅舅，在学堂岗茶山上，递给他的两个发饼，他都要沉思良久，难以忘怀的真诚的感激，油然而生，今天又是如此。

不过今天他没有时间遥想往事，他要赶写几篇新闻稿件。在工地上转了一圈后，金晓灵来到马坨公社工地临时工棚里，趴在一个木箱子上面写出了《马坨大队人员上得齐实现开门红》、《板桥大队七旬老翁上工地》的两篇报道，交给了学堂岗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指挥部工地广播站正好派来工地收稿件的通信员。没想到半个小时后，金晓灵写的广播稿就在工地广播喇叭里播出来了。余国华和沙龙山一见到他时都伸出了大拇指。

在听工地广播站男播音员播音时，金晓灵总觉得播音员的口音有些耳熟，但又不能断定是谁。下午快收工的时候，那个熟悉的男播音员播出了一个通知：请马坨公社负责工地宣传的金晓灵同志收工后，到工地广播站来一趟。

余国华听到广播后，笑着对金晓灵说：“你去吧，要是他们要抽调你到广播站去，就说我不同意，叫他们直接找我！”

工地广播站设在枫树大队的上级机关冯畈公社办公地点的院子内，离学堂岗工地有一公里多路程。金晓灵刚一走进工地广播站的大门，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他：“金晓灵，你可来了！”

“李向阳，你这家伙，我说为什么声音这么熟悉！”金晓灵十

分高兴地叫了起来。

“你们广播站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们站长看到你的稿子写得文笔流畅，标题鲜明突出，准备把你从马坳营抽来搞采访编辑，那是明天的事，今天我们指挥部食堂里加餐，我就利用广播把你请来改善改善生活!”李向阳充满稚气的脸上带着诚恳。

“原来如此，我们公社余书记已经猜到了。你用广播通知我来加餐，要是被领导发现了怎么办?”金晓灵有些担心。

“没有事，他们问，我就说是找你约重要的稿子。”李向阳一副老谋深算、胸有成竹的样子。

“你还真走运!没有参加三天以上的农业生产吧?刚结束民兵训练，又当上了工地广播员!”金晓灵十分羡慕地说。

“嘿嘿!别人都说我天生有福!”李向阳洋洋得意。

晚餐真不错，李向阳到厨房弄了两个菜一个汤，看样子这家伙与食堂的厨师关系不错，每盘菜都是满满的，红烧肉也是素的多肥的少，两个同班同学以茶代酒，说着离开学校后的各种故事，谈着对未来的憧憬，不知不觉地两个人把两菜一汤全部消灭了。茶足饭饱后，李向阳借了一个自行车摇摇晃晃地把金晓灵送到枫树街，分别时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感叹：又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第二天上午，青石镇区委党委宣传委员王运书和工地广播站站长一起来马坳公社驻地找余国华，想把金晓灵抽调到工地广播站去负责采访编辑。不管怎么说，余国华都是瞪着大眼睛：“抽调金晓灵，一没门，二不行!”

金晓灵也不愿意去工地广播站，他喜欢和余国华在一起，他敬佩余国华的为人和处事。再加上在马坳公社营部直接和各个生产大队打交道，人也熟悉事情也好办，不过，最主要的恐怕还是

他对马坨公社纯朴执着的乡土情结。

自从这件事以后，余国华更加器重和喜欢头脑灵活、做事认真的金晓灵，有事无事都把他喊着一块到处跑。马坨公社营部的人都开玩笑说，金晓灵成了余国华书记的专职通信员。

第十六章 工程参谋

金晓灵在工地上除了把马坳营要求应做的工作做得利利落落，精中求精，让公社领导满意外，还抽空回到马坳大队的工地参加一些劳动，常来常往，与一些生产队长都混得很熟。这天他来到马坳大队炮咀生产队工地，他们是专门做学堂岗改地工程外围石岸的，炮咀生产队长余自强见他来了，赶忙喊道：“金秀才，请过来一下！”

身材一长二大，光秃秃又发亮的脑壳，永远都是乐呵呵的余自强是一个做事很有气魄的生产队长，今天却愁眉不展。金晓灵听到他的邀请，马上来到他的身边。

“余队长，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的帮助？”金晓灵热情地问。

“这附近的山上没有专门的石头窝，拉一板车石头要走五里多路，我们十辆板车拉石头，来回一趟要半天，拉来的石头顾不上做！缺石头是常事！”

你能不能帮我出个点子，解决解决？”余自强一脸诚恳、非常认真地说。

“余队长，你这么信任我，这可是余国华书记的工作范围。让我想想吧！我想想，收工时如果想到了办法，再来回答你！”金晓灵边开玩笑边认真地回答，他心里十分清楚，余自强的性格很耿直，是不轻易求人，跟自己谈这个难题，是看得起自己，心里感觉到要认真对待，便继续向前走。

在学堂岗劈山造地的工地上，一心助人为乐、善于动脑筋的金晓灵是出了名的，他多次帮助一些生产队解决一些施工上的难题。一些大小队干部都喜欢和他打交道，就是因为他基本上是有求必应。今天的这件事，看来又是要认真对待了，他边走边琢磨，怎样解决炮咀小队的石头哩！由于他太认真，以致忘记是走在施工的工地上。当他走过一个大队的工地时，突然听到有人大喊叫：“快让开，快让开，石头滚下来了！”

金晓灵猛然惊醒，抬头一看，这个土堂上，由于放土炮后，被炸开的山崖上裸露着不少的石头，大概有一个民工在崖底下施工，将崖上石头震动，石头突然滚向施工的下方，幸亏旁边的人发现及时，有危险的社员们都及时躲闪开了，避免了一场工伤事故。听说前几天已经有几个生产队的社员因这样的事故而受伤，有一个还住进工地临时医院。金晓灵大脑中首先反应出应该写一篇安全生产的稿子，提醒整个工地注意。突然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能否把安全生产和解决石头的问题联合起来解决，他又在工地上反复考察了一会儿，决定应该迅速去找余国华书记汇报自己的想法。

就在金晓灵寻找余国华的同时，富山大队的工地上就出现了刚才的类似情况，一窝高岸上的石头突然滚下来，一个躲闪不及的民工的腿被砸断了，还有两个轻伤。金晓灵在富山大队的工地

上找到余国华的时候，发现一脸焦虑的余国华瞪着眼睛，望着远去的救护车想骂娘，已经熟悉余国华性格的他，没有马上向余国华谈起自己的想法，因为此时此刻心烦意乱暴跳如雷的余国华是听不进任何意见的。当工地又开始复工，恢复平静后，余国华步履沉重地走向马坳公社的工地临时工棚，金晓灵默默地跟在余国华的身后，他已经非常熟悉余国华的火爆性格和心理的变化。

“金晓灵，说说，有什么好办法解决石头砸伤人的问题？”余国华慢慢平静下来眼睛一眨都不眨地盯住金晓灵，仿佛要从他的嘴巴里掏出一个办法来。

“刚才只想写一篇稿子，让工地广播站提醒社员们注意安全！现在我倒有个建议！”金晓灵一边说一边注意着余国华的反应。

“快讲，有什么好建议？”心急如焚的余国华两眼射出了希望的光芒，他真是迫不及待求之若渴。

金晓灵向余国华建议：先写一篇稿子让广播提醒社员们注意安全，然后迅速开一个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强调安全。最主要的建议是防患于未然，提前排险。就是每天中午和傍晚收工放炮后，工地上没有人了，安排炮咀等三个做石岸运石头生产队的劳动力开始进入工地，把放炮后裸露在山崖高岸外面的石头用工具提前凿下来，一可以解决安全，二可以解决石头不足，三可以加快石岸的施工进度和减少炸石头的炸药，节约的炸药带回公社的工程上去使用，这样做可以说是一箭双雕，三全齐美。

余国华边听边思考，清瘦的脸上开始上绽放笑容，金晓灵一说完，他把手在金晓灵肩膀上一拍：“行，就这么着，按照你的建议先干，你去叫炮咀生产队今天就开始试一下！会我亲自去开！”

望着金晓灵远去的背影，余国华脱口而出：“这个好小子，还真是一个好大队干部的苗子哩！”

炮咀生产队长余自强听了金晓灵传达余国华的指示后，把光脑壳一拍，眼睛一亮，只说了两个字：“中！干！”

中午收工后，炮咀生产队的社员一个都没有走，他们在学堂岗工地指挥部解除放炮警报后，又迅速返回了学堂岗工地，余国华叫马坳公社的安全员也继续留在工地上，协助他们注意安全。

工地指挥部开工喇叭一响，余国华就带着金晓灵直奔马坳公社的工地，他们飞快地转了一圈，发现山崖高岸上险石和工地取土道的道路上石头少了，板车运土更方便了。余国华喜出望外，要是三个做石岸的生产队都行动起来，可能效果更好，他心中有数，这个办法可行。当他们来到炮咀生产队的工地时，发现新砌的石岸工地旁边石头堆满了，忙得汗流浹背的余自强刚刚端着一个大菜碗一边吃饭一边咧着大嘴笑嘻嘻：“余书记，这办法真灵，一个中午就干三天的活儿，路程又近又不用放炮！省时省力又有效！谢谢余书记和金秀才！领导有方，秀才有智，我们老百姓受益！”

余国华高兴得连连点头：“对，对，对，说得好！余自强你总结得好，这就是革命加拼命，苦干加巧干！增效又安全！”

看到余国华和余自强兴高采烈，金晓灵也乐在其中。下午余国华在工地召开了马坳公社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按照金晓灵的建议，对工地施工方法和安全生产都作了具体的布置。

几天以来，马坳公社学堂岗工地上再也没有发生石头砸伤社员事故，搞石方工程的几个生产队工程进度明显加快。

这天收工时，家住在炮咀生产队的余凤莲来到马坳公社的工地临时工棚，把金晓灵喊到一旁：“金晓灵你真行！我的自强哥很少服别人的，他这次还真服了你，今晚他请你的客，叫我作陪并代表他来请你！我跟着你沾一次光，收工后我去叫你！”

“余凤莲，你这大队妇联主任是不是又来拉金晓灵的差，叫

他帮你开夜战写稿子？”走出临时工棚的余国华见金晓灵和余凤莲在一起嘀咕什么，便开起了玩笑。

“家门书记冤枉我了，不是拉苦差，而是炮咀生产队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社员群众要慰劳他！”余凤莲对和自己是本家的余国华书记直言相告。

金晓灵也如实地向余国华把情况一五一十地作了汇报。余国华一听，没有反对反而说：“去，这是贫下中农社员同志们对你的信任和接纳，我知道余自强是马坳大队惟一从不请干部吃饭的生产队长！他请你吃饭，那是太阳从西边出来，破天荒。”

“看样子余书记对余自强确实是十分了解，说的是实事求是的。余自强在历次的农村各种运动中，包括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就是这一点过硬，他从不用生产队钱大吃大喝！这次请金晓灵的客，他是专门叫人回去把他自家养了两三年的狗杀了。”余凤莲朝余国华笑了笑，很诚挚地说。

余国华高兴地点着头：“金晓灵，请你永远记住一个简单道理，就是毛主席老人家说的，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是现实的，也是实在的，你只要是为老百姓哪怕是做了一点点好事，他就念念不忘，要从嘴里说出来，要报答你！你要是对他们做了坏事，他们也不会轻易地饶过你！”

金晓灵听着余国华和余凤莲的谈话，从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那就是自己今后要多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

余国华和金晓灵、余凤莲两个年轻人一边愉快地聊天，一边沿着一条机耕道缓步往枫树街方向走去。落日余晖给深秋的群山披上一层美丽的光辉，把三个人的脸也照得通红通红的。

炮咀生产队在学堂岗工地的宿营地，位于枫林街的西头山坡上、枫树大队后垌生产队社员黄河南家里。傍晚时分，金晓灵在余凤莲的带领下来到了这里，余自强和炮咀生产队的副队长和会

计都在大门口等候着两人的到来。见他们俩一到，几个人一起迎了上来，大家寒暄了一阵，余自强非常高兴地叫余凤莲把金晓灵带进厨房。

黄河南家里的地面上，此时到处都是住宿的地铺，只有厨房里灶台前有一块空地方，现在也摆上了一张大方桌，屋里的电灯泡恐怕只有十五瓦，光线非常暗淡，到处都是模模糊糊的。吃饭的大方桌子前面，已坐上了两个人，金晓灵在余凤莲的引导下摸进了厨房，在靠墙壁的地方坐下了，她大大方方地坐在金晓灵的身边，又把余自强喊来坐在金晓灵的右边，看样子余凤莲在炮咀生产队确实能当她这个堂哥的家。

余自强一边招呼上菜，一边喊来了几个小队干部，又请在厨房帮忙摆放碗筷酒杯的房东黄河南一起过来吃饭，大家都在谦让中围绕桌子坐下来，正好八个人，每方两个，座位不紧不松。

看到大家都坐好了以后，炮咀工地做饭的两个嫂子麻利地端上两满满大搪瓷洗脸盆装着的香喷喷的狗肉，另加两菜碗豆腐和两菜碗青菜。农村的菜碗比城里人用的盘子还大一些，这一桌子的狗肉菜肴，在当时农村的日常生活中，确实可以称为丰盛的美味佳肴，金晓灵似乎感觉到几个小队干部的喉咙里咕咕直叫。小队会计忙从身后的碗柜上拿来两个长颈的玻璃瓶，顺手拔掉瓶口上用报纸揉成团做的塞子，边递给余自强边对金晓灵诚恳地说：“我们队长是真心真意请你的客，特地招呼我不要再买四角八分钱一斤的菱角酒，这买的是六角钱一斤的红苕酒！”

当时的粮食十分紧张，国家规定做酒，不能多用粮食，所以一些酒厂就用铁菱角和地梗头等植物类的代用品制酒，那味道是可想而知的，真可谓是甜酸苦辣涩。红苕酒算是粮食酒，这就是小队会计专门解释的原因。

“谢谢！你们太客气了！”金晓灵非常感激地对余自强说。

“不是客气，我这个大老粗能够结识你们读书人，是三生有幸！来来，你的酒我来倒！”余自强站起来给金晓灵斟酒。金晓灵赶紧要起身站起来，却又被余自强的大手按了下去。

“余队长！我我，我，我喝不倒白酒！余凤莲，不不，大姐，帮我说说。”金晓灵赶紧用双手捂住自己面前的酒杯。余凤莲今天只笑不说，余自强把自己的杯子倒满递到金晓灵的面前笑呵呵地说：“就是要喝不倒，哪有读书人不喝酒的道理，我听私塾的先生说，酒越喝得多书读得越顺趟，文章越写得好！”

“那个私塾先生一定是个酒鬼！”

金晓灵的话引起大家一阵哄堂大笑，他不得不又站了起来，因为看见余自强诚恳地望着自己，那神态是不倒此酒不罢休，自己要是不接这杯酒，对方是不会坐下去的。无奈之下只好双手颤抖硬着头皮接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装满白酒的杯子，过去他只是逢年过节喝过母亲做的糯米甜酒。

余自强见大家的酒杯都倒上酒，他端起自己的酒杯，诚心诚意地面对金晓灵说道：“金秀才，你的一个好点子，给我们炮咀生产队解决了大问题，一个中午收集的石头等于过去三天的，我们几个生产队的干部代表全生产队的社员群众感谢你，同时我更敬重你的人品和文才！我们干了这一杯，先干为敬！”

余自强说完，头一昂脖子一伸，一杯白酒倒进了口里，桌子上其余的人早就等不得，也同样豪爽地一饮而尽，金晓灵还从来都没有经过这样喝酒的阵势，看得头皮发麻，脚肚子打颤。他无可奈何地看了看余凤莲，她也正端着酒杯笑咪咪地看着自己。金晓灵双手端着酒杯，不停地颤抖，感到孤立无援的同时，又盛情难却，心里一激动，牙齿一咬，眼睛一闭，也学着余自强和大家的样子，头一扬把酒杯的酒一下倒进了口里。

“哎呀，真辣！”金晓灵还来不及回味，也不敢留在嘴里品

味，就吞进了肚子，一下子感觉到嘴里喉咙里麻辣麻辣，喉咙和胸口发烧发梗，头在摆，泪在流，龇牙咧嘴的。

大家看到金晓灵喝酒的样子，都开怀大笑起来。余自强拿起金晓灵面前的碗，帮他从搪瓷脸盆里盛了满满一碗狗肉。

“秀才，这狗是我自家养的，很嫩！这个时候吃，温补！”

拿大碗吃狗肉，挥舞双手，又啃又咬，金晓灵又是第一次。几个人轮流向他敬酒，没有经验的他可以说是来者不拒，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白酒的厉害。

白酒一喝，狗肉一吃，好言相劝，金晓灵一会儿就喝得脸红脖子粗了，而且全身发烧发燥。已经明显感到金晓灵喝醉了的余凤莲，开始在一旁多次提醒他，劝他不要再喝了，但此时此刻，此情此景，酒精已经发挥作用的金晓灵哪里听得明白，又哪能听得进去。他不但没有少喝反而还端起杯子回敬余自强他们几个人，余凤莲怎么也劝不住，只好在一旁暗暗叫苦，任其自然。

这天晚上，金晓灵醉了，就是人们常常开玩笑说的“现场直播”，吐得一塌糊涂，他第一次知道和尝试到喝醉酒的厉害。好在金晓灵年纪轻，他居然还在没有别人的帮助下，自己摇摇晃晃地走回了马坨公社学堂岗工地营部的驻地，还知道钻进自己的被窝里。不过，他连衣服都未脱就和衣睡着了，这一天晚上他睡得真熟，同屋的人怎么喊都喊不醒他。不过他喝醉了酒还不错，醉得文明，一句话都不乱说，没有影响别人的休息。

走出学堂门后的金晓灵，第一次喝酒就被打败了，而且是大败，自这次以后，他有很长时间，人家劝他喝酒，他再也不敢轻易随便端酒杯了，他是心有余悸。

青石镇区学堂岗劈山改地工程已经有二十多天了，金晓灵也深深感受到毛主席《愚公移山》这篇文章的真谛，也感受到广大社员群众战天斗地的巨大力量。学堂岗原先的三座山丘在社员们

的双手下逐步变小，四条沟壑在社员脚下渐渐铺平，一座宽阔平展的人造平原正在枫树大队奇迹般地出现。金晓灵在学堂岗上通过二十多天的工地会战，感慨万千，真正开始体会出毛主席“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道理。

通过一段时间的农业生产实践和工地的工作和劳动锻炼，金晓灵的农业知识层面在逐步扩大，对工地的任何变化和动态更能感觉。他发现最近工地上工的人员在逐步减少，他找到几个熟悉的生产队长一打听，原来家里的油菜和小麦开始要进行培育了，工地的工程也大头朝下，按照工地指挥部的要求，工地会战下马时间是明年的元月十五日，还有二十多天的时间，所以他们只好偷偷将部分劳动力抽调回去，在家里搞冬季农作物的培育。

金晓灵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决定写一篇《保证质量完成工程任务，争取提前回家搞培育》的稿子，同时他找到余国华书记，提出了自己的新建议。

“余书记，我已经发现工地的人员在减少，主要原因是家里的冬季农作物培育开始了，另外是工地指挥部规定的下马时间还有二十多天，所以大家都在等着拖着看着！”

“是的，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晓灵，你继续谈谈你的想法！”余国华非常认真地听着。

“我建议应该向工地指挥部反映，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以生产队为单位，谁先完成任务谁先回家去搞培育，免得都在工地上磨洋工、拖时间，工程进度放慢，家里培育没人。”

“继续说，继续说。”余国华望着金晓灵满意地点着头。

“我们公社最好抓马坳大队这个典型，他们的工程量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六，要是从明天开始，他们的劳动力全部上齐了，有三五天时间就可以完工，在元旦之前就可以下马，这样对

落后的大队是一个有效的促进，我们公社到时候大张旗鼓地欢送马坳大队民工回村搞冬季培育，以此来促进我们全公社的工程进度！又给想搞冬季培育又没有完成工地任务的干部一个明确的榜样。你亲自找马坳大队的肖宏君支书谈一下，我相信他会积极响应和配合的。”金晓灵一口气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等待着书记的反应。

“好小子，这个主意不错，我马上到工地指挥部去找区委张书记汇报，你代我去找肖宏君把想法和他说一遍，就说是我的意见！”余国华非常满意地在金晓灵的背心上拍了一巴掌。

“今后你就给我当工程参谋，用你的智慧多给我出点子！”余国华在身后继续说。

“好的，我的建议仅供领导参考！”金晓灵谦虚地回答。

学堂岗工地指挥部很快同意了余国华同志的建议，谁先完工谁先下马。四天后马坳公社在马坳大队工地上召开了工程验收大会，金晓灵组织各大队的工地宣传员敲锣打鼓地欢送马坳大队工程下马。从那一天开始，马坳公社其它各大队的工地上开始出现人山人海的情景，每个大队都向马坳大队学习，集中劳动力上工地，马坳公社各生产大队都在元旦过后的第五天全部完成工程任务，在学堂岗劈山造地工程上夺得了头牌。

马坳全公社在学堂岗开山造地工程下马那天，县委书记刘耀武专门来到了学堂岗工地现场，他在一大群县区社队的干部陪同下，在宽阔平坦的学堂岗走了一圈，频频点头，喜出望外。最后他走到余国华跟前，与学堂岗第一个完成任务的公社党委书记余国华轻轻地握了握手，并递了一包当时高档的“永光”牌香烟给余国华，以他那特殊的表现方式表达他的褒奖意思。这包白纸上飘着红旗的香烟，余国华好长时间都舍不得抽，后来在年底的马坳公社年终结算大会上，被肖宏君带着十几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抢去给瓜分了，只留下那个漂亮的烟盒给余国华书记做纪念。

马坨公社在学堂岗劈山造地工程的民工开始陆续回家，站在学堂岗工地，金晓灵放眼望去，感慨万千，来时这里还是山岗沟壑，现在展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即将建成的人造平原，他深深感悟到人多力量大的深刻内涵。他情不自禁地用陕北民歌《南泥湾》的曲调，轻轻地哼唱起来：“再不是旧模样，山坡变平原！”

金晓灵圆满完成马坨公社党委交给的学堂岗劈山造地工地宣传工作任务后，又帮助马坨公社营部的同志做了几天扫尾工作。听大家说今天可以下马回家，昨天晚上他专门跑到工地广播站，和李向阳告别。今天早上一起来，他高高兴兴地打背包，准备回到自己离开了一个多月的马坨垧的家中，看看母亲和弟弟们。

临近中午，马坨公社秘书蔡国武匆匆忙忙走进来告诉金晓灵，叫他暂时不要回马坨，等候余国华书记回来，说是有新任务，可能是要去桃花冲水库工地。

第十七章 转战桃花冲

原来，青石镇区另一个长年农业水利基本建设工程桃花冲水库工程，区委要求春节前完工，马坳公社在这个工地现在负责的是公社党委副书记杜国英，还有公社团委书记吴作中，整个桃花冲水库工地不知怎么回事，就是马坳公社的工程落后了。

五十多岁、身强体壮、浓眉大眼、肥头大耳、一副大官派头的杜国英，也是一个土改时期参加工作的农民干部，解放前他目不识丁，解放后在区委组织的识字班里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和同意二字，文化不高，是当时大多数基层干部之一，群众形象地称之为“大老粗”。这批干部一般来说优点明显：他们崇尚实干，敢于斗争，艰苦朴素，善于吃苦，与群众能打成一片。他们的缺点也是十分突出：主要是理论水平低，强迫命令，工作打蛮，意气用事，作风恶劣，自由散漫。所以他们在工作之中拼命三郎，吃苦肯干有之，但倚老卖老，随心所欲，

放任自流也是常有的事情，也有不少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发生在他们身上。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次群众大会上，不同观点的两帮派的人员在一次全公社群众大会上发生激烈的争吵，已经有人在举棍弄棒子的，准备搞武斗。当时在场负责调解的杜国英见情况危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他想阻挡两派即将发生的武斗。便怀揣着一本当时流行的《毛主席语录》八万八千字的单行本，正气凛然，以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主席台，用手把桌子一拍，一下子把全场给镇住了，然后他冲着台下就振振有词地高声朗诵毛主席的一段语录：“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根本，根本……”

由于杜国英文化水平有限，对毛主席语录背得不熟，“根本”两个字后面的内容他根本就想不起来了，故此在这里停住了，他突然灵机一动，急急忙忙翻开了手中的《毛主席语录》单行本。其实这条语录是毛泽东当时的最新指示，没有收入这个语录本，所以他在八万八语录单行本子里是找不到的。这条语录的原话是：在我们工人阶级内部根本没有利害的冲突。

平时说话是扛竹竿进巷子、直进直出的杜国英，见毛主席语录本子里不管怎么翻，都没有翻阅到这条毛主席语录，急得满头冒大汗，心中一不留神，信口开河地脱口而出：“毛主席语录里说根本，根本，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

台下的两边造反派竟被他滑稽可笑的神态和语无伦次的言语逗乐了，满场都哄堂大笑，想打架的人也收起了棍棒，笑嘻嘻地散开了，自此以后他的声名大振。

马坨公社这次派杜国英上桃花冲水库工地，他有些不乐意，总是牢骚满腹。前几天他听人说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望成龙今天

来到工地检查工作，他便去问河口公社副书记刘水平，有没有这回事，同病相怜的刘水平故意逗他：

“老杜，你老是有这想法，那想法，总在我们这么些同级干部面前说有什么用，那叫隔靴搔痒，望梅止渴，这次组织部长亲自来听意见，你恐怕是一个缩头乌龟，去都不敢去吧？”

“你这个东西，要不要与我打赌？你知道我不敢去？”敢作敢为的杜国英还真的去了。

在桃花冲水库工地指挥部办公室里，杜国英走进去就冲着正在与青石镇区委书记张震台谈话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望成龙说：“望部长，我想向你汇报一下思想。”

“这是我们马坳公社党委副书记杜国英，现在在桃花冲水库工地当营长。”区委书记张震台平常就知道杜国英是一个活宝，赶快向莫名其妙的望成龙介绍。见是公社的基层干部，望成龙客客气气地招呼杜国英坐下说。

“望部长，我从土改时参加工作，一直在马坳公社，干了二十多年副书记，能不能换个地方？”善于观察干部的望成龙看到杜国英是一个“大老粗”型的基层干部，便随口问道：“老杜同志，你自己想换到哪里？”

杜国英一听非常高兴，心里想，看样子县委领导比区委领导好说话些，赶紧要求：“把我调到县直机关怎么样？”

“县直机关的干部本身都多了，没有岗位呀？”望成龙觉得杜国英挺有意思的，便逗他说。

“听说县粮食局缺个副局长？我一直搞农业，可以胜任！”杜国英十分得意地介绍。望成龙见杜国英是来真的，而不是说着玩的，便开始认真了。

“粮食局副局长是副区级？你是公社副书记，那不提拔了。”坐在望成龙对面的张震台书记，听到杜国英向县委组织部长要调

动要官要级别，很有意见，表情严肃不高兴地插话说。

“提拔就提拔了！”杜国英理直气壮地转身，一边走一边回答。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按照青石镇区委的要求，桃花冲水库工地工程进度落后的地方，公社和大队一把手必须上工地亲自指挥。再加上望成龙在杜国英走后，嘱咐张震台要加强对基层人民公社干部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像杜国英这样年纪偏大、资格较老、基层工作时间长的同志，要安心基层工作，不能都想进县城，不能赤裸裸地向组织上伸手要官。张震台在望成龙离开后赶紧打电话给余国华，要求他迅速赶到桃花冲水库工地，召开一个党委委员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好杜国英的思想工作，不要再出类似的问题和洋相。

余国华接到张震台的电话后，要金晓灵赶紧收拾好行李，和他一起转战到桃花冲水库工地，金晓灵二话没说，向余国华表示，一切行动听指挥，党叫干啥就干啥，打起背包就出发！

吃罢午饭，没有休息余国华就通知出发，金晓灵拿着行李就跟余国华走上了公路。

马坳公社人武部长沙龙山和枫树大队党支部书记沙龙舟，都站在一台手扶拖拉机旁。原来沙部长是枫树大队的人，由于枫树大队是县委书记的点，县农机公司分了两台拖拉机给他们，一台省拖拉机厂生产的“神牛”牌四轮拖拉机和一台手扶拖拉机。农村的人都把四轮拖拉机叫中拖，把手扶拖拉机叫小拖。七十年代拖拉机既是农业机械化的标志，有时也是农村基层干部的身份象征，这两台拖拉机平时是耕田收割，拖土送肥。但区里和公社开会时，在汽车少得可怜的情况下，它又是当时基层干部代步的交通工具。在枫树大队形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约定，中拖是驻队工作组长朱积成的“专座”，手扶拖拉机是枫树大队党支部书记沙

龙舟的“专座”。

沙龙山部长见余国华书记要转战到桃花冲水库工地，从枫树大队到桃花冲水库有十几里的路程，便和自己的大哥沙龙舟一说，派一台拖拉机送一下，沙龙舟爽快地派出自己的“专坐”。余国华和沙龙舟热情地握着手开着玩笑。

“谢谢您！老沙，把你的‘座机’送我！”

“为领导服务是我的职责！谢谢您对我弟弟的关心！”

别看貌不惊人的沙龙舟只是个吃农村粮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由于他是县委书记联系点上的支部书记，那就大不一样了，水涨船高嘛。枫树大队所属的上级冯畈公社，那些吃商品粮，拿工资的公社干部，沙龙舟根本不放在眼里，想坐他的手扶拖拉机，没门。余国华是知道的，因为他的小弟弟沙龙山在自己所在的公社当武装部长，这才是沙龙舟派拖拉机又亲自来送行的真正原因。

余国华坐在手扶拖拉机驾驶员的旁边，这是约定俗成成为领导的座位，沙龙山和金晓灵爬上了拖斗车，只坐过一次解放牌敞篷代客车的他很兴奋，沙龙舟嘱咐一句驾驶员注意安全后。手扶拖拉机在噔噔噔的声音中，冒出一股浓烟开动了。坐在车上的余国华和金晓灵使劲向沙龙舟招手致谢，余国华招手的姿势犹如电影上国家领导人出访外国上飞机前的姿势，手巴掌横着摆动。

坐在拖拉机拖斗车上的金晓灵非常得意，他学着沙龙山部长的样子，用手挽着驾驶员靠背后的铁柱子，坐在沙部长的对面，任凭拖拉机的颠簸和风吹，望着路边的树木、田野、房屋向身后走去，感受着公路上的行人投来的羡慕的目光，自豪自在地享受着第一次坐手扶拖拉机的美好感觉。

手扶拖拉机经过半个小时噔噔噔地行驶，在桃花冲水库大坝前面一个山坡上，标有“马坳公社民兵营”的牌子的工棚跟前停下了。当时搞水库工地建设，都是以民兵组织为建制，工地设指

挥部，各区称团，公社称营，各大队为连，生产队为排，基本上是准军事建制。

桃花冲水库已经修了三年，工地上原来搭建的工棚都很旧，实事求是地说这是一个拖泥带水的胡子工程。

这个时候工地还未开工，估计人们还在休息，余国华一行下车后，热情地送走了手扶拖拉机驾驶员，便直接向马坳公社工地民兵营部办公室走去。余国华发现整个马坳营营部的房子的门都是关着的，就是办公室的门是敞开的，里面却空无一人。见余国华一行进了办公室，营部食堂的事务长高新赶忙跟了进来。

“余书记来了？”高新笑着明知故问。

“杜营长哩？”没有看到杜国英，余国华就已经不高兴。

“他昨天傍晚回家了，听说明天上午来！”高新赶忙回答。

“吴作中副营长呢？”余国华紧盯着高新问，高新一下子紧张起来，马坳公社团委书记吴作中现在在桃花冲水库工地担任副营长。

“好像在房间休息！”高新支支吾吾地地回答，不知什么原因，余国华瞟一眼高新后，突然转身向吴作中的房间门口走去，人武部长沙龙山也紧跟随后。心烦五躁的余国华一走到吴作中的门口，伸出有力的大手猛拍了一下：“吴作中！”

这一拍一喊不要紧，余国华和沙龙山猛然听到房间里面一阵慌乱的响声。

“谁？哪，哪个？”吴作中战战兢兢地问。

“我，余国华！”他又在门上拍了两巴掌。

“余书记，我，我，我病了。”吴作中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什么病？病了大白天的关个么事门。”

“发、发、发高烧！有有有三十五度八！”本身读书就不用心、初中还未毕业靠父亲退休参加工作的吴作中竟然不知道三十

八度以上才算高烧。

“什么？三十五度八，三十五度八不算高烧，我看有什么名堂。”沙龙山自言自语想了想，笑嘻嘻地说。余国华也感觉到吴作中房间里好像不是一个人。

“沙部长，你把门弄开。”不知道为什么余国华此时此地要作出这样的鲁莽决定。

当兵出身的沙龙山一听到余国华书记的指示，飞快抬起一脚，一下子就把本来不结实的房门给踢开了。可怜巴巴的吴作中赤裸着上身，脸色灰白，颤颤抖抖，不知所措，半侧着身体靠在床头上，呆若木鸡地没有下床。

“余、余、余书、书记。”吴作中脸色发白，语无伦次，盖在他下身的被子一直在不停地颤抖着。

“一个人睡觉，被子怎么这么高？”很有侦察经验并善于观察情况的沙龙山一边说一边走过去把吴作中盖的被子一掀。

“啊！”一声女人长长的尖叫，把余国华和全神贯注的沙龙山等人吓了一跳。一个姑娘赤裸裸一丝不挂，双手紧紧捂住脸翘着屁股，战战兢兢地蜷曲在吴作中的脚下。

“妈的，倒八辈子霉！遇上了搞皮绊的了！”沙龙山调头往外走，口里骂着娘，余国华先是一愣，待缓过神来后，狠狠地说：“吴作中啊吴作中，你这个混蛋！你发烧，你这是发潮！赶快穿好衣服到办公室，听凭组织处置！”

余国华火冒三丈，转身又走进了营部办公室。

“怪不得我们马坳公社在水库工地上倒数第一，落后这么远，原来全部是你们当领导的思想和品质问题，营长不坚守岗位，不安心工作，到处跑调动要官，副营长搞皮弄绊！不处分人不行！”余国华斩钉截铁地在办公桌子上擂了一拳头。

七十年代，处理坏人坏事、违法乱纪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和

领导干部是敢于坚持原则的，处理问题是立竿见影不过夜的。余国华当时叫沙龙山借一部自行车，赶回马坳公社，通知全体公社党委委员来桃花冲水库工地开会，并派高新赶到杜国英家里去把他找来。

这天晚上，桃花冲水库工地马坳营部电灯一直亮到凌晨两点多钟，马坳人民公社党委全体委员在这里召开了党委会议，认真分析了马坳营在桃花冲水库工地落后的原因。对杜国英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向组织要官要权提出了严肃批评；对吴作中乱搞男女关系，给予撤销马坳公社团委书记的处分，在吴作中再三哭着跪着恳求下，党委委员们同意保留他的工作级，下放到天堂河水库工地劳动改造。

金晓灵目睹了下午到夜晚发生的整个事情的全过程，他真正体会到共产党纪律的严肃性。年轻人不严格要求自己，就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特别是自己不能犯男女作风方面的错误。吴作中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第二天的傍晚时分，金晓灵请假去了一趟母校青石镇中学，看望两个多月没有见面的父亲。

余国华上桃花冲水库工地后，又接受了金晓灵的新建议，从马坳公社调集了一千多名民工，支持桃花冲水库工地，集中领导，集中劳力，集中时间，实行大兵团作战，紧张会战十天，一下子把马坳公社的施工任务赶到前面，后来居上，又实现整个桃花冲水库工地第一个提前完工回家过春节的新局面。

第十八章 大队干部

一九七五年的春节，对于结束学生时代，回乡务农，走向社会的金晓灵来说，真是今生今世，往事难忘。他回乡务农六个月勤劳苦做，谦恭逊让，舍己为公，无论是“双抢”时节的埋头苦干，吃苦在前；还是创办文艺宣传队的精明强干，成效显著；或者是“批林批孔”时临危不惧，尊老爱幼；以及两个工地的出色表现和工作能力。这些都得到了马坨公社党委和马坨大队党支部及广大贫下中农的认同和接纳。他终于渐露头角，成为出水荷花。

经马坨大队党支部书记肖宏君推荐，马坨公社党委批准同意，金晓灵在全大队年终结算兑现总结表彰大会上，被马坨大队党支部任命为大队的新任团支部书记，他从一名普通回乡知青，正式成为七十年代农村的一名大队干部。

当肖宏君在马坨小学大操场上的群众大会上，向大家宣布这一决定后，参加大会的有一千多人，

不少在学堂岗工地同金晓灵熟悉的群众自发地鼓起掌来。散会后，一些生产队的队长都先后来到金晓灵身边对他表示祝贺，邀请他去他们生产队驻队。此情此景，一腔热血、热爱农村的金晓灵，实现了离开学校时向同学们说出的诺言，他的内心世界洋溢着一种成功后的幸福和实现目标时的满足。他正同几位生产队长交流谈笑，余凤莲满心欢喜走过来找金晓灵，通知他马上到大队部开会。金晓灵赶忙跟着她朝大队部走去。

“今后我们又经常一起共事了，我为你的任职打内心里高兴！早就应该这样安排。”余凤莲高兴而又感慨地说。

“谢谢你！你要多帮助我，刚走出学堂门不久，一点工作经验都没有，都从头开始吧，当学生干部与当大队干部是两回事！”金晓灵坦诚地回答。

“你要有思想准备，大队干部中也有人认为你回乡时间太短，不应一下子到大队来，他们说话有时很不友好，你不要计较，也要有心理准备！”余凤莲关心地提醒他。

“我一定用事实来证明我的工作能力，谢谢你的提醒！”两个年轻人先后走进了马坳大队部办公室。

马坳大队的九个大队干部，已经有七个坐在放了五张黑色破旧条桌的办公室里，上首坐着支部书记肖宏君，大队长关本世，左边坐着主办会计余敬业，出纳会计邬建平，副支书陈敬德，这三个人金晓灵都认识；肖宏君给金晓灵介绍了他不认识的、坐在右边的另一个副支书吴兴旺和大队民兵连长沈铁军，刚刚进来的余凤莲和金晓灵自然而然地坐在了下面，这两个位子好像是专门留给这两位年轻人的。

“大家欢迎金晓灵同志，担任我们大队团支部书记！第一次参加大队干部会。”肖宏君满腔热情地提议，他的话音未落，陈敬德、余凤莲、余敬业、邬建平等人都鼓起掌来，正在金晓灵坐在

那里心里感觉到甜滋滋地享受着美好时光时候，关本世大队长的
一席话让他成功自豪的喜悦一下子荡然无存。

“金晓灵你还年轻，不要骄傲自满，目中无人。你现在就担任团支部书记，大队的干部，还是年轻了一点，因为你刚刚走出学堂门，今年还是十七八岁，根本没有几多实践经验。俗话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现在既然来了，就要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身材魁梧，留着分头，一派书生模样，看似温和，内心复杂的马坳大队大队长关本世板着脸，眯着眼，毫无表情地坐在金晓灵的对面，他毫不客气地说。听说每次马坳大队增加一个新干部，关本世都要给新提拔的人一个下马威和任前提示，余凤莲也经历过这种场合，充分领教过这听似是鼓励鞭策，但心中感觉很不舒服，既不能生气，又高兴不起来，还要陪送笑脸的欢迎词。

“是啊！大队干部不好当，我从土改到现在，群众服我就是因为资格老嘛！你能不能压得住众，有没有威信？我看还是一个问题。”头发花白，一身地地道道农村土布衣裳的吴兴旺，一边从左边老土布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块卷烟纸，一边又从右边口袋里抠出一撮烟丝，自己慢慢腾腾卷着烟，也漫不经心、煞有介事地跟着说。

尽管余凤莲已经提醒过，金晓灵的心里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对关大队长和吴副支书来得快、语气重、而且比较刺激的言辞，还真有点让他难为情。可能是过去没有这方面经历的原故，自尊心很强的金晓灵的脸色刷的一下子都红了，好像自己不是来参加大队干部会的，而是真的做错了什么坏事的小孩一样，被父母带着到别人家里赔礼道歉的。

第一次参加马坳大队干部会议的金晓灵，此时此刻，竟然忐忑不安，手脚都不知怎么放才好。

“我们都是从年青时过来的，金晓灵年轻又有文化，回乡后干得很不错，群众普遍反映好。我举双手赞成公社党委的决定，现在毛主席都提出干部都要老中青三结合，培养新的革命接班人，这样很好，金晓灵你要大胆地工作！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的！”陈敬德冲着大队长关本世不满地说，真是道路不平旁人踩，金晓灵招你惹你了？陈敬德心里忿忿不平地想。

“土改干部是我们马坨大队的乃至马坨公社的宝贵财富，但我最近经常听广播里说，知识青年是我们新一代的红色革命接班人，毛主席他老人家多次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他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他们年轻人的！我们老了还要服老，将来还要靠金晓灵他们这些年轻人啊！”初次见面的民兵连长沈铁军，绕口令似的，笑容可掬一字一句假装对着余敬业，实际是在对关本世和吴兴旺说，字斟句酌、真心实意地支持金晓灵。

余敬业和余凤莲偷偷地笑，他们对这样的场面早已习以为常。金晓灵听得心中有数，表面却云里雾里的。肖宏君见几个人如果不制止，可能没完没了的对着干，便开始了发言：

“使用能力较强，群众拥护的金晓灵当大队干部，是根据我们十八个生产队长会上，大家投票推举，党支部支委会也反复研究，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前提下报公社党委批准的，金晓灵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老同志也要搞好传帮带。”肖宏君边思考边发言。他见关本世有些不高兴，便将话题一转：“这个问题我看就这样吧，大队年终总结会已经开过了，我们现在把大队干部明年的驻生产队分一下工，然后再搞今年我们自己的年终分配。”

一听说讨论大队干部驻生产队的分工，大家都不做声了。因为有几个生产队队长都向肖宏君反映，明年的驻生产队的大队干部要调整，关本世和吴兴旺由于平时老爱训人，处理问题主观武断，生产队的社员群众都不喜欢。肖宏君委婉地说出了群众的意思。

见，如实地指出了关本世和吴兴旺工作中存在的缺点，这回不是金晓灵红脸，而是关本世和吴兴旺了。因为他们自己都知道这一情况，群众要求换他们已联名写信给马坳公社党委了，为此事余国华还找他们谈过话。

经大家反反复复讨论，最后肖宏君宣布：关本世、吴兴旺、陈敬德、沈铁军四个人驻的队对换，其他的人不变动。金晓灵发现沈铁军不太高兴，陈敬德还是平心静气的，表示不管哪个生产队都行，因为他内心清楚自己是群众欢迎的大队干部之一，不想再为难肖宏君。不过关本世、吴兴旺倒是松了口气。

金晓灵是新人，被分配在彭家山生产队，同他一起驻队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肖宏君，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彭家山生产队还是马坳公社党委书记余国华今年的联系点。事实上他的分工某种意义上是余国华和肖宏君事先就安排好的，他们俩都在有意识地培养这位有希望、有闯劲、有头脑的回乡知识青年。

会议结束时，进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项目，是兑现全体大队干部的工资。七十年代马坳大队在马坳公社乃至青石镇区，是自力更生、名副其实的“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由于肖宏君很有经济头脑，带着一班人把全大队的各项工作都抓得有板有眼扎扎实实，马坳大队不仅粮棉油等主要作物年年增产，而且大队的桑场、茶场、窑厂加工厂等队办企业也办得红红火火。因此，马坳大队的干部每个人每月除四十五斤大米能够保证外，每月还有十五块的工资，也就是说每人每年有一百八十元的收入，这在七十年代是非常不错。大队干部都是按照整劳动力记分，所以每个大队干部的工资也是平均一个样。

关本世宣布年终兑现，大家都喜上眉梢，发钱了谁不高兴呢。一个个望着出纳会计邬建平的抽屉。五十多岁并患有老年慢性前列腺炎症的吴兴旺，憋了半天的尿，再也忍不住了，在大家

的哄笑中赶忙起身往厕所跑。

金晓灵高中毕业回乡抽到大队工作已经四个月，他也有六十元的工资。余凤莲笑着对邬建平说：“按照老规矩办，从金晓灵的工资里面扣两块钱下来请客！”

大家一致同意，金晓灵也含笑点头，大队主办会计余敬业主动出来操办。已过不惑之年，为人处事灵活圆滑精明强干的余敬业，从邬建平的手中拿了两块钱，到隔壁大队代销店买了四十个五分钱一个的发饼，用一个小纸箱子装着端了进来，办公室里的人都围了上去。他一回来说数了一下子人数，看到屋里的八个人，便顺手每人分了五个，大家都饿了，每人拿出一个在吃。余敬业刚想吃，突然发现吴兴旺提着裤子从门口走了进来，余敬业赶紧缩回手中的发饼。

原来，患前列腺炎的人撒尿是断断续续的，吴兴旺想快点完事，早点来领工资，但事与愿违，他越是着急，尿就越出不出来，他得把小便直用直用的，没想到问题就出在这个过程上，吴兴旺穿的是老式棉裤，没有腰带扣的，每次撒尿上厕所都要抽下系裤子的带子搭在肩膀上，就在他一甩一甩的时候，一不小心将裤腰带掉进了厕所。这条裤腰带子是他花了二角多钱，在青石镇街上的合作社百货商店买的，一种农村人称为八花桃的绳子。他苦思冥想想了大半天，使用了七八种方法，就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万不得已只好提着裤子到办公室里来找代用品。

屋里的八个人看到吴兴旺提着裤子进来，一边吃着饼子一边开怀大笑，只有余敬业暗暗叫苦，不知如何是好。过去大队干部是八个人，现在加上金晓灵应该是九个人，怎么偏偏掉了这个喜欢认死理心胸狭窄的吴兴旺。

金晓灵见此情况，望了一下神情紧张的余敬业，赶忙准备把自己手中的五个发饼递给吴兴旺，站在金晓灵身边的熟悉吴兴旺

性格的余凤莲向他眨了眨眼，伸手拦住了他。

果然不出所料，吴兴旺因为掉了裤腰带子本来就不高兴，一进来又看到大家都在吃饼子，看样没有他的份，估计他的肚子本身早就饿了，只见他一下子脸红脖子粗了，额头上爆起了乌筋，气冲冲地说：“你们怎么回事，怎么能够动不动就把公款用了，这是损公肥私，侵占集体，多吃多占！”

“老吴，你没有搞清楚，就不要乱批评人！”关本世见吴兴旺没头没脑地嚷嚷，也没好气地说。肖宏君非常了解自己班子中的人的性格，这个时候他是不会管事的，他静悄悄地望了望人称小诸葛亮的余敬业怎么修理头脑简单、容易冲动的猛张飞吴兴旺。

“你们这是经济上的四不清！是私分！”吴兴旺这个老搞运动的土改根子开始上纲上线，联系实际了。

“吴支书，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不知道情况就乱批评人，这是旧社会的恶霸地主的作风！”余敬业慢条斯理地望着吴兴旺，他已经决定要捉弄一下动不动就教训人的吴兴旺，也正在观察中想办法。

“我是打倒恶霸地主的土改根子！”吴兴旺不服气地回答。

“事情是这样的，刚才你出去后，大家都感到饿了，商量买几个发饼吃，今天发工资，大家每人出了二角五分钱，在工资中扣除，你不在，我怕你节约舍不得，就没有帮你代买！”余敬业边想边说，他想笑又不敢笑出来。

“大家都在吃，那我也饿了，我也要一份，我出钱还不行！”吴兴旺口气有所缓和地说。

“那给你吧！到邬建平那里签个字。”余敬业一本正经地把自己的五个饼子递给吴兴旺，看见吴兴旺签字后，他又在邬建平那里领了二角五分钱，赶忙到隔壁代销店又买了五个发饼。

余敬业故意说办公室没有绳子，老实巴交的吴兴旺真的饿

了，他一手提着裤子，一边狼吞虎咽地吃掉了一个发饼。他再也舍不得吃了，他要带回家里去给他的老婆和孩子吃，他在会计那里领了五十九元七角五分钱后，一只手数了两遍，叫金晓灵帮他，用报纸把剩下的四个发饼包好。吴兴旺这才高兴地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拿着他那自己出钱买的发饼，悠然自得地走出了马坳大队部。

吴兴旺走了五分钟后，马坳大队部传来哧哧的笑声。

不知为什么金晓灵笑了一会儿就笑不起来了，他想到吴兴旺那严肃认真的态度，那老老实实一身老式衣着的朴素打扮，有点于心不忍。不管吴兴旺的出发点如何，严格地讲，七十年代的农村基层干部，大多是土地改革的积极分子，尽管他们没有文化，政策水平不高，但他们疾恶如仇，大公无私，真正是能够斗私批修，热爱集体，听共产党的话，一心一意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金晓灵在笑声中也感受到一种朴实的精神：维护集体经济，不能多吃多占！

第十九章 天伦之乐

金晓灵领了六十元钱的工资，扣除每月五元钱的买粮款和请客的两元钱，他怀里装着剩余的三十八元的人民币，带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兴高采烈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更让他高兴的是父亲放假了，已经回家来过春节。

母亲接过金晓灵递给她的三十八元工资，高兴得合不拢嘴，自豪和自信都从她话里和表情上充分反映出来。

“这下好了，我们家也有男劳力了，也有大队干部了，有两个人拿工资了！”

“是啊！照这样推算，我们家明年就不用向生产队交缺粮款了，这真是今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所描述的，我们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哇！”书生气质，学者风度的父亲望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大儿子，无限感慨。

“晓灵，你现在是大队干部了，身上也统一点

钱。”母亲想了一会儿，又递给金晓灵八元钱。

“给我五元就行，下午，我带三个弟弟去马坳合作社买鞭炮和洋火炮，今年过年多放一点！春节后驻队，都是吃派饭，每月底由大队会计和所驻生产队的会计统一结算。我身上不用统多少钱。”金晓灵望着都在一旁关注自己的三个弟弟，从母亲的手中接过了五元钱。

“行，从今年过年开始，吃年饭的鞭炮和你三个弟弟的洋火炮由你负责！”父亲笑呵呵地安排。

三个弟弟高兴得又蹦又跳，齐声拍手叫好。

金晓灵吃完午饭就带着三个摩拳擦掌、手都发痒痒的弟弟，沿着村前的河堤，走过岩河上的石拱桥，穿过吴垸田畈就到了马坳公社前面的供销合作社。今天已经是腊月二十九，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那时候买东西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方圆二三十公里，整个八九千多人的马坳公社，就是这么一个品种齐全，货源充足的商店。合作社里有不少的人在打年货，买鞭炮和洋火炮的那个柜台，年轻人和小孩子排了一个长长的队伍。

金晓灵决定根据弟弟们的要求，给每个人买两张五分钱一张的洋火炮，就是在一张黄版纸上，把火药做成一粒粒，凸透状的火炮，把火炮放在石头上，用铁锤或石头一砸，火炮就发出“砰”的响声。过去每年春节每个弟弟只能买一张，今年自己回乡了，就做主给每个弟弟买两张，每张一百粒，翻了一番。金晓灵还决定给每人买一盒二十个装，当时的新产品，一种花花绿绿的电光炮。几个弟弟真是欢天喜地，都跟随在他的身后积极排队等候。

由于今天买洋火炮的人特别多，金氏兄弟四人排队排在了供销社商店的门外，已经等得不耐烦的金晓平和金晓候跑到商店里边去看望。不一会儿，两个人垂头丧气风风火火地从店铺里跑出

来：“大哥，洋火炮卖完了！你看怎么办？”

金晓灵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排队的队伍已经自动地散了，人们都蜂拥而上挤进了商店，商店里也有不少排队排在前面，也没有买到洋火炮的小孩子，拉着带着他们的大人的手，哭哭啼啼挤出来。也难怪，洋火炮五分钱一张，便宜，那年代贵的东西人们玩不起，价廉物美的洋火炮脱销了。

三个弟弟眼巴巴地望着不知所措的金晓灵，他只好无可奈何地和弟弟们商量，先把三个人的花炮子和吃年夜饭的鞭炮买到手，免得待会儿这些也没有了，时间充足，就到青石镇街上的供销社去买。弟弟们觉得有道理，马上催他进商店里去，兄弟四人齐心协力、满头大汗地快挤到了柜台前面。

“金晓灵，你买么事东西？”

刚刚站稳脚跟的金晓灵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喊他，抬头一看原来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程世林站在柜台里面望着自己。

“我买六张洋火炮和两千响的鞭炮，另加三合电光炮，你什么时候到供销社来了？”站在人群里的金晓灵惊奇而又兴奋地问。

“洋火炮买完了！没有了。递两块钱过来！”程世林一本正经，装模作样地大声喊着，从金晓灵前面的人的头上接过了他的钱，走进了柜台后面的仓库。金晓灵有点纳闷，洋火炮没有了，怎么回事，程世林还收自己的两块钱。

当程世林出来的时候，他笑眯眯地向金晓灵眨了眨眼睛：“把你的东西和多余的钱拿好。我父亲把我搞来的！今天太忙，哪天来玩玩！”金晓灵疑惑地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后，接过程世林用报纸包好的东西带着弟弟们又挤了出来。

走到商店门外田边的木梓树下，金晓灵打开报纸一看，一圈鞭炮，三盒电光炮，六张洋火炮一样不少。

“太好了，你们看啦，洋火炮也买到了！”

“大哥，那个营业员帮你开了后门！”

“那是我的同学！”金晓灵自豪地告诉弟弟们。

几个弟弟叽哩咕噜跳着喊着，议论着怎么分配，一些没有买到洋火炮的小孩子们羡慕地望着他们，金晓灵随手就将洋火炮和电光炮分给了手都痒痒的弟弟们，兄弟四人拿着程世林开后门帮忙买到的洋火炮，欢欢喜喜地高兴而归。

除夕的早晨，确切地说是凌晨，马坳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噼噼啪啪的响声有远有近，有长有短。平常寂静无声的山村，今晚炮竹连着响，根本没有歇息的时候。大年三十，马坳垌里有很多的农民长期以来，有的还是祖先传下来的，吃团年饭要吃更年饭。就是腊月二十九日晚上，做年饭的大人基本不睡觉，把三十的年饭做好，有钟表的零点刚过，没有钟表的根据鸡叫头遍，就开始把小孩和家人从睡梦中喊醒，起床后先放鞭摆酒祭拜祖先，再全家热热闹闹围着桌子吃团年饭，以祈求来年家和万事兴，天天像过年。

由于马坳垌里的河东生产队的社员，解放前就有做鞭炮的手艺，他们平时在农田基本建设施工中偷偷地留一点炸药，春节前自己做了不少的鞭炮。那时候私人是不准经营炮竹这些危险物品，更不得自由买卖，他们做得多的就送给左右隔壁或同垌的亲戚邻居。因此，马坳垌的除夕之夜从腊月二十九到大年初一，基本上都是在炮竹声中度过，那响声似乎没有止境，连绵不断，让人感受喜庆热闹的同时，也震耳欲聋，夜不能寐。

金晓灵从凌晨开始，基本没有睡着，天亮后才慢慢入睡。上午十点钟左右他又被三个弟弟放鞭炮声震醒，他干脆一下子翻身起床，觉得自己应该帮帮母亲筹办年饭。

“晓灵，就起床了，肯定是他们三个人放鞭炮把你吵醒的吧？”母亲关心地问。

“没有事，我应该起来帮帮你！”

“不用，有我哩！你有什么事，过完早，就去做吧！不过不要走得太远，年饭也快了。”父亲一边在灶台下往灶台里添柴禾一边说。

“今天什么事都没有，就是在家过好年。”金晓灵边说边忙着洗脸漱口。

母亲见他洗漱完毕，把在锅里煮熟了的腊肉捞了起来，用菜刀切了一块给他，父亲又把几个弟弟喊进来，一人发了一块。弟兄四个津津有味地吃着香喷喷的腊肉。母亲腌制的腊肉，晒干后还要放到土灶灶洞外面的墙壁上头，用烟熏一段时间，肉皮的表面上熏染得黑乎乎，油汪汪的，所以煮熟切开，红彤彤的，肉嫩味香，吃在口里咸淡合适，油而不腻，精致爽口，越嚼越有嚼头。那感觉那味道真是好极了。七十年代，猪肉是凭票定量供应，吃饭都有困难，吃肉更是少见，物以稀为贵。平时闻到肉香都要吞下几口唾液，像过年这样大块大口吃肉，真是一年一度平常少有。春节不仅给人们带来希望，而且也带来美味佳肴的物质享受。所以那时大人小孩都盼望过年。

家里平时吃饭，有两三个菜就不错了，但每年除夕的团年饭，金晓灵的母亲总要弄十八个品种，今年大儿子回乡务农，家里添了一个整劳动力，儿子又当上了大队干部，是双喜临门，所以今年年饭又增加了两个菜，有二十道，母亲说这是预兆明年会更好。

金晓灵家里由于祖父祖母逝世较早，父亲母亲都是知识识礼的人，所以吃团年饭上是新派，定在每年除夕的中午。

“晓灵，开始吃团年饭了！”父亲一声号召，金晓灵带着三个早就等得求之不得的弟弟们，三下五除二地把厨房的菜肴抢着端到了堂屋的大方桌上。

堂屋是一九七二年父亲母亲在祖传老宅基地旁边新做的，大门坐北朝南，背后靠山，前面对河。母亲当时偷偷地找了本垌里，一个娘家懂风水的亲戚陈焕新二舅来看过，说这房子的朝向非常好，房屋做起来后，会全家兴旺人丁兴旺，财源滚滚，房房发。不知是真是假，反正母亲乐得好长时间合不拢嘴。屋内长有十米，宽有四米左右，屋里靠右边后院开着一个窗户，屋顶上安装有五个透明的玻璃亮瓦，堂屋内就是大门关着，白天室内也是亮堂堂的。

堂屋的正面墙壁上挂着一幅毛主席画像，在毛主席像下面是一个六十年代就有的宝书台，那是父亲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期，学校停课闹革命，没有工作时做的。宝书台的底部是土砖块砌成，半圆型，用石灰粉白了，土台上面是一个半月型，像宝塔样子的油漆红木书架，共有三层，顶上放着一尊毛主席半身石膏像，下面两层摆放着《毛主席著作选读》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单行本，还有一种红色塑料皮包装的，当时流行的八万八千字的《毛主席语录》，这些都是六七十年代流行的“红宝书”。

金晓灵家吃团年饭的大方桌子就放在宝书台前。此时此刻桌面上摆满了美味佳肴，丰盛的团年饭菜占用了全部的桌面。正中是摆放着两个燃烧着木炭火的炉子，里面炉火正旺，炉子上面是铁吊锅，一个煮着腊鱼，一个煮着羊肉，热气腾腾，香气扑鼻。

金晓灵见父亲拿着泥巴做的土酒壶从厨房出，便招呼几个弟弟和自己一起到大门外的院子里准备放鞭炮。

父亲拿着酒壶走到宝书台前，在宝书台正中的台面上摆放了三个酒杯，把每个杯子里倒满酒，然后虔诚地对着毛主席像说：“毛主席！感谢你的英明领导，我们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突然平日文质彬彬、书生意气的父亲向后山方向跪了下来，

那是金家祖坟墓地方位，金晓灵赶忙把大门关上，他知道父亲是要祭祀他英年早逝的父母亲和未曾谋面的祖先，这在当时都是封建迷信活动，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的。

父亲祭祀完毕后，喊金晓灵和几个弟弟进来，并吩咐开始放鞭炮，三弟弟金晓平似乎早有准备，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眼明手快一下子划着了一根，点着了那挂在大门外桃树上长长的鞭炮，顿时院内硝烟弥漫，鞭炮噼噼叭叭地响起。一般在金晓灵的家里，鞭炮是谁点燃的，那鞭炮就算是谁放的。这是过年几个弟弟吹牛的资本，也是大家抢着干的差事。晓星和晓候没有点燃炮子，心里都很不服气，赶忙跟着大哥的屁股后面跑进了堂屋，调皮的晓候一跑进门就把大门给关上了，并上了门栓，让刚才还得意忘形的金晓平一个人在外面急得拍着大门直叫唤。

母亲笑着从厨房走出来，把门打开后，把金晓平放了进来：

“鞭炮今年又是你抢着点的吧？连续三年都是你点的，你也让他们两个点一次！嘿！好响的炮子，明年我们全家个个身体健康，你爸爸和大哥工作顺利，你们三个学习进步！我们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缺粮款越来越少！”母亲口里念念有词，脸上笑逐颜开。

“他们不敢点燃炮竹！”金晓平坐在桌子边上似笑非笑，不无得意地说。

“不是，你对我和晓候说用炭火点燃炮子，自己偷偷地在裤子口袋里藏了一盒火柴，爸爸一说放鞭炮，我们进屋夹火炭已经来不及了，你要花招！”老老实实的二弟金晓星揭发说。

“是这样的，三哥总蒙蔽我和二哥！”金晓候也不甘示弱。金晓灵望着三个弟弟扯皮，笑眯眯地直点头。

“好了，好了，现在吃年夜饭，明年立个规矩，谁的成绩最好由谁点！”父亲笑着对金晓星和金晓候说。

“那又没有我的份！金晓平的成绩总比我和晓候好！”金晓星实实在在地说。全家人在哄笑中围上了摆满丰盛菜肴的大方桌。

“晓灵，你也喝杯酒！”以往过年一直没有让儿子喝酒的父亲今天反劝儿子喝酒了，他大概是认为儿子已经走出了校门，半年多来从大儿子的言谈举止，感觉到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

“爸，我不会喝酒，上次在学堂岗工地就喝醉了一次！”金晓灵笑着实事求是地回答。

“不会就慢慢学着，你学会了喝酒，将来我老了，你喝酒时我可以跟着沾点光！你不喝酒，我就没有酒喝了！”父亲幽默地劝着儿子。这恐怕就是中国五千年酒文化长盛不衰、源远流长的根源之一，亲情相劝，无酒不成席。

“那好，今年吃年夜饭，我开始拜师，我来倒酒！”金晓灵接过父亲的酒壶，帮父亲母亲倒酒，三个弟弟见爸爸劝大哥喝酒，以为酒是好东西，像汽水一样，也争着要，金晓灵笑着给他们每个人也倒了小半杯。父亲乐不可支：“好，好，金家上辈听说都是酒中豪杰，看今朝后继有人！我们家喝酒的队伍越来越大！”

三个弟弟学着父亲母亲和大哥的样子，举起酒杯，把头一昂，把酒倒进了嘴里。

“哎呀，妈妈，好辣！”金晓候一双手捂着嘴说。

“咳，真苦！再不喝酒了！”金晓星金晓平也在喊着。望着三个弟弟喝酒后的怪模怪样，全家在欢乐的叫喊声中喝酒吃菜，继续劝酒斗嘴，美美地吃着丰盛快乐的团年饭。

大年三十的晚上，马垌垌家家户户都有在除夕之夜守岁的习惯，就是全家人围在火炉旁，吃着瓜子喝着茶，打扑克或者聊天，一直等到新年的大年初一的到来。尽管那个时候没有电视看，但金晓灵家里的除夕之夜却是别具特色。平时常年很少在家的父亲，现在和家人一起相聚，屋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兄弟们你

藏我找，打打闹闹，其乐无穷，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吃罢晚饭，已经是十点多钟了，金晓灵帮助父母收拾完堂屋大方桌子的东西后，母亲拿出一脸盆花生糖果倒在大方桌子上，宣布全家的守岁开始。金晓灵的父亲是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子，母亲也是土改时的文艺骨干，金晓灵毕业后又是大队文艺宣传队的负责人，所以在母亲宣布守岁后，父亲又补充，今晚守岁开一个家庭演唱会。父亲的提议，得到了全家的一致赞同。

父亲把堂屋的灯泡由二十五瓦的换成了四十瓦，堂屋更加亮敞，母亲把火盆的炭火上又加了不少的栗炭，堂屋的炉火更旺。小弟弟金晓候突然叫嚷起来：“我们在家演戏，也要像大哥他们宣传队一样，拉一个布幕！”

“行，我来想办法！”酒足饭饱、玩兴正浓的金晓灵拍了一下脑袋，从外面院子里拿进来一根母亲晒衣服用的竹竿，一头插在堂屋的右边的窗户上，一头放在左边靠墙的木梯上，又从床上拿来两床垫单挂在上面，演出的布幕也就有了，三个弟弟高兴地在垫单做成的布幕里钻进钻出，躲躲藏藏，打打闹闹，好不惬意。金晓灵和母亲坐在火盆旁边也是十分高兴，笑得合不拢嘴。

“演出开始吧，大哥！”小弟弟金晓候急不可待。

“等一下，我去把你爸爸的手风琴拿来！”

金晓灵的母亲从他们的房间里拿出一个老式的手风琴，递给他父亲，金晓灵的父亲接上手风琴，兴致勃勃地顺手拉了一曲《毛主席是咱社里人》，他边拉边唱，父亲的歌声温柔婉转，情真意切。他的琴声更是动听迷人，悠扬悦耳，让全家很快跟随他进入陶醉欢乐，轻松愉快的氛围。

金晓候钻进床单做的布幕里，学着大哥他们文艺宣传队演出时的样子，将床单慢慢地拉向两边，认真地站在中间报幕：

“现在为大家演唱一首小小竹排！嘿！嘿！”金晓候充满稚

气的脸灿烂地笑着，还学着演员潘冬子的样子，大家都笑了起来。他要唱电影《闪闪的红星》里面的主题歌《红星照我去战斗》，这是金晓灵父亲最喜欢唱的一首歌，金晓候平时常和父亲在一起，久而久之，所以他也学会了。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金晓候稚嫩的童音伴着父亲悠扬的琴声在堂屋里飘荡，一家人沉浸在幸福欢乐之中。

“好！金晓候唱得好！每唱一首，我奖十粒洋火炮！”金晓灵为了鼓励晓星和晓平参与，高兴地宣布奖励政策。重赏之下还真有勇夫，本来还有些扭扭捏捏的金晓星和金晓平，见金晓候的歌声引起了全家的喝彩，又听到大哥的奖励政策，马上一改常态，当仁不让。金晓平见金晓候一唱完，便马上冲向台内唱了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金晓平还没有下来，金晓星又急忙跑去唱起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金晓星那跑调的歌喉，那忘掉歌词的情景，那让人忍俊不住的样子，那缺少一颗门牙的牙齿，关不住风的嘴巴，让全家人随着金晓星南腔北调的歌声捧腹大笑，热泪盈眶，快乐无比，真是回味无穷。

第二十章 活学活用

春节刚过，从正月初三开始，马坨公社就召开公社、大队、生产小队三级干部会，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公社开了整整一天的大会后，马坨大队又接着开了满满两天。会议的主要精神是抓革命，促生产，大干快上，实现马坨公社粮棉油翻番，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县区社层层都下达了生产任务和具体指标，要求每个大队订规划，每个小队围绕目标订出更详细的落实措施，每个干部都要表决心。在这种运动式的启发下，一些大小队干部尽管还没有像当年放卫星、刮浮夸风时一样狂热乱说乱报，但也有不少人在领导表扬，气氛热烈的场合，一时群情振奋，激动人心的时刻也会头脑发热，夸大其词，胡编乱造，有的干部一时兴起还争先恐后地上台喊口号，表决心，下战书。在那个被人们称之为“火红的年代”，实事求是地说，有时真的叫人很难在身临其境众人狂热的时候，不跟着

随波逐流，盲目乐观，激昂表态，振臂高呼。

第一次参加这项活动的金晓灵既感到会场内外你追我赶的新鲜，又产生实现宏伟目标的躁动，也明白了实际工作目标，更背上了巨大压力。他深深体会到搞农业生产，完成所驻生产队的各项生产指标，尽管很多事情他还没有弄懂，但已经清楚地知道真不容易完成。学习农业生活知识和农业生产技术成为他的首要任务。

马上要到彭家山生产队去驻队了。开春后农业生产搞什么，去了之后怎么做，刚刚走出学堂门的金晓灵大脑里一片空白，一无所知，也就是当地农民所说：抱做八十岁。带着一日记本的疑难问题，三十多个为什么，金晓灵来到了外祖父陈秀堂的家里。

外祖父家离他们家不远，穿过小巷子后，沿着村口的一片菜园地，向右拐弯走过村中的一条七弯八拐、错落有致的小河，是一个三四百平方大的稻场。稻场靠北有一个土砖黑瓦，已经是断垣残壁的旧门楼，这就是马坨垵人多势众的陈家大院。陈姓家族在新建生产队是大家族，全队八十二户人家，姓陈的就有七十六家，从这个大院门楼进出的就有三十五户，二百八十多人。

金晓灵外祖父的家位于陈家大院进门的第二户。他走进大门，绕过一个长方形的土粪挡，沿着一条三米宽的院内通道前行八九米，在外祖父门前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土得不能再土的阁楼前，他蹬了蹬脚上的泥土，向左拐走进了外祖父的堂屋。

外祖父有一儿一女，儿子就是金晓灵的舅舅陈应祥，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毕业后，分配到红山县金铺中学当教师，过完春节已经到学校上班，家里只有两位老人。外祖父正在光亮不太好的堂屋里打着一种捆稻子和柴禾用的草腰子，外祖母正戴着老花镜在八仙桌旁边慢慢地纳着布鞋底。

“晓灵来了！”一见到自己最喜欢的大曾甥孙来了，两个老人

高兴得合不拢嘴，金晓灵弟兄四个都是两位老人家带大的，所以他们非常喜欢几个曾甥孙来家里玩，有什么好吃的自己舍不得吃，也要留给他们。外祖母赶忙走进灶间屋，给金晓灵拿来他最爱吃的炒花生，外祖父指着自已身边的矮凳子叫他坐。

“家奶，你不用忙，我和家爹学学打草腰子。”

“现在当上大队干部了，是要学会各种农活儿，不然的话社员群众说你白鼻子，不内行，就没有威信！”外祖母又回到八仙桌坐下，嘴里不停地唠叨着。

“家奶，你放心吧，我今天就是专门来请家爹当老师，拜师学艺来了。”金晓灵一边笑嘻嘻对外祖母说，一边走到外祖父身边，挨着他坐下，看着外祖父打草腰子。

言辞不多、注重实际的外祖父和颜悦色、笑容可掬地望了望金晓灵，把已经打好了的一个草腰子放在地上，又顺手从草堆上扯出一小撮稻草开始给他示范：“晓灵，这万事开头难，认真就不难。你先看看我是怎么起头，草头不要太大，用力要匀称。”外祖父富有哲理地开始传帮带了。

打草腰子在农村是一项技术活儿。在大别山腹地的农业生产中，特别是在收获小麦稻谷等禾秆作物时，每年都要大量使用这种形状像海螺一样的草腰子，也就是一种捆绑东西用的廉价简便的绳子。说它是技术活儿是因为草腰子一般人不会打，技术不过关，即使打出来也是松弛或易断裂。金晓灵的外祖父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干，各种农活几乎都是手到擒来的地地道道的老农，他打的草腰子，十个为一提，外观漂亮，内部结实匀称，长度充足，耐磨好用。所以生产队每年都委托他和另外两个草腰子打得好的老农民，负责草腰子的供应，每提给一个工分，因此金晓灵的外祖父每逢年过节，天阴下雨，农闲休息的时候都要帮生产队打几提草腰子，也增加一些工分收入。

金晓灵学着外祖父的样子，用右手的食指在草堆里钩出一小撮稻草，形成一个结实的草头，然后用左手把跟随着草稻头带出来的草，像在纺纱车纺棉花条一个样，弄得匀称，并且不能让稻草脱节，再把右手钩着稻草头，按顺时针方向转动，使草头和跟在后面的稻草都匀称结实，转圈的时候松散的稻草就开始变成一股绳索。

在外祖父的细心指导下，金晓灵手中的草腰子从小到大，从一道到慢慢形成喇叭状的八道，最后再用手卡断后面连着的稻草，将最后头的草尾巴轻轻地插入草腰子中间，这样草腰子就不会散开。

望着金晓灵打的第一个还不很标准而且还比较粗糙的草腰子，外祖父慈祥而又自豪地对外祖母说：“我们家的晓灵就是与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什么农活儿都能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这个伢儿从小就是这样的。”外祖母脸上也满是欢喜。

“这打草腰子是一个手工的活儿，熟能生巧，只要你晓得它的窍门在那里，你就会做好的！晓灵，你今天不是来和我学打草腰子的，是快要彭家山驻队了吧？”对大甥孙了如指掌的外祖父继续一边打着稻草腰子，一边扭头问金晓灵。

“嘿嘿，家奶，我家爹还真神哩，他晓得我来做什么事！”金晓灵调皮地笑着对家奶说。

“我对你说，晓灵，你不要看你家爹现在五六十岁了，平时孤言少语，不做声不做气，他过去精着哩，共产党八路军和国民党自卫队见他在垅里有威信，有号召力，都要他出来做事，他就只跟共产党做事，不跟国民党做事，旧政府的乡公所什么党部叫他入国民党，他却就是不入，偷偷地加入地下共产党。他硬是知道国民党长不了！你看看那时垅里看不到形势的几个人，当时跟着国民党自卫队人五人六的，现在一个个被斗得头一躬着，哪一

个有好下场。”外祖母不无自豪地说，外祖父也在一旁微笑着点头。

“那是真的，我家爹就是有眼光！家爹，我过两天就要到彭家山生产队驻队去了，过去学校放农忙假回来参加生产劳动，都是一些简单的农活，没有直接安排过别人，现在驻队负责任，还真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金晓灵实事求是地对外祖父说。

“是啊！晓灵，现在农村是七娘八老子的，干部越来越难当，你刚走出学堂门，什么都不懂，社员群众是不会买账的，不过，好在你年轻有文化，只好边学边用，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活学活用。”外祖父慢条斯理地和金晓灵聊着，回答着金晓灵的问题，不时地还冒出一两句时髦的新名词。

“那现在正月份农村做些什么农活儿哩？”金晓灵接过外祖父的话头问。

“农村有句俗话：过了正月半，各人再找事干，这正月里头安排活路不要太紧太重，要入乡随俗，农村社员也是人，先松后紧，先可以安排男女劳动力把各家各户去年沤的土粪，挑出来送到准备插早稻的田头地角堆积起来，等将来早熟的油菜麦子收割后再撒到田里，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现在都用化肥，田里的土都板结了，还是自然肥长远啦。土粪肥都挑出来，退出粪挡，各家各户又好积肥。如果是天阴下雨就组织大家把桐子剥出来。”外祖父边想边说，金晓灵在日记本子上飞快地记录着。

“具体要根据彭家山的实际来安排活儿，彭家山生产队的队长我认识，还有些农业生产的经验，就是听说人有点牛筋，爱扯皮，你要把他盘好，不然你不一定箍得住他。”外祖父有些担心地说。

“不用担心，公社余国华书记和我们大队的肖宏君支书都在彭家山驻队！家爹。”金晓灵告诉外祖父。

“那就好！那就好！有两个领导带着你，你一定要好好地听领导的话。”外祖父外祖母齐声高兴地说。

“这样吧，晓灵，我们一起到彭家山那里去转一转，那里我很熟悉，据我分析，彭家山要实现粮食增产，主要是要把垵前的八字门大畈盘好就行了！我也要去那八字门河沟里看看，有没有红军战士的骨头被水冲出来。”金晓灵马上点头应承，外祖父扛着一把锄头，爹孙两个慢悠悠地沿着榜上的机耕路向彭家山走去。

彭家山在土地革命时期，曾发生过到今天，让当地的老百姓想起来还会胆战心惊、惨不忍睹的悲剧。

那是三十年代的往事，当时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有一个团驻在这里，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左倾路线占据主导地位，在红军内部展开肃反工作，后来慢慢地发展到失控的局面，最后是人人自危，互相不信任，当时的人们似乎失去正常的理智，像疯狂了一样，这个团的红军战士，基本上是这个连的人审查另一个连的战士，追查所谓的“第三党”。就在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之下，不少年轻没有经验的战士屈打成招，白天审讯，夜晚枪毙。当时八字门河沟里有一个大沙坑，被杀害的人都被埋在这里，沙坑埋满了，又通过当地党组织把外祖父他们这样的共产党的堡垒户，也找来掩埋战士的尸体，最后左倾领导者还要杀害像外祖父这样的共产党的堡垒户。幸亏上级派员下来，制止了肃反扩大化乱杀无辜的行为，这才刀下留人，金晓灵的外祖父也算是死里逃生，拣回了一条命。

红军进驻彭家山的时候是整整一个团，共有一千多人，从这里开拨走的时候不到一百人。

解放后，八字门河沟里一发洪水，埋得较浅的尸骨便被水冲出来，外祖父他们这些当年死里逃生的老党员，红军时期的老堡

垒户，都自动来帮助把尸骨拣起来，在山边重新埋葬，每逢清明节，也到此烧些香火纸钱，以示凭吊和哀思。往事不堪回首，现在每逢年过节，外祖父都要到这里来转一转，看一看。

彭家山位于马坳大队部的前面，走过杨树坳后，前边有一比较陡峭的山崖，一条田间小路在紧靠山崖下边向彭家山方向延伸，金晓灵和外祖父一边聊天一边在小路上行走。

爹孙两人是第二次同一季节走在这条田间小路上，两年前的春天，金晓灵考取青石镇中学，外祖父挑着金晓灵的那只简易木箱子和行李物品，送他上学。记得那天上午，外祖父挑着行李汗流满面地跟着金晓灵，在青石镇中学转游了半天，直到他办好所有的入学手续，找到宿舍，外祖父帮他把简易木箱在床头摆放好后才满意地笑了，当时已经是一点多钟了，学校中饭已经吃过，外祖父走时从老布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两个煮熟的鸡蛋递给他，懂事的金晓灵一定要外祖父吃一个，外祖父说什么都不要：“我回家再吃，快把鸡蛋剥开吃掉，你不要饿着了！”

“家爹，你真好，什么事情总是你帮助我，又送我上学！”十五岁的金晓灵含着眼泪对外祖父说。

“晓灵啦，好好读书，只要家爹身体好，你走到哪里我送你到哪里！”外祖父手里拿着扁担，躬着腰，慢慢悠悠地走出了金晓灵泪水满眶的视线。

金晓灵和外祖父有着一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由于他自己的祖父祖母逝世特别早，父母亲工作忙孩子多，一个接着一个，父母只好照顾最小的，这样老大自然从小就跟着外祖父外祖母生活，难怪农村社员说“爹奶疼的是头生子，爷娘疼的是断肠儿”。他和外祖父之间总有说不完的亲情话语，学不尽的农业生产知识。

站在彭家山生产队垵前八字门大畈上，外祖父指着一片麦地叫金晓灵派人施点清粪肥水，说那地里的麦苗太瘦；那片麦田已

经积水，要派人清沟排渍；那片水田是烂泥田，要渗入一些沙土，泥田里渗沙，胜似红糖拌糍粑；山上的茶叶要施土粪肥；还要记住把所有的水塘要检查一遍，把干塘后的塘泥送到棉花地边，注意塘堰蓄水以防今年的春旱……

金晓灵认认真真、一字不露地往日记本上记着外祖父实地指点的各种具体农活和经验之谈。

外祖父带着他转完八字门大畈后，又来到八字门河沟，顺着河堤岸边走了二百多米，没有发现什么，外祖父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唉，没有冲出尸骨来，看来这些冤死的红军已经在这里安稳了！当年，我也差一点就埋在这里了！”

望着外祖父深情的举动，听到外祖父沉重的话语，金晓灵陷入了沉思：“家爹，那个年代太可怕了！”

“唉，人说知错必改，我看未必，好多事情又在重复，现在这些年的么事大革命，把我认得几多解放前的老革命，抓的抓，关的关，我们马垌土生土长闹革命出去的程贞茂，听说在湖南当了省一级的大官，也被什么造反派把脚打断了。他当时还劝我跟他一起去外地工作，我幸亏冇去！你不知道，土改在我家住的县里安县长去年被人斗争斗得受不了，上吊死了，这一生我认得的几多人都都不明不白地走了。”

平常沉默寡言的外祖父今天突然有些一反常态，言语多了起来。他看到大甥孙在认真聆听，又继续说：“晓灵，你当了干部，不管是大还是小，要多听群众的意见，要为社员做点实事，农民是最上心的！不要动不动对社员群众打蛮不讲理，他们也是人。人一生长得很，要给人留个念名。有时还要怄气，要受冤枉，有么事困难，碰到怄气的事情的时候要挺得住，要放坚强一些！”

“放心吧，家爹，我记住了你的话！”金晓灵望着慈祥善良、对自己疼爱有加的外祖父深情地点着头，他从外祖父这里听到的

不仅仅是农业生产知识，还有做人当干部的朴实无华、简简单单的道理。

第二十一章 先斩后奏

人走入了社会就身不由己，当上干部，就有了纪律的约束，哪怕是拿工分的大队干部，也得服从组织安排，听从领导调遣，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生活中有些事情总是事与愿违，没有定数。

令金晓灵没有想到的是，春节刚过，红山县委决定，全县大队以上的党委或党支部一把手全部上天堂河水库工地，力争当年八月份实现天堂河水库坝高达到二二五号高度的目标。没有办法，一切行动听指挥，余国华、肖宏君打起背包就出发，把彭家山驻队蹲点的任务百分之百交给了年方十八，嘴上无毛，不知道农历二十四个节气为何物，更没有摸过农业主要生产工具犁耙耖的金晓灵一个人打点，这次还真让他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有点措手不及，没有了主张。

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越是困难越向前，这是当时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两句唱词，金

晓灵尽管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是要求入党的共青团员，同样越是困难越向前。

迎着太阳走，迎着困难上，这就是金晓灵。他一个人扛着行李来到了彭家山生产队，吃饭睡觉，生产开会，阵阵不离，不懂的就问，不会的就学，他把外祖父讲授的和彭家山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有条不紊，循序渐进。三天一件事，五天一总结，十天一盘存，真是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彭家山的农业生产还真抓得有板有眼，各项工作也是扎扎实实。社员群众背后都纷纷猜测他一定不是刚刚毕业的回乡知青，而是一个生产的老把式。

就在彭家山生产队的各项工作和春耕生产，紧张有序，逐步完善的时候，肖宏君突然专程从天堂河水库工地上赶回来，传达公社党委书记余国华最新的紧急指示。中共红山县委根据红山县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田地少的自然条件，正式决定在全县大力发展桑茶生产，马上要在全县全面推广种桑养蚕技术，把茶、桑生产作为红山县的多种经营的主攻方向，要求所有公社党委书记的点都要作为样版，先带头行动，积累经验，做出表率。所以彭家山生产队从今年春季开始不仅要栽桑，而且还要养蚕。

彭家山茶园去年种了两亩，目前长势还可以，应付参观检查问题不大。但种桑养蚕在彭家山生产队还要从零开始，没有一点基础。

因此，马坳公社党委书记余国华和马坳大队党支部书记肖宏君一致要求马坳大队团支部书记金晓灵，在一个月内在要兴建五联养蚕室，开辟五亩新桑园，并种上速成桑树，两个书记对彭家山家里的工作事事有目标，项项定任务，月月有安排。这正像彭家山的社员群众开玩笑说的，一个小书记挑着两个大书记跑，小书记你跑到哪里两个大书记都一目了然地看得到。

“哎，肖支书，一个月做五联养蚕室，开五亩桑园，还要种

上速成桑树，够我们俩喝一壶，我真怕余国华书记和你下这样的蛮任务，恶指示！”坐在小队保管室门外石头台阶上的彭宝贵，不停地摇晃着脑袋，又开始摆出了扯皮的架式。

彭宝贵是一个典型的大别山腹地的农民形象，头发不多，为了节约五分钱的剃头钱，干脆剃成光头，又省事又省钱。黑皮肤高颧骨，说话唾沫四射，两颗凸现鼓起的大门牙让你看着害怕，他成天脚上趿着一双破鞋头，走到哪里就是“叭哒叭哒”的响。彭宝贵已经当了八年的生产队长，见过世面，经常直接跟马坳公社最高领导打交道，所以他自己承认是鼓里面的麻雀，吓大了胆，也就是说公社以下的干部他不在话下，彭家山的社员群众都在背后称他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老队长油子”。

“彭宝贵同志，余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你和金晓灵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他一个月后亲自回来检查，没有完成拿你是问。”非常了解彭宝贵性格脾气的肖宏君态度十分坚决地说。

“男劳力都上了天堂河水库工地，家里都是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春耕生产都忙不赢，哪有时间开桑园做养蚕室！”彭宝贵也是实事求是地诉苦。

“你还别说，余国华书记专门嘱咐，白天时间不够，晚上时间凑，要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起五更开夜战！”肖宏君把能够说的狠话都说了出来。

“余书记是有名的‘夜战书记’，我五十多岁了，眼睛也不好，我可不能跟年轻人一个样起五更，睡半夜，搞夜战！”彭宝贵继续与肖宏君磨口舌顶着牛。

“肖支书，你去忙吧，我们想办法，一定完成余书记和你交给的任务！”金晓灵是初生的牛犊，还真不怕虎，完成任务是天职，他沉默了一会儿，抬头对肖宏君说。

“那好，我回家去拿件换洗的衣服，晚上赶回水库工地！彭

宝贵，我跟你说，你不要拉三扯四的，没有完成任务，我可找你算账！”肖宏君毫不客气地说完就走了。

彭宝贵有点怕肖宏君，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光脑壳，冲着肖宏君的背影撅着嘴说：“你这个鬼头雀，想方设法找事我们做，磨我们，折腾我！”见金晓灵在那里站着不吭声，便又接着说：

“金书记，态好表，事难做！”

“不表态，也要做！”

金晓灵斩钉截铁地回答，彭宝贵再也不好说什么了，起身懒洋洋地准备向村里走去。

“等一下，彭队长，我们研究一下怎么样完成余国华书记交待的任务。”听到金晓灵在喊他，彭宝贵慢慢地转过身来望着金晓灵，皮笑肉不笑地说：“团支部书记！你有什么指示？”

“没有指示，彭队长，怎么落实？躲不过去的！”金晓灵知道彭宝贵的“冷热病”又犯了，农村生产小队的队长，很多人都是这样，任务重了，碰到了困难，都会找各种借口撻挑子耍小脾气，隔三差五的使点小性子。与彭宝贵打了一个月的交道，金晓灵已经熟悉了他的脾气，说话的态度开始缓和。

“人家说你是两个大书记盯着你一个小书记，你这是三个书记盯着我一个小队长，任务一年比一年重！我这个队长越来越难当了！”彭宝贵在那里长吁短叹，嘀嘀咕咕。

“那我将来跟余书记汇报一下，叫他把点放在别的生产队，免得你这么辛苦又受累！”金晓灵知道彭宝贵最怕余国华书记把点撤走，故意来个激将法。

“别，别，千万不要叫他把点撤走了，那全队的社员都会怨我骂我，余书记在我们这里驻点，每年我们还是沾了不少光，培育的化肥，抗旱的柴油，春夏季节青黄不接时的救济粮，受灾的救济款，我从来就没有着过急，我还指望他把我儿子推荐出去做

个合同工哩!”让金晓灵说到了痛处，彭宝贵实事求是地倒出了心里话。

“开桑园，建养蚕室，搞成了，生产队还不是增加收入，社员也增加工分值，全公社其它生产队来参观学习，你脸上也光彩吗!”金晓灵顺势做起他的思想工作来。

“那好!我们扯一扯，怎么干吧。”彭宝贵是一个会见弯转弯的人。见领导上态度强硬，做做工作他思想也就通了，态度照表，拳头照举，但是最后能不能落实，那就说不准。

经过两个人的反复商量，最后决定，金晓灵带领几个泥瓦木匠和在家的男劳力，白天搞春耕生产，夜晚负责印砖和建养蚕室，彭宝贵带领全生产队的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等半劳力负责在黄沙岗开辟五亩桑园，每天晚上开三个小时的夜战。

金晓灵在彭家山生产队的房东是彭善平，他也是金晓灵初中高年级的同学。自从正月和肖宏君来到彭家山后，还只回过两次家，吃住一直在彭家山。比金晓灵大四岁的彭善平和新婚不久的媳妇非常支持金晓灵的工作，也欢迎金晓灵住他家里，他们把自己的新房都让给金晓灵住，工作上处处维护和帮助金晓灵。

在彭善平的帮助下，金晓灵很快确定了小队养蚕室的地基，并派人进行整理，一个下午就带领大家挖了两挡砖泥。练好砖泥要用牛在砖泥挡里不停转着踩动，让放入的草筋和泥巴搅拌均匀，由于正是春耕生产，彭家山只有三头可用的耕牛，两头要整田，只有一头牛用来练土砖泥。金晓灵学着电影《创业》中的铁人王进喜，用一头牛练一挡砖泥，硬是带领彭善平等几个年轻人赤脚踩好了另一挡砖泥。几个泥瓦匠看到后也都跳下了砖泥挡帮忙，生产队的几个老人看到后大发感慨：“现在的年轻人，真听毛主席的话，还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累哩!”

吃了晚饭，金晓灵叫生产队的保管员在砖场旁边的树上牵了

两盏一百瓦的电灯泡，把砖场内外照得透亮，一帮年轻人在金晓灵的带领下，不到三个小时就把两挡砖泥印制成了土砖坯。年轻人的干劲来了，还要继续干，金晓灵考虑到明天还有活路，便没有同意，大家在他的劝说下陆续回家休息去了。

金晓灵自己感到有些疲劳，便洗净手脚上的泥巴，准备回彭善平家休息，突然想起桑园夜战不知怎么样，便抬头向修建桑园的村后的黄沙岗望去，那里一片漆黑，他摸着黑走到了黄沙岗，一个人都没有，五亩桑园地面上没有动一点土。看样子彭宝贵今天晚上动都没动，说不定夜战根本就没有布置安排，下午他又在欺骗金晓灵，典型的阳奉阴违，两面三刀。

金晓灵火冒三丈地赶到彭宝贵家门口，只见大门紧闭，屋里灯光都没有，金晓灵没好气地喊了几声。

“彭队长，你们怎么没有开夜战？”

“哎哟，金书记，我忘记了，明天再说吧！”彭宝贵躺在热被窝里懒洋洋地回答。金晓灵气得直摇头，自己现在不可能把彭宝贵从被窝里拉起来，只好快地回房东家休息，走了几步，他扭头对着彭宝贵的家说了一句。

“这个老滑头！”

睡在热被窝里的彭宝贵伸了个懒腰，嘿嘿地笑个不停，他老伴付利亚是彭家山生产队很能干的妇女之一，比彭宝贵小五岁，是一个快嘴快舌、比较热爱集体并且正直的农村妇女。付利亚听了金晓灵的话后，知道了怎么回事。她也深深知道彭宝贵是一个说一套做一套的人，就在被窝里朝彭宝贵屁股踢了一脚：“你这个老不死的，专门骗人，你根本不想搞夜战，也没有听说安排搞夜战。这大一夜了还把金书记骗着在外面路上跑。”

“这任务太大，肯定完成不了，让这个小书记，这个小光秃砬，这个细罗伢儿，开他的夜战吧！”彭宝贵得意洋洋，沾沾自

喜，他在被窝里笑得更厉害。

“你真没良心，人家才十八岁，跟我们家老大是同年的，别人的父母怎么想！”彭宝贵的老伴叹了口气。彭宝贵再也没笑了，也没有说话了，他在心里打着自己小算盘，两个大书记不在家，他要把这个小书记哄着盘泥巴，一个毛头小伙子哪里是自己对手，想到这里彭宝贵心里乐滋滋，懒洋洋的。

睡意已经远去的彭宝贵心情一好，大脑便发热，不知不觉中，淫念上升，彭宝贵突然心血来潮，性欲大发，一下子爬到付利亚的身上，伸手忙去扯付利亚的短裤头。正在同情金晓灵的付利亚，此时此刻哪个想做这个，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劲，一下子把干瘪瘦弱的彭宝贵从自己的身体上掀了下来：“老东西，你不去参加集体的夜战，反而爬到我身上搞夜战，想这么些事儿哟！”

由于付利亚的身体本就比彭宝贵强壮，力气也大，再加上彭宝贵一心想做爱，根本没有防避，被付利亚一下子摔到了床下。

“你这疯婆娘，我又冇惹你，你犯么事神经！”

这回轮到付利亚在床上笑了起来。

第二天上午，金晓灵叫人在后山开桑园的黄沙岗上拉了几盏电灯。入夜，电灯亮了，把山坡照得如同白昼，一些小孩见山上亮起了电灯，纷纷跑到山上玩耍，山上顿时热闹起来。彭宝贵还是没有通知开夜战，继续在家睡觉，一些社员看到金晓灵在黄沙岗上忙碌着，自觉来到黄沙岗挖掘栽桑树的槽沟。

第三天，自己说话不算话，反而病人恶死郎中的彭宝贵，还犯起了牛脾气，连工都不上。晚上还是金晓灵带着社员印制土砖和挖桑树沟槽。快收工的时候，一阵风吹过来，风中夹杂着小雨。

“金支书，今晚可能有雨，前天昨天的砖可以修好码起来了，

今天印制的砖要用尼龙布盖好，不然的话，这几天的工都是白费的！”彭善平向金晓灵建议。

“好吧，善平，你先带几个人过去，我去找彭宝贵，请他再组织一些人来，千万不能让印制的土砖被雨淋湿损坏，不然的话，就会影响我们建养蚕室的进度。”

彭善平应声就带领开夜战的人行动了起来，金晓灵摸着黑来到了彭宝贵的门口。

“彭队长，彭队长，天快下雨了，请你赶快组织人修砖码砖！”金晓灵一边拍着大门一边喊。刚刚从桑园夜战工地回家的付利亚赶忙把灯打开了：“宝贵，金支书喊你！”

“这大一夜了，哪里去找人，夜战之后还要开夜战，把人当牛啊？我又不是洪湖的恶霸地主彭霸天，人你自己去找。”彭宝贵披着衣服慢吞吞地出现在自家堂屋，站在只有十五瓦昏暗的电灯泡下，不阴不阳还不耐烦地说。金晓灵捺着自己的性子，不想发火：“队长同志，天一下雨，这新印制的一千多口土砖就报废了！”

“报废了我也不去！”彭宝贵耍起横了。

“你是生产队长，要维护集体财产不受损失，雨马上就要下来了。再迟就来不及。”金晓灵口气开始强硬。

“我是生产队长你把我怎么样？老天下雨就让下，我有什么办法？毛主席都说无法可治！”彭宝贵根本不讲道理扯歪理。

“无法可治，从你治起！我撤掉你的生产队长！”血气方刚、年少气盛的金晓灵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愤怒和火气，猛然吼叫起来。不知为什么，当金晓灵怒吼的时候，彭宝贵心里开始有点胆怯了，但他还是硬着头皮顶嘴，不过声音弱了许多。

“撤了就撤了，我不是队长就更不去了。”

“你不是队长，但是你是共产党员，你是生产队的一名社员，

抢救集体财产你必须参加!”金晓灵斩钉截铁地吼道。他再没有时间在这里和彭宝贵顶牛了，扭头向砖场方向跑去。他们俩的争吵，由于声音很大，不少的社员家的灯都亮了，几名老党员都迅速开门走了出来，跟着金晓灵向砖场方向跑，付利亚也拿着工具跟着去了，彭宝贵用手在光头上反复摸了几下，也无可奈何地向砖场走去。

赶到砖场来抢修抢码新制土砖坯的社员越来越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今晚社员们干活儿特别卖力特别上劲，让金晓灵本来烦躁的心情开始变得平和。所有的新砖坯刚刚码好盖好，雨就下大，金晓灵赶忙招呼大家回家休息，考虑到自己撤销了彭宝贵的生产队长职务，恐怕大家都知道了，彭宝贵也会闹情绪，便接着宣布第二天早上不搞早战，上午全体社员到黄沙岗挖桑园。

回到彭善平的家里，彭善平的爱人付小兰为他们准备了热水，金晓灵洗完手脸后，闷闷不乐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尽管晚上发生了一系列头疼的事情，但是他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可能是因为他太累了。近几天他几乎都没有睡好觉，到彭家山生产队驻队以来，他坚持天天参加生产劳动，而且干活儿比普通社员群众都要卖力。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金晓灵从睡梦中醒来，一咕噜地从床上爬了起来，赶忙穿好衣服，手脸都没洗，就跑到砖场，他发现已经有个人正在砖场还没有堆码的土砖坯旁边挖排水沟。

昨晚的雨真大，土砖坯要不是码好了，那几天来新印制的土砖坯都会全部报废。没有修好的土砖坯有的地方已经积满了水，那个比他起得早的人正在那里挖沟，将积水引出来。走到跟前他才发现是彭善平，金晓灵心头一热，这才是热爱集体的好社员。

“善平，起得这么早，就来排水!”金晓灵感动地说。

“啊!金支书，这个地方太低了，我估计会积水，看到你太

累了，就没有喊你。”彭善平憨厚地笑了笑。

“生产队长彭宝贵要像你一样就好了！”金晓灵感慨地说。

“你把他撤了，下一步怎么办？这个老油条也该撤。”彭善平抬头看了一下金晓灵。

“其实，我们彭家山生产队，是马坳公社和马坳大队两级书记的点，有很多的有利条件，我也在这里帮助工作，茶园桑园建成后，社员的分值肯定能提高。哎！善平，我想上午民主推荐一个代理生产队长，你说好不好？”金晓灵诚恳地问彭善平。

“我看行，其实社员们背后早就对我那位远房的二叔有意见，他既自私又怕吃苦！”

“要是推荐你，你干不干？”金晓灵试探地问。

“只要群众和你们信任我，我看没有多大问题！”彭善平很自信地回答。金晓灵心里踏实了，脸上露出微笑。

吃罢早饭，金晓灵与生产队的几个队委以及几名老党员分别交换了意见，没想到大家都同意换队长。根本没有一个人反对，有了群众的支持，金晓灵从心里感到非常轻松。

大雨慢慢开始停了下来，天上有的地方已经出现了蓝色，雨后的黄沙岗，被一夜的雨水洗刷后，土地潮湿中透露出清新，几天来挖出的桑树沟壕有的积满了水。由于早上没有搞早战，今天上工地的人上得齐不说，而且也上得特别早。

金晓灵一来工地后他照旧自己挖一条桑树沟槽，不过他边挖边在想怎样十天内完成五亩桑园的开发任务。他突然想起了学堂岗开山造地，定目标定任务定质量，早完成先下马的办法，说不定还可以不开夜战，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一个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完成桑园开发任务的办法，立刻在他的大脑里很快形成。他好不得意地喊来了小队记分员。

记分员听了金晓灵的交待后，马上回家拿了一个皮尺和一副

扑克，又带了一个人在山上山下仔细丈量着，丈量完了又坐在工地的石头上算算划划的，山上挖桑树沟槽的社员不知他们在干什么，都偷偷地好奇地望着。

彭宝贵今天也上了山，不过没有前几天那样神气活现的，而是耷拉着脑袋跟在付利亚后面挖槽沟。不过他心里在想这金晓灵不会真的要撤销他的队长吧？他时不时看看金晓灵又看看记分员，不知道金晓灵的葫芦里装的是啥子药。

中间休息的时候，记分员按照金晓灵的要求，通知大家到一个较平坦的坡地里集中，大家陆陆续续来到这里，有的找个石头，有的扯一把茅草，有的将挖锄或铁锹横在地上坐着，也有的站着。金晓灵见大家来齐了，便大声说：“社员同志们！利用休息时间我们开一个短会，但要解决两个大问题，我们一个一个地来，第一个是，彭宝贵同志自己认为自己不能称职，不愿当生产队长，我们是个大生产队，又是公社和大队两级书记的点，为了不影响工作，在两个书记未回来之前，我们推选一个代生产队长，怎么样？”

彭宝贵听到金晓灵这么一说，脸红脖子粗，正要说什么，突然听到大家都拍起了巴掌，看样子大家是非常同意金晓灵的提议。彭宝贵欲说又止，他的脸更红了。

“好，大家推荐三个候选人。”

“彭善平！”金晓灵的话音刚落，几个年轻人就喊了起来，几个党员和小队干部也跟着附和。不过人群中间有人小声提到了记分员彭清理。彭宝贵的侄儿也提到了彭宝贵。

“那好，为了体现公平，我们把彭善平、彭清理、彭宝贵三个人都作为人选，大家当场投票决定。”金晓灵沉着稳健、平心静气地宣布。彭宝贵听说投票，他很快地朝人群中每个人都望了一眼，心里充满了自信，认为说不定大家还会选他。因为他认为

彭善平太年轻，彭清理太老实，彭家山生产队长非他莫属。

按照金晓灵的布置，记分员在几个年轻人搬来的三块石板上写下了三个候选人的名字，山上一共有五十二个社员，金晓灵把扑克牌中的大小王拿了出来，把五十二张扑克牌每个人发了一张，规定大家同意谁，谁就把扑克牌放在写了谁的名字的石头上，大家对这样的投票方式非常满意，投票在五分钟内就结束了。

彭善平四十一票，彭清理九票，彭宝贵三票，金晓灵当场大声宣布彭善平当选彭家山生产队代理生产队长，彭宝贵脸上现在是红一阵青一阵，几次想说什么，但似乎开不了口，他老婆付利亚不时地用眼睛凶狠狠地横他。

“现在我们请彭善平代理生产队长讲几句！”金晓灵笑眯眯地面对大家说。

“我没有几多说的，大家信任我，我就要为大家办事，为集体办事，今年争取粮棉油增产，把副业的门路多搞一点，把蚕养起来，把茶树种好。争取今年下年决算的时候，我们生产队工分 value 涨两角钱！我说完了！”

金晓灵带头为彭善平朴实的上任演讲鼓起掌来。他把彭善平拉到一边，对彭善平简单明了地说出了把桑园开发划分到每个人的方案，见彭善平十分同意。便扭头对大家说：“下面请彭善平队长把桑园开发任务下达到每个社员！”

彭善平根据金晓灵的建议，给大家宣布了任务和要求，又和记分员一起把任务划分到了人。

具体方案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记分员已把挖好了的桑园验收了，剩下的任务，按照每一个拿十个工分的劳动力计算，每天挖八米长，八十公分高，八十公分宽的桑树槽沟，一次分配五天的任务，三天完成也行，但必须经生产队长和记分员联合验收合

格，完成任务的人五天内都记十个工分，事实上非常符合当时提倡的多劳多得，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任务划分时，很多女社员非常乐意。这也是金晓灵根据女社员多才制定这样方案的初衷。

开辟桑园的任务到人，金晓灵没有想到，比预料的效果还要好，原来任务明确了，很多女社员和过去的半劳动力，只要完成规定的任务，都可以得整个劳动力的工分，这样充分调动了过去是半劳动力的积极性，把他们一下变成了整劳力，而且有的家里的平时不上工的老人也上了山，有的学生放学后也来帮忙，黄沙岗上一下子增加了许多人。上工根本不用人喊，早上、中午，傍晚山上也不断人。不到四天时间，原来要半个月才能开成的五亩桑园，竟然就完成了。彭善平高兴得合不拢嘴。金晓灵又安排记分员按照上述办法分配了填土栽种桑树的任务，同样提前完工。

在开辟桑园的同时金晓灵又赶忙和彭善平研究做养蚕室的准备工作，派人四处购买建房用的檀条楠子瓦。

正当金晓灵和彭善平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马坳大队大队长关本世和副支书吴兴旺来到了彭家山生产队。原来彭宝贵去找他们俩告了金晓灵的状。

“你一个团支部书记，一个年轻的伢儿，怎么有权力撤销一个共产党员的老生产队长？你太年轻气盛了，工作方法太简单了。”吴兴旺见面就马着脸批评金晓灵。

“老吴，你听听金晓灵的情况再说吧！你怎么老改不了土改斗地主富农的口气，不问三七二十一，上来就开始？他撤肯定有撤的道理。”关本世今天没有像吴兴旺那样严肃认真，厉声质问，反而一直笑眯眯的。金晓灵把详细情况作了汇报，关本世连连点头。

“你看这样好不好，撤销的已经撤了，代理队长也经群众选举产生了，先就这样的安排吧！叫彭善平好好地搞，具体等两级

书记回来再说。”关本世是彭宝贵去找他才来的，彭宝贵平时仗着公社党委书记余国华在这里驻点，把他这个大队长根本不放在眼里，这次金晓灵快刀斩乱麻，三下五除二地把他给撤了，在家主持大队工作的关本世心里暗暗高兴。他不但没有责怪金晓灵，反而在回去的路上做吴兴旺的工作，还赞扬金晓灵是个敢作敢当的年轻人，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对吴兴旺说不信你看着，今后马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非他莫属，你老吴已经快六十的人，不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也要留点后路。老实巴交的土改干部吴兴旺半信半疑地点头应允。

金晓灵和彭善平两个年轻人越干越有劲，真是日以继夜，马不停蹄。一个多月以后，彭家山生产队各项农业生产一项都没有拉下不说，黄沙岗的五亩桑园开辟成功，还种上了桑树，两亩茶园也长势良好，吐出了新芽。五联养蚕室也如期完工盖瓦，马坳大队十八个生产队季度评比，彭家山生产队获得了流动红旗。连彭宝贵对金晓灵和彭善平也开始主动说话打招呼，他不得不服气了。

两个月后，天堂河水库工地民工大轮换，马坳公社党委书记余国华和马坳大队党支部书记肖宏君从工地刚刚回来，就一起来到了彭家山生产队。两个人参观了新开的桑园，又来到新养蚕室，望着自己布置的任务，两个年轻人完成得这么漂亮，听到的都是社员群众的夸赞，两个书记喜上眉梢，乐在心里：“金晓灵，你这个小子，好大的胆，一个十八岁的大队团支部书记居然把一个五十多岁的老队长说撤就给撤了，提前对我和肖支书招呼都不打一个，先斩后奏，干净利落。”

“余书记，肖支书，当时，当时……”听到余国华这么一说，金晓灵有些紧张。

“撤了就撤了，不过你帮我们点上挑选了一个好年轻的队

长!”余国华的话让金晓灵又松了口气。

“肖支书，你们马坳大队党支部开个会研究一下，撤销党员队长，还是按照程序来，彭宝贵年纪大了，把他调到大队茶场当场长吧。不过金晓灵也要加强学习，总结经验教训，今后不要超越权限办事！先斩后奏的事只能仅此而已。后面的事由你们的肖支书处理和宣布。”面对余国华语重心长的言语和妥善的安排，金晓灵心悦诚服、诚心诚意地点着头。

“金晓灵，天堂河水库工地民工实行大轮换，水库指挥部要求人员由多变精，我们大队由三百人减少为一百零五人，余书记和我的意见，让你到天堂河水库这个全县的大工程上经受锻炼，独当一面，工地上是民兵建制，你去担任马坳连连长，考虑到工地上我们马坳有一个专门打石头的铁姑娘班，女伢儿多，派余凤莲去任指导员，你准备一下，后天就上工地。”肖宏君又向金晓灵下达了新的任务，这个安排让金晓灵十分兴奋，他早就想到天堂河水库工地这样几万人的大型县办工程上去经风雨见世面学本领。

“点上的工作今后由我和肖支书亲自抓，我们公社在天堂河水库工地的工程任务很艰巨也很重，所以工地指挥部和青石镇团里都要求我们把最好的干部派上去，公社副书记江一洲同志留在天堂河水库工地上，由他担任马坳营营长，你归他领导！也是他点名要你去一起修水库的。你上工地后首先要带头帮马坳营改变落后面貌，你们马坳民兵连要在天堂河水库工地成为模范连队。希望再听到你的好消息！”余国华笑着补充说。

“我们将全力以赴，坚决完成好任务！”金晓灵心里乐开了花，像军人一回答。

正准备离开的金晓灵突然又转过身来，神情严峻、郑重其事地看了看余国华和肖宏君，然后有点激动地说：“余书记，肖支

书。通过回乡后的锻炼，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的新农村，都需要我们这样的回乡知识青年，我们也只有在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才能经风雨，见世面，成人成材，我知道自己离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有距离，但我热爱党，我会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也会用实际行动向党组织靠拢，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请党组织考验我！”

金晓灵从口袋里掏出早就写好的入党申请书，双手颤抖地递给肖宏君，然后转身大踏步地走了，余国华和肖宏君目不转睛地望着远去的金晓灵，异口同声地说：

“七一建党节把他吸收进党组织来！”

第二十二章 民兵连长

第三天上午，金晓灵和余凤莲带着行李，在马坳河边生产队的一个粘土堂里，搭乘一辆天堂河水库工程二团的拉粘土的汽车，大约二十多分钟就来到了天堂河水库工地。

汽车在天堂河水库工地指挥部前面的一片空坪停下了，一爬下汽车，金晓灵就感受到大型水利工程的气氛和气势，立即被天堂河水库工程规模和工地热闹的情景所吸引，真有点像《红楼梦》小说里描写的刘姥姥走进大观园的感觉。来不及拍打身上的灰尘和拿起地上的行李，金晓灵就左顾右盼起来，他大吃一惊，这阵势这场面以往除了在电影新闻记录片中，还从未实地见到过。

这里地势比较开阔，正在修建的天堂河水库新大坝，经过红山县五万多基干民兵的一个冬春的艰苦奋斗，已经巍然矗立在兰溪河上面，大坝已经锁住兰溪河上游天堂河、兰草河、艾叶河等山溪的河

水，日新月异的天堂河水库已经初具规模，新修的大坝里面已经是碧波荡漾，蓝天倒映，白云游动。

展现在金晓灵眼前的天堂河水库大坝，红旗招展，标语牌林立，人流如潮，车水马龙。大坝两边的山坡上，一边一幅巨大的标语，让金晓灵心花怒放，感慨万千。左边是：立下愚公移山志。右边是：敢教日月换新天。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恰如其分。再看车站的正面，一幅巨大的天堂河水库工程效果图，让人对工程一目了然浮想联翩。旁边的光荣榜，工地十大民工标兵的大照片镶嵌在上面，金晓灵暗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这上面有我。

“走吧，金连长，今后有的是时间来看！”余凤莲见金晓灵望着光荣榜目不转睛，笑着催促他。

金晓灵赶紧拿起地上的行李并且老老实实地说：“好的，走，走。对不起，我还是第一次来天堂河水库工地！这场面比我想象的还要壮观，还要气派。”

余凤莲原来就来过天堂河水库工地，去年水库工地刚刚动工时她还在工地上干了一个月，所以她没有像金晓灵一样感到新鲜和兴奋。她引着金晓灵穿过一座石拱桥，走过工地商店，沿着右边新修的盘山公路，又走了两里多路程，在新公路下边的一个叫桐子垅的山凹里找到了马坳连所在地。

没有欢迎仪式，没有人迎接，马坳民兵连新任连长金晓灵和新任指导员余凤莲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桐子垅不到两亩地的面积，是马坳连在天堂河水库工地的根据地，三座工棚的形状像一个山凹的凹字，站在凹字的中间，初来乍到的金晓灵不知所措，好在有余凤莲在一起，只见她大声喊道。

“吴政权，你们钻到那里去了，怎么一个人都没看见，这些死鬼死东西！”

听到余凤莲的喊叫，还在工棚的大铺上睡懒觉的马坳连工队事务长吴政权和炊事员王光荣赶忙从铺上爬起来，用被子裹住身体急急忙忙跑到棚门外：“嘿，嘿，凤莲姐，金连长你们来了！”

“吴政权啦吴政权，马坳连可真成了无政权，还无人影哩！”金晓灵一语双关地开着玩笑，吴政权也是他的初中同学。

“你怎么喊她凤莲姐？”金晓灵又好奇地问。

“她，她是，我未来，未来的姐姐！”吴政权望了一眼余凤莲，然后慢吞吞地回答。

“你这个事务长怎么当的，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整个马坳大队的人都知道你爱睡懒觉，快去把衣服穿好。”余凤莲的脸颊飞起了红晕，她横了吴政权一眼，赶忙把话头引开，其实在这方面很迟钝的金晓灵还根本没有听懂吴政权的意思。

吴政权和王光荣很快跑进工棚穿好衣服又跑了出来，王光荣忙着去烧开水，吴政权把金晓灵引进左边的一个大工棚里，余凤莲也跟着走了进来。

这个工棚大约有十五米长，四米多宽，顶上是盖的大别山上野生长苞茅草，四周用桐子垵下边兰草河里的石头和黄泥巴砌成，中间是木柱子撑着，靠工棚门口的对面是一排从左墙壁到右墙壁的长长的大通铺，两边的山头墙上开着一个一米左右的木窗户。棚外的光线就是从这两个窗户和门口射进来，棚里的采光不大好。又长又宽的大通铺上面，一米宽是一个人的床位，乱七八糟地放着民工们的被子和行李物品，现在空无一人。这样的工棚是按指挥部后勤科的统一设计图纸建造的，说是防火防虫，冬暖夏凉，空气流通。

沿着工棚门边的通道向左走六七米，有一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小棚子。吴政权告诉金晓灵，这是肖宏君支书在工地时住的，连里的民工都习惯称这里为连部，现在就请金连长住在连部。金

晓灵走进一看，被称之为连部的棚子里面大约两米多宽，和外面同样的方向是一个用木头搭的床铺，不过方向是横着睡觉的，铺边有一个木箱改做的简易小桌子，上面挂着一盏二十五瓦的电灯泡，旁边还有一个木树墩子做的凳子，靠近兰溪河一个分支兰草河和老公路方向还有一个小木窗，这样小棚子里光亮就很多。金晓灵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又关心地问：“那你凤莲姐住哪里？”

“在女工棚那边，我昨天已经安排人按照你这个样子给她也隔了一间。凤莲姐，我带你去？”

“那好，你把她带去，把她安排好！”

金晓灵和吴政权帮助余凤莲把行李送到女工棚，金晓灵看了看指导员的“官邸”，也感觉到满意，才回到自己的工棚，把连部里面又打扫了一遍，将自己的行李物品整理放好，将床铺也铺得整整齐齐，这才走出了连部。

余凤莲也收拾好了自己的床铺和行李。金晓灵见她也从棚里出来，便邀她到几个棚里看看，转了一遍后，两个人来到食堂工棚，吴政权和王光荣正在忙着做中午饭。他们四个人便聊了起来，从吴政权口中得知，食堂原来有三个人，有一人轮换回家，新来的还没有到，马坳连现在在工地只有五十五人，这次轮换的五十人应该是今天到，但他们搭不上汽车，要靠双脚步行走来，估计下午才能到。工地留守的人和副连长许尉迟一起上工地了。十二点工地广播喇叭播放收工号后就会回来。

十二点正，一阵清澈悦耳的“东方红”乐曲响起后，嘹亮雄壮的收工军号在天堂河水库工地的二十多个喇叭里同时响起，那军号的声音回荡在方圆五公里以内的每个角落。那乐曲和号声，是那樣的清晰，是那樣的让人回味，是那樣的让人思念，在以后的日子里，金晓灵对天堂河水库工地广播有一种特殊的留恋，没有听到广播就好像少了一些什么，也可能是工地的单调生活所致

吧！

金晓灵和余凤莲站在马坳连凹字型的口上等待着马坳连的民工收工。余凤莲邀金晓灵到工棚下面的老公路上去等，他欣然同意。余凤莲告诉金晓灵，下坡三十多米，就是过去的一条老公路，马坳营的营部在公路和兰草河的正对面。桐子垅右边有一户人家和几幢工棚是青石镇工地民兵团团部，左边是马坳营的板桥连。

工地广播站的喇叭响了十几多分钟后，老公路上的南边出现了大队人群，马坳连的五十多个民工也在其中，中午收工了。从水库大坝的施工工地到马坳连的驻地，大约要走二十到二十五分钟的时间，马坳连副连长许尉迟带着五十多人一收工就往回赶，他已经知道金晓灵和余凤莲的到来。这几天民工少，工程任务没有完，天天下午马坳营与各连结算工程进度账时，他总是挨骂。任务没有完成，营里就不给发足补助粮，粮食少，民工又吃不饱，大家也怨他，纷纷向他请假，人更少，麻烦更多，他真是焦头烂额，所以回来的路上他领着大家几乎是一路小跑。

“连长、指导员你们可来了！”天堂河水库工地上都是这样称呼，许尉迟老远就喊了起来。今年年初，肖宏君上水库工地，他根据金晓灵和余凤莲的建议把许尉迟带来水库工地，并安排他任副连长，协助负责日常的工程施工。金晓灵和余凤莲的到来，许尉迟是喜出望外。马坳连的五十多人像过节一样拥到金晓灵和余凤莲的身边，看样子他们来得正是时候。

“金连长！”“凤莲姐！”“晓灵！”“老同学！”“余主任！”

金晓灵一看，留在工地上的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大家的喊声问候声此起彼伏，让他和余凤莲应接不暇。五十多人中，一大半都是小时候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几乎全都认识，看样子大家听说他们俩来当连长和指导员是非常欢迎的，金晓灵已经从人们

的眼神里看到了大家的期望。

“老同学！真是你们两人来当领导，再照顾照顾我吧！”龙凤生挤到金晓灵和余凤莲跟前，激动得满脸冒汗。金晓灵看了看龙凤生，发现这小子几个月不见，脸上真的又瘦又黑。

“辛苦了，龙凤生！”金晓灵关心地问。

“不瞒你说，真有点苦，这拉板车把我的肩膀拉肿了，手都拉脱了！腰也挣弯了！”龙凤生一脸无奈相。

“你这家伙只会躲懒送干，很少拉板车，拉板车也是下坡时的空车，推车不用劲，把手放在车帮子上做样子，谁跟他一班谁就倒大霉！两位新来的领导不要上当受骗。”金晓灵和龙凤生从小到大的同学赵继承笑着揭发龙凤生的鬼把戏。

“你看看，金连长，余指导员，赵继承这小子从小就欺侮我！到现在还是十几年如一日！”望着龙凤生的可怜相，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快乐的笑声。

“晓灵，你上来了？”好久未见的许关球在人群中和金晓灵亲热地打招呼，金晓灵朝他高兴地点着头。

“好了，先去吃饭，下午还要上工哩，大家抽空再同连长指导员交流吧！”许尉迟把大家招呼回到工棚去了。

当大家都走后，几个月前分开的沈爱国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脸上有些不好意思：“金晓灵，听说你来当连长，我真高兴！”

望着黑瘦了不少的沈爱国，金晓灵主动热情地握住了他的双手：“沈爱国，你身体还好吧？”

“刚开始有些不习惯，现在已经适应了！就是去年的事情老是在心里堵得慌！”金晓灵发现去年的事情在沈爱国心里还有疙瘩，从内心产生一种同情和怜惜。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人生总难免出点差错，吃一堑，长

一智就行，不要老放在心上，那样对身体不好，现在我来工地了，我们好好修水库！”金晓灵耐心而又善解人意劝说着他，沈爱国轻松地地点了点头，脸上带着微笑走了。

见沈爱国走后，许尉迟赶紧把工地和连里的情况与金晓灵和余凤莲作了一个简单介绍，三个年轻人又走到一起来了，都是非常高兴，许尉迟也长长地舒舒服服地松了一口气。

中午开饭了，刚走回自己工棚的金晓灵，准备拿着自己读高中时用过搪瓷碗和汤勺去食堂打饭。司务长吴政权走进来要帮他打饭。金晓灵婉言谢绝了，还是坚持自己去食堂。

马坳连的食堂里，王光荣正拿着饭勺在一个简易的木板台子上给民工打饭菜，他又打饭又打菜，忙得满头大汗，民工团团围在王光荣的身边。金晓灵皱了皱眉头：“吴政权，我看你这里成了无规矩了！今后开饭，我建议你也帮助打饭菜，最好排队打饭。”

尽管金晓灵的声音不大，但打饭的民工都向金晓灵投去了赞同的目光。吴政权赶忙过去帮王光荣打菜，这样一个打饭一个打菜，速度就快多了，慢慢地原先围在王光荣身后的民工，都陆陆续续走到正面，在木板台子前面自动排成队伍了，打饭的速度更快。

“我看我们连就是应该讲规矩了！”

“做什么事都应该有制度！”

民工们边吃饭边议论着。轮到金晓灵打饭了，站在旁边的民工们都偷偷地瞪大眼睛看着，王光荣把金晓灵的旧搪瓷碗，添了满满一碗饭，按规定每人是半斤，金晓灵觉得王光荣打得太满了，起码比其他民工的多二三两，便微笑着说：“王光荣，你是不是看到我今天是第一次来，照顾我，多盛一点饭给我？”本分忠厚的王光荣不知道说什么合适，只是嘿嘿地傻笑。

金晓灵接过饭碗，从王光荣面前的木桶里拿过饭勺，把自己旧搪瓷碗的米饭又拨了一半回木桶。

“今后我的半斤饭，你只打四两就行，我上学就吃食堂，只吃得下四两饭！多了就浪费了。”

“那你的半斤粮我要给足！”王光荣老实地说。

“我自己愿意只要这么多！谢谢你！听话。”金晓灵又把碗伸到吴政权面前，吴政权已盛了满满一勺子的青菜，见金晓灵用眼睛示意他，便也把勺子的菜又倒了一半下来，感觉到和其他民工一样多时再打到金晓灵的饭碗里，金晓灵这才高兴地走开。周围的民工都向他射出了敬佩的目光。

两点钟，工地广播站的高音喇叭又响起来，下午开工时间到了。金晓灵和余凤莲商量，余凤莲留在桐子垭驻地等轮换的民工到来，他自己和上工地的民工一道去熟悉施工现场。

金晓灵和许尉迟带着马坳连的五十多名民工拖着十几乘板车，开始走上了老公路，只听见开工号一停，老公路两边的大大小小的山凹里，农舍工棚中陆续走出一群群民工，刚才还是行人稀少的老公路上，很快车水马龙，人头攒动，马坳连的五十多人不知不觉地融入到浩浩荡荡的上工队伍中，那几万人上工的场面，使第一次上工的金晓灵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千军万马的情景，声势浩大的感受。

听到大家喊他连长，走在人群中的金晓灵，仿佛置身于电影《南征北战》中解放军队伍行军的感觉，认为自己正带领连队随大部队去完一项战斗任务。金晓灵想到这里，开心地笑了，人多是一种气势，人多让人感慨和遐想！

马坳连住在水库的里面，但施工地点却在大坝的外边。所以大家上工地要从水库底，沿着大坝里口护坡，顺着施工通道，走上坝顶。坝上的施工分成五个层面，中间层面是核心墙，全部由

经过检验合格的黄泥粘土填成，这些黄泥粘土都是省工程二团的汽车从很远的合乎标准的黄泥土堂里拉来，马坳大队河边生产队就有一个。由于核心墙所需粘土量大，汽车不足，还有整整一个团的民工，用板车从距大坝一公里外的古坊大队去拉粘土上来，所以大坝正面还有一条从坝顶到坝脚的牵引钢丝绳，从古坊拉来装满黄泥粘土的板车，都准备有一个挂钩，到了大坝脚后就把板车上的挂钩挂在牵引机的钢丝绳上，人舒舒服服跟着板车走，装满黄泥土的板车轻轻松松地从坝脚上了大坝顶，这也是当时天堂河水库工地机械化施工的主要内容。核心墙两边的两个施工层面是护墙，采用代料土来填充，用一般的麻骨石土就行，这两个层面的麻骨石土，是几万民工硬是从大坝两边的山上，用板车一车一车拉来的。这三个层面的施工基本都是同步进行。

此时大坝顶上，机械施工已经开始，省工程二团的十几台大型推土机，正拖着大铁滚筒在已填土的核心墙和护墙上来回碾压，早上工的施工连队，已经有板车在推土机碾压后的施工段面重新铺土。站在大坝上的金晓灵真正感受到人多的确力量大，众人真的能移山。

大坝施工的另外两个层面就是大坝的里外护坡，里护坡按照工程科的要求，应该全部由大青石砌成，外护坡由大青石砌成的矾垒坝和丁顺石护坡组成。

青石镇团主要负责里外护坡的工程，马坳营和马坳连是负责矾垒坝和外护坡。

在水库大坝上，马坳连的民工拉着板车向大坝两边的大坝护墙取土的土堂里走去。金晓灵跟在许尉迟的板车后面，他要学习如何施工。许尉迟边走边告诉他。马坳连的施工工段在矾垒坝，砌矾垒坝容易，有十几个人就行，但主要问题是要有石头。指挥部规定的拖石头的地方是在两公里外的鹰嘴崖，路程太远，就是

跑步走，一部板车每天拉不来三趟，三个人共一部板车，一个拉两个推，轮流换班，过去根本完不成工程任务，所以连里自己决定就在附近填土工程取土堂里自己找石头，这样距离近，跑的路少了，每天可以搞四五趟。但是工地的施工，是以连为单位，每个连一个土堂，有的好说话的连长让你搬石头，不好说时普通民工都不让你搬。马坨连的民工经常与其它连的民工发生冲突，吵嘴打架是家常便饭。

今天的运气还不错，走进一个土堂，就遇到一堆石头，他们三个人就装满了一板车石头，金晓灵在家就听说在天堂河水库工地，拉板车是基本功，要在工地上立足，就得学会拉板车。他想试验一下，从老搭档沈爱国手中接过了板车。

“金连长，你刚到工地，还不熟悉路况，我看过几天再试吧！”许尉迟关心地劝阻。

“试试，迟早总要学会！”金晓灵坚定地回答。

“许尉迟，你让他拉吧，连长这个人就是这样，想做的事，他都能做成功！”看样子与金晓灵共了一段事的沈爱国，已经非常了解金晓灵的性格。

金晓灵双手握住两个车把子，在许尉迟和沈爱国的帮助下，慢慢地拉着板车向取土堂的出口走去，土堂口外是通向大坝顶上的长坡，工地规定板车都是左边下右边上。金晓灵一走到下坡这里就感到板车自身重力作用，自动加快了速度，而且车的行驶方向老不听自己的使唤。板车笔直往右边冲，金晓灵心里有些慌乱，想学前面拉车的人，把板车后部分着地，由于没有经验，动作过快，板车一下着地，两个车把子自动向空中昂起，金晓灵想把车把子按下来，怎么也按不动，他一下子被车把子悬挂在空中，两只脚在空中乱弹，幸亏许尉迟和沈爱国都有经验也有准备，两个人从左右两个方向上来，用一只脚踏在板车的后衬柱子

上，一只脚踏在地上，把板车立即就弄停了。

“连长，你把手松开车把子，脚落地后身体向后靠，再慢慢地向下划着走。”按照沈爱国的指导，金晓灵在车子下到半山时开始掌握了板车装满东西后下坡的要领。走下长坡后，前面是一块平地，金晓灵慢慢地用手向下压车把子，将板车放平继续往前走。

“金连长，前面有一个小上坡，你的速度加快一点，免得板车走到一半时上不去，又退下来。”许尉迟在后面边推着板车边指导。

金晓灵听取了他的方案，双手握紧板车的双把子，肩膀上套着拉绳，双脚用劲，低头躬腰拉着板车向坡上冲去，在两个伙伴的协助下，一下子冲了上去。他回头看到坡上有的人板车上坡上到半道上，由于没有后续力量又倒了回去，金晓灵为自己的成功得意洋洋。

一个下午，金晓灵他们拉了三趟石头，其他人也跟着多拉了一趟，马坳连的施工段面上，一下子多了十几方石头，指挥部负责矾垒坝施工的施工员，感到奇怪，一问才知道新连长上任了。收工路上，龙凤生悄悄地问金晓灵：“老同学，感觉如何？”

“在工地上拉板车不是一件容易的活儿！”金晓灵非常坦诚地回答。

“体会深刻！”龙凤生连连点头。

金晓灵和走在身边的几个年轻人都开心地笑了。

桐子垅今天下午特别热闹，轮换的民工陆陆续续基本到齐，凹字型的工棚都住满了人。余凤莲和吴政权已经把新来的民工吃饭住宿问题全部安排好了。

六、七十年代农村搞农田基本建设，工程会战是常事，很多人都是常年在水利工程工地上，出差在外只要有饭吃，有地方睡

觉就行，大家要求不高，安排起来也容易。金晓灵收工回驻地后，和余凤莲一道赶忙跑到驻地兰草河对面马坳营营部报到。

“好，好，人上齐了就好！欢迎二位和我一起修水库！”马坳营营长江一洲听了余凤莲关于工地上人的汇报后很高兴，稍微思考后他笑着继续说：

“金晓灵，水库工地没有什么巧，弄懂土堂道路车子炮！对你们马坳连提两点要求，一是天天保质保量完成工程进度，二是安全生产不出任何问题。其他的事我相信你们两个年轻人有办法！我马上去指挥部开会，走了。”江一洲书记与金晓灵、余凤莲三言两语就把工作安排了，自己连忙赶到工地指挥部开会去。

回连队的路上，余凤莲说：“初步了解了一下，大家对后勤有些意见，说吴政权有些懒惰，食堂里打饭看人，分量不足。每个上工地的人，家里只供应一斤米，由于工程进度完成不了，每月的工地发放的补助粮人平均只有二两，每人每天要满足一斤半粮还差三两，前一段每人每餐只有四两米，大家都叫吃不饱肚子。”余凤莲停顿了一下，见金晓灵听得很认真，便又继续谈：

“工地上，连里除工程任务的一点补助款，其余没有任何经费来源，除大家自己带腌菜来吃外，基本上没有新鲜蔬菜，今天中午是吴政权见我们俩来了，用伙食尾子买的菜。”余凤莲说到这里，轻轻地叹了口气。

“我们的担子还很重哩！”

十八岁的年青连长也感到了压力，一连之长，一百多号人，一百多张嘴，油盐柴菜米，样样都要考虑。金晓灵朝余凤莲点了点头：“工地拉板车是个劳动强度很大的活儿，都是一二十岁的年轻人，没有吃饱肚子，在工地上走都走不动，而且还是跑着拉车，我下午试了一下，比我想象的还要累。”

“在工地上要注意安全！”余凤莲关切地提醒。

金晓灵想了想说：“我会注意的！我看人都上齐了，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完成工程任务，最好是超额完成任务，这样补助粮补助款就多了，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余凤莲赞成地点着头。

“吴政权懒惰你先找他谈一下，他用好了还是能做事的，他的点子还是很多，在学校读书时我就觉得他鬼精鬼精。至于打饭菜不公平，我们听说工地分饭最公平是过秤称，任何人都搞不倒鬼，我们食堂里可以试试！”

余凤莲咯吱咯吱地笑了起来：“什么事到你这里总有办法！我同意你的意见。”

“我们俩分个工吧，我上工地以工程进度质量为主，具体负责矾垒坝工段；你以后勤安全为主，具体负责在兰草河打丁顺石的铁姑娘班。都先摸几天情况再说，好不好？”金晓灵用商量的口气征求余凤莲的意见。余凤莲高兴地点头同意。

暮色中的兰草河，十分热闹，收工回来的大批民工，正在河边洗衣玩耍，追逐打闹。但天堂河水库工地两个新来的年轻民兵连长和指导员没有兴致欣赏这河光山色、夕阳余晖。第一天上工地，就深深感受到肩上的担子的重量了，已经被迫进入了各自的角色。

第二十三章 工地游击战

金晓灵在天堂河水库工地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工地广播站嘹亮的军号又在群山中响起。

第一车石头送到马坳连在矾垒坝的施工工段后，金晓灵安排许尉迟带领大家继续搬运石头，他自己留在矾垒坝上面，想了解一下砌矾垒坝工段施工面上的情况。

通过和指挥部负责矾垒坝石方施工的工程师和马坳连在矾垒坝上施工人员的交流，金晓灵掌握了工程质量和进度要求，清醒地认识到马坳连工程进度落后，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质量问题，而是原料问题，主要是石头不够，矾垒坝上砌石头的工匠经常因没有石头而停工。没有石头就没有工程进度，没有进度就完不成工程任务，没有完成工程任务就没有补助款和补助粮，没有钱粮，民工们就吃不饱肚子，也就没有了劳动的积极性，这样就带来了恶性循环。这也就是马坳连乃至整个马坳营制约

民工劳动积极性的根本原因。

要解决问题的症结就得抓主要矛盾，扩大石头的来源，喜欢与困难挑战的金晓灵下决心要解决石头来源问题。他带着难题又跟着板车队伍向大坝西边的取土土堂走去。

马坳连的民工全部上齐后，拖石头的板车队伍一下子增加到二十多乘，金晓灵带着他们的七十多个民工，穿梭在大坝和各团的取土堂里。他发现，马坳连的民工都非常灵活和团结，车队一到土堂里，如果发现石头，大家互相帮助，一车车地把石头装满，直到每乘板车都不空，然后一字排开往矾埚坝奔去。金晓灵从心里就非常欣赏马坳连年轻的群体这种团结友爱相互配合的精神，但他还是有些疑惑不解地问许尉迟：“大家为什么不分开行动，都集中在一起，石源有限，二十多乘车每次装满要花费很长时间？”

“金连长，你刚到工地，还不知道，天堂河水库是个大工程，非常复杂，常年在工地的有五万多人，都是以民兵连为建制，年轻人人居多，吵嘴打架，聚众斗殴，是家常便饭，方圆十公里，人山人海，这大的面积，水库指挥部工地保卫科的十七八个人，根本管不了。土堂都是以营为单位划分，营里又划分到连，基本上是连自为战。我们插入别人的土堂搞石头，你人少了他们不要你进入，进入了也不准你搬石头，不听话揍你没商量。最近几天红山团一个刚毕业上工地的回乡知青，不懂规矩，为了争一板车土被人打死了，当时两个营集体干仗，一千多人在一起打群架，最后还不知是谁把他打死的！保卫科都有三个工作人员被人趁机打得鼻青脸肿，也查不到人。所以我们只好成群结队，一起行动，互相照应。”

许尉迟无可奈何实事求是地诉说，金晓灵若有所思，充分理解地点了点头。再没有说什么，继续带着七八十人的车队在工地

上四处搜索，东奔西走。

下午许尉迟请了半天假，金晓灵带着大家一走上水库大坝工地，沈爱国等几个长年在工地的年轻人一致提议：“金连长，今天我们人多势众，去李店团的工地的土堂里搞一下午，那里石头很多！”

金晓灵因为来的时间不长，对各方面的情况的确不太熟悉，就随着大家一起拖着板车浩浩荡荡地向李店团的取土堂走去。龙凤生悄悄来到金晓灵身边，轻声善意地提醒道：“李店团的土堂里石头确实多，但我们上次跟他们吵了一架，不知道有问题没有？”

“有什么问题？龙凤生你这个胆小鬼，工地上这么多人，他们哪记得那么清楚。”

沈爱国横了一眼龙凤生，龙凤生不好再继续说什么了，新来乍到的金晓灵也没有在意，继续跟着大家走进了李店团的取土堂里。

李店团的取土堂在水库大坝的西头，离马坳连施工的矾垭坝工段面不远，这个土堂里的地质构造复杂，石头很多。马坳连一行七十多人来到土堂里，见到到处都是石头，都兴奋不已，迅速地装起石头来，金晓灵也忙着搬石头。二十乘板车刚刚装满，就听到在工地上一个挖土的年轻人指着沈爱国说：“你们看看，这帮人不是上次跟我们吵架的那伙人？”

年轻人这一说不要紧，李店团土堂里的一些民工都跟着起哄：“妈的，把他们的车拦住！”

“把他们围起来揍一顿！”

“他们要打架，大家快跑！”沈爱国见状大喊一声。

马坳连的民工都是年轻人，大都过去在其它工地锻炼过，身经百战，这个时候显得非常有经验，反应极快，一听到喊声就都

像兔子一样，拉着板车在极短的时间内，一溜烟地跑得无影无踪，只有还没有尝试到工地打架斗殴厉害的金晓灵速度最慢，也是跑在最后，正在他边跑边还在想，怕没有这么严重吧？那个最先说话的年轻人已追赶上来，朝他的屁股上猛踢了一脚，由于金晓灵正在跑，屁股后面的外部力量让他躬着腰，踉踉跄跄地窜出很远，幸亏年轻灵活，没有跌倒在地上。后面又有人拿着铁铲追上来，这一下子金晓灵顿开茅塞，已经知道那些狗日的太厉害了，像被疯狗咬了一个样，赶快拼命加速追上了车队，一路狂奔跑回到矾垭坝工段，幸亏大家都在奔跑逃窜，没有看到他被踢了一脚的惨样子。这次踢疼他屁股的一脚，让金晓灵真正领教了大工地的厉害，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安全防范意识。他边搓揉着疼痛的屁股边在思考新的对策，第二车，惊魂未定的他主动提议换一个土堂，大家会意地都笑了起来。

太阳已经接近了西山，夕阳的余晖慢慢地从新修的大坝上撤退，收工的军号又在整个水库工程大地上响起。金晓灵招呼着马坳连的民工收工返回桐子垭，看到大家都在往回走，便和沈爱国向马坳连设在矾垭坝旁边临时看守工具的小工棚走去，他们和看守工具的民工安排一下后，也忙着去追赶收工的大队伍。

金晓灵一行刚刚走到大坝的中部，迎面走来四五个头戴藤编安全帽，身上穿着一套深蓝色的工作服，腰上挂着电工包的年轻人，在夕阳的映衬下他们一个个神采奕奕，容光焕发，让拉着板车收工的民工们羡慕不已，伫足观望。金晓灵也向他们投去了好奇的目光。

“金晓灵，你也来工地了？哈哈，还真的让你预计了，我们在天堂河水库工地见面了！”

“沈前进，你这家伙，什么时候当上电工了？这么神气。让人一看着就眼红！”在水库碰到这么神气的同学，金晓灵掩饰不

住内心的激动和高兴。

“才一个礼拜，水库工地电工班的，将来可以留在水库电站当工人，我现在等于参加工作了！我父亲弄的。”沈前进不无自豪地说。他一边走向金晓灵，一边和同事打招呼，叫他们先走。

“哎，听说你已经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了，还当上大队干部了？看样子你的心已经炼红了？”沈前进热情而又天真地问。

“哪里比得上你们，你们已经成了国家干部！”那个时候参加工作的人都称之为国家干部，金晓灵也恭维地回答。

“走，到我们那里去玩玩，晚上在我们那里吃晚饭！”热情好客的沈前进马上向金晓灵发出邀请。金晓灵乐呵呵高兴地答应了，他叫沈爱国先回去，自己跟着沈前进来到了大坝下面，离矾垒坝不远的天堂河水库电工班的宿舍。

沈前进他们住的宿舍是崭新的红砖红瓦吊顶的平房，比金晓灵他们马坳连的四面透风、蚊虫成堆、老鼠横行的茅草工棚，真是天壤之别，无从说起。宽敞明亮，玻璃窗户的一间宿舍里，住着四个年轻的电工，其中有两个是金晓灵他们同届不同班的同学余益和兰新华，当时来说参加工作的人都是幸运者，金晓灵高兴地祝贺同学们，三个电工同学不无得意，豪情满怀，溢于言表。

够意思讲义气的沈前进，搜出身上仅有的一块六角钱，到工地食堂弄了一个红烧肉，买了一些青菜豆腐和粉丝，还买了瓶桔子酒。兰新华找来一个电炉子，余益也赶紧拿过来一个铝锅，沈前进主厨，四个同学开心地吃着火锅，喝着桔子酒，畅谈着毕业之后的见闻和感受，好不快乐，大家都说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从他们的口里得知，高二（2）班的沈平安、马鹏程都在水库工地上。

水库管理处对新招收的工人思想教育和业务学习抓得很紧，沈前进他们晚上还要开会，金晓灵为了不影响他们，吃罢晚饭便

与几个同学告辞了，他独自沿着施工道路向大坝上走去。

夜幕下的天堂河水库大坝，又是一番景色。一排排的电灯把大坝上照得如同白昼，白天板车如织，人如潮涌的场面不见了，只有几十台大型拖拉机在大坝粘土核心墙和护墙上来回碾压。大坝上几乎没有什么人，此时此刻显得十分冷清和空旷。金晓灵突然心里一动，他借助大坝上的灯光向周围的取土堂望去，远去的几个取土堂在月光和灯光的映衬下，依稀可见。

金晓灵迅速沿着下午走过的路，向李店团的取土堂跑去，借着月色他走到取土堂跟前一看，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傍晚工地放炮以后，土堂里到处都是裸露的石头。他决定要借鉴在学堂岗工地推荐给炮咀生产队，利用时间差抢运石头的经验。金晓灵像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个样，欣喜若狂地向桐子垅马坳连的驻地赶去，一个大胆而又全新的施工计划在他的脑袋中形成。他深深感觉到，人确实要有一些必要的生产生活经历，去年在学堂岗和桃花冲两个工地的锻炼和实践，积累的经验非常重要，现在都派上了新的用场。

一回到桐子垅后，金晓灵赶忙叫人把余凤莲和许尉迟喊到了连部，召开三人会议。他将自己几天来的观察，特别是今天晚上的发现和下一步计划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们两人。

金晓灵是个很有观察能力和思考能力，并善于敏锐捕捉各种信息和能够充分利用信息的年轻人，同时还能够准确当机立断地作出判断和选择。余国华和肖宏君把他挑选到水库工地担任民兵连长，确实是慧眼识真才，非金晓灵莫属。听了他的介绍和具体安排，余凤莲和许尉迟更是喜形于色，一致同意，三个齐心协力、情投意合的年轻人决定连夜在连部外面的大工棚里，召开马坳连新任连长指导员到位后的第一次全连民工大会。

平时显得宽阔的大工棚，此时此刻却显得拥挤不堪，大通铺

上都坐满了民工，地下有人带着自己的自制小木凳坐着，也有的站着。余凤莲叫吴政权把大棚里的两个灯泡由二十五瓦换成了六十瓦，大棚里顿时亮堂得多了。当许尉迟安排炊事员王光荣和另一个民工到凹字型口子去站岗放哨，并规定不准放进任何一个其它连的人后，工棚里的民工产生了更神秘的感觉，互相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小声探讨和猜测会议的内容。

“听说林彪叛逃时，传达文件就有基干民兵持枪站岗放哨！该不会又有什么大人物跑了？”

“不会是我们连有哪个犯法了！公安局要来捉人。”有人说这个话后，偌大的工棚里出现一阵轻轻的骚动，惹得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的。大家在偷偷地互相观察，估计是在互相猜测是谁犯了法，有几个老实巴交的民工还弄得满头大汗。

金晓灵胸有成竹地从连部走了出来，声音洪亮、干净利落地对兴奋不已的余凤莲和许尉迟说：“我们开会吧？”

稍微嘈杂的大棚里，顿时一下子安静下来，余凤莲清了清嗓子：“今天晚上我们召开全连民工大会，也是一个秘密会议！”

大棚里又马上骚动起来，胆小怕事的民工都朝工棚门口张望。

“大家安静！具体内容请金连长讲！”

金晓灵把自己的观察和想法以及三人决定的意见，详细生动，有条不紊地，用他清楚洪亮的男高音系统地讲了出来。

具体内容就是：从明天早上开始，由副连长许尉迟带领在矾垒坝上负责砌石坝的原有的那十个人，另外再增加十个人一起上工地，使矾垒坝工段面上的人员增多一倍。一是提高进度二是增加气势。龙凤生和许关球抽到连里搞宣传，轮流换班上工地把马坳连的工段要搞得红旗招展，标语林立，让人感觉到工地上有人，还热火朝天，制造一个马坳连工地上人多，既有全员上工地

的架式，又有干劲十足的形象。工地上负责砌石头的人两天一轮换。其余的大部分人在家休息，中午十一点二十开始吃饭，十二点二十工地广播站放炮解除警报后，大家分散隐蔽赶到矾垒坝工地集中，然后化整为零，三人一组，各自拉着板车分头到就近的土堂，利用休息时间，工地没有其他人的好机会抢运石头，一点五十分钟之前将板车归放到马坳连工地临时工棚，两点钟工地开工后，大批民工上了工地，马坳连抢运石头的民工再分散慢慢地回到桐子垅休息，砌石头的人照常按部就班。

下午五点二十吃晚饭，六点二十工地解除放炮警报后大家又继续分头进入工地抢运石头，八点三十结束，因为大坝上是九点熄灯。听到这里，许关球、沈爱国、龙凤生等人自发地带头鼓起掌来。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样的安排非常合乎马坳连施工要求，也符合天堂河水库工地的施工现状。中午大坝上没有了人和车，任何取土堂里都可以去，刚刚放炮，石头都暴露在外头，随处可见，随便就搬，没有危险，没有争吵，路上人少可以多拉快跑，距离近、车辆少，一个小时可以干平时一天的活路，完成过去两三天才完成的任务。

金晓灵向大家招了招手，工棚里又平静下来，大家继续听着他的发言，民工们都开始用敬佩的目光注视着自己年轻的连长：“同志们，大家请注意！我们连的上工安排与天堂河水库工程指挥部和青石镇团、马坳营的出工安排有冲突，千万不要让外人知道我们的具体做法，否则就不能顺利进行。我们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保质保量完成马坳营给我们下达的工程任务，大家劳动环境大大改善，安全因素增加，休息时间增多。工程任务完成得好，我们的补助粮补助钱就多，我们就可以吃饱吃好了，又可以继续更多地完成工程任务！这就是我们要求每个人，都要为了我们马坳连全体民工的共同利益，坚决做到嘴稳口紧，

严格保密！这也就是余凤莲指导员说的，我们今天晚上秘密会议的全部内容！”

工棚里响起又一阵热烈的掌声，金晓灵赶快用手势制止了大家。看到大家的热烈拥护，他心里也十分高兴。散会后，龙凤生神乎其神地钻进连部：“老领导，英明伟大！”

“你要坚守工地，不要让团营的人发觉我们的意图！”金晓灵在老同学面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得意洋洋笑着叮嘱他。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龙凤生向他神气活现地行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

“铁姑娘班的女孩子之间有些矛盾，我正在一个一个地解决，最近我也狠狠抓了一下质量和数量，看样子效果不错，争取在采石场那边，我们也不落后！”余凤莲主动对金晓灵表示，金晓灵赞许地点头，两个年轻的指挥官又瞄准了新的目标。

金晓灵的这一决策和办法是根据去年底学堂岗劈山造地工程中积累的经验，并结合天堂河水库工地的实际作出的。

从此，在天堂河水库工地指挥部反复强调出全勤出满勤的统一要求下，在团营干部的眼皮底下，马坳连的民工兵分两路，灵活机动，小部分人在矾垒坝工地上按部就班，虚张声势的同时积极完成矾垒坝的施工任务。大多数民工在金晓灵的带领下，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略思想，采取“你上我下，你下我上，白天养精蓄锐，中晚突击苦干，错开施工高峰，每部板车单独行动”的战略战术，在统一行动，纪律严明有五万多人的天堂河水库工地上，神出鬼没地打起了一场金晓灵发明的、巧妙抢搬石头的“游击战”。

马坳连的矾垒坝的施工工段面上，石头堆积如山，二十多人按部就班地施工，再也不愁石头了。为了应付和麻痹团营领导，金晓灵每隔一两天，在工地抽查上工人员时，也带上大家提前一

个小时上工地，到团营领导面前虚晃一枪。

由于马坨连是在工地休息时间搞劳动，人少车少路面宽，放炮后石头成堆山，运输距离近，大家真正是做到了多装快跑，效益也就十分显著。一个多星期下来，许尉迟带着事务长吴政权，到青石镇民兵团里，结算了自金晓灵余凤莲上工地以来的工程账，一下领了二百多元钱，人平每天补助粮食达到一斤一两，比过去翻了五倍多。吃饱了肚子、休息又好的马坨连民工一个个喜笑颜开，纷纷议论金晓灵真有点子，对他的领导真正是一切行动听指挥。

第二十四章 苦中寻乐

年轻的群体在一起总是充满活力和躁动，也会不断地制造和产生新的矛盾，在相当缺乏文化生活的七十年代，吃饱肚子休息时间充裕的年轻人，单调无味的生活给他们带来寂寞孤独和遐想。为了打发过多的光阴，过盛的精力，一群充满青春活力和无法宣泄的年轻人，又在思考和寻找、制造新的问题，新的乐趣，新的荒唐。

上午大家都在工棚里休息，由于无事可干，一个个都懒洋洋地躺在大通铺上睡觉，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中年人，突然一个人在铺位上哧哧地笑个不停，沈爱国见状吼叫一声：“刘老黑，你抽筋了？”

“嘿嘿，沈爱国，你知道不，昨天隔壁草坪地团出了一个特大新闻！”叫刘老黑的中年人笑嘻嘻地从铺上坐了起来。

“什么新闻？快讲。”工棚一帮无事可做的年轻人饶有兴趣地一轱辘地都从大通铺上爬起来追问。

“有一个连的事务长和做饭女伢儿搞皮绊，粘住了，两个人怎么都扯不开了，衣服都穿不上，只好盖一床垫单，用板车拖着送到工地医院打了一天的吊针，还是分不开，听说今天县医院来专家动手术！”刘老黑一本正经地说。

“刘老黑，你放狗屁，你瞎编野故事，胡说八道，哄这些没开张的细伢儿！”已经结婚了的许关球没好气地也吼起刘老黑来，工棚响起一片呼呼哧哧的傻笑声。

金晓灵刚从兰草河洗完衣服，正在工棚外面晾晒，突然一个年轻人对他说，棚里有人打架，他赶紧放下脸盆走进了对面的工棚。

“金连长来了！”沈爱国喊道。

正在打架的林立哥和王永波听到喊声，都不可侵犯地相持着，在许关球的劝阻下慢慢地松开了撕扯，像斗公鸡一样望着从棚外走进来的金晓灵。

“你们为啥事打架？”金晓灵平静地问。

工棚里立即传来一阵开心的大笑，很多人见金晓灵来了，都从铺上爬了起来。许关球摸了摸歪嘴巴笑着说：“其实，一点事都没有，他们俩打嘴巴官司，也跟我过去一个样，没事找事，抬歪杠！”

“王永波他故意侮辱我，说我是林立果，我大是林彪，是林光头，是卖国贼，已经跑到蒙古去自取灭亡了，还问我什么时候跑！”林立哥还是十分气愤地诉说。

“他大本来就是个大光头，又是姓林，我开了句玩笑他先骂我，现在又上来打我！”一向调皮捣蛋的王永波嬉皮笑脸地解释，当地人称父亲为大。

金晓灵听了两个人的互相指责后，哭笑不得。想笑又忍住了：“王永波，你要懂得尊重别人，我们都有父母亲，不要随便

拿别人的长辈开玩笑!”

“哪个晓得他是这样叫劲!坐在棚里你看我我看你，都是一群光杆汉子，无聊的时候，打一下嘴巴官司，今天选错了人，我再不和他开这样的玩笑!”王永波嘻嘻嘿嘿地点头应允。

“立哥，你是不是想家了，我准备同余指导员和许连长商量一下，从下个星期开始，年初上工地的五十五个人，每五个人一班，轮流回家去休息五天。”金晓灵又调头关心地对林立哥轻言细语地说，工棚里的立即响起一阵欢呼。

“金连长，你说到我的心坎里，我过年上来，还没有回去过，听从家里刚刚来的人说我大最近生病了，我真想回家一趟去看看他!”林立哥老老实实地说。

“那好，这次安排你第一批回去。”金晓灵理解地回答，林立哥脸上露出了满足笑容。

“金连长，凤莲姐请你赶快到食堂里去一下。”吴政权慌慌张张地跑进工棚。

“什么事，你慌乱成这个样子?”金晓灵冷静地问。

“你，你去了就知道，我和凤莲姐也是刚从外面办事回来。”吴政权有些为难地回答。金晓灵知道余凤莲请他去，肯定有事，便赶紧跟着吴政权朝食堂走去，食堂棚里面空无一人，但食堂的后门是开着的，金晓灵走出后门一看，几个人围在那里，余凤莲正在大声喊：“彭狗子，你给我快起来。”

金晓灵走近一看，吓了一跳，平时老实巴交，一天说不出一句话的孤儿彭云喜，乳名狗子，这么热的天，穿着棉衣棉裤，四脚朝天地躺在一块菜地沟的地上，只见他双目紧闭，满头大汗，一动都不动，如死人一般。

余凤莲又气又急地告诉金晓灵，上午大家在家休息无事干，刘小平等三个人没有事情找乐子，听王光荣说食堂里早上还剩下

十五个二两一个的馒头，三人打赌，谁早上吃了饭，还能吃下十五个馒头，饭票归谁，谁打赌后中途如果吃不完，那就自己出饭票。三个人想来看去，面对着十五个大馒头，最后都不敢应赌，这时彭狗子来了，看到三个人在那里犹豫不决，便自告奋勇，说他早上吃了两个馒头二两稀饭，还能吃得了十五个大馒头，而且还增加一个项目，吃完后不喝水，穿上过冬的衣服在太阳底下晒两个小时。现在已经一个多小时了，余凤莲见他大汗淋漓，劝他起来，可不管怎么说，彭狗子就是不听，一定要坚持到底，所以只好叫吴政权去找金晓灵。

金晓灵真是有气不能出，有火不能发，他知道彭狗子这种傻里傻气的人是认死理的，骂他也无用。

“彭狗子，起来吧！时间到了！”

彭狗子听到连长喊他，想睁开眼睛，但满脸的汗水让他想睁开也睁不开，他眯着眼睛嘀咕着。

“金，金连长，我不，不，不能输！要出十，十，十五个馒头的饭票，那，那是我两天的口粮。”

金晓灵知道与彭狗子说话等于对牛弹琴，叫他放弃打赌也是与虎谋皮，赶忙在围观的人群中搜寻刘小平。

“刘小平，你是一个聪明人，这可不是闹着玩，彭狗子是一个转不到弯的人，把他赌死了，你们几个要负责填命，搞病了你们付医药费。赶快叫他起来，到棚里去休息还是到工地医院看医生，先帮他脱掉棉衣棉裤，时间长了他会脱水休克的。”

刘小平等人，开始没有在意，以为闹着好玩，现在见彭狗子这个样子，又听金晓灵这么一说，也都着起急来，其中有一年纪小的脸都吓白了，三个人齐声喊叫：“彭狗子，起来吧！彭狗子，你快起来，我的老天爷！”

“那，那，你们输了？”彭狗子躺在地上问。

“我们输了，我们输了！你起来，老天爷！”三个打赌的人几乎在哀求他。认死理的彭狗子还是没有马上起来：“金连长，你，你当，当裁判，我赢了！”彭狗子闭着眼睛说。

“你赢了！”金晓灵无可奈何只好跟着说。彭狗子这才从地上爬起来，刘小平等人赶快把彭狗子拉起来扶进食堂。

那彭狗子真是一个怪物，居然看上去什么事都没有，一边走还一边傻乎乎地笑。站在一旁的许关球见金晓灵和余凤莲还在那里着急，便偷偷地走到他们的面前对两人说：“不要紧，彭狗子的肚子大得很，这家伙和我们在东河牛家岭修水库时，我们赌他吃过二十个二两一个大馒头，还让他喝了两搪瓷缸白开水，他一点事都没有，彭狗子那是个典型的饭桶！谁和他赌吃的保准输，他是面傻心不傻。”

金晓灵和余凤莲听许关球这么一说，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今天发生的这吵嘴打架，赌吃赌晒，我看还是刚刚开始！看样子还要赶快找点事儿他们做，不然的话再过几天，他们闲得无聊时，这帮家伙说不一定，还真会弄出什么乱子！”金晓灵自言自语。

“昨天晚上，有一个男民工跑到女伢儿工棚后面偷看，被我吼跑了。看样子要抓一下纪律教育，不然的话确实会有问题。”余凤莲连连点头跟着说。

“还有这样的事？要想法解决！”金晓灵斩钉截铁地回答。

中午在工地抢运石头时，金晓灵一边参加劳动，也一边在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对这些无所事事、头脑容易发热的年轻人，光批评不行，应该诱导和启发，他想到去年在家搞宣传队和创办图书室时的情景，一些年轻人对宣传队是那样的欢迎捧场，对看书是那样的如饥似渴。如何丰富马坳连年青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怎样针对年轻人的特点，把他们过盛的精力使用好转化开。

力争把他们从吵嘴打赌、胡思乱想、无所事事中引导出来，参加一些由浅到深、由简到繁、有益无害的文化体育活动中，形成团结友爱、相互协作、互相帮助的风气。这也是自己这个大队团支部书记的本职工作。

善于开动脑筋的人，总不会被困难所吓倒。经过快一年的回乡锻炼，金晓灵各方面进步的确很快，再加上他善于学习，一个详细丰富的马坳连青年民工的业余文化体育活动方案在他的大脑中形成。

中午一收工回来，他把余凤莲和许尉迟以及马坳连在工地上的两名共产党员请到连部。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大家。也详细地谈到了具体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支持和赞同。

余凤莲开完会临走出连部的时候用她的善于说话的眼睛，深深地望了一下金晓灵：“去年到现在，与你一起工作，总是让人激动和兴奋，没想到你总是那么充满智慧和吸引力！”

金晓灵第一次看到余凤莲用这样的眼光看他，此时此刻，他正沉浸在如何把马坳连青年业余文化生活搞好搞活的遐想之中，没有太在意其它的事情，也就忽略了某些情况。

当天下午金晓灵就派龙凤生和许关球回马坳大队去执行一项暂时保密的任务。

马坳连开展的青年业余文化体育活动，一切都按照金晓灵的计划在顺利进行。基本在按照先易后难的次序落实。第二天上午许尉迟带着一帮没有上工地的年轻人，把工棚周围的杂草全部除掉，又把棚里棚外和四周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将工棚旁边荒芜了的几块空地，也挖了出来，准备种点蔬菜，整个马坳连的营区被民工们整治得焕然一新。大家在私下纷纷议论，看样子金连长又要出新招了。

金晓灵的确有高招。中午大家从工地收工回来，发现龙凤生

和许关球已经从马坳大队赶回到了桐子垅，他们俩按照金晓灵的交待，从马坳大队图书室借来了四百本图书，还同时把去年搞宣传队用的乐器也带上了工地，还买来了象棋、军棋、扑克、乒乓球拍、羽毛球拍，民工们奔走相告，拍手叫好。

下午休息时间内，金晓灵把在水库工地上有团籍的五十多个共青团员，组织在食堂里召开了个团员大会，弄得不是团员的和超龄的年纪大的民工羡慕不已，老是在食堂外转游。会上组建了天堂河水库工地马坳民兵连共青团支部，大家推选龙凤生担任团支部书记，许关球、沈爱国、吴政权为委员。马坳连的业余文化活动，金晓灵请指导员余凤莲负责，具体由团支部组织实施。

年轻人有的是干劲，有的是精神，关键在于引导。在金晓灵的精心指导下，马坳连团支部的工作有声有色，循序渐进地开展起来。

金晓灵又安排已经是团支部委员的许关球，叫他担任工地图书管理员，同时考虑到马坳连每天都与石头打交道，大家经常受些轻伤，便发挥许关球略通医术的特长，与马坳营部卫生室合作，连里办起了一个土药房。爱书如命、学医有瘾的许关球对这两件事非常乐意，简直是欣喜若狂，兢兢业业。他专门请木工打了一个柜子，把书都登记造册收藏管好，借书手续完备详细。一有空就往团部卫生所和营部卫生室跑，虚心向医生们学习请教，在金晓灵的鼓励下，他想自学成才，将来工程下马后回大队争取当一名赤脚医生。

马坳连的年轻民工们开始各有目标，学习风气渐浓。上工地生龙活虎搞工程，收工回来，下棋的下棋，看书的看书，打扑克的打扑克，打羽毛球的打羽毛球。人人有事做，个个乐呵呵地，再没有吵吵闹闹的，说野话耍流氓的事情了，也没有整天躺在床上睡觉的了。附近的民工见马坳连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张弛有

度的情景，无不流露出敬佩羡慕之情。

马坳连桐子垅工棚里，经常传出当时流行的一首赞扬解放军的歌曲：“感谢你们带来了毛主席的书哎……，感谢你们……”

几天以后，龙凤生几个团干部带领大家自己动手，在工棚的旁边平整了一个羽毛球场，叫木工打了一个简易乒乓球台，放在搁杂物的工棚里，大家的业余活动更加丰富多彩了。

原来马坳连没有成立团支部开展业余文化活动之前，民工们经常寻找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请假回家，现在连里实行轮休制度，由于业余文化生活的丰富，大家碰上轮休也不想回去了，连一直想回家看看父亲的林立哥，五天假期也只在家呆三天又上了工地。马坳连在工地的一切情况，通过轮休的民工很快传回到马坳大队，一传十，十传百。过去派民工上水库工地，各生产队长都要反复动员做工作，而现在家里的不少年轻人都主动要求上天堂河水库工地去替换上面的人，余国华和肖宏君等领导听说这种情况后，感到十分高兴，余国华要求肖宏君把金晓灵作为重点入党对象培养，并要他将金晓灵的入党申请书迅速转交给马坳营工地党总支书记江一洲。

人逢喜事精神爽，喜事多伴勤奋的人，马坳连最近不但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而且喜事接连不断，马坳连工程进度超额完成任务，在青石镇团位居第一，在全团大战“红五月”总结大会上，马坳连被评为“红旗连”。团长叶青山亲手给金晓灵戴上了大红花，正在大家沉浸在高兴之中，指挥部又通知青石镇团，余凤莲领导的铁姑娘班，被评为天堂河水库工地模范单位，余凤莲代表天堂河水库工地的一万多名共青团员出席了全省共青团代表大会。马坳连的五月真是红红火火的五月，青春焕发的五月，好事接二连三。

天堂河水库工地因为工程质量的要求，下雨是不开工，全工

地都是休息。为了庆祝“红五月”里马坳连所取得的成绩，金晓灵和余凤莲，许耐迟等几个马坳大队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决定利用下雨的机会，开一个小型的联欢会好好地闹一闹，乐一乐，开开心。

趁着下雨休息不上工，他们派龙凤生把现在又抽到水库工地青石镇团工地文艺宣传队的彭兆群和孙敏华也请了回来，马坳连一些爱好文艺的民工自发参加。由于食堂的空间较小，只能容纳一部分人，还有一部人只好去打乒乓球，也有的在工棚里看书或下棋打扑克。人人都有事做，人人乐在其中。雨天的马坳连驻地歌声悦耳，琴声悠扬，喊声不断，不像是工地的工棚，而像是一个青年文化体育俱乐部。

就在马坳连的全体民工自娱自乐，人人有乐的时候，在他们驻地下面的老公路上边走来两个人，前面一个中等身材的年长者，戴着一顶当地称为“斗笠壳”的雨具，身上披着一块白塑料布，足登着一双黄色的解放军战士穿的胶鞋。他身后是一个打着一把半旧的黄油布雨伞、个子不高的年轻人。两人路过青石镇团部的时候，年长者准备向团部走去，突然听到前面桐子垅的山凹里传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他朝那里望了望，便马上转身毫不犹豫地桐子垅走去。

就在两位不速之客走向桐子垅的时候，青石镇团办公室的秘书王建设去工地指挥部办事路过这里，他一下子认出了两人，赶紧又跑回团部，对正在召开青石镇团党委全体委员会议、研究七一建党节发展党员专项工作的叶青山说：“叶团长，我看见饶平方书记带着通信员往马坳连去了。”

“这个县老爷，到哪里从来不提前告诉别人！喜欢搞基层干部的突击检查。”叶青山笑着说。

饶书记的名字叫饶平方，是红山县委副书记兼天堂河水库工

地指挥长，他是一个崇尚实干、做事低调、为人随和、没有官架子的领导干部，在工地民工中很有威信。叶青山不敢怠慢，赶紧讲完自己的意见，请团党委副书记，也是青石镇区武装部长的王国华继续主持会议，自己和也是团党委委员的江一洲迅速赶到马坳连去。

叶青山和江一洲赶到马坳连驻地桐子垵，只见马坳连食堂的门口都站满了人，里面既有琴声也有歌声，好不热闹。突然听到饶书记熟悉的浑厚的男中音：“好球，好球！小伙子的球打得不错！”

循着声音走去，叶青山和江一洲发现饶平方正在与马坳连的民工吴政权在工棚内一个简易的乒乓球台上打乒乓球，叶青山正要喊他，饶平方眼睛已望着了他们，用手示意叫叶青山不要喊，七十年代不像现在有电视，老百姓很少看到干部的模样，特别是像饶平方这样在天堂河水库工地上的最高首长，身在食堂的吴政权更是很少见面。所以吴政权他们根本不知道和自己打球的年长者是工地指挥长饶平方，不过他认识自己营的营长江一洲。

“江营长，你来打几个吧，这个老同志很厉害！”吴政权说。

江一洲不好回答，嘿嘿笑着摆了摆手，饶平方扬起球拍，扣杀了一个漂亮的上弦球，然后也放下了球拍：“小伙子们，你们打！我不能占用你们的场地。”

饶平方很有兴趣地带着叶青山和江一洲等人在马坳连的工棚转游，目睹了马坳连的真实情况，非常满意，他们发现四周都种满了蔬菜，食堂后面的猪圈里还养了三头猪。饶平方问靠在一个工棚门旁边看书的林立哥：“这些菜都是你们种的？猪也是你们养的？”

“是我们连长带领我们种的，我们要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林立哥老老实实在地回答。

“你们连长多大年龄？”

“今年才十八岁，是我们马坳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去年才高中毕业的回乡知识青年！”林立哥无比自豪地回答，饶平方听后点了点头，叶青山和江一洲跟在饶平方身后笑而不语。

“不上工地，你们休息时干些什么？”

饶平方继续问。王立哥就把金晓灵来工地后如何组建团支部，如何开展业余文化娱乐活动，如何关心民工生活一一讲给了工地指挥部，团和营的三级领导听，几个领导听得津津有味。

饶平方等人又走到食堂门口，听见里面的文娱节目还在继续，一阵悠扬动听的二胡过后，孙敏华那甜甜的歌声从工棚里飘了出来：

“雨洗脸，风梳头，我为革命打石头，战斗伴我度春秋……”这是马坳连铁姑娘班的女孩子们，在打石头的工地上，七嘴八舌，你说我和吟成，又被工地政治宣传科的秀才润色的工地诗作，曾被省报和电台登载和广播。

江一洲要把金晓灵喊出来，饶平方和叶青山拦住了：“这样年轻有为的民兵连长，肯定会和我见面的。今天不打扰他们，让他们快乐一下午吧！”饶平方笑着自信地说。

几位领导走出了桐子垵，饶平方转身指着马坳连的驻地对叶青山和江一洲感慨地说：

“我今天下午跑了三个团的十二个连队的驻地，主要是想调查了解一下基层连队的上工以外的生活状况，在马坳连这里，我看到了什么叫扎根工地，热爱工地，以工地为家。你看到他们这里，琴棋书画，打球唱歌，人人快乐，种菜养猪，自给自足。这才叫丰富多彩的工地生活，这才叫毛主席提倡的丰衣足食，这才是关心群众生活，这才是思想政治工作寓教于乐。没想到的是竟然是一个刚刚回乡半年多的团支部书记在起的作用。我们党组织

应该善于发现这些新事物，好青年。像马坳连这样的连队的做法，我们指挥部党委要向全工地推广！你们团营先带头学习。”

第二十五章 搏斗风雨中

天堂河水库工地指挥部指挥长饶平方，发现马坳连这个热爱工地、扎根工地、寓教于乐的先进典型一点都没有错，在天堂河水库工地推广他们的经验和做法也是十分正确。但问题是七十年代的先进典型十分难当。因为形式主义是七十年代在树立典型中最容易产生一窝蜂、流于形式的结果。马坳连丰富民工业余文化生活，成为典型是件好事，但应付过多的参观就成令人作呕心烦的负担。

二十多天的各个连队到桐子垸的参观加学习，把金晓灵搞得精疲力竭，口干舌燥，后悔不已。

其实这一切都不是金晓灵的初衷，他的主观愿望很简单，就是丰富连队业余文化生活，让民工们安心工地，顺带为马坳大队培养一批文化骨干。但马坳连的事情经指挥部的秀才们一总结，就上纲上线了。什么新生事物，什么桐子垸成为反修防修的文化阵地，什么马坳连全员都是文艺骨干，桐子垸

天天有节目，夜夜闻歌声，真的叫人听起来神乎其神，假假真真。其结果是桐子垸白天参观的人川流不息，让你应接不暇；晚上来看文艺节目的络绎不绝，让你寝食不安。

金晓灵总记得父亲常常说的一句话：人怕出名，猪怕壮。就是说人出名了，就会有人妒嫉你，猪壮了是要被杀掉吃肉的。

真应了父亲的话，树大招风，祸不单行。没有过几天，首先是有的连队向工地指挥部和青石镇团检举马坳连白天不上工，中午和晚上到工地打游击，这是违反纪律，不遵守天堂河水库工地的作息时间。马坳连是假先进典型，是破坏工地纪律的典型。工地指挥部保卫科马上把金晓灵找去训了一通，并要求立即改正。工地指挥部在工地的施工员，也一天连续四次不厌其烦来矾垒坝工地数人数。金晓灵没有办法，只好迅速调整了去矾垒坝工地施工的人员，白天不得不增派三十人继续上工地游荡抢石头。但中午和晚上还是保留有一部分人上工地开展“游击战”。

一波未平又起一浪，七月一日建党节，水库工地要发展一批新党员，金晓灵理所当然地名列第一，排在重要位置，但青石镇团党委分配到马坳营七一的入党指标只有二个名额，马坳营十四个连互不相让。又有人检举，金晓灵家土改时划过地主成分，地主的后代是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工地指挥部政工科接到举报信后，赶快派人到马坳公社和马坳大队调查核实，一九五七年才出生的中国公民金晓灵也第一次才准确知道，自己家土改时还划过地主成分。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金晓灵的老家在红山县金家铺区的坳上垸村。光绪年间金晓灵的曾祖父金宗庸的父亲金光城搬迁到现在的马坳大队马坳垸，金家先辈搬到马坳垸后，白手起家，异地兴业，再加上人生地不熟，多年奔波劳作，还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到民国初年仍然还是一贫如洗。金晓灵

的祖父金新远出生后，家里也还是艰难困苦，冬天没有棉被御寒，就白天上山去采集一些松树上掉下来的松针，当地人称之为“松木须”，晚上钻到松针里头取暖睡觉。可以说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

头脑清醒、足智多谋的金新远，是金氏家族搬迁马坳的第三代的希望，作为长子的他，从小就聪明伶俐，非同一般。金新远长大成人后，非常不满这一贫穷落后、缺衣少穿、朝不保夕的现状。立志白手起家，兴家创业。他起早贪黑，勤扒苦做，在从事农耕细作的同时，也做一些小贸易，先是无偿帮助安徽商人购买耕牛，由于金新远诚挚待人，豪爽大方，广结善缘，认识了不少安徽来红山县经商的朋友，他无偿为这些客商提供食宿的方便，家里南来北往的客商不断，几乎成为一个临时客栈，久而久之，金新远因此深得客商们的信任。

这些东奔西走的客商认可了诚恳待人的金新远，慢慢地把钱交给他，请他代买耕牛，然后有空闲时间再来牵走。再后来他们对金新远越来越信任，就把钱先交给他，请金新远把牛买好后直接送到安徽。金新远凭信誉和实力逐渐垄断了马坳一带的买卖耕牛业务，生意越做越大，也越做越火。聪明勤奋有经济头脑的金新远去安徽后，发现红山县紧缺的食盐在安徽那里价廉物美，又考虑到路途遥远，长途跋涉，路上强人出没，带现钱极不方便。便灵机一动将钱买成盐，运回红山县后食盐又成了紧俏商品，出手之后食盐又变成了现钱。金新远这样精打细算，勤俭节约，省吃俭用，日积月累，终于靠勤劳而致富，到解放初已小有积蓄，买了四十多亩水田旱地，做了明三暗五的大瓦房，送儿子金鸿源上了私塾。

解放初期，国家实行土地改革，红山县政府向马坳大队也派驻了工作队，当时工作队有一个名叫郭轮游的干部，蜕化变质，

和一个真正大地主的女儿乱搞两性关系，整天在地主家吃喝嫖赌，听取老地主的胡说八道，把真正的靠劳动致富、刚刚有点积蓄的农民划成地主富农，而真正的地主富农却划成贫农和下中农，真可以说是颠倒黑白，张冠李戴。金新远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错划成了地主成分，政府按照土改政策没收了金家所有土地及财产和房屋，全部分给了其他贫雇农，金新远一家人被扫地出门，无家可归。

土地改革复查时，多亏时任红山县县长的程贞茂也是马坨公社人，对金新远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看到马坨公社的成分划分名册后，大吃一惊，果断派出工作组复查，才知实情。后来蜕化变质分子郭轮游被政府逮捕判刑，坐破牢底，死在劳改农场。金新远一家历经磨难，万苦千辛，也终于平反昭雪改划为中农成分。

这件事本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成为历史，土改时也就让金晓灵的祖父和父亲倍受困苦和磨难，但此时重提，有人又是别有用心。青石镇团党委书记叶青山听说此事后义愤填膺，打抱不平：“金晓灵的老子金鸿源能加入共产党，难道他的儿子还因成分问题入不了党？陈年老账，别有用心！”

金晓灵在水库工地接二连三受到攻击和刁难，总算由于防洪抢险而暂时停止，告一段落。

六月的下旬，是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一带雨水最多的季节。几天来气温越来越沉闷，海拔一千多米的桐子垅，傍晚时分天空中已被乌云团团锁住，整个兰草河是一个狭窄狭长的河谷，可能是乌云的挤压，浓雾逐渐把整个兰草河都罩住了，使人感到如在空中一般，说不出的一种难受的感觉，胸闷烦躁。

马坨连中午接到团里的通知，据县气象局预报，这两天内，天堂河流域有大暴雨，要求他们组织一个六十人的防洪抢险突击队，下午在家休息待命，如今晚暴雨骤降，他们立即上大坝排

水，防止大坝顶上面积水，冲毁两边的护坡。

金晓灵下午已作好安排，除矾垒坝工地砌石头的民工和铁姑娘班的人继续由余凤莲和许尉迟带领照常施工外，其余六十八人全部参加防洪抢险突击队，他又把每十五个人分成一个突击小组，指定一名团支部委员任组长，自己带八个人为机动组，此时此刻，大家继续在桐子垸休息待命。

马坳连连部，临战之前的金晓灵来回走动，他不时地走到工棚外面，抬头凝望着天空，他真心希望大暴雨不要下来，尽管真正参加防洪抢险他还是第一次，带队防洪更是头一回，可他从小就在兰溪河和岩河边摸爬滚打，捕鱼捉虾，多次目睹山洪暴发，河水泛滥，冲堤毁坝，冲垮房屋，沙压农田的悲惨情景。他的大脑中想象着各种预案，以便在天堂河水库大坝上，出现紧要关头的时刻，像电影里的英雄人物那样，临危不惧，视死如归，果断处置，甚至他还想到如果出现紧急情况，他要像当时报纸上宣传的英雄金训华一样，为保卫水库大坝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七十年代一名回乡知青临上防洪抢险战场的真实思考。

晚上十点，气温更加闷热，只穿一条短裤的金晓灵接到团部通信员送来的通知，叫他马上带领防洪突击队员跑步到水库大坝核心墙东头待命。没有防洪经验的他，和六十八个年轻人一样，都赤裸着上身，只穿着一条短裤，每个人带着一个斗笠壳，按团部的要求，扛着一把铁锹，不到十五分钟，马坳连的六十八名防洪突击队员是一个不少地跑步赶到了指定地点。金晓灵招呼大家排好队，等候指挥部的干部来下达具体防汛任务。

此时此刻的天堂河水库大坝，仿佛一切都在沉睡之中，没有机器马达的轰鸣，也没有民工拖着板车奔跑的身影，只有那一排排明亮的电灯继续忠实地守候在水库大坝上。就在马坳连到达五分钟内，又从不同的方向赶来七支突击队。

八支队伍到齐后，天堂河水库工程指挥长饶平方，身上照样披着一块白色塑料布，背着那个普普通通的斗笠壳，手拿一把三节电池的银色手电筒，带着一群指挥部的干部，从大坝东头工地观察所里向防洪队伍这边大步走来。

饶平方快步走到八支突击队伍中间站稳后，接过通信员手中的手提高音电喇叭：“全体防洪抢险的突击队同志们！县气象局和工地气象台预报，今晚天堂河水库工地上空有大暴雨，你们八支防洪抢险突击队都是各团的模范连队，指挥部命令你们今夜不管出现任何困难，下再大的雨，都要坚守岗位，死守大坝，不能毁坝，不能出现积水，不能冲毁护坡。大家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有！”

五百多名防洪突击队员齐声回答，那声音穿越云层，响彻夜空，震撼大地。饶平方简单明了的战前动员，一下子把防洪抢险突击队员的情绪调动起来，大家众志成城，群情振奋。

马坳连分配到水库大坝的西头，负责一百米长度的防洪护坡任务，金晓灵将突击队四个组进行具体分工，龙凤生带两个小组在里坡，大坝里坡上面是还没有砌上石头的护坡，每个人负责三米距离的排查维护。许关球带一组在大坝外坡，外坡有矾垒坝维护，整个护坡工程也已经完成了大部分。自己带的机动小组和沈爱国小组负责中间的核心墙和护墙，同时作为机动。

一切安排妥当后金晓灵又检查一遍，他再向负责联系马坳连防洪护坡地段的工地指挥部副政委王大学作了汇报，王大学也到几个小组转了一遍，表示满意。这样，金晓灵才和大家一样，席地而坐，稍微松了口气。

十二点钟刚过，几声沉闷的炸雷在大坝上空霹雳叭啦地响起，紧接着耀眼的闪电腾空而起，肆无忌惮地撕裂开朵朵乌云，

像一条长长绳索要从空中掉下来。顿时狂风怒吼，大坝上站着的人赶紧蹲下来，很多人的雨具都被狂风掠走。

一阵阵刺耳的警报在大坝上响起，这是各个防洪抢险突击队正式上班的指令。水库大坝是在兰溪河的中间，此时此地风特别大，吹起的沙土把人的脸打得生痛。随之狂风暴雨倾盆而泻，防洪突击队员们在风雨雷电中各就各位，此时此刻的大坝平台上，大家的斗笠壳已经全部没用，狂风暴雨中的大坝上面正是风口，根本戴不上像斗笠壳这样的雨具，民工们只好任凭风吹雨打，光着头赤着上身不停地来回在风雨中排查排水。

狂风暴雨把沉闷的热气全部随风带走，随之而来的是寒冷，大别山深处的气候平时就是变化多端，现在更是令人发指。气温骤降后，暴雨和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赤着上身只穿一只短裤的民工身上。尽管大家来回不停地跑动做事，但还是疼痛难忍，身如刀割，两个小时后有的人身上已突起整块整块的鸡皮疙瘩。马坳连团支部书记龙凤生突然在雨中大声唱起了样板戏京剧《沙家浜》的芦荡火种那一场，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的唱词：

“要学那太山顶上一青松！”

紧跟着龙凤生的声音，马坳连的六十八个防洪抢险突击队员都用颤抖着的音调在狂风暴雨中高声唱了起来：“要学那太山顶上一青松，亭亭玉立傲苍穹，千万般困难压不倒，……六十八个突击队员就是六十八棵青松！”

那场面那情景只有身临其境，身居其中的人才能真正体会那种英勇无畏，敢教困难低头，敢叫风停雨住的革命英雄主义的豪情壮志和视死如归精神。

金晓灵清清楚楚地看到，站在他身后的水库工地指挥长饶平方和工地指挥部副政委王大学，也在风雨中和大家一样颤抖地唱着。

凌晨四点左右，老天也累了，雨慢慢变小，但风更加刺骨。防洪护坡的任务要松一点，金晓灵到四个小组转了一遍，看到大家都在直打寒颤，所有的人都说话直哆嗦，又饥又渴又累，真是饥寒交迫。幸亏大家时值年轻身体健壮，否则真的很难坚持到底。他请示王大学副政委同意后，派三个突击小组到矾垒坝避风的地方休息一下，留两个组在大坝平台上，如有险情再迅速全部上来。

刚到矾垒坝休息的许关球真是一个有心人，见有一辆汽车拖来一车防洪用的大草袋子，他赶忙扛起一捆，送到大坝上，叫大家把袋底部拆开，套在身上，金晓灵拿了一个也套在身体上，他顿时感觉到还真管用，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风吹雨打的皮肤，套上一层草袋子暖和多了。他马上派几个人又去扛了几捆草袋上来，一人一条。越到早晨，风越刺骨，大家套着草袋子坚守在大坝上，风太大时就全身裹着草袋子一起趴在地上，草袋子成了防洪抢险突击队员的临时被子，挡风避雨的工具。他的发明人是一个普通的民工许关球，要不是这条救命的草袋子，马坳连在水库大坝上的六十八名防洪抢险突击队员第二天要病倒一大半以上。

早上七点钟，雨终于停了下来，但水库大坝上的风仍然很大，蜷缩在草袋子中的马坳连防洪抢险突击队员，听到水库指挥部广播站的正式通知，昨天夜晚在大坝上防洪抢险的八支突击队，可以回驻地休息，尽管广播播了两遍，但趴在地上的民工们都已经失去知觉，手也麻木了脚也酸了，站都站不起来。

金晓灵咬着牙，忍着饥饿从地上爬了起来，刚刚把草袋子从身上拿了下來，就在晨风中打了个冷颤，不得不又把草袋子赶快套在身上，大家也学着他的样子，继续在身上套着草袋子。他咬紧牙关带着一夜未合眼、在狂风暴雨中度过的六十八个精疲力竭的民工，无精打采地往桐子垅走。

当这一支身着草袋子的队伍回到桐子垅的老公路上时。马坳连六十八个防洪抢险突击队员，面对着眼前的情况，一个个目瞪口呆。

马坳连驻地桐子垅凹字型的工棚已被后山新修公路的沙石埋没了一半，余凤莲和许尉迟正在路边呆头呆脑地望着身穿草袋子的防洪抢险的人员。公路上到处是东倒西歪的马坳连在家的民工，铁姑娘班的一些女孩子一个眼泪汪汪的，几大堆从工棚里抢出来的大家的行李物品都是湿漉漉的。

原来昨天金晓灵带人上水库大坝上去参加防洪抢险后，狂风暴雨同样光顾了桐子垅，由于桐子垅后山的公路是新修的，山涧小溪山洪暴涨，新修公路的涵洞被冲毁的林木石头堵塞，以致洪水直接从路面向下倾泻，新路基上刚填充的沙土泥石全部又冲压了右边的工棚。幸亏马坳连住连部这边的民工都随金晓灵上了工地，否则一定会有人惨遭不幸。

余凤莲和许尉迟发现险情后，立即组织大家拼命抢着转移行李物品。时间不久，右边的工棚全部被沙土埋住了。他们又担心山洪还会继续，便把没有被沙石冲压的工棚的人也转移到公路上，在家里的人几乎也是一夜没有合眼。

望着面前的情景，马坳连一百多民工的眼睛都集中到了金晓灵的身上，此时此地，大家有的难受，有的叹气，有的无奈，有的在哭泣。金晓灵暗暗地嘱咐自己：挺住！

金晓灵环顾了一下大家，一下子丢掉身上的草袋子，余凤莲见他光着上身，顺便从地上堆着的一堆衣服中拿了一件递给他，金晓灵胡乱套在身上，便往桐子垅上跑去，他发现凹字的工棚已有一半被沙土埋住了，人已经进不去了，幸亏连部对面一个大工棚，还有横向的余凤莲她们女民工住的那间小一点的工棚，都没有完全受损，他心里稍稍有一点安慰。

就在这个时候，马坳营的宣传员来通知金晓灵到营里开紧急会议。金晓灵和余凤莲、许尉迟一商量，叫大家先到还没被洪水冲坏的工棚挤着休息。

已经疲劳过度的民工们，拖着沉重的步伐纷纷爬到工棚里的大通铺上，随便拉着床单或衣服盖在身上，很快就睡着了，因为这里与大坝上相比那就是天堂。

金晓灵叫余凤莲和许尉迟也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自己揉了揉眼睛又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赶到营部开会。

金晓灵赶到马坳营部，营长江一洲刚刚从团里开完紧急会议赶回来。会议的内容就是抗灾自救，昨天晚上的狂风暴雨引起的山洪暴发，住在新修公路沿线下的三个民工团的四十多个连队的工棚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死亡三人，伤八十多人，仅马坳营十四个连就有九个连住在新公路下边，损失相当惨重，有两个连的工棚全部被冲毁，除马坳连没有伤员以外，其他连队都有人负伤住院。团营的领导反复强调，各连要迅速检查所有的工棚，如果发现险情和易遭山洪冲压的地方，三天之内，要迅速将工棚迁到老公路路面上重建。各连要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己想办解决新建工棚的材料和经费，同时要做好民工的情绪稳定工作和生活安排。三天之后团营联合组织检查各连队的救灾开展和落实情况。

山区的天气真像有些妇人脸，说变就变翻脸不认人，狂风怒号，肆无忌惮，大雨滂沱，横冲直撞；说好就好，破涕为笑，毫不掩饰，几阵山风吹过，云迷雾散，火辣辣的太阳又无情地照射在人们身上，让已经经历了整整一夜洪涝灾害的人们并没有感觉到雨过天晴、艳阳高照、山清水秀的美感，而是沉闷而又无奈的压抑。

金晓灵回到桐子垅，发现细心的余凤莲并没有休息，她已经

带着一些铁姑娘班的女民工，把几大堆湿漉漉的衣服被单等用品，趁着好太阳，晒满了桐子垅的棚前棚后，沟边埝边，树上树下，桐子垅成了一个花花绿绿的世界。

天灾人祸，无法可治，但对马驹连的三个年轻干部来说确实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许那个年代，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思想根深蒂固，还是各种政治教育和红色理论的灌输，更多的可能是金晓灵从小就养成的知难而进，百折不挠的性格所致，金晓灵面对眼前的困难根本不感到害怕和胆怯，而是信心百倍地思考着怎么解决困难，可以说越是艰险越向前。

马驹连的三个年轻领导人，就在雨后的兰草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召开了自已救灾的工作会议，三人一致同意金晓灵的建议，保留桐子垅现有的两幢没有危险的工棚，把女工们住的那幢工棚改为食堂，大工棚一分为二，一半女民工住，一半做马驹连的文化活动室，在兰草河边的老公路上搭建一个二十五米的大工棚，连部和全体男民工全部搬到老公路上的大棚里。

三个人进行了临时分工，金晓灵继续以抓工程进度为主，许尉迟负责搭建工棚，余凤莲负责修复桐子垅，恢复食堂和文化室。

三天后一个崭新的大工棚第一个出现在兰草河边的老公路上，马驹连的八十多名男民工喜迁新棚，许尉迟弄了一个大一点的连部，金晓灵高兴地邀请他住在一起。

青石镇团在马驹连召开了抗灾和生产自救现场会，金晓灵再次成为焦点人物。

第二十六章 大闹消力池

自从这场突然而来的暴风骤雨后，马坨连盖新工棚又修旧工棚，把前一段弄的一点工程补助款，全部在防洪救灾中搭进去了。吴政权向金晓灵诉苦，工地食堂现在买了一斤食盐后，再一分钱都没有，菜地都被水冲沙压，基本全毁了，原定每天供应一餐蔬菜现在也保证不了。民工们也反映生活太苦，说半个多月没有肉吃，有点油盐厚的菜吃也行，又有不少的民工开始不安心于工地，要请假回家。大家都反映上工地拖板车脚都没有劲，金晓灵自己在工地上也有深刻的体会，他听在耳里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金晓灵赶忙叫人把余凤莲、许尉迟、龙凤生、许关球、沈爱国找来老公路上的新连部商量对策。

“我看马上组织几个人把水冲沙压的菜地翻出来，抢种一些苋菜、茄子、大辣椒什么的。”余凤莲首先发言。

“我看行，许尉迟，请你马上先安排四五个人挖菜地，叫吴政权去弄种子。就是远水现在解不了近渴！目前怎么办哩？”金晓灵肯定地点着头，又接着问大家。

“我带十个人明天就上天堂山去拣几板车柴禾回来，卖了换一些油盐菜钱，也来得快，马上就能做得到！”沈爱国的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金晓灵还在启发大家。

“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招？”

“我昨天在兰草河里洗衣服，看到河里不少的鱼儿，不知好不好捉？”余凤莲突然插话说。几个从小就在兰溪河和岩河里捉鱼摸虾长大的小伙子，一下子同时瞪大了眼睛，异口同声说：“对，搞点鱼儿改善一下生活！”

怎么弄鱼儿哩？已经颇懂一些药品知识的许关球想了一会儿，建议买一种名叫做渔灵精的药物，倒在水中只把鱼儿弄昏，让鱼儿短暂失去知觉而昏死，不能游动，便于捕捞。这样的鱼儿就是死了，也无毒无害，鱼儿可以食用，大家一致同意。但一谈到买渔灵精的钱，几个人又无可奈何了，因为一瓶渔灵精要两块三角钱，此时此刻的马坳连就是全体民工凑也凑不齐五毛钱。金晓灵自己上天堂水库后口袋里就没有进过一分钱，那个年代的钱，都是用分来计算，不知道为什么钱就那么少，搞一块钱都是那样艰难。

“老同学，我听说今年三月份，梅林参加了工作，现在在水库工地商店的生产资料门市部，估计渔灵精就在那里卖，我去找她先把渔灵精赊销来，等有钱再还给她。相信她会帮我们这些难兄难弟的忙！”一直没有讲话的龙凤生不紧不慢地笑着说。真是绝处逢生，大家一致赞同龙凤生的提议。

梅林还真不错，商店的制度规定不准赊销商品，她听龙凤生说明了来意后，二话没说自己掏钱买了一瓶渔灵精叫龙凤生带了

回来，金晓灵组织三十多个年轻灵活的小伙子，在第二天上午别的连队都上工地后，十点多钟偷偷地溜进兰草河，分散在河中，待大家各就各位，然后安排龙凤生按照事先侦察好的鱼儿多的河段，将渔灵精在河水的上游倒入，实在遗憾，水大又急，闹鱼的药又太少，一瓶渔灵精倒入水中后，随水漂走，根本不大起作用，只弄昏迷了不到二十条的小鱼儿，药效全无，三十多人本想大有收获，高兴而去，却无功而返，一个个垂头丧气走上岸边。

“晓灵，我那天在矾垭坝上值班的时候，看到有人在永久溢洪道下面，去年就已经建成的消力池里，用鱼网打鱼，一网下去，打了二十多个黄尾鱼，后来工地保卫科的人不准他打，把他赶走了。现在永久溢洪道在施工，上面的水都拦住了，消力池里的水就成了死水，要是在那里搞鱼儿，我看倒两瓶渔灵精就够，肯定比在这活水中强，说不定还有大鱼哩！”

足智多谋乐于献计献策的许关球，走到他越来越佩服的金晓灵跟前悄悄地又献计谋。

“真的，你能肯定吗？”

金晓灵实在是不甘心，但他相信许关球的看法和判断，因为那天他也在矾垭坝那里，此时也想起了那天的情景。

“基本能肯定！”越来越务实的许关球肯定地点着头。

“龙凤生，麻烦你再去梅林弄两瓶渔灵精怎么样？”金晓灵转头笑着对龙凤生做工作。

“那，那不太好吧！老领导，这瓶的钱都是人家垫的，我怎么好意思再开口，她可是刚刚参加工作，也怕犯错误！”龙凤生有些为难，支支吾吾，吞吞吐吐地回答。

金晓灵想了想也觉得龙凤生说得有道理，就没有再勉强：“那好吧，不为难你，我来想想办法！”

中午金晓灵又带了三十多人在工地上抢运石头，二点钟工地

喇叭响后，金晓灵叫许尉迟带队回连里休息，自己快步赶到工地电工班，把正准备上工的沈前进等三个同学堵在宿舍，三个人搜遍了所有的口袋才凑齐四元六角钱，金晓灵高兴地拿着走了，他没有说自己去干什么，只答应月底连里结补助款就还。他走出沈前进几个同学的宿舍门，听到几个同学在屋里嘀咕：“沈前进，你下午去跟食堂的事务长商量一下，我们吃饭在厨房先划正字！”

“好，好，我负责去协商，金晓灵是个打死不叫饶的人，在学校很少求人的，我看他这也是山穷水尽，没有办法才硬着头皮来找到我们！”沈前进嘿嘿一笑。

金晓灵听后就笑了起来，心里说，委屈几位同学了。

从工地电工班出来，金晓灵沿着天堂河水库大坝脚下的老公路，向工地商店走去。生产资料门市部在新老公路之间，他从一条田间小路穿过一个小巷子，来到工地商店的生产资料门市部，一打听梅林还没有上班，门市部是一个姓陈的营业员当班，她原来是马坳供销社的营业员，也是刚刚调到这里来的，她认识金晓灵，见是来找梅林的，便热情地把梅林所住的地方告诉了他。

按照小陈提供的地址，金晓灵走过一座石拱桥，顺着一条小溪，来到一棵生长得很茂盛的大樟树下，这里有一片简易的平房，是水库工地商店的餐馆旅社和职工宿舍所在地。金晓灵走进大厅，里面除柜台里的营业员外无别人，他直接按小陈的指引，走到大厅里面的过道里，在房门向北边开着的第三个房间门口停下了。他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房门，没有喊叫。

“来了，来了。”

午睡刚刚起床，穿好衣服准备去接班的梅林，正在对着镜子梳理着自己的两根又粗又黑的辫子，她以为是同事敲门，便起身一下子把门打开了。

当梅林打开自己的房门，一眼看到是金晓灵时，一下子愣住

了，看着看着，突然之间她圆圆的苹果脸上一下子变得通红，一种只有少女藏在心中的秘密，一下突然暴露时才有的羞涩，飞快地出现在梅林的脸上。不过此时此刻一心只想弄两瓶渔灵精的金晓灵，没有注意梅林的表情的变化，大大咧咧地望着她。

原来金晓灵的父亲金鸿源和梅林的父亲梅克朗两个人为自己儿女订下的终身大事，金晓灵的父母亲还未告诉儿子，梅林的母亲已在最近她到工地商店上班之前悄悄地告诉了女儿，可能一是提醒她有这回事，二是告知她慎重考虑，这可能就是她脸红的基本原因。

七十年代由于政治运动频繁，也因为毛主席说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基本上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事事讲，那真是无处不在，当然也包括每个革命青年的个人婚恋恋爱问题。刚刚参加工作的男女青年，都要在单位的政工干部或领导的亲自组织下，学习有关规章制度，首先要如何正确地对待恋爱问题，树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恋爱观。每个年轻人在恋爱问题上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对父母负责，对家庭负责，对自己负责。似乎青年人参加了工作，就把自己的一百多斤的身体交给了单位，交给了领导，没有什么自主权了。

同时，每个男女青年谈恋爱要向组织上请示报告，没有批准是不能继续进行谈的，女孩子的房间，男朋友要去，必须敞开大门，打开窗户，阳光操作，透彻透明。否则就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和不允许的交往行为。有的单位甚至女青年房间来了男同志，还要派单位年龄大、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同志去现场帮助陪谈，那就是七十年代男女青年谈恋爱中典型的官派“电灯泡”！

刚刚受到这方面政治思想教育，而且也是循规蹈矩的梅林，在这么多的责任和条条框框的约束下当然要入乡随俗，服从组织，要用无产阶级的革命化作风对待眼前的一切。她以为具有英

雄气概也敢作敢当的金晓灵是来提亲谈恋爱的，赶紧在打开房门之后，又连忙把窗户推开，刚刚参加革命工作的她，确实有些害怕。因为本身这个房子都是通的，屋顶上面天花板都是草席子，聋子的耳朵摆设，每个房间的任何声音，工地商店的黑黑的皮肤，上腭镶嵌一颗大金牙，胖乎乎，平常都凶神恶煞的朱主任就住在前头的第一间，他那又肥又大的耳朵特别灵敏，能够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得到这十间房屋每个角落的谈话内容并判断出是谁的声音，也包括有的已经结婚的夫妇晚上在床上做了些什么，时间有多长等机密要闻。

当过度紧张的梅林发现金晓灵看着她一系列的动作莫名其妙时，突然不好意思地低头笑了起来，其实她内心也希望见到金晓灵，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心不由衷。

因为两个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虽然不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都能知根知底。从学校开始又多次在一起搞过文艺宣传队，熟人加朋友又加同学的关系，金晓灵没有那么些复杂的思考，再加上他一直在农村和水库工地，还没有经过这方面的政治学习改造，所以还没有这些清规戒律，倒是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如过去在大队宣传队一样轻松随便毫无拘束：“梅林，听说你参加工作了？过来看看你。感谢你垫钱帮我们连买了一瓶渔灵精！”

一听金晓灵的话题，忐忑不安、六神无主的梅林心里顿时轻松多了，人也自然了，微笑出现在苹果脸上，又恢复了那纯真可爱、朴实无华的本来面目，她已经知道金晓灵的来意，也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和自然：“听龙凤生说你们的生活很艰苦？进来坐坐吧？”

金晓灵并没有进房间坐的意思，只是想见梅林一面，看看她这个曾经的部下，表示一下感谢。因为父亲没有告诉他，梅林是

他的未来对象，否则金晓灵也会没有这么大方、坦然自若。他也似乎感觉到几个月不见了的梅林的一些细微的变化：“梅林，不坐了，不打扰你，我还想买两瓶渔灵精，钱也带来了，你帮忙垫付的钱月底连里结了工程补助就还给你。”

“那好，我马上去接班。”

梅林如释重负，她的一切表情都恢复了过去在一起时的老样子，不知为什么，一走出那幢房子，梅林像如释重负，感到无比的轻松，很可能是那个既监督又爱整人的工地商店的胖朱主任太可恶了。难怪那时人们谈情说爱，互诉衷肠，一般都是选择在夜深人静，花前月下，小河湖边，看样子金晓灵没有选好梅林参加工作后，第一次见面的地方，留下日后的遗憾。

梅林边走边偷偷地打量着金晓灵，她感到金晓灵更加成熟和老练，尽管他的面部表情上有点严峻，但身上却透露出一种叫女孩子喜欢的气质。忽然间她内心世界里涌动着一种女孩子自己都解释不了的感觉，甜蜜、渴望、兴奋。

她带着金晓灵到门市部买了两瓶渔灵精，金晓灵高兴地走了，请她有时间去连里玩玩。

梅林见金晓灵走后，便把刚才的情况和真实的感受，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的好朋友小陈，两个人笑得前冲后仰，眼泪直淌。

第二天中午，马坳连留下五十多人在工地，在工地广播站广播撤消放炮警戒后，金晓灵带着大家分头来到了矾垒坝，他观察工地上基本没有什么人后，叫龙凤生和许关球从南北两个方向往消力池里倒下了两瓶渔灵精，其他人继续坐在矾垒坝等候通知。

“鱼儿开始翻白了，叫大家过去吧！”许关球弓着腰跑过来轻轻地对金晓灵说。

金晓灵把手一挥，马坳连的五十多个年轻人都按照事先要求从不同方向走到消力池的四周。消力池的水面上已经有几十条鱼

儿白着肚皮浮在水面，慢慢地水中一片白花花的，鱼儿越死越多，马坳连的年轻人见此情景一个个喜出望外。

“我们下去吧？”早就等不及了的沈爱国在对岸喊了起来。

看到金晓灵点头应允后，十个会水的小伙子脱掉衣服跳进了消力池，他们把已经翻白了的鱼儿开始扔到四周的岸边，由于十几个人在水中一游动，渔灵精一下子搅拌到全消力池了，翻白的鱼儿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金晓灵高兴得连连拍手叫好，赶忙指挥大家拣鱼，看到鱼儿越来越多，金晓灵灵机一动，赶快叫几个人脱下长裤子，把裤脚用绳索一捆来装鱼，装满一条裤子，就派一个人送回驻地，因为他已经考虑到，要防止指挥部保卫科的人发现派人来阻止，或者是把捉到的鱼儿没收了，那岂不是前功尽弃。

时间过得真快，马坳连的民工们已经捉了满满八条裤子的鱼，开工的时间也到了，有的团的民工已上了工地，见有人在消力池捉鱼，一些糊里糊涂的好事者纷至沓来。

消力池边都站满了人。金晓灵赶忙派人偷偷把水中捞鱼的人逐个喊了上来，并叫龙凤生逐个打招呼，不要说是马坳连的，起来的人都不要在此逗留，陆续分散撤走。马坳连的民工从消力池里起来后，水中的鱼儿还有少数继续翻白浮在水面，消力池边围观的一些见鱼眼开的人，在一些好事者的怂恿下陆陆续续跳下去捉鱼。

工地开工军号在大坝上准时响起，消力池里还有十几个好事者在混乱捉鱼，四周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金晓灵暗暗叫苦，几万人的工地，事一闹大还真不好收拾。

金晓灵突然发现饶平方指挥长带着五六个保卫科的人路过这里，岸上的人纷纷在营连干部的训斥下离开消力池去上工。保卫科的人在那个武大三粗，非洲面孔的侯科长带领下，把还在消力

池捉鱼没有起来的五个不知死活的人，像抓落水狗一样给逮住了，命令他们一字排开，水淋淋地站在消力池边亮相，挤在看热闹的人群中的金晓灵没有马上走开，他想在旁边听听保卫科的人问些什么。

“谁叫你们到消力池捉鱼的？”保卫科的人大声问。

“我们看到消力池的鱼儿死了就下来了，刚，刚才好多人捉鱼！我，我们是，是，最后下，下来的。”其中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浑身滴水，穿着裤头，胆战心惊地说。

“谁把鱼儿弄死的？”保卫科的人又问。五个人都面面相觑，一起摇晃着脑袋，他们稀里糊涂的，都不可能知道是谁。

“你们这是在破坏工地的上工纪律，问一下是哪一个团的？叫团长营长来领人！”饶平方在一旁严肃地说。

“报告指挥长，两个是李店团的，三个是西洪团的！”保卫科的侯科长赶紧大声回答。

饶平方刚刚想说什么，马坳营另外杜山连的民工朱石林不知从哪里钻出来，这个貌不惊人的小青年，真可谓胆大包天，竟然胆敢打抱不平，他冲着饶平方说：“你们当干部的整天吃香的喝辣的，坐乌龟车儿吹电风扇，我们老百姓捉几个细鱼儿吃，犯个什么法，影响什么纪律，你们不是也在这里玩？你们大鱼大肉吃少了？”

这真是在县太爷头上动土，根本想象不到的饶平方，一下子被激怒了，他不能容忍无组织无纪律，胆大包天对抗领导，五万多人的天堂河水库工地是不能没有权威的，更不能目无领导和不尊重领导，这样下去整个工地就会乱套。“把他抓起来！”

平时一脸和蔼可亲的饶平方，此时此刻也是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大喊一声。听到指挥长的命令，保卫科有两个人和饶平方的通信员像箭一样向朱石林冲去。那朱石林说时迟那时快，像兔

子一样向大坝上跑去，平时拉着板车都能在大坝上健步如飞的他，一会就把身后的追赶他的几个人丢开了一定的距离，只见他翻过大坝，便混入人流中。保卫科的人拼命追了很远，终于都没有追上，金晓灵这才从人群中悄悄地走了出来，回到马坳连矾垒坝的工段上。

整整一个下午，在工地上的金晓灵都是忐忑不安，东张西望，还好，到收工的喇叭响了，还没有保卫科的人找他，因为朱石林是金晓灵低一年级的同学，抓住了他就抓住了金晓灵。

傍晚，金晓灵一回到马坳连的驻地，就明显地感觉到桐子垅空气中都充满着熟鱼香味和生鱼腥味，附近的几只猫都在桐子垅马坳连食堂工棚周围乱窜。马坳连的民工都像过节一样，个个喜上眉梢，晚饭时每个人的饭碗里，增加了五条五寸长，烤得黄松松香喷喷的马口鱼，望着民工们吃着津津有味的晚餐，嘴嚼着马口鱼，一个个满脸的灿烂阳光，金晓灵心里乐不可支。

一连半个多月，马坳连的食堂里天天都飘逸着鱼香味，民工们自嘲地说大家都快变成一群吃鱼的猫了。更重要的是在这以后一个多月里，全连没有一个人提出请假回家。马坳连的工程任务，六月份结算又是全团第一。

工程补助款领到手后，金晓灵安排龙凤生马上把梅林和沈前进等几个同学的借款全部还清了，每个人还带去一斤小干鱼，金晓灵笑着对龙凤生说这算是给同学们的利息吧。

第二十七章 特别考验

一九七五年的七一建党节就要到了，金晓灵已经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由于马坨连的党员人数不足以成立一个党支部，便和马坨营营部机关的党员组成一个党支部。经历了“纪律”和“成分”风波的金晓灵，几经周折还是最后顺利通过了马坨营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马坨营党总支将他的入党问题，也已经上报到中共青石镇团党委。据说青石镇民兵团党委也上报到工地指挥部党委政工科了，现在就是等工地指挥部党委的正式批复。

六七十年代，加入少先队、加入共青团、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每个有理想、有抱负，有作为的中国公民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甚至老年，在不同年龄段梦寐以求、竭尽全力追求的最高精神目标，也是亿万青年追求的崇高政治生命，那时人们甚至说头可断，血可流，入党的志愿不能丢。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环境，人们的精神追求和目标理想是不一样的。

的，每个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在现实的社会里，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打上时代的烙印。

金晓灵也毫不例外，他从小就接受着爱国家，爱人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引导和教育，加入少先队后他就一直努力加入了共青团，并成为初中和高中时代的团干部，从回乡务农那天起，他就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一名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听到自己的同学余瑞林、王秀娟、沈金文已经加入党组织的消息后，真是为他们自豪的同时也由衷羡慕，他从内心渴望自己的这一梦寐以求的时刻早日到来。

六月三十日一大早，马坨营的宣传员就来通知他，叫金晓灵今天不要去工地上工，吃早饭后就到团部去，叶青山团长和江一洲营长找他谈话，余凤莲听说后，高兴地对他说：“金晓灵，你入党的事肯定指挥部党委批下来了，听说水库工地这次入党的有一百多人，明天在工地上举行入党宣誓大会，今天全体新党员，工地指挥部政工科组织集中到红山县革命烈士陵园参观学习一天，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金晓灵听了后，眯眯的笑容挂在脸上很长时间，他激动而又快乐，自豪而又兴奋，心里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他一个人在马坨连部只有八个平方的地面上来回走了十八圈，不时地举起右手，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着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一吃完早餐，他安排许尉迟带领大家上工地，自己兴致勃勃地赶忙向团部快步走去。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金晓灵走到青石镇团部门口，已经有十几个年轻人等候在此，接受团党委书记叶青山的谈话。从叶青山办公室走出来的人，一个个都是神采奕奕，眉飞色舞，笑容可掬，那高兴的劲头儿溢于言表。他暗暗想，这些人大概都是新加入党组织的共产党员吧！金晓灵站在那里平心静气，默默无

语，静静地等着叶青山书记代表党组织的召唤。

叶青山的谈话都非常简单，现在只剩下金晓灵一个人了，负责喊人进屋谈话的政工干事，随着一个刚刚谈完话的年轻人走出叶青山的办公室后，脸上似笑非笑地对金晓灵说：“马坳连的金晓灵，叶书记叫你进去！”

金晓灵听后高高兴兴正准备走进屋内，突然听到青石镇团政工干事大声喊道：“各位新党员注意，我们现在去工地大坝东头集中上车，到县革命烈士陵园接受传统教育，今天人较多，大家跟着我走，不要走散了，不要掉队！”

金晓灵头皮有些发麻，自己还没有谈话，他们就走了，怎么不等我？难道我没有被工地党委批准？他心中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受，大脑里出现各种猜测。他以为自己听错了，但当看到大家都跟着政工干事走了的时候，他的腿有些颤抖，但还是硬着头皮走进了叶青山的办公室。

叶青山正坐在办公桌前，同对面的青石镇团党委副书记王国华交谈，他示意金晓灵在他右边的木椅子上坐下，王国华见金晓灵进来，就起身对叶青山说：“你们谈吧，我上工地了。”

金晓灵赶紧和起身出门的王国华打招呼，王国华诡秘地朝金晓灵笑了笑，没说什么就走了，王国华让人难以捉摸的笑让心神不定的金晓灵更加紧张。

“金晓灵，你没有高血压吧？也没有心脏病吧？”

尽管叶青山口气平和而且温柔，年轻气盛、身体健康的金晓灵现在而今眼目下，还真的头重脚轻，心跳加快。

他此时此刻真想有一种特异功能，把叶青山的嘴巴里的话全部掏出来，但毕竟富有理智的他，慢慢平静下来，就是组织上没有批准，也许自己还没有达到党员的要求，就是现在没有入，将来还有机会，自己才刚刚满十八岁，电影上许多人为革命献身了

还不是共产党员，金晓灵冷静地告诫自己，不能只为入党而入党。

金晓灵朝着叶青山平静地摇着头：“没有，身体健康！”

此情此景，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也没有想好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只好用摇头和机械简单的语言，来表述这些他暂时也弄不懂，也很少听说的医学病理问题。

见金晓灵很冷静平稳地在椅子上坐着，一直注视着他的叶青山满意地点了点头。

“金晓灵同志，假如说，我是说假如，你听清楚没有？你这次没有被批准加入党组织，你还会不会再要求入党？”

“还会要求！我将毕生追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永不放弃！”金晓灵毫不犹豫，斩钉截铁。

“假如工地党委批准你加入党组织，你怎么做？”

“我将按照党章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在组织上入党的同时，争取思想入党，我一定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金晓灵继续慷慨激昂，掷地有声。

“假如组织上为了考验你，这次不批准你入党的要求，下次再批准，你经受得住这样的考验吗？”

“能！我会经受得住组织上的任何考验！”金晓灵还是十分肯定地回答。叶青山满意地笑了，但突然又严肃起来：“金晓灵同志，听说你们马坳连最近擅自跑到消力池捉鱼吃，当时正是工地开工时间，引起工地上成千上万的民工，在水库大坝外的消力池，围观捉鱼不按时动工，影响很大，这件事发生在必须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五万多人的一大工地，险些造成几万人停工，后果不可想象，你这是严重违反了水库工地的劳动纪律！”

“我错了，是我的责任！我想改善一下受灾后民工的生活！没有想到引起这么大的事情。”金晓灵近几天一直为此事内疚，

也确实感到做法有些欠缺。叶青山这一针见血、毫不留情的批评，把金晓灵说得心中惭愧，无地自容。

“关心民工生活，开展灾后自救，为改善民工生活搞点鱼儿，这都没有错，问题是你们只顾连队利益，而不顾整个工地的纪律，破坏了工地的作息制度。今后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做什么事都要顾全大局，你很年轻，要吃一堑长一智！这样才能成为一名真正名副其实，合格的共产党员。”叶青山语重心长，言之有理。

“我也觉得是影响不好，回去后写份检讨送来？”知错就改的金晓灵心有愧疚真情实意地说。

“检讨就不用写了！这件事今后一定要引以为戒。你回去写一份发言稿，内容是这次入党，党组织没有批准，自己如何正确对待，用新的行动和努力继续向党组织靠拢，争取在组织上和思想上早日入党，准备明天上午在工地新党员宣誓后发言，稿子一定要写好，下午四点钟前直接交给我！”

叶青山一边望着金晓灵的脸，一边慢慢思考着布置任务。他说完又补充一句：“这个发言稿也是对你的一次考验！”

金晓灵慎重地点着头。他已经没有心思考虑自己没有入党的问题了。正当金晓灵不知所措要离开叶青山的办公室时，马坳营的江一洲营长走了进来。他惊讶地望着金晓灵：“金晓灵，你怎么还在这里，还没有谈完？”

“叶书记找我！刚刚谈完。”金晓灵听后心存疑虑地走了。

叶青山朝江一洲眨了眨眼睛，又摇了摇头。估计金晓灵走远了后，叶青山噗哧地笑了起来，望着疑惑不解的江一洲笑着说：“对这个小家伙，一是考验，二是敲打，三是利用！我对他既没有说批了，也没有说没批，让他好好想一想。但要他在思考的过程中帮助我们写一份高质量的发言稿子。”

“那不把他彻底地考验了一次，金晓灵对加入党组织那可是

全心全意！他把入党看作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江一洲坦诚地说，字里行间对金晓灵也有袒护和理解的意思。

“通过刚才的谈话，这个年青同志比我想象的还要成熟和冷静，还能主动认识自己的不足，并能接受批评。可塑性很强，看不出是才满十八周岁的年轻人。”

叶青山很有感触而且满意地用手敲打着桌面，顺手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水后接着说：“老江，你知道不，消力池用渔灵精闹鱼儿，引起工地几千人围观不开工，就是他带马坳连的人干的，我早上叫通信员到他们住的工棚侦察了一下，食堂里到处都晒着干鱼。有人向指挥部党委写信，告他违反工地纪律，昨天晚上指挥部党委最后审查新党员名单时，李店团的王光中团长气呼呼地提出来把金晓灵放到十一再批，说青石镇团吃鱼，他们李店团挨批评，鼻子都气歪了。幸亏我也是党委委员，还是我据理力争，说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是马坳连，消力池捉住的人都是李店团的，这些保卫科都记录在案。再加上饶平方指挥长对金晓灵这家伙印象不错，不然的话就真的放下来了。人生关键时刻不能耽误，有时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叶青山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区委组织委告诉我，八月份各大队的党支部的班子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有重大的调整，说不定他有机会，这次总算批准了，否则这棵好苗子真可惜！”

“原来如此！这家伙做什么事情都点子多，胆子大，干劲足！做得天衣无缝，我一直还真以为是李店团和西洪团的民工干的！”刚刚听着很紧张的江一洲松了一口气。

“响鼓也要重锤敲！这样的好苗子也要加强教育，所以我刚才用了三个假如来考验他，没想到全部及格，听说他的文章也写得不错，明天指挥部党委要我们团安排一名未入党的同志表决心，我就叫他写，他现在这种心情肯定能写好，我也想检验一下

他的文字功夫！下午三点半后，再告诉他。我准备叫团部的通信员去念他写的稿子，这小子这次未批，还有想法哩，让他发言也是一种教育方式，这是一箭双雕啊！”叶青山说完，开心笑了起来。

从团部回马坳连只有五分钟的路程，金晓灵的步伐明显没有刚才去的时候那么雄赳赳气昂昂的，而是有些步履沉重，因为加入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他梦寐以求的宿愿，也是人生理想中的奋斗目标。这还是回乡后的第一次挫折，也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大的挫折，也是他在近一时期思想上没有预料到的，他毕竟还是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

但是金晓灵不同于一般的年轻人，他并不是一个碰到挫折会因为挫折而跌倒，并轻易放弃目标的人，而是能够冷静反思自己的缺点，并且能够改正缺点还能大步前进的人，也就是说金晓灵是一个有缺点但又能正视缺点，而且能够不断自我总结，自我完善的那种人们常说比较成熟的年轻人。

金晓灵把自己的这次挫折，归纳到自己缺乏全局观念，组织纪律观念淡薄，处理事情不成熟三个方面。

因为他反思到，自己到天堂河水库工地当民兵连长以后，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都是以马坳连为中心，包括上工时间的错开，擅自工休进入工地搞石头，这次在消力池里闹鱼儿。这一系列做法的出发点均是为了马坳连和马坳连的一百零五名民工的小利益。都与当前社会的主流观念和工地的整体规章制度相违背的，这一点都做不好，那么对照一个以全人类人民的解放为目标的共产党员的要求，更是相差甚远，无从谈起，共产党不是仅仅为少数人谋利益。

想到这里，金晓灵浑身轻松多了，组织上这次没有批准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说明自己确实有缺点和不足，叶青山书记的三个假

如是希望？是要求？是什么？不要再想了，赶快去完成叶青山交办的任务。

完成思想调整和心理平衡后的金晓灵加快了步伐走进马坨连连部，他取出好久没有用的黑色自来水笔，在简陋的包装箱做成的桌面上铺开了信纸，坐在树木墩子上，对着窗外的青山绿水，写起了叶青山书记交办的发言稿。

面对着洁白的信纸，很久未动笔墨的金晓灵，想到明天自己是对敬爱的党组织和工地几万名民工表决心，一下子才思敏捷，心潮涌动。他像感觉到又在青石镇中学高二（2）班的教室里，完成一篇作文考试，他两个多小时一口气写出四千多字，此时此刻的金晓灵，真像当时一首正在热唱的歌曲唱的一样：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党讲，有多少热忱的歌儿要对党唱。

午饭前他就完成了初稿，一放下饭碗，金晓灵又趴在桌子上把初稿仔细地修改了两遍，然后跑到兰草河中间的一块大石头上，面对清澈的河水，慷慨激昂、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把稿子大声朗读了一遍，自我感觉良好，又回到连部，将稿子重新抄写了一份，这才满面笑容地来到了青石镇团部叶青山书记的办公室。真巧江一洲书记也在这里，其实他是叶青山约来的。

叶青山接过金晓灵的讲话稿，带着老花镜，认认真真地看完了稿子，顺手递给江一洲：“写得不错，文笔还流畅，感受也深刻，目标很明确，看样子动了一些脑筋，下了一点功夫。”

叶青山停顿了一会，望了望静静地坐在一旁等待过关的金晓灵，态度严肃、语重心长地说：“金晓灵同志，我代表团党委正式通知你，你的入党问题，工地党委已经批下来了！”

“什么？叶书记，你说什么？”金晓灵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加入党组织，工地党委已经批准了！”叶青山满面笑容又字斟句酌地重复了一遍。

“叶书记，你不是在开玩笑吧？”金晓灵激动地脱口而出，叶青山再次诚恳而又肯定地点头。

“是真的批准了！”江一洲在一旁插话。

金晓灵激动了，热泪溢满了眼眶，站在那里一动都不动。叶青山感觉到很奇怪，金晓灵听到没有批准的时候反而十分冷静，而听到批准的消息后反而激动的情绪全部暴露无遗，这就是金晓灵的性格，困难的时候越摧越奋，成功之时毫不掩饰。

江一洲看完稿子后也满意地点着头，他一五一十地将整个情况和叶青山的良苦用心全部告诉了金晓灵。

“不过，这也是团党委和组织上对你的一次特殊的考验！你考验合格了！”叶青山语重心长地插话。

“叶书记，江书记，请你们放心！我知道我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我一定会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组织上入党后争取从思想上入党，不会辜负党组织的期望和培养，不会辜负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金晓灵从刚才听到叶青山告诉他，已经被组织上批准入党的消息那一刻起，他感觉到自己全身像注入了一种新的血液，是那样的激动和充满活力。

走出青石镇团团部，面对着兰草河，面对着天堂山，金晓灵真想对着美丽的青山绿水放声高喊：我金晓灵从今天开始已经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最后金晓灵没有从口里喊出来，但他在激动的心里喊出来了！

第二天上午，一九七五年的七月一日，金晓灵和一百多名新党员一道，在天堂河水库大坝矾垒坝的平台上，庄严地举起右手，面对革命的老前辈和英勇的先烈们用鲜血染成的红色党旗，向党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那坚定雄壮的声音响彻兰溪河，响彻天堂山，在巍巍的大别山脉中经回传荡。

第二十八章 留守工地

人逢喜事精神爽，加入党组织后的金晓灵，工作的劲头更足，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人一下子变得更加成熟了，余凤莲笑着和金晓灵开玩笑说：“共产党员的身份让金晓灵更加成熟老练和充满活力！”

“我真是这种感觉！感到自己现在不仅仅属于自己的，还属于党组织。我一定要做一个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一辈子都做好事的共产党人。”金晓灵自己也是这样认为而且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他对未来充满着激情和向往。

天堂河水库大坝工程达到二二五号高度后，所有的取土土堂和施工道路，附属设施都要作出调整，工地指挥部决定全工地放假五天。由于永久溢洪道还未完工，根据历年兰溪河上游的防洪资料，每年的七八月份，这一带多有大到暴雨和易出现山洪，结合上次防洪抢险的经验，工地指挥部指挥长

饶平方直接点名，要青石镇团团长叶青山把马坳连留在工地负责抢修一个临时溢洪道。

金晓灵在指挥部工程科接受了任务，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就带着马坳连的民工来到了指定的施工地点。

可是等到了十点钟还不见负责临时溢洪道指挥部工程科的施工员来划线，大家都无法施工。连里一些年轻人等得不耐烦了，便找到一处树荫下乘凉，有的干脆东倒西歪在地上睡懒觉。十一点钟，一个瘦高个子，一个胖子，一个矮个子，三个年轻的施工员懒洋洋地从山下走了上来，原来他们看到工地上民工都放了假，没有了广播，三个年轻人睡懒觉才刚刚起来。

三个迟到的年轻工程人员，一来到工地就让人感到有一种高高在上、趾高气扬的感觉，他们粗声粗气、大大咧咧地把临时溢洪道的施工线划好后，又不知道绊发了他们的哪根神经，那个瘦瘦的高个子施工员油腔滑调地说：“饶平方指挥长还说你们是模范民工连队，把这样的重要任务交给你们，一个个东倒西歪，无精打采。我看你们是一连群龙无首的残兵败将！”

这真是无事生非，鸡蛋里挑骨头，惹人心烦。本身他们自己来迟了，却无中生有、蛮横无理地指责别人，马坳连的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一个个气得发梗，金晓灵知道他的民工的脾气，怕闹事，影响施工，便摀住自己的情绪，轻声细语地催促大家赶快开工，总算双方没有发生冲突，相安无事。

马坳连施工的主要任务是打土炮眼，放土炮，把临时溢洪道施工段面的麻骨石土炸松炸泡，然后由推土机将土推走。由于时间紧，工程科要求他们每天三次，中午十二点，下午五点，晚上九点均要放炮。根据溢洪道的施工面积，每次不能少于一百炮，平均每个人一天要打两米深的炮洞三个，而且还要筑炮放炮，实事求是地平心而论，这是一件很繁重的突击性工程任务。

由于施工员的耽误，中午十二点钟，工地保卫科的人员来指挥放炮，马坳连的民工上午的炮洞都只完成一半。不完全知情，平时对民工们吼惯了的保卫人员，不问青红皂白又把马坳连的民工训了一通，批评他们的进度怎么这么慢。几个施工员在一旁得意洋洋。马坳连的民工恨不能把这几个人活活地吃了。金晓灵耐着性子安抚大家，叫民工们加快速度。

由于开工的时间推迟了两个多小时，一天的工程进度整个都往后推了。晚上十一点多钟，金晓灵才带着马坳连的民工疲惫不堪，无精打采地回驻地休息。一路上连里的一些年轻人对几个年轻施工人员大骂：混蛋。

七十年代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只要是离开了农村，参加工作就是吃国家饭，很多年轻人参加工作离开农村的时间不长，就忘记了自己曾经也是农民，转眼之间就看不起农村和农民。也就是当时人们常说的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三个负责临时溢洪道施工的工程人员，其实就是回乡务农后，被推荐到地区水利中专当了两年工农兵学员，刚刚毕业分到县水利电力局，派到水库工地工作。他们现在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所以对待马坳连的民工们是横眉竖眼，百般刁难。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些被他们称之为乡巴佬的农村社员，马坳连的民工却是真不好惹的。

第二天上工后，他们一会儿说这个民工打炮眼的位置不对，一会儿又说那个打的炮眼不合格，善良的马坳连民工在金晓灵的压制下，为了确保工程的进度，忍气吞声地坚持施工。尽管几个民工和他们争执，快吵架了，都被金晓灵及时制止了。

到了第四天，正在施工的临时溢洪道，由于马坳连的民工每天炮眼打得布局合理，放炮的效果很好，再加上六台大型推土机的轮番作业，临时溢洪道从山凹中落下了两丈多深，临时溢洪道的雏形已经出现，形成两边是陡峭的山坡，前面出水口外面是悬

崖峭壁，只有后面是惟一的通道。

那天五点钟放炮时，三个施工员本来下午来得很晚，瘦高个子和矮个子在验收炮眼，一会儿说这个的不合格，一会儿又说那个的要返工。金晓灵耐心地用尺重新量了一次，发现他们说深度不合格的炮眼其实深度是合格，明显感觉到对方是在故意刁难大家，只好言与他们交涉，没想到那个瘦高个儿态度生硬，冷嘲热讽。

“这标准是我们定的，不是你这个小连长说了算，小同志你算老几？我们说合格才行，叫你返工就得返工。”瘦高个子当时那神情态度，不可一世，盛气凌人。

用党性原则来约束自己的金晓灵，只好忍气吞声地带着大家按照他们的无理要求返工，五点放炮时间整整推迟了两个小时，为了安全起见，金晓灵向保卫科要求干脆把放炮时间定在晚上九点半。保卫科同意了这个要求。委托负责临时溢洪道施工的三个工程人员，自己掌握时间，瘦高个子自告奋勇来指挥放炮。

这样一来，马坳连的民工都没有吃晚饭，忍饥挨饿，口干舌燥，一个个气得七窍冒烟，咬牙切齿。许尉迟对金晓灵说：“连长，你干脆先回去，叫家里今天把晚饭干脆送到工地上来吃，也送点水来，我在这里，晚上你就不用来了。”

“你真的不用来了，这么远，免得跑来跑去的。有许连长在这里你就放心好了！”

不知为什么沈爱国、王永波等几个年轻人异口同声都说人手足够，劝金晓灵晚上不用来。金晓灵也没有在意，就赶回了马坳连的驻地桐子垸，安排人把饭菜迅速送到工地。送饭的人刚走，金晓灵端起碗筷去食堂吃饭，就在这时他听到外面有人喊他：“金连长，河畈营失火，王部长叫你赶快带人去救火！”

金晓灵跑到棚外一看，喊他的是隔壁团部的通信员，同时也

看到对面兰草河边河畝营驻地已经火光冲天，他马上丢下碗筷。

“知道了，告诉王部长，我们马上就到。”金晓灵飞快跑到老公路的大棚里：“大家注意，在家的人带上脸盆跟随我去河畝营救火！”

十七八个在家的民工，拿着洗脸盆和铁锹，紧紧地跟着金晓灵，鞋子都未脱掉，在黑暗中趟过兰草河，向河畝营着火的工棚冲去，因为金晓灵知道，现在大批民工都下马了，只有少数人留守，河畝营的工棚有四个连是连在一起的，弄不好就会全部报销。当金晓灵带着人赶到时，青石镇团留守的副团长，区武装部长王国华正在指挥十几个人想抢救正在燃烧的工棚。

“金晓灵，快，迅速想办法把这个棚子的火扑灭掉！”王国华见金晓灵带人赶到了，便大声呼叫。

已经有一定救火经验的金晓灵迅速观察了一下火势现场后，马上大声向王国华建议：“王部长，这个工棚不大，估计是食堂，我看现在应该丢卒保车，不要救这个棚，迅速组织大家用水将棚边的柴火堆浇湿，让火只烧到这里为止，影响不了南边的其它工棚！现在是南风，要快，不然的话这一带所有的工棚都保不住！”

听到金晓灵的建议，王国华觉得有道理，马上当机立断同意主攻柴火堆的浇湿，救火的人都从着火工棚转向柴火堆，这样时间充裕了，不但柴火堆被浇湿了，还在着火工棚与其它工棚之间清理了一个一丈多长的隔离带，由于天干草枯，着火工棚很快烧成灰烬，但大火烧到柴火堆就熄灭了，火焰也被水泼湿的柴火堆挡住，没有向南边蔓延，惊魂未定的王国华朝金晓灵竖起了大拇指，他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狗日的，好险。”

就在金晓灵从临时溢洪道工地回桐子垵后，沈爱国把王永波、刘小平等七八个年轻人，找到一起叽哩咕噜地不知说了些什么，几个人嘀咕了一阵就分别爬到临时溢洪道东边，刚刚被推土

机推成的陡坡上撒了泡尿，这里看看，那里瞧瞧，然后神气活现而且笑嘻嘻地，又各自干活儿去了。

晚上八点多钟开始准备放炮，由于下午五点的炮未放，到晚上有一百五十炮，这次放炮的地点集中在临时溢洪道的两头，按照施工人员的要求，负责指挥放炮的施工员站在临时溢洪道的中间，指挥先点临时溢洪道出水口那边的七十炮，等点炮的人撤退过来，和指挥放炮的施工员一齐撤出临时溢洪道后，再指挥点通道这边的八十炮，这样十分安全。

按规定每个点炮手只能点五炮，但是沈爱国、王永波等七个人笑嘻嘻地自告奋勇，异口同声地愿意七个人点临时溢洪道出水口那边的七十炮，而且自己主动地朝溢洪道出水口方向走去。许尉迟正要说什么，龙凤生等人强行地把他拉走了，马坳连的二十多个小伙子都主动要求点放通道这边的八十炮。

负责施工的三个工程人员在瘦高个子的带领下，站在临时溢洪道的中间还是盛气凌人，居高临下地指挥着大家放炮。今天晚上马坳连的民工说来也奇怪，一个个都特别听话，没有一个人跟他们顶牛。涉世不深的三个自讨苦吃的施工员，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今晚他们要经历一场死里逃生的阴谋。

由于水库工地全部放假，大坝上的电灯几乎未开，九点半钟的临时溢洪道里一片漆黑，三个施工员神气活现地吹着口哨，叫两边做好准备，黑暗中两边的民工都齐声回答已经准备好了。

瘦高个子施工员像电影上军官指挥作战前的样子，神乎其神地用手电筒照了一下手表，然后故作姿态地大声宣布出水口那边开始点炮，他的哨声一停，临时溢洪道出水口这边的沈爱国等七个人飞快地点燃了七十炮，就在他们七个人点炮的同时，安全通道那边的八十炮也同时被马坳连的二十多个民工点燃，也就是说溢洪道两边同时点燃了一百五十炮，此时此刻溢洪道中间，三个

指挥放炮的工程科的施工员所处的位置是最危险的地方。

漆黑的夜幕下，一百五十根几乎是被同时点燃的土炮导火索嘶嘶嘶地冒着蓝色的火花，在静静的临时溢洪道的两头形成一道恐怖的景观。站在瘦高个子身边的矮个子，首先发现了这一不妙的情況，马坳连的民工在他们两边同时点燃土炮引了，他们三个人的退路已经被切断。正在润着指挥感觉的瘦高个子转身一看，也立即吓了一身冷汗，平日里神气活现的三个年轻人此时此刻站在那里愣头愣脑，呆若木鸡，毫无主意了，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可怜兮兮不知所措。

“妈的，他们想炸死我们三个人！”胖子惊醒地喊叫。

沈爱国等七个人点完炮后，不慌不忙地从下午方便的时候已经观察好的路线向陡坡上爬去。他们已爬上陡坡，见平时三个盛气凌人的施工员还在那里六神无主，毫无办法，便大喊一声：“哎！你们三个笨蛋，这边陡坡上有条路，快像狗子一样往上爬，不然就没命了！”

活命和逃生是任何人都具备的本能。一听到沈爱国的喊声，三个人如梦初醒，赶忙不要命地循着声音向陡坡上爬去，那一刻的狼狈相可谓是丑态百出，三个人在爬坡中手脚都被滚动的石头碰得红一块紫一块的，两个人的鞋子跑掉了，没掉鞋那人的手被石头碰出血来了。三个人刚爬上陡坡，临时溢洪道那边响了第一炮，三个吓得马不停蹄，又拼命向山顶上逃窜，那速度比兔子还快。他们刚刚爬到山顶，马坳连的七个点炮手人影早不见了。却听到山下临时溢洪道的炮声此起彼伏，乱石和尘土四处飞扬。三个人已经精疲力竭，气喘如牛。这正是马坳连的民工要的效果，不过这个恶作剧平心而论实在是危险至极。刚刚缓过气来的瘦高个子破口大骂：“马坳连的这帮坏蛋，他们想炸死我们！明天一定要查出是谁干的！”

“哎哟，我的脚板都出血了。”矮个子抱着赤脚喊着。

“算了，他们也是忍无可忍，你们俩这几天对人家民工太狠了！三番五次，没事找茬，我劝你们也不听。你以为他们是那么好惹的！幸亏他们还指条逃跑的路哩！”胖子气喘吁吁地说。

“就这样便宜了他们？”矮个子说。

“恩怨相报何时了！”胖子又说。

瘦高个子和矮个子相互在黑暗中望了望，再也没有做声。三个人慢慢地爬起来一步一拐，垂头丧气地向山下走去。

从那天以后，三个年轻的施工员不知不觉之中，对马坳连的民工态度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再也没有故意刁难和大声训斥大家，待马坳连的民工们客气多了。

金晓灵对三个施工员态度突然的根本性转变，一直感到纳闷，不知是什么原因。有一天他在收工回来的路上谈起这件事时，大家都没有回答，许尉迟和龙凤生装聋作哑，支支吾吾，沈爱国，王永波等一些年轻人偷偷开心地笑着。

第二十九章 夜上天堂山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柳枝突然满面忧愁地来到桐子垅来找余凤莲，也许她真正要找的是金晓灵。六七十年代的青年人谈恋爱都是隔靴搔痒，七弯八拐，羞羞答答的，不像如今的男女青年，风起云涌，死去活来。柳枝是到马坳大队去后才知道余凤莲和金晓灵现在都在天堂河水库工地，与自己的天堂山公社遥遥相望，便连忙打道回程，赶到了马坳连在兰草河的驻地。

柳枝在兰草河的上游，打造大坝外坡所需的丁顺石头的工地上，七寻八问打听的，总算在一个大石头旁边找到了余凤莲。余凤莲正好完成了一块丁顺石的修理任务，便提前收拾工具陪柳枝回到桐子垅，在回马坳连驻地的路上，心力交瘁的柳枝向好朋友余凤莲倾诉了自己心中的烦恼。

原来，柳枝自去年在县文化馆文艺骨干培训班和余凤莲一起毕业后，回天堂山小学工作了半年，

担任小学的音乐课教师。今年初，天堂山公社的党委书记张家敬的弟弟张家有，也是天堂山公社分管教育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他今年二十七岁了，还没有找到媳妇。他到学校检查工作，一见钟情地看上刚刚走出学堂门、越来越漂亮迷人的柳枝，便鼓动大哥张家敬把柳枝从学校借调到公社办公室当秘书，以方便自己找她。

天堂山人民公社是青石镇区的一个最小的山区公社，由于山高路远，又不通公路，真可谓天高皇帝远，猴子称大王。加上这一带大都姓张，所以公社的干部几乎都是山上的人，外面调来的干部工作时间不长，都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调下山。每年除县区干部上山慰问山上雷达部队的解放军战士，年末到山上来一趟外，平时根本没有其他人员上山。所以张家敬就是天堂山的山大王，土皇帝，这里一切都是他说了算，因此柳枝就被张家敬书记轻而易举地调到了天堂山人民公社办公室当秘书。

张家有如愿以偿，天天头发梳理得油光水亮，一上班就端着一杯茶，八点钟还未到，就走进公社办公室坐在柳枝的对面位置上，等候区邮递员十点钟后上山送报纸看，其实他是在绞尽脑汁寻找着各种理由和柳枝说话，眼睛动不动就盯在柳枝漂亮的脸蛋上，天天如此这般，让心地善良，温文尔雅的柳枝，确实感到心烦意乱，承受不了。最讨厌的是张家有想出各种办法，要柳枝随他一道到大队去检查工作，在这到处都是深山老林，荒无人烟，羊肠小径的无人之地，年轻貌美的柳枝十分害怕。

最近几天，张家有发动了“夏季攻势”，找几个人向柳枝的父母提亲，也请公社妇联主任，张家敬的老婆，也是张家有的嫂子向柳枝直接做工作。更要命的是，昨天上班后，天堂山公社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张家敬亲自来到公社办公室和柳枝进行正式谈话。

“柳枝呀，工作感觉怎么样，还适应吧？”张家敬一脸和蔼可亲的样子，关心地问。

“谢谢张书记的关心！还适应。”公社办公室的工作，对于聪明伶俐、知书识礼的回乡知青柳枝来说，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小菜一碟，何况天堂山还是一个只有三个大队，还没有三千人的小公社。这些问题恐怕不是张家敬谈话的主要目的，张家敬恐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初出学堂门的柳枝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张家敬葫芦里要卖什么药，和自己谈些什么。她害怕张家敬说出她最怕听到的话题。柳枝越是担心，问题却如期而来，真是是福不是祸，是祸真的躲不过。

“我们公社的回乡知识青年不多，你应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争取做出更多的成绩！”张家敬继续打着官腔。

“我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交给了王副书记！我一定创造条件，努力争取。”柳枝连忙虔诚地回答。

“你怎么不交给张家有主任，他也是公社党委委员，你们都是年轻人，沟通起来容易一些，我还准备指定他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哩！”老奸巨猾的张家敬转换着法儿说媒，把加入党组织这样神圣的事情当作交易的手段，把入党作诱饵，这也是七十年代一些基层负责人利用职权以权谋私的一种表现形式。

涉世不深的柳枝面对老谋深算的张家敬的步步紧逼，已经是心不在焉，她飞快地调整自己的思维程序，寻找合适的对策，只好以静制动、低头不语。张家敬见柳枝不说话，以为她在认真考虑自己的话题，便得寸进尺步步为营。

“你今年十八九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谈对象没有？”张家敬故意把柳枝的年龄模糊地增加一岁，直奔谈话的主题。

“我今年下半年才满十八，不，不，没……”柳枝听到这里赶紧说出自己真实年龄，本来想说不急或没有谈。但怕张家敬有

机可乘，便语无伦次、含含糊糊地应付。

“我看张家有就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人，二十多岁就是我们公社年轻有为的领导干部，听说他想追你，你们可以交流交流吗！他也是我最小的弟弟。”天堂山公社的党委书记张家敬找下属干部柳枝的正式谈话，基本内容已经全部暴露无遗。他脸不红心不跳的同时，还把弟弟张家有的年龄也模糊了一下，降低了好几岁。但是介绍张家有是自己最小的弟弟可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的目的是要让柳枝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

话已经说白了，没有退路了。难怪成语说破釜沉舟才能背水一战，已经是回避不了的事实，柳枝反而冷静下来了，她急中生智，沉着大方地说：“张书记，我，我已经有对象了！”

“什么？有对象了？”身为山中老虎的张家敬，像屁股被人摸了一个样，气呼呼地一下子站了起来，当他感到自己的样子很冲动时，又慢慢地坐下了。

望着柳枝不卑不亢泰然自若地点着头，张家敬有些老羞成怒，但他还是慢慢地冷静下来，但口气变得十分严肃起来。

“你是我们公社专门培养的年轻干部，又是党员发展对象，你的个人问题，要通过组织，对象姓氏名谁，家庭出身，相貌人品怎么样？叫人家来看看，我们公社党委要严格审查审查。”张家敬一本正经，语气严肃地对柳枝的对象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然后气急败坏地起身走出了公社办公室。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殊年代，普普通通的年轻人谈情说爱找对象要通过组织审查程序。

柳枝坐在办公桌前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当她无意之中打开抽屉的时候，一眼看到了一直放在里面看了又看，不知看过多少遍的，金晓灵的《志在农村》手抄稿子。心头一颤，红晕在脸出现，她感到一种希望等待着自己，慢慢地坦然了，她想了一条锦

囊妙计，要假戏真做，蒙混过关，在上午就赶到马坨大队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天堂山脚下兰草河边桐子垅。

这些难言之隐，正是情窦初开的她是不好直接和金晓灵直言相告，所以她首先找到自己的好朋友好同学，又是金晓灵的同事余凤莲，要请她解囊相助。

余凤莲听了柳枝情真意切的诉说，深感不安，已经看到社会不少阴暗面的她，很是同情和理解。

“你和金晓灵的恋爱关系说开没有？”在兰草河边的一块草地上，余凤莲突然嫣然一笑，故作漫不经心地问。

“没有！我们之间从来都没有谈到这方面的话题，都是同学们互相猜测，开开玩笑而已，要是真谈了就好了！我的好大姐，那我就不找你想办法，而直接去找他。”柳枝坦诚直率而又无可奈何地说。

“看样子，我来帮你们牵根红线，把这件事干脆弄假成真？”余凤莲笑眯眯地试探着问柳枝。

“金晓灵这个人是个独立思考型，有自己做事做人原则的人，做事情不会轻易听别人的，只有他自己的判断才能使他作决定，否则他是宁可无而不要有的人，在学校我就看出来！”柳枝十分肯定地回答。余凤莲认真地点头，她也深深地认同这一点。

“从小学同学到现在一起工作，我一直认为金晓灵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尽管他年轻但稳重，尽管他聪明但不傲慢，尽管他身材不高大但很有气质和魅力。他的事业心很强，做一件事情总是全力以赴，执着投入，总让最好的结果展现在你的面前。和金晓灵一起共事工作，他总让你感到能成功，有主见，毫不迟疑，踏踏实实！还有，还有……”

“还有什么？”

余凤莲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地说着对金晓灵的评价，她是那

样的投入和真诚，充满着幸福。柳枝在一旁瞪着大眼睛，目不转睛而又惊奇地望着她。余凤莲抬头见柳枝看她的眼光有些异样地盯着自己，突然脸上也飞上了红晕，一下闭上了嘴巴。

“你这家伙，莫不是也爱上了他，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这指导员和连长凑在一起了，那我可怎么办啦？”柳枝半开玩笑半认真娇嗔地说。

“柳枝，你要先下手为强哩！实事求是地说，金晓灵真是值得人爱，我们大队很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他从未动过心。但我认为他是至少在二十岁以内，绝对不会考虑个人问题的男人，他有着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也有着人生的周密计划。柳妹妹，金晓灵是一个很传统的人，我的年龄比他大，他不会爱上我，你要真爱他就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呀！起码现在还不是进攻的时候。”余凤莲坦诚实在地解释分析，柳枝信服地点头赞成。

“我跟你讲，几好玩，他连什么是女孩子例假都不知道，我看他非常单纯，在男女方面的事情好像十分迟钝！”余凤莲突然笑嘻嘻对柳枝说起去年的往事，柳枝听后又笑个不停。

“那我这一回怎么跟他说？”柳枝关切地问。

“好人做到底，帮人帮上岸，我来跟他说，凭我对他的了解，相信侠义心肠的金晓灵肯定会上山帮你度过这一关的。”余凤莲成竹在胸，柳枝笑逐颜开。

金晓灵一收工回来，余凤莲就把他喊到了河边，听了余凤莲原原本本的情况介绍和请金晓灵临时当一回柳枝“对象”的建议，金晓灵真的二话未说，毫不犹豫，满口答应。

急不可待的柳枝说从这里上天堂山，走近路只要一个小时。提出马上上山，金晓灵同意后，稍微想了一下，提议余凤莲一起去，回来时还有一个伴，傍晚上山，早上下来不耽误第二天的上工。柳枝也求之不得，诚心邀请，余凤莲也高兴地同意。她知道

金晓灵邀请她一起上山，考虑是更周到，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金晓灵和许耐迟交待一下后，便和余凤莲、柳枝上路了。此时此刻的柳枝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带着两个好同学好朋友去自己生活工作了十八年的地方，昨天的烦恼和不快早已抛至九霄云外。

尽管太阳已经躲进了大别山，但落日余晖还是把湛蓝的天空上不多的白云染成红色，是那样的绮丽迷人。走在前头的柳枝带着金晓灵和余凤莲沿着一条山间小路，爬山下坡，穿越山溪，绕着树林。在一个名叫刘家嘴的地方，柳枝笑着告诉两人：“从现在开始，进入了我们天堂山的地界，二位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要走二十五里路程的上坡山路！”

望着笔陡弯曲，杂草丛生，若隐若现的山间林荫小路，金晓灵喘着气感叹地问：“柳枝，这十几年来你上山下山都是一个人在这样的路上行走？害怕不害怕？”

“有时候和妹妹柳叶一起，大多数是我一个人，开始有些怕，走多了路熟了就不怕了。”柳枝一边回答一边伸手准备拉着余凤莲走，余凤莲笑着摆了摆手。

“我还没有那么娇生惯养的，你带路就行！”

柳枝确实实在山上锻炼出来了，金晓灵和余凤莲两个人都是汗流浹背，气喘吁吁，可她一个人却是毫不在乎，走得轻轻松松，静静的山路上时时还洒下她那银铃般的笑声。

柳枝边走边告诉两人，其实山上的风景十分美丽，有的地方比电影画报上的都好看，像叫大险和小险的地方，真是悬崖峭壁，荆棘丛生，一人守山，万人莫上。传说当年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师，突围至此，弹尽粮绝，走投无路。在大险、小险这里只好丢掉所有的辎重物资，马匹和重武器，男战士赤手空拳攀岩突围，女战士隐蔽丛林和乱石之中，国民党军队追赶到此，也不得

不望险兴叹，无功而返。最后突围的男红军战士成功转移，藏在此地迷路的女红军战士流入当地结婚生子，被人们称为“红军婆”，一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才在这山村农舍，茅草院落发现她们。此时此地，她们一个个已为人母，头发花白，见到亲人，无不失声痛哭，那场面，动人心弦，催人泪下。

“唉，我自己可千万别步她们的后尘！”听到柳枝触景生情的感叹，金晓灵和余凤莲相视一望，深表同情。

越往山上走树更密叶更茂，大别山中的傍晚，一下子就黑了，柳枝熟门熟路，把金晓灵和余凤莲引到一户农舍旁边，跳上一个台阶，熟悉地敲打着左边的一个窗户：

“莲子，莲子，把你的手电借我用一下！”

那个叫莲子的姑娘马上应声拿着手电跑了出来，将手电递给她，并好奇地打量着柳枝身后两个陌生人。

“柳枝，你这么晚才上山！”

柳枝笑着回答：“我有伴！电筒明天就带给你！”

拿着手电筒的柳枝叫金晓灵和余凤莲走在前头，余凤莲说自己又不认识路，还是叫柳枝带路。柳枝笑着对她说：

“拿着手电筒在前只照一，在后能照七。现在上山只有一条路，大胆往前走。”金晓灵听后觉得有理，便开始走在前面。

又在暮色中爬上一道山坡，那里有一平台，也是一个山顶，山顶上有一棵长得很茂盛的松树，在夜幕中金晓灵感到这里开阔一些，仿佛听到身边山涧里有瀑布高处落下的流水声。他回身一望，天堂河水库已被他们三个人甩在了远远的山脚下，只见大坝上的灯光，照亮了水库工地的上空，一阵夜风吹来，金晓灵顿时感到凉爽舒适。

柳枝指着前面半山腰有灯光照亮的地方，兴奋地告诉他们两个人，再向前走过一个小溪，沿着一垅梯田的田埂走二十分钟，

就到了天堂山人民公社驻地。

这时，柳枝改为走在前头，她用手电筒的光柱指向左边的山涧，像导游员一样娓娓动听地介绍。

“这个下面是我们天堂山的龙潭河谷，在这座山下一个悬崖峭壁中间，有一个像城里的游泳池那样大的深水潭，潭内绿水碧波，鱼儿成群，但由于地势险峻，很少有人接近，我们小时候也只是通过旁边的天堂溪水电站的一条小路下去玩过，但一直未接近潭边。河谷那里怪石林立，风光险丽，成群结队的麝香和野鸡在此出没，河中石头缝隙中藏着不少的珍贵的娃娃鱼，河谷就像一个天然的动植物园，两岸的山上四季分明，兰草长满丛林之中，遍布松桦杉栗树之间。春季里来到这里，一河的兰草香，特别是深秋季节，满山遍野的坡头岗垌，鲜艳夺目的映山红，让人美不胜收！”

“你再说我明天在这里住一天！”余凤莲羡慕地说。

“你们要是在这里住一天，那太好了！我明天早上带你们从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上山，从那儿穿过一个碧波荡漾的水库，去爬大别山的主峰天堂寨，那上面一脚踏三省，一喊传六县。山上奇峰怪树，白云缭绕，还有解放军的雷达站，解放军战士都住在山洞里，有的地方还不许我们当地人进入哩！”

“那明天早上把余凤莲留下来住几天，让她把天堂山看过够再下山”金晓灵高兴地附和着。

三个人谈笑风生，不知不觉走到了梯田的顶上，此时月亮像欢迎柳枝的客人一样，从山里一下钻了出来。尽管今晚月亮像被人偷吃了一半的月饼，只有半边，但在这高山峻岭，把山间野外仍然照得十分明亮清晰。在一口水塘的对面，金晓灵和余凤莲面前出现一个像北京的四合院式的院落，走过塘埂，正面大门上挂着几块木板牌，其中最大一块上面写着“天堂山人民公社”。

柳枝带着金晓灵和余凤莲穿过大门的门厅，向正对门的公社办公室走去。就在三个人穿过空间不大的院子向天堂山公社办公室行进的过程中，住在院子里的人好像发现什么新情况似的，四周房间的电灯先后都亮了，门也慢慢都打开了，院子里一下子亮堂许多。门口和窗户上都出现人头的晃动窥视。柳枝一边开着办公室的门，一边向着左边高台阶上平房大声喊：“柳叶，叫妈做三个人的饭，来客人了！搞点好吃的！”

余凤莲用手捂住嘴偷偷想笑，她知道这是柳枝在虚张声势、故弄玄虚、假戏真做的开始。

“金连长，已经报幕，准备上场！”余凤莲悄悄地开玩笑。

金晓灵看到这种情景，知道自己快进入角色了，不免有点紧张，心想，幸亏自己把余凤莲一块儿邀来了，否则还真不可捉摸后果。

柳枝的妹妹柳叶是一个梳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姑娘，她一蹦一跳地来到办公室，看到她姐姐引回来的客人是一男一女，马上朝着柳枝做了个鬼脸，扭头回家向母亲汇报去了。

天堂山人民公社的办公室是个套间，看样子里边是柳枝的卧室，外面是办公室。办公室很简陋，进门左边靠墙放着一张双人对面坐的朱红色的写字台，每个座位上都有一把很结实的骑马椅，正对门墙壁有两乘朱红色的文件柜，进门右边的墙挂着一个蓝色仕林沙布做的文件袋。金晓灵和余凤莲分别接过柳枝给他们两人泡好了茶水的杯子，在进门右边一个长条椅子上刚刚坐了下来。张家敬就从隔壁的书记办公室一手端着茶杯，一手摇着大蒲扇走了进来。

“柳枝，来客了？”张家敬明知故问。

“啊，张书记来了，请坐！”柳枝见张家敬进来，赶忙客气地说，把他让到自己办公的位子上坐下，正要介绍金晓灵和余凤

莲，张家有带着一脸不快像要决斗的样子走了进来。张家敬朝弟弟横了一眼，张家有旁若无人地坐在了他哥哥的对面。山里的人都没有怎么见世面，见柳枝引了客人回来，都到办公室门口张望，柳枝一边假装与站在门口的人打招呼，一边慢慢地移到金晓灵的身边站着。

“这是我们公社党委的张书记，这是革委会的张主任！”柳枝首先很客气地向金晓灵和余凤莲介绍了张家敬和张家有弟兄两个。又指着金晓灵大大方方也很模糊地说：“这是我在青石镇高中的同学，也是学生会的主席金晓灵。我的朋友！”

“你们是朋友关系？”张家敬用蒲扇指着柳枝又指了指金晓灵，七十年代朋友是有特殊含义的。

“我们是好朋友，也是好同学！”金晓灵模模糊糊、不亢不卑地点头应允。

“现在干什么？”张家敬直截了当地问。

“在天堂河水库工地修水库！”金晓灵仍然是平心静气、有礼有节。

“啊！原来是一个在天堂河修水库的民工。”张家有看到柳枝亲热甜蜜地站在自己情敌金晓灵的身边，距离又那么近，醋坛子立刻被打破，气呼呼地说。

“是共产党员吗？”张家敬又狠狠地望了弟弟一眼，摇着蒲扇又继续假装漫不经心地问。

“怎么？张大书记，你好像要审查我们连长？我来帮他说吧，金晓灵是我们马垌大队的团支部书记，也是天堂河水库工地的模范民兵连长，最近由于表现积极，七一正式加入党组织。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父亲是青石镇中学的校长！”坐在金晓灵身边一直静观其变的余凤莲，见张家敬弟兄两个像审问人一样地讯问文质彬彬的金晓灵，便拔刀相助打抱不平起来。

柳枝在一边暗暗叫好，心里没底的金晓灵顿时感觉到把余凤莲一起邀来非常正确。

张家敬刚刚进来时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到金晓灵的身上，余凤莲开口后，他开始注意到金晓灵身边还坐着一位亭亭玉立、美貌可人、能言善辩的姑娘，马上把注意力转移到她身上。

“她是？”张家敬喜出望外地问柳枝。

“这是我县文化馆学习的同学，马坨大队的妇联主任余凤莲！”柳枝看着余凤莲说。

“呵呵，对不起，刚才没有注意，今年多大了？”张家敬两只眼睛像山猫在黑暗中发现可以捕捉的目标一样，放射出贪婪和色迷迷的目光，目不转睛盯着余凤莲。

“老张，有人找你。”站在办公室门口人群中张家敬的老婆，一脸怒色地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张家敬像小鸡见老鹰一样马上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拿起茶杯，老实乖巧地往外走。

“你们在这里玩一玩！”

张家有见张家敬走了，也马上知趣地起身跟着出去了。只听到隔壁张家敬书记办公室的门，砰的一声关门响声后，从室内又传来张家敬老婆恶狠狠的声音：“你管人家多大的年龄！你看你那个色迷迷的眼睛，硬是要把人家嵌在眼睛里。”天堂山公社的院子几个房间里又传来隐隐约约的嘿嘿笑声。

柳叶跑来喊大家去吃饭。余凤莲得意洋洋，嫣然一笑，轻轻地对金晓灵和柳枝说：“金连长，柳姑娘，看样子我们已经达到预期的效果，演出结束！”

金晓灵和余凤莲、柳枝三个人相视会心一笑。

这天晚上吃完饭后，三个人在公社的会客室里又天南地北交谈了很久，金晓灵在会客室休息，余凤莲和柳枝在柳枝宿舍的床

上继续地聊着。夜很深了，柳枝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毫无睡意，她以为余凤莲已经睡着了，便自言自语地说：“我可以预言，这一生谁找到金晓灵这样的人一定是很幸福，在我目前所认识的人中，我认为他是最优秀、最有才智的人，不知道他现在想什么？也许今晚上发生的一切，对于我来说，只不过是留在我心中一个美丽甜蜜的故事，也许是一个美好的梦！是一个难忘的梦！”

“柳枝，很多事情都是可遇不可求、美好的，想得到的，总是那么遥远。不想要的东西就像山中的松树，满山遍野，无处不在！那你就在美好的梦中，再慢慢地品尝着那美丽的梦，编织更多的梦吧！”其实同病相怜的余凤莲根本就没有睡着，她若有所思，轻轻地劝导情窦初开、夜不能寐的柳枝。

第二天早上金晓灵和余凤莲起早赶回工地上工。柳枝又把他们两人送到那棵大松树下，金晓灵和余凤莲走了很远，回头一望，孤零零的柳枝还在大松树下向他们轻轻地招手。

第三十章 流向远方

天堂河水库临时溢洪道在马坳连一百多个民工早出晚归，冒着酷暑战着高温，在省工程二团机械工程师们的紧密合作和努力下，只用十二天的时间就完工了，顺顺利利通过工地指挥部工程科的验收。提前六天完成了工期，指挥长饶平方带着青石镇团团长叶青山，专门来临时溢洪道视察，他和颜悦色地握着金晓灵的手连连夸奖：“不错，不错，是位优秀的年轻连长，是回乡知青的榜样，带出了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硬骨头连队，提前完成了临时溢洪道的抢修，又扑灭了一场大火，马坳连应该受到表彰！”

饶平方的指示很快得到了落实。马坳连被工地指挥部和青石镇民兵团分别授予模范连队的称号。也就在同时，马坳连的铁姑娘班也被评上全省“农业学大寨”基层先进单位，马坳民兵连的女指导员兼铁姑娘班班长余凤莲，被天堂河水库工地敲锣打

鼓，披红带花送到县城，同县委书记刘耀武一起，坐着马坳大队农民成柏槐想坐而没有坐上的那辆小吉普车，十分荣耀，风尘仆仆地去省城参加为期三天的全省“农业学大寨”先进表彰大会。

七月的马坳连真是喜事连连，人来人往。几天来桐子垸和马坳连老公路上的新工棚里，领导和记者，参观取经学习的兄弟连队接连不断，蜂拥而至。

金晓灵安排龙凤生专门负责此项接待工作，自己照样天天拉着板车上工地。龙凤生接待了两天来访宾客后，急不可待地向金晓灵诉苦，说他已经口干舌燥，喉咙嘶哑，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介绍，十分乏味，还不如上工地拉板车自在。金晓灵叫他写个牌子挂在连部门口：指挥部通知，本连再不接受参观者。招牌告示出来后，门庭若市的马坳连这才慢慢地平息自如，恢复安定。

但是从此以后，马坳连和金晓灵的名字在天堂河水库工地上如雷贯耳，广为流传。哪里有困难，哪里艰巨，哪里有突击任务，就把他们调上去当突击队。八月份刚开始，由于红山县委决定天堂河水库从一九七六年春季开始，要蓄水发电灌溉农田，于是指挥部把既能搞土方又能做石方的马坳连，专门抽调到天堂河水库大坝里坡护坡工地，负责里坡石头护坡的攻坚任务。金晓灵二话没说带领着民工当天就转移到大坝的里坡。

八月对于金晓灵来说是一个成熟的季节，也是一个难忘的季节。因为在这个季节里，他将面对人生转折的重大选择。

金晓灵中午刚刚收工回来，青石镇团的通信员来通知他马上去叶青山团长办公室。金晓灵赶忙用毛巾在兰草河洗了把脸，就赶到了叶青山的办公室，走到门口，金晓灵发现父亲金鸿源那辆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停在门外，他赶忙走进了叶青山的办公室。

父亲果然真的坐在叶青山的办公桌对面，正和叶青山交谈着什么，叶青山见金晓灵进来，赶忙起身：“我到食堂看看，饭好

没有，你们爷儿两个谈谈心吧！”

原来父亲和叶青山是老同学，金鸿源看到晒黑又长胖了一点的大儿子，脸上露出慈祥满意的笑容：“晓灵，听叶书记说，你在水库工地干得不错？”

金晓灵望着快半年没有见面的父亲，憨厚地笑了笑，关心地问：“爸，身体还好吧？”

“还好，就是肝炎时有复发，最近吃了一点药，好一些了。你妈妈也想上工地来看看你，二季稻要培育，请不动假，弟弟们都念叨着你，我一个人就全权代表了！”父亲用他那永远都是亲切平和、和蔼可亲的语调回答。

“弟弟们调皮吗？”在父亲面前，金晓灵说话像一个大孩子。

“下半年准备把晓候送去上小学，晓星和晓平九月一号我准备把他们俩转到青石镇街上上学，和我住一起。”父亲的话让金晓灵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两个大弟弟学习环境就好些，小弟弟上学后，母亲也轻松一点。

“爸，那太好了！就是你要忙一些！”

亲情和睦，美满幸福，互相尊重，平等对待的家庭，父与子之间的交流总是那样甜蜜温馨，让人陶醉。金鸿源和大儿子之间像朋友一样快乐地交谈着。

父亲告诉金晓灵，他这次来是因为县教育文化局在贺家桥教师进修学校办一个农村电影放映人员培训班，时间一年，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区电影队工作，局领导照顾他，答应给他一个名额，他是来征求儿子的意见。

金晓灵想了一会儿，告诉父亲，他不想去，真正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金晓灵，觉得自己回乡才刚刚一年，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回乡知青应满两年才能推荐参加工作，自己已经是共产党员，应该斗私批修，带头按政策要求在农村参加劳动锻

炼，不能走后门。另外他认为自己也不适合做放电影的工作。

思想境界同样与时代同步的父亲，尊重自己儿子的选择，他非常信任和欣赏他这个很有主见和独立处事的大儿子，没有再继续强调自己的想法了。他沉默了一会儿，似乎还没有拿定主意，但最后还是笑容可掬地开了口：“你妈妈还交待我一个十分艰巨的特殊任务，她说你今年已经十八岁，想帮你定个媳妇，就是我的学生梅林，那孩子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品行容貌都好，我们两家大人也是好朋友。刚才我路过工地商店时，她要我去那里坐了一下，非常热情和客气，还要我带两斤糖给你妈妈，梅林的父母亲也同意，就看你们俩的意见，如果你同意，我们就上门去向梅克朗和徐姨提亲，不同意就以后再说，我们的意见仅供参考，具体意见你自己拿。”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知书识礼、教书育人的金鸿源事到临头也是如此重复老路，当年自己在土改之后，也是冲破封建父母包办婚姻的束缚，自作主张自由恋爱结婚，现在到了儿子身上，又重走老路。不过有进步之处就是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了儿子。

金晓灵脸上慢慢地泛起红晕，他突然想起那天在梅林的房间门口的情景，他此时此刻已经猜测到当时梅林的脸庞为什么那么红，表情很不自然的真实原因了。不觉会心一笑，从内心来说，他对纯朴善良、美丽大方、从小同学的梅林是有好感的，但觉得自己目前还年青，谈情说爱，为时尚早。沉默一会儿后的金晓灵还是十分平和而又有分寸地红着脸对父亲说：“爸，我今年才刚刚十八岁，国家提倡晚婚，早得很啦，再说人家年纪青青的，刚刚参加工作，现在不要过多打扰人家，影响她的工作和进步。你和妈不用着急，现在我想都没有想这件事，想到的都是怎样当好自己的民兵连长和团支部书记，我还有很多理想和抱负，正等着我去努力实现。这样，爸，到条件成熟的时候相信你们的儿子，

自己会处理好婚姻大事。以后再说吧!”

“那好，那好，我收回我们的建议。”父亲十分理解地点头同意，他是从不强迫儿子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其实他也觉得现在为时尚早，只不过是上来之前，妻子的再三嘱咐，才犹犹豫豫讲了出来，他想了一会儿又连忙说：“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在水库工地，我在青石镇，家里砍柴的重担落在了晓星和晓平身上，下半年他们跟我到青石镇读书，家里就没有柴烧了，看来人马未动，粮草要先行，上次听你说，你的同学彭江涛现在在他们大队开手扶拖拉机，你能否请他帮帮忙，买一拖拉机干柴回去，解决好你妈妈的后顾之忧，不让她难为无柴之炊!”

金鸿源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五元钱递给了儿子，金晓灵愉快地接受了父亲交待买柴的任务。

金晓灵的父亲走后不久，天堂河水库工地上开始流传着金晓灵放弃参加工作的机会，立志扎根农村，建设农村，安心水库工地建设的事迹，这是叶青山团长在会上说出来的。别人问金晓灵是怎么回事，他总是笑而不答。但是也有人说金晓灵是个傻瓜，也有人说他幼稚，也有人说他有其它的目的。

龙凤生在听到各种各样的舆论猜测后，摇头晃脑、神乎其神地说：“同志们！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余凤莲从省里开完了全省“农业学大寨”先进表彰大会后，没有回马坳大队，县委书记刘耀武直接把她送到了天堂河水库工地上，工地上是敲锣打鼓地迎接她载誉归来。由于当时毛主席提倡干部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天堂河水库工地指挥部党委根据形势的需要向县委组织部提议，余凤莲被任命为天堂河水库工地的副政委，待遇上按照当时增设的公社党委不脱产的副书记对待。金晓灵高高兴兴地带着大家把她送到工地指挥部报到上班。

就在送走余凤莲的第二天，八月八日的下午，马坳公社党委

书记余国华和马坳大队党支部书记肖宏君一齐来到了天堂河水库工地。他们和马坳营长江一洲一起，在马坳连兰草河的老公路上的一大工棚里，召开了一个马坳连全体民工参加的会议。会上余国华代表马坳公社党委宣布：由于肖宏君同志被青石镇区委任命为马坳人民公社不脱产的党委副书记，现在不再担任马坳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由回乡知识青年原马坳大队团支部书记金晓灵同志，接任马坳大队党支部书记，八月十日正式回乡上任。

余国华书记的话音刚落，工棚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第二天上午送走余国华和肖宏君后，金晓灵临时指定许尉迟担任马坳连代理连长，龙凤生、沈爱国任代理副连长，待回大队召开大队党支部委员会后再作正式任命。他把连里的工作安排好后，又连忙赶到青石镇团叶青山团长办公室。

“好小子，回去好好努力工作，余国华书记和江一洲营长昨天晚上已经向我作了汇报，这次我同意放你！团党委已经安排好了，原定明天晚上召开的青石镇团优秀回乡知识青年表彰大会提前在今天晚上举行。你的发言一定要讲好，我们就是要在县办的大型工程工地上培养我们的回乡知识青年，让他们热爱农村，建设农村。水库工地要为各公社培养一批合格的大队党支部书记！”

看到金晓灵的来到，叶青山高兴地 from 座位上站了起来，拍着金晓灵的肩膀，像父亲看到自己孩子成长进步一样的激动和兴奋。

当天的晚上，在青石镇团部前面美丽的兰草河畔的一片沙滩上，青石镇团党委在这里，召开了青石镇团回乡知识青年表彰大会，在颁奖后，金晓灵第一个走上讲台，向青石镇团的三千多名民工作报告，他讲的题目是：扎根农村奋斗六十年，把青春献给伟大的党。

兰草河畔的夜空传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日，天堂河水库工地还是如平时那样的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机器轰鸣。天空也是碧空如洗，万里无云。

在和煦的山风中，灿烂阳光下，许尉迟、龙凤生、沈爱国、许关球等一帮马坳连年轻的民工簇拥着精神抖擞的金晓灵，来到天堂河水库工地商店前面的空坪上。他和同学彭江涛约好，彭江涛帮他买的一拖拉机柴禾今天送到金晓灵家里，金晓灵也正好坐他的拖拉机回大队上任。

当金晓灵走到工地商店前面的空坪时，余凤莲、柳枝、梅林、沈前进等人也从生产资料门市部走了出来，原来他们相约来给金晓灵送行。同学们一年后的相聚，朋友之间的短暂分离，相互之间谈笑风生，互相提醒。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心情，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柳枝跟大家打招呼的同时偷偷地深情地望着金晓灵，梅林也在悄悄地注视着金晓灵的同时也在留心观察柳枝，余凤莲情不自禁地望着金晓灵的同时又特意看看柳枝和梅林，沈前进和龙凤生又在别有用心地观察着她们。人啊人，这就是捉摸不透的年轻人！金晓灵跟大家寒暄的同时，心早已飞回了马坳大队。

在大家的等待中，神乎其神，洋洋得意的彭江涛终于开着他的手扶拖拉机从盘山公路上下来了，拖斗车里装着满满的干片柴，噔噔噔地来到了大家的身边，他潇洒地停住了拖拉机，喜说爱动的沈前进一下子上去把油门关掉了。

“我也来坐一下司机头！”调皮幽默的龙凤生跳上手扶拖拉机驾驶员的位置，坐在上面学着彭江涛驾驶时的模样，用屁股在上面用力一闪一闪的，引起大家一阵开心快乐的欢笑，当地人把驾驶室习惯叫司机头，也是笑骂机动车驾驶员的方言。

金晓灵见时间不早便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然后爬到彭江涛

身边的位置上和他并排坐着，龙凤生帮彭江涛摇动了发动机，彭江涛正准备开动的时候，余凤莲喊停一下，原来工地广播站的大喇叭里正在播音，工地女播音员用她那甜美的声音广播：

“现在播送优秀回乡知识青年的代表，青石镇团马坳营马坳连连长金晓灵同志的讲话稿，他讲的题目是扎根农村奋斗六十年，把青春献给伟大的党……”

拖拉机周围响起热烈的掌声，女播音员甜润的声音在天堂河水库工地的上空回荡。

神气活现的彭江涛和大家来了个飞吻，说了声拜拜，便轻轻地松开手扶拖拉机手闸，脚踩着油门，手扶拖拉机噔噔地向新修的宽阔平坦柏油公路上快速冲去。

坐在手扶拖拉机上的金晓灵，两眼凝视着太阳冉冉上升的前方，他带着美丽的遐想，人生的目标，甜蜜的回忆，七十年代的特征，告别了曾经朝夕相处、互相关心、情同手足的同学和朋友，告别了热火朝天的天堂河水库工地，告别了美丽纯朴的兰草河，告别了巍巍绵延的大别山天堂寨。

金晓灵的思绪已经随着那奔腾不息、百折不挠、清澈欢畅的兰溪河河水，流向了青石镇，流向了马坳，流向了远方。

2005 年元月 26 日定稿于黄冈

后 记

人生如梦，日月如梭，真是弹指一挥间，不知不觉一转眼，我高中毕业已经三十多年。

二〇〇四年七月十四日，是我们石镇中学七四届毕业生告别母校，结束学生时代，回乡务农的三十周年纪念日，也是我在单位机构改革结束之后，待岗休闲，自由自在的岁月。“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致志只读书，顺利完成行政管理专业本科学业之时。欣慰之余又因闲暇有空，我和余晓林、望东红、沈名安、曹夏林、彭海涛、夏洪、沈跃进等四十多位石镇高中的同窗学友，临时相约回到大别山腹地山清水秀的故乡英山县石头咀镇。高兴地邀请到了可亲可敬的刘枫、沈海涛、陈汉华等老师。石头咀镇的父母官也闻讯赶来慰问、陪伴大家，使我们深深感受质朴真诚、宾至如归的乡情乡意。

当年年富力强的老师已经白发苍苍，儿孙满堂，正在享受天伦之乐；当年风华正茂的同学都已步入中年。尽管个个踌躇满志，神采奕奕，但昔日一张张稚气娇嫩的脸上都无情地刻上了时代的年轮和打上了生活的烙印。师生学友，重逢相见，抚今追昔，语重心长，笑谈当年事，同忆离别情，感慨万端，快乐无

比。

情深思往事，酒酣想当年。席间默然回首，悲痛涌入心间。李向阳、夏彩凤、刘柳村等同窗学友，正值不惑之年，却英年早逝！大家含悲忍泪，共同举杯洒酒，寄哀思于九泉！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幸福快乐的同学会，短暂相聚又分离，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师生依依不舍，同学惜惜相别，相互道声珍重，艰难地说句再见，又开始各奔东西。

故乡的人是那样的亲，儿时的朋友是那样的真，中学时代的友谊是那样的纯，石头咀镇美酒也留人，我醉了，醉在生我养我的地方！醉得心甘情愿！

自己驾车是回不了武汉或黄州，美美地在家乡的大别山宾馆中睡了一觉，醒来时酒意已退，人却如梦醒时分。马万鹏、张复朝、陈世猛、许亚奇等几位老同学还相伴左右。一时兴起，五人相邀夜游石镇街，晚风吹拂，漫步街头，同窗相伴，悠然自得，说着家乡的事，聊着陈年的情，扯着打牌的皮，吹着喝酒的牛，兴致勃勃在康乐摄影馆留下倩影。

石镇新街灯火辉煌，楼新路宽，草绿树茂，车水马龙，显露今朝的兴盛；石镇老街，面貌依旧，已经没有昔日的人来人往，店铺林立，商兴业旺，留给我的大都是儿时的记忆，远去的繁荣。时过境迁，故地重游，触景生情，思绪纵横。

回到宾馆已经是十二点三十分，我劝几位同学也回家歇息。自己一人，面对静静的西河，借助故乡的明月，凭窗眺望，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睡。三十年前回乡务农的往事历历在目，清清楚楚；雄心勃勃走向社会的情景如同昨天，滔滔涌现。遥想当年，联想现在，从回乡知青到官居七品，三起三落痴心不改；从白手起家到成功创业，历经磨难与时俱进。想今朝已近知天命之年，不觉由衷地感叹：岁月不饶人，一切都在改变！

忆起当年，政府三令五申号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尽管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但随着伟人的离去和政策的变迁，已成为历史名词。下乡知青在农村的短暂春秋，已经被人们慢慢淡忘，他们的一些风流韵事，偶尔成为庄户人家茶余饭后的笑谈。

又看现在，历史的发展竟然如此巧合！民间自发的农民工进城，犹如波澜壮阔滚滚东去的长江水，势不可挡！他们在大都市修公路，建高楼；进工厂，当白领；找商机，当老板。大显身手，各展其能！每当听到张也高唱《走进新时代》，我都为新一代回乡知青心花怒放，因为他们的广阔天地不再仅仅限于农村。

实事求是，平心而论。今日在山区小镇，穷乡僻壤，农舍田间，能相逢相见，都是土生土长，我的同乡同学，慢慢被人们遗忘的回乡知青。他们当年青春年少，响应号召，义无反顾，回乡务农。三十年如一日，勤扒苦做，从事农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风吹日晒战天斗地，默默无闻奉献青春。他们脚踏实地承诺，当年振臂高呼志在农村的豪言壮语；功不可没实践着伟人气壮山河指点江山的农村建设。

远去的时代造就并命名为回乡知青的这一代人，绝大多数由于生不逢时，政策决定他们扎根农村，成为朴实无华的凡夫俗子和下里巴人；因为在人生的黄金年代，当年的回乡知青没有今天的回乡知青这样幸运，他们未能走出田野，走出山村，走出家门，没有更多的机遇显才展能。故此，今生今世大多数未成为天之骄子，商场好汉，达官贵人！

当年的回乡知青尽管融入沃土已生根，但他们对得起时代，对得起农村，对得起伟人，对得起子孙。只不过是像家乡清澈长流的西河水，灌溉农田，哺育生灵，静静流淌，润物无声！

中国的农村离不开回乡知青！因为希望的田野，肥沃的土地总需要人们年复一年的播种耕耘！美好的家园，和谐的社会也需

要人们勤劳勇敢的建设形成！喜看今朝：“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导，党员先进性的教育开展，给日新月异的农村，送去亲农的政策，营造重农的环境，唱出爱农的声音。已经为新老回乡知青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展示出光辉灿烂的锦绣前程！

从英山回来后，三十年前回乡务农时的往事总是挥之不去，闭目就思。回乡知青的故事不说心不快，不写心不忍。于是，我从2004年10月开始，躲进小楼，深居简出，一气呵成写出了这本《回乡知青》。但愿本人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品，能唤起人们，特别是经过那个年代的人们，理解和共鸣！也能遇到知音！因为我深信，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广阔农村，它们的繁荣昌盛和科学发展，不管是过去、现在、将来，都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回乡知青。

金 晖

2005年3月18日于武汉